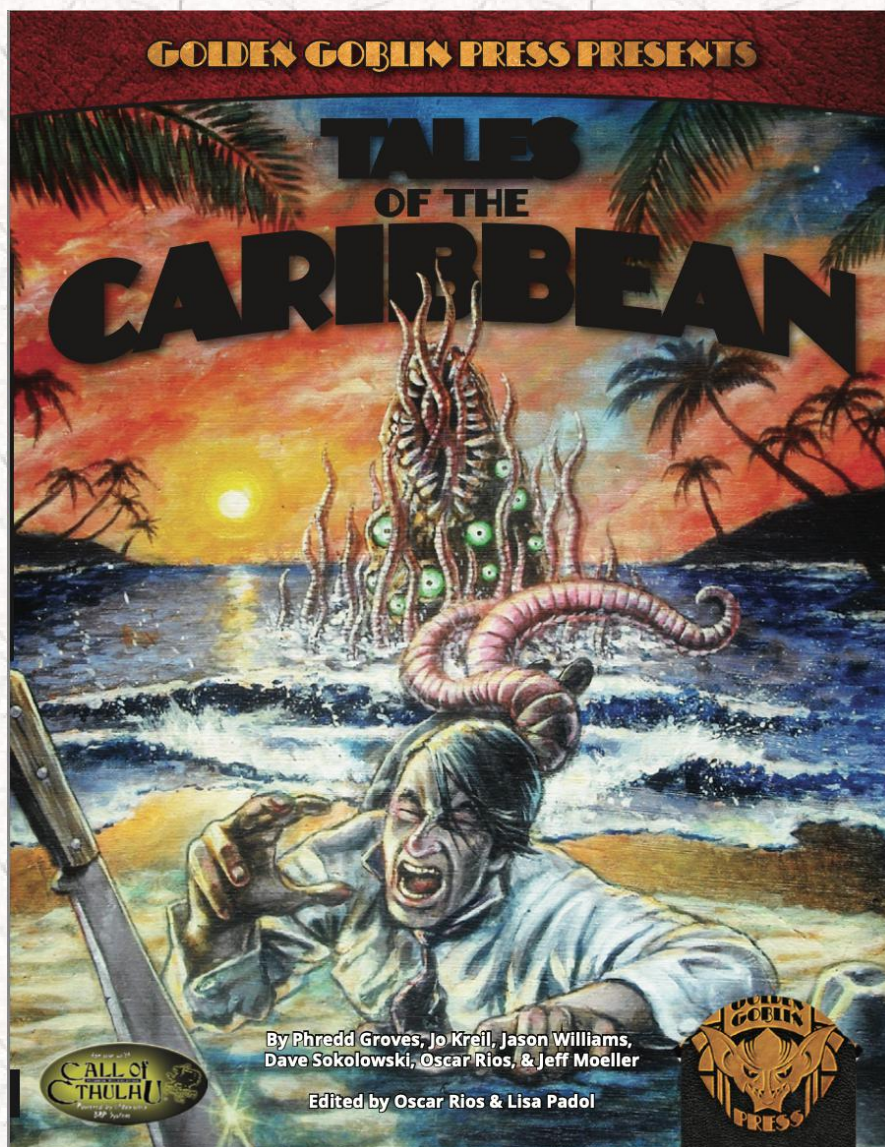


天主之仆 log



天主之僕

作者

傑夫·莫勒

(本桌因演出需要对原模组进行了一定改动)

KP: 落衾

总字数: 211731 (不含后日谈)

PC 信息（按 DEX 顺序由高到低排列）

PC：米歇尔·维瓦里尼

PL：71

职业：司铎/外交官

形象简介：栗色头发，深绿色眼睛，178cm，清瘦；平时脸上没什么表情，带一点颓废的气质，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好接近



PC：小托马斯·华纳

PL：米浆

职业：BOI 探员

形象简介：红发绿眼的烟枪，理性思考派。给人一种慵懒随和的感觉。



PC：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PL：白川犬都

职业：罗马教廷传道议会神职

形象简介：黑发，克莱因蓝瞳色的青年，体格因为苦修而清瘦，只有 167cm，看起来相对温和，但遇到事关信仰的话题会非常激进



PC: 卢卡·奥尔金

PL: 渊

职业: 企业继承人

形象简介: 蜜色皮肤, 拥有卷曲的黑发和橄榄色眼睛的男人, 有 195



PC: 雷蒙

PL: 邦尼

职业: 游方者

形象简介: 身高近两米的黑人壮汉, 裹得很严实, 蓄着一把很久没有打理过的大胡子, 不细看的话和路边的流浪汉没什么区别



目录

各 PC 导入.....	6
导入：小托马斯·华纳.....	6
导入：卢卡·奥尔金.....	8
导入：雷蒙.....	8
导入：12月25日清晨 奥尔金家前花园（卢卡·奥尔金&雷蒙）	9
导入：12月25日午后 纽约港口（小托马斯·华纳&卢卡·奥尔金&雷蒙）	11
导入：米歇尔·维瓦里尼.....	13
导入：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14
导入：12月25日凌晨 梵蒂冈（米歇尔·维瓦里尼&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16
一、 初来乍到（1924年12月26日）	19
（一）1924，哈瓦那.....	19
（二）英格兰旅店.....	28
二楼，瓦德兹蒙席的房间（伊普西隆）	39
旅馆楼下.....	40
（三）市殡仪馆（华纳&卢卡&雷蒙）	46
（四）希门尼斯书店（米歇尔&伊普西隆）	57
（五）国立大学（米歇尔&伊普西隆）	62
清泉自石中出（米歇尔）	66
一睹真容（伊普西隆）	67
争执.....	68
（六）汇合，加班.....	72
（七）晚归.....	82
二、 远门（1924年12月27日）	87
（一）松树岛（伊普西隆&卢卡&雷蒙）	88
修道院遗址.....	95
新罗赫那.....	118

孤舟（伊普西隆）	121
失物寻主（卢卡&雷蒙）	125
（二）哈瓦那大教堂（米歇尔&华纳）	143
（三）费南多神父修道院（米歇尔&华纳）	152
修道院档案室.....	167
不眠之夜.....	177
三、生变（1924 年 12 月 28 日）	189
（一）海军总部（米歇尔&华纳）	189
（二）白鸽（华纳）	199
（三）交易（米歇尔）	203
（四）返航与再会（伊普西隆&卢卡&雷蒙）	212
（五）贫民窟.....	217
（六）信息枢纽.....	230
四、重返松树岛（1924 年 12 月 29 日）	249
（一）坎普·德·玛尔特公园.....	249
（二）渡海.....	256
关塔那摩姑娘（伊普西隆&卢卡&雷蒙）	256
执迷不悟（米歇尔&华纳）	260
（三）战场奇迹.....	266
至善之人（伊普西隆）	270
至恶之徒（雷蒙）	273
（四）钟为谁鸣（米歇尔&华纳&卢卡）	276
（五）巴萨迪佐.....	281
五、终局——归港的荷兰人.....	295
六、后日谈.....	305

各 PC 导入

导入：小托马斯·华纳

<KP 落衾> 1924 年，12 月 25 日，凌晨。

你在华盛顿的夜幕中被电话铃声吵醒，这不是第一次了，亲爱的特派探员。每当美国需要你，它就会在一个极不宜人的时刻把你唤醒，用尖锐的铃声和冷酷的命令刺着你的脊椎，让你奔赴一个用自由包裹着强权的战场。

“有任务，华纳，收拾东西下楼，我们送你去哈瓦那。详细情况在路上会和你解释。”上司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简洁而不容拒绝。

<小托马斯·华纳> 啊美好的和平时代不能顺延到明天早上吗，早上八点也行啊…半梦半醒间打了个哈欠，终究还是赛不过职业精神，起床迅速收拾东西下楼了。

<KP 落衾> 一辆黑色的，其貌不扬的轿车停在你家楼下，在夜幕中像是一朵等待着雷鸣撕裂的乌云。司机并不和你交谈，因为他们也对专员的任务知之甚少，在车后座，放着一封印有 BOI 图章的牛皮信封。

<小托马斯·华纳> 想来肯定是任务了。我打开信封，借着路上的微光看看。

<KP 落衾> “天使”是在高级别保密活动中会使用的代称，它代表着梵蒂冈已经开始行动，教宗派遣了它的下属，而与之相对的，美利坚选择了你作为它的代理人。

除了这张简要的说明之外，其余的是一沓

厚厚的资料。那是关于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米歇尔·维瓦里尼、德佩罗·德·波尔本、加布里埃尔·瓦德兹的详细资料。

和往常一样，我们的政府通常做好完全的对策，将自己人和敌人一视同仁，不查到透明就不肯轻易放松。

加急编号: CH963724P7

简述: 梵蒂冈教宗秘密姓名加布里埃尔·瓦德兹天使已吹响号角所召之入详细资料见后。古巴拥有暴动务必制止亦化与佩德罗·洛佩斯上校同心戮力。必要时请求代码 779.6.0.63-148 但仅能使用一次且保密等级极高禁止滥用机好还小托马斯·华纳。

<小托马斯·华纳> 虽然工作时制让人不敢恭维，但是局里做事倒是一直满周全的。那么先记下这些名字，可不能到时候叫错了，简单翻阅后放置在包的夹层里面。

<KP 落衮> 轿车、短途火车。在经历过颠簸的周转后，你来到了纽约港口。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港之一，有着直接去往哈瓦那的航路，而这条海上线路也是最热门的旅游线路之一，除了你之外，还有许多游客在这里等待。在海港的等候处，一个熟面孔朝你走过来，他是你过去工作时的接头人之一。

接头人将船票和另两个人的资料交给你，随后沉默不语地离开——这也是工作惯例了。

另外两份档案来得匆忙，局内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似乎并不高，上面只写着关于卢卡·奥尔金与“雷蒙”的信息，并草草地批注了一句话：看紧点。

<小托马斯·华纳> 看紧点，有趣的说法，如果负责人能稍微施舍那么一段时间把原因写清楚就更好了。那就往海港的船那边走，同时打开档案袋简要翻看一下内容。

<KP 落衮> 两份资料中，最主要的是卢卡·奥尔金的信息。他的父亲是一名金融危机前搬至华尔街的古巴实业家，在通过内部信息获知了哈瓦那发生的瓦德兹被害事件后，联系政府申请作为侦探前往古巴调查，并以古巴某地的优先拍卖权作为交换。

古巴人。你对近来在哈瓦那的共产主义运动苗头有所耳闻，或许“看紧点”，指的是让你防范他们可能会与当地的反美势力汇合。

<小托马斯·华纳> “真是有行动力的企业家先生…” 小声感叹一句，对于对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予置评。看完后把附加支线任务记下来，同样把资料放置好。

<KP 落衮> 就在你将这些文件收进公文包后不久，你就看见了资料上的两人，仿佛从照片中走出来那样，朝你走过来，显然也明白你就是他们要找的同伴了。

为首的卢卡·奥尔金，脸上戴着墨镜也遮不住他大大的热情笑容，朝你伸出手：“嗨！华纳先生。”

导入：卢卡·奥尔金

<KP 落衾> 是时候回家了。你的父亲告诉你。但家乡已经今非昔比，经商之道在于流动与变通，你也不能用从前的眼光看待哈瓦那。共产主义暗流涌动，几乎名存实亡的政府惹得人心愤懑，风险与机遇并存。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乎已经失去一切的父亲为你打点好了一切，他说去吧，孩子，我随后就会跟上。

你分明看出父亲已然有了隐退且要将家业全盘托付给你的念头，自两年前他救下那名叫做雷蒙的黑人之后，就隐隐有着跟随对方一同追求佛法，以求精神宁静的念头。“我们祖上有着奴隶的血统，因此，也要善待他们。”父亲常常这样叮嘱你，并且让当时几乎饿晕在路边，奄奄一息的雷蒙住进了你们家中。就算此次你独身前往，家中也有雷蒙能够照顾你的父亲，多少能让你感到心安一些。

1924 年，12 月 25 日，清晨。你打算出发。政府交给你的调查委派信函中，只写着让你在纽约港口与一位红发的小托马斯·华纳先生碰面，其余的信息都语焉不详，在拎着手提箱，即将穿过家中的花园时，你看到雷蒙追了上来。

导入：雷蒙

<KP 落衾> 两年前，你被卢卡·奥尔金的父亲在纽约街头救起。

这是一个古巴裔家庭，由一位富有的父亲，与一个脾气骄纵却又孝顺的儿子组成，即便笼罩在女主人刚离世的悲痛之中，但却也以温暖而令你感动的热情招待了你，并邀请你留在家中作为食客——他们是古巴人，也是奴隶的后代，自然也对有色人种的遭遇深有体会。

卢卡·奥尔金的父亲。一个深陷在悲痛中的，绝望而痛苦的人，你不忍一个对你有恩的人遭受如此磨难，因此主动提出修习道法的邀请，得到了这位老人的认可。

在萦绕着檀香的居室内，老人面带悲伤，郑重而恳切地问你，若是将他的独子送去危险之地，后继无人，他有何脸面面对升入天堂的妻子。

<雷蒙> “老先生，鄙人才疏学浅，对于贵子所向往目标并不太了解——但既然是那位小施主出生的地方，也没有过多阻拦的道理——人固然是要回到出生处一

次的。但为人父母，为孩子操心是相当自然的道理。”说到这，我点了点头，“鄙人虽不才，但对诸如西班牙语此类的外语也略知一二，如先生还是不放心的话，不如就以此为契机，让鄙人报答您的恩情吧。”

<雷蒙> 我提出了陪同卢卡·奥尔金同去古巴的请求

<雷蒙> “这也算是了了鄙人一直以来的心愿之一，在本国的修行也该告一段落了。”

<KP 落衾> “雷蒙……你帮了我许多，我却总是一直在劳烦你为我排忧解难……卢卡是个生性顽皮，坐不住的孩子，我知道自己很多时候总是心慈手软，如果需要责骂，或是矫正的地方，还务必请你代我行使……我老了，亲爱的奥菲利亚……”话说到最后，老人又喃喃地念叨着亡妻的名字了。

1924 年，12 月 25 日，清晨。你在奥尔金家的前花园追上了即将离开的卢卡·奥尔金。

导入：12 月 25 日清晨 奥尔金家前花园（卢卡·奥尔金&雷蒙）

<KP 落衾> 两位在前花园碰头了。

<卢卡·奥尔金> “怎么了雷蒙，是父亲有什么问题吗？”对雷蒙的举措感到诧异。

<雷蒙> “奥尔金施主，您是要这样直接去祖国了吗？”我看了眼他提着的行李。“您知道，这不是非去不可的。”

<雷蒙> “——但鄙人来不是为了说这些话。可以允许鄙人一同前往吗？”

<雷蒙> 我又如实坦白。“您的父亲担心施主的安危，鄙人为此报答恩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鄙人想要出本国继续进一步修行的私情在里。”

<卢卡·奥尔金> “当然是非去不可，我可受不了美国的禁酒令了。据说古巴那边的酒不错，我可得去尝尝，有机会还能开个酒吧。”摇了摇手提箱，“噢，当然可以！但你想怎么过去？事先声明我是要坐飞机的，你受得了飞机上柔软的座位，精美的餐品以及那些温柔美丽的空姐服务吗？”

<雷蒙> “那自然可以接受。”我听出对方并没有太反感的意思，不禁高兴了起来。“这和化缘的规矩一样的，不管对方给了什么都要同样收下，佛陀的规矩向

来如此。”

<雷蒙> “就算是肉类酒类，鄙人一样会全盘接受。”

<卢卡·奥尔金> “真没劲...” 小声嘀咕，“不过我当然也不会亏待你，以后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另外去找符合你们教义的食物也太麻烦了。”

<卢卡·奥尔金> “那我们走吧？不要让那位华纳先生等急了。”

<雷蒙> “甚好...鄙人听到施主这样的回答就不再奢求其他的了，甚好。”

<雷蒙> “华纳先生...是您的故友吗？”

<卢卡·奥尔金> “不是，我不认识他。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见过一面的就能算是朋友了。”

<雷蒙> “从名字听起来，并不像是您出生地的故人。”

<卢卡·奥尔金> “估计是另外的侦探吧。”

<雷蒙> “这样便好。” 我点头示意，不再多打听了

<卢卡·奥尔金> “对了雷蒙，接下来我在古巴会用侦探的身份，我一个人自然无所谓，现在两个人了还是提前串通一下比较好。”

<雷蒙> “鄙人了解了，奥尔金施主是和鄙人一样，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至于调查的案件...鄙人就不强求施主多说了。”

<卢卡·奥尔金> “...你看我的长相很美国人吗？” 发现对方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继续补充道，“只是我的身份变成了侦探而已，其他什么也不变。我的目的可是去那边拓展业务，如果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就没有好的借口拉拢当地人了。”

<雷蒙> “鄙人就维持原样吧，想必鄙人的身份也不会招惹到过多的注意——倒也未必，不过也无需过多担忧，这也是修行的一种。”

<雷蒙> “看来方才是鄙人会错意了。” 我坦白地承认道

<KP 落衾> 12月25日，午后，纽约港口。

虽说原本打算通过空中路线过去，但空港通往哈瓦那的线路却因为天气

守密人：

酒肉穿肠过

雷蒙：

佛陀心中留

守密人：

爆笑了

雷蒙：

便便肛中走

卢卡·奥尔金：

？

你好臭噢

雷蒙：

来...好吃的

守密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而临时关停，你们不得不按照信件上原有的指示，来到纽约海港。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港之一，有着直接去往哈瓦那的航路，而这条海上线路也是最热门的旅游线路之一，人流攒动，充满加勒比海风情的装饰随处可见，棕榈叶，椰汁饮品，让人隐约已经开始对大洋对岸的风景期待起来。

红发的男人并不常见，你们很轻松地就看到了坐在不远处，手中正翻阅着什么的小托马斯·华纳，而当他放下资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正在向他靠近的你们。

导入：12月25日午后 纽约港口（小托马斯·华纳&卢卡·奥尔金&雷蒙）

<小托马斯·华纳> 我面带微笑，上前伸手打招呼：“叫我华纳就好，初次见面。奥尔金先生真是如我同事所言的那般潇洒…”

<小托马斯·华纳> 随即转向另一位：“你一定是雷蒙了，啊我可以叫雷蒙吗？”

<卢卡·奥尔金> “您好您好。”握住华纳的手使劲摇晃，“过奖了华纳先生也直接叫我卢卡就好，我不是很习惯有人称呼我姓氏，那样会感觉在叫我父亲一样。”

<卢卡·奥尔金> “你也非常的帅气，你的头发就好像是我家最贵的那条帘子一样好看。”怕对方误会，又补充道，“噢，我是指，颜色！”

<雷蒙> “华纳施主，还请便。”我朝这位红发男子点头示意，“想必您就是奥尔金施主的友人了。”

<卢卡·奥尔金> “友人...? 噢！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友人了！”一只手勾住华纳的肩膀，另一只手勉强勾住比自己高一公分的雷蒙，“对吧，华纳？”

<小托马斯·华纳> “谢谢夸奖，啊，这么一想如果我也能当一位实干家家里的窗帘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就不用这么着急忙慌地被抓来工作了。”甚至认真思考了一下自己适合窗帘还是地毯，“如果您能忍受我我想到哪说哪的个性，那自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呵呵。”

<雷蒙> “想必接下来二位施主要就事务方面进行详谈，如果不便的话鄙人便先在附近兜转。”我面对踮起脚硬是勾住自己肩膀的卢卡倒是没分毫让步

<卢卡·奥尔金> “那说明您思维方式很跳跃，对侦探来说是一件好事！嗯？嘿，

你是侦探吧？”发现到现在也不知道华纳的身份，于是这样问了一句。

<卢卡.奥尔金> 同时我要和雷蒙力量对抗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力量检定：D100=48/4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卢卡.奥尔金> 那我感觉雷蒙的身体坚如磐石，我根本拉扯不动，对于苦行僧的雄壮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卢卡.奥尔金> “哇哦——”吹了一口口哨，用我的小拳拳捶两下雷蒙的胸口。

<小托马斯·华纳> “我更愿意自称雷斯垂德警督。”耸了耸肩把卢卡放下来，“一些做苦力活的，脑袋没那么灵光。”

<卢卡.奥尔金> “你好硬。”

<卢卡.奥尔金> “警察啊...那倒也正常。如果政府那边派来的是跟雷蒙这样的苦行僧艺术家我反而会感到吃惊和意外。”

<雷蒙> “奥尔金施主，当地是有什么新型蚊虫么？”我感到一些外力被施加在了肩膀上，转头却除了二人外再找不到力的实体，“方才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蚊虫在叮咬...现在看来可能只是错觉罢了。”

<小托马斯·华纳> 大概这就是现代人的友情。心里默默给了个评价。

<卢卡.奥尔金> “佛主有没有说过要让你们体恤别人？”

<雷蒙> “体恤他人的同时也不能过度忽视自己，这也是佛陀对于为人处事的建议。为人自私自利，这必然是懒惰的恶。”

<雷蒙> “鄙人自认为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过错...发生什么了么？”我再次回头，迟疑地望着对方

<卢卡.奥尔金> “我现在明白我的父亲为什么想要皈依佛教了，毕竟这对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叹了口气，“没什么，这里蚊子太多了，我们进船吧！”

<雷蒙> “身体素质也是为了修行所必要的条件之一，奥尔金施主。或许您也对此有兴趣？”

<雷蒙> “说的没错，华纳施主，一道进去罢？”

<卢卡.奥尔金> “如果可以锻炼我的 OO 让它也变得坚硬挺拔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小托马斯·华纳> “噗...”没忍住笑声

<雷蒙> “鄙人过去修行途中，倒是曾听过一则妙计，不知奥尔金施主有无兴趣。”

<渡边> 卢卡·奥尔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2=2

<雷蒙> “在阳具上挂重物或许可以锻炼其勃起硬度——但具体程度得视个人来改变。”

<卢卡·奥尔金> “我没有兴趣。”一下子警觉了起来，这种有荆棘丛生的路就不会去走正常大陆的苦行僧能有什么有效的好主意，“我很金贵的，我受不了苦。”

<卢卡·奥尔金> “您可以向我表演一下那个吗？”

<雷蒙> 我可以申请对卢卡·奥尔金过个心理学 来看他说出这个提议的真实想法吗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11/1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雷蒙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67/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小托马斯·华纳> 站在一边掏出了烟抽两口，安静欣赏可以载入美国低俗笑话的内容

<雷蒙> 听到了华纳的打火机声，回顾了四周，船内有什么特殊的吗

<KP 落衾> 船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一艘再普通不过的游轮，满载着欢欣鼓舞，跃跃欲试的游客，准备驶往美利坚的后花园——古巴哈瓦那。

<KP 落衾> 时间到了，你们在吵嚷的人群中上了船，汽笛声伴随着船头划开的波浪一并驶入加勒比海。

导入：米歇尔·维瓦里尼

<KP 落衾> 1924 年，12 月 25 日，凌晨。

子夜的弥撒刚刚过去，司铎们完成了圣诞节庆的第一项任务，偌大的礼拜堂中萦绕着彼此间轻柔的低语和祝祷。

完成了一项对你而言繁杂而冗长的仪式，你此刻只想赶紧等着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换好衣服，随后你们一道顺路回家。

你们都是成年人，原本是不会再像儿时一样，非要等待着对方下了晚课才一起回去，到最后又因为晚归而错过了晚餐前的祈祷而被父母一阵数落。但今晚的弥撒中，你隐约察觉到了不详的预兆。

原本以为聆听圣音只是枢机主教和教宗们的任务，但你今晚跟随在弥撒队伍的后侧方时，从模糊得近似呜咽的夜风中，仿佛传来了十三道钟鸣，从不知哪一侧的云后升起，一下一下地敲击着你的心脏。

你本想在弥撒结束后就立刻告诉伊普西隆这件事，却看见枢机主教在结束弥撒后，表情忧虑而焦急地将你的好友叫走了，他来不及回头找你，浅色的司铎礼服袍在光滑的大理石上一扫而过，两人一前一后，迅速且安静地消失在了通往地下礼拜堂的入口。

<米歇尔·维瓦里尼> 虽然有些在意，但我并不想多管教会内的闲事，或者说，伊普西隆的闲事。他的事总是和信仰有关，而那种狂热的虔诚令我过敏。

<米歇尔·维瓦里尼> 钟鸣声让我觉得不安，我再次望了一眼地下礼拜堂的入口，并不想一个人无谓地等在寒夜的冷风中，于是转身回家。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也可以的。况且，说不定明天，这种不安就会消散了。

<KP 落衾> 1924 年 12 月 25 日，凌晨。

你回到家中，但钟鸣声如同无形的诅咒盘绕在心头，让你直到后半夜也睡不太好。彻夜难眠，你不得不起身走到窗边透气。

<KP 落衾> 然而当靠近窗边时，却看到伊普西隆家还亮着灯，他走出了家中的大门，正在和父母吻别，手上拿着手提箱，似乎要出远门。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半夜出行，是主教交给了他什么秘密任务吗？这么着急，以至于回了家就收拾行李要走？不好的预感愈发强烈，我注视着伊普西隆家门口的方向，想着如果他不来与我告别的话，我就主动去找他问一问。反正……今晚大概也是睡不着了。

导入：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KP 落衾> 1924 年，12 月 25 日，凌晨。

子夜的弥撒刚刚过去，司铎们完成了圣诞节庆的第一项任务，偌大的礼拜堂中萦绕着彼此间轻柔的低语和祝祷，圣伯多禄教堂的钟声仍然涤荡在你的心头，余音渺渺。

本该和大多数司铎一样，回家休息，亦或者是在地下岩洞的小礼拜堂中

独自进行一场彻夜的祷告，然而在你刚换下弥撒时穿着的礼服打算离去时，枢机主教冕下却忙不迭叫住了你。

“伊普西隆，我的孩子，我有要事要与你相谈。”他甚至还未来得及取下弥撒用的沉重银质挂坠，表情凝重，苍老的皱纹间堆砌着忧虑。枢机主教的手中捏着一封刚由秘书处蒙席转递的电报，你看见上面印着加急的红标。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明白了。”看着主教忧虑的神色，我画了十字，低头应允，“天主，我们求祢，以祢的圣宠，指导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愿我们祈祷和行为，是为爱主而开始，又以荣主而结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KP 落衾> 因为你的祷告，主教眉间的忧愁少了几分。他领着你，寻了一间无人的祷告室，在等待辅祭童们整理弥撒用具时，他始终沉默地坐在长椅上默默地祷告，手中捏着电报微微颤抖。待到所有人都退下，连门也被谨慎地关好后，老人才开口说话：“瓦德兹蒙席被害了。”

你认得加布里埃尔·瓦德兹蒙席，一位年龄几乎能够作你父亲的司铎，因为出色的多国语能力和外交水平而被教宗冕下特封为蒙席，是教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负责各教区的封圣事宜。尽管他常年不在梵蒂冈，但他的能力和声名在梵蒂冈内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尊贵的使者会遭到谋害。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这，怎么会…”听闻如此消息面色一惊，随后想起事关重大，我压下了声音默念，“愿至仁至慈天主保护指引其身后险路，使魔鬼不至肆虐。免堕地狱，获升天堂，享主圣容。亦赐我将来同伊在天上，觐主圣容，睹万善万乐之美好。阿们……”在默念完后，我才继续小心翼翼问到，“…您需要我为此做什么吗？我必不辱使命…”

<KP 落衾> “伊普西隆……瓦德兹曾向我提起过，若是他年老体迈，希望能由你接过他的职责，封圣调查是一件崇高的事业，他知道你天资卓越，一定能完成得比他更好。”

“但是，孩子，我在今夜的弥撒中，隐约听闻有十三次钟响从西侧的云后升起。主告诫我不可再使派信徒前往此地，否则那土地上的邪祟将如影随形。”

<KP 落衾> “但总要有人将瓦德兹蒙席带回来安葬于中心墓园，那是他应得的荣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何德何能…得到瓦德兹蒙司铎的青睐…”
听到主教的话我低下了头，“请您无需担忧…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影下的人群，
引领我们的脚步走上平安的道路…我愿前往，将瓦德兹蒙司铎带回，安葬于主的
荣光下…”

<KP 落衮> “我已发加急电报委派了距哈瓦那教区最近的佩德罗·德·波尔本蒙
席先去哈瓦那维护秩序，但波尔本蒙席还有其他要务在身，恐怕无法长期逗留哈
瓦那。”枢机主教沉默了片刻，随后走到祭坛前，用弥撒仪式中使用过的圣灰，
在你的额前轻轻点下十字。

“伊普西隆……愿主的光辉照耀你的前路。”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KP 落衮> 1924 年，12 月 25 日，凌晨。

在临危受命之后，你回到了家中，开始收拾行李，打算乘上梵蒂冈教廷
事务总管理处为你安排的最早一班轮渡，前往哈瓦那。

港口在意大利，路上还有不短的车程……你内心盘算着一路的颠簸，并
且默默地为刚刚逝世的瓦德兹蒙席祈祷。几乎完全忘了要告诉米歇尔一声。

当你在门口与父母告别时，看见米歇尔急匆匆地从家门口走来。

导入：12 月 25 日凌晨 梵蒂冈（米歇尔·维瓦里尼&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
雷）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米歇尔？你怎么还没睡下。”尽管想起来自
己忘记知会米歇尔了，但是想了想这个人拗不过来的性格，姑且不打算告知，发
现来人朝我这边走过来也只是理了理衣服，将父母送进家门后往他那边走过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睡不着罢了，”我简短地回复，“起来的时候刚好看到
你要出门。是主教交给你了什么任务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睡不着？那还是挺难得的。”心想欺瞒是罪
过，我尝试着转移米歇尔的话题，“你是梦见了什么吗，亦或是？”

<米歇尔·维瓦里尼> “没有，一些有的没的预感罢了，不必在意，”我摆摆

手，“不方便告知我就算了，不该知道的事我也没兴趣知道。看你走得这么急，想必是重要的任务，我也不拖着你了。路上小心。”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什么预感？”想起主教说过的话，稍微试探着问了问，“不是这么不方便的事，只是你不是一向对教廷内部的事没有任何兴趣吗，怎么突然问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普西隆既然问起，那我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弥撒结束的时候，我听见风送来了钟声，十三道钟声。很疼人，让我的心脏很不舒服。总之，你注意安全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是吗。”听到米歇尔的遭遇与主教所说几乎一致，一时竟然不知道还该继续说什么，“…我会注意安全，只是，如果我无法归来，劳烦你将这个交与我的父母。”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说完我将进入传道教会时的第一枚十字架交给了米歇尔：“…我要前往古巴去带回瓦德兹蒙司铎安葬于主的荣光。…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说完我不打算继续看米歇尔，打算离开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到伊普西隆又在祷告，默默忍下吐槽的冲动，告诉自己他就是那样的人我也习惯了没什么好说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接下了他的十字架：“有这么危险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土地上的邪祟将如影随形。这是主教告知于我的，既然你也听到了与主教相同的预兆…想必此行应当凶险异常。”走前我最后提醒他到，“注意别再在人前露马脚，若我不在很难再有为你掩饰之人。拜托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又不是蠢货……”也你就大惊小怪地觉得我很需要人帮我掩盖什么似的。后半句话我没有说出口，只是再次叹了口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虽然放任好友孤身涉险我很是过意不去，但主教既然没有交代我，我也不便私自出行。况且就算我想，伊普西隆大概也不会同意吧。以及，我难以说出口的私心是，除了能去见识外面的世界的外交工作以外，我实在不想掺和到任何教廷事务里去。

<守密人> 然而在伊普西隆开后不久，米歇尔也接到了一封来自枢机主教阁下的

特别敕命，让米歇尔搭上同一班轮渡，去往哈瓦那，一同调查此次案件。

枢机主教阁下知道你二人是密友，因此特别叮嘱你们要互相照应，看住彼此的后背——「使得阴影永不侵袭天主之仆的身躯。」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一边觉得有些无可奈何，一边想着既然是主教的命令，能和伊普西隆一起上路、互相照应也能让我安心一些，顺带减轻了内心的愧疚，没什么不好的。再说，我还没有去过哈瓦那，对新的旅程，即便畏惧未来的危险，我也还是十分兴奋。

一、初来乍到（1924 年 12 月 26 日）

（一）1924，哈瓦那

<KP 落衾> 1924 年，12 月 26 日，古巴，哈瓦那。

干燥而温暖的风从港口一侧向你们吹拂，裹挟着码头的鼎沸人声和小贩叫卖声，在游轮上颠簸。舟车劳顿所带来的不适在看见陆地的这一刻烟消云散。阳光倾泻在加勒比海波光粼粼的海面，白色的私人单桅帆船在浪涛上游弋。数个世纪前，这里是海盗、流放者盘踞的险恶之地，而如今，它因为中美洲的枢纽，加勒比的巴黎——哈瓦那而重新焕发生机。

你们随着一批兴致勃勃的游客一同下了船。这里拥挤而炎热，穿着热裤和衬衫，戴着墨镜的游客们，从甲板上走下时就举起相机拍照；小贩叫卖时夹杂着西班牙语口音的生涩英文传到你们的耳边，待售商品格栅中的咖啡豆和烟叶一



字排开，空气中混杂着腥咸海浪与香甜水果的气息。在不远处，游客登记处的凉亭阴影中，绿植上的水珠闪闪发光。

不难认出一名梵蒂冈的尊贵蒙席和海军上校。他们一人穿着梵蒂冈蒙席的袍子，一人穿着美国海军的制服。紫红色滚边的制服华贵，而军队的二级功勋章威严，缀在他们身上显得十分得体正式，散发着一股常人无法靠近的气息，他们脸上正带着迫切的神情，来回地扫视过下游船的人群。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自从在船上看到米歇尔也上船后就一直在皱眉思索，直到船到港才恍如梦醒，叹了口气下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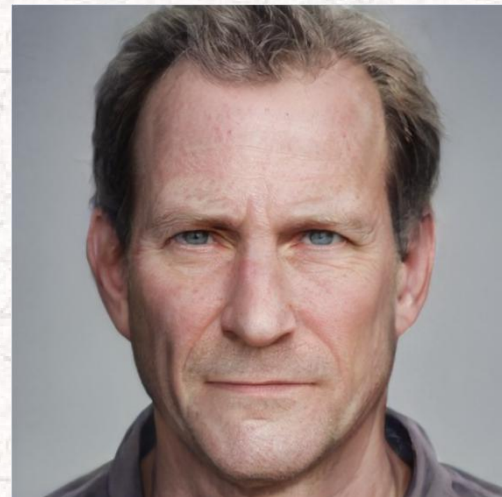
<米歇尔·维瓦里尼> 面对没有见过的风景，我好奇地四下打量，而后在见到那显眼的二人时，瞬间收敛了表情，换成一副严肃正经的样子走上去见礼。

<卢卡·奥尔金> “接下来我们往哪走？要不找家店先去喝点酒。”排拍拍华纳和雷蒙二人的肩膀，露出一释然的表情，“终于饮酒自由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也走下游船，招招手示意两位跟上，靠近那位上校前去问好：“打扰了，格雷罗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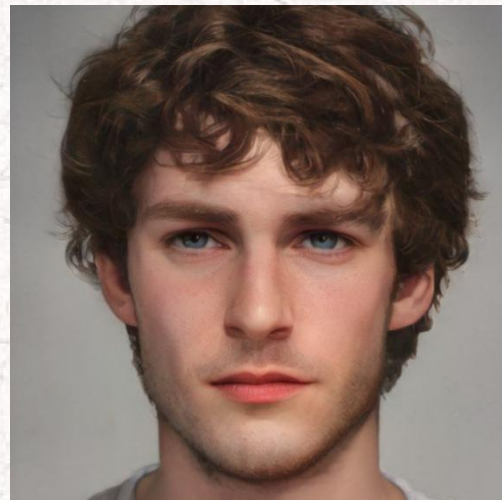
<雷蒙> “鄙人悉听尊便，不过不知这里是否有不知名的花卉植物...”听到华纳朝我们招呼，便打住了刚才的说辞

<KP 落衾> “有劳教友。”那位梵蒂冈蒙席的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浓浓疲惫，朝着米歇尔和伊普西隆问好；而一旁的海军上校则看起来精神抖擞，他朝你们略微点头，颇有哈瓦那之主的风范：“各位好，我是佩德罗·格雷罗上校，隶属海军驻哈瓦那总部。这位是德佩罗·德·波尔本蒙席，贵族教皇使者。”



<KP 落衾> “想必各位都是本国派遣来的援手吧，事发紧急。一路赶来辛苦了。”格雷罗上校非常客气地寒暄。

<卢卡·奥尔金> “您好，格雷多上校，波尔本蒙席！我是侦探卢卡·奥尔金。这位是家中友人雷蒙。”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有劳，愿我们行为是为爱主而开始，又以荣主而结束。阿门。”我画了个十字祷告。

<雷蒙> 抱着算是半个局外人的自知之明，我站在末席位置保持缄默，一边袖子下的手盘娑着念珠 一边默默听着

<小托马斯·华纳> 简单寒暄介绍自己：“小托马斯·华纳，很高兴认识两位。”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不太了解情况的我只是自我介绍了一下后问了好，然后就站在边上静默不语。

<KP 落衾> “详细的情况我们路上再说吧，现在各位还需要去游客登记处简单做

登入手续。”格雷罗上校点点头，非常客气地示意你们绕过长长的塑料白色通道，走进凉亭里来。

他们领着你们往登记处的特殊通道走，在熙攘的大厅中，你们越过了排队的人群，直直地来到一个小麦色皮肤，笑容明朗的女性接待员所负责的窗口，她例行公事，检查过你们的身份证件，并请你们在登记表格上签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哈瓦那大教堂悠扬的钟声。

“欢迎来到哈瓦那。”接待员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用标准的英语向你们问好——她是个美国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后就跟着走，注意留心记下路程还时不时看看米歇尔。

<卢卡·奥尔金> “好的，没问题！”兴致勃勃地掏出自己的相机，捅了捅雷蒙，小声说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宗教美女。”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一边走一边打量四周的风景，察觉到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的目光，也疑惑地看回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好，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用并不熟练的英语回应，而后按照要求登记了身份。

<小托马斯·华纳> 签好字，抬眼看了一眼接待员：“你是美国人？诶呀，还以为我要在这里全程切换西班牙语呢。”

<KP 落衾> “哈瓦那的海关事务是由合众国海关署暂时代理的。”接待员微笑，朝你们友善地眨眨眼。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米歇尔…我英语并不好。劳烦帮一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给伊普西隆翻译了一下接待员的要求：“然后就是欢迎的话了，没什么重要的。”

<雷蒙> “是的，奥尔金施主，这位女施主看起来也是鄙人的同乡。”我的语气比起刚才显得稍稍放松了，“一直操着这口洋泾浜语，如果给其他施主添上麻烦就不好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完翻译我才按照流程做下了登记：“…谢谢。”

<KP 落衾> “我看各位是第一次来哈瓦那吧，那么这份导览就送给你们。”接待员从一旁的架子上抓了五份手册，塞到你们的手里，“这是哈瓦那的地图，车站

很方便，想去哪里都可以，需要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大使馆的电话。”



<卢卡.奥尔金> “您好，这位女士，请问我们可以合影吗？”我要邀请接待员来合影，“我还想于各位合影。”面对大伙说道。

<卢卡.奥尔金> “好像是雷蒙一直在说的，那个什么...？相逢就是幸运！所以我想把在这里经历的事情都用相机记录下来，回去带给父亲看。不然他一个人在家也太可怜了。”

<KP 落衾> 接待员很高兴地点头，她也热情地将半个身子伸出窗口：“好啊好啊，我喜欢拍照，很多游客也会邀请我为他们拍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向接待员表示感谢，并跟伊普西隆说明了一下手册的内容。然后转向那个奥尔金侦探：“我就不必了。”

<卢卡.奥尔金> “不不不，我希望您相信我的拍照技术！”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礼貌地示意了拒绝后我认真记着米歇尔的翻译：“…早知如此或许当初应该多学一些英语。”

<米歇尔·维瓦里尼> “和您的拍照技术无关。我不喜欢被拍摄，感谢您的好意了。”和伊普西隆一起走到一边，为他们让开地方。

<雷蒙> “谢谢您，女施主。”我双手接过对方塞来的手册，感谢道，“不知可否再劳烦女施主回答鄙人一个小小的疑问？作为旅客来说，您最推荐去那些地点游览？”

<KP 落衾> “游客去得最多的一般是旧城城堡吧？”接待员用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点了点地图册上的地点，“还有哈瓦那大教堂，最近应该举办了很多婚礼？总是能听到钟声！”

<KP 落衾> “除此之外……坎普·德·玛尔特公园那里挺乱的，据说有不少共党要游行，各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少去掺和为好。虽然我看大家或许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问题……”接待员看了看一眼就能看出身份不凡的迈克尔和伊普西隆。

<雷蒙> “非常感谢您，鄙人会去这些地方逐一展览的。”用母语答谢完同乡女性后，我开始在心里琢磨起等奥尔金的事安置妥当后，该先去哪里修行会比较妥当

<卢卡.奥尔金> “不喜欢被拍照？难道是因为你们觉得拍下照片就会被锁进这个黑色方格子里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他一直在说什么，迈克尔。是想拍照吗？”记着记着发觉迈克尔似乎在回应奥尔金，然后拉着我一起，我茫然地问了一句。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说服检定：D100=2/5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小托马斯·华纳> 感觉留下照片似乎不在任务之列，对卢卡笑着摇摇头：“谢谢。遗憾，于我而言把经历留在心里比较重要，而且我今天出门没有整理仪容。”

<迈克尔·维瓦里尼> “他似乎很想和我们合影，不同意的话可能又要纠缠下去了，不如就答应吧。”我和伊普西说，掠过了卢卡那句亵渎的挑衅。

<迈克尔·维瓦里尼> 事实上，他这种反叛的话语还让我挺感兴趣的。于是我向卢卡笑了笑：“倒不是因为这种理由。但既然您坚持的话，我们也不好拒绝了。”

<卢卡.奥尔金> “那我们快来合影吧，还有华纳也别跑。”一把把华纳拉过来，“当然希望各位之后能习惯快门的声，我很喜欢四处照相。”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是吗？确实纠缠不清的话那就拍吧，省时省力…船上时还没详细过问你，关于来到这儿的事一会儿我跟你再讲讲。”跟迈克尔交代完后就等着对方去交涉，心思完全飞到了事件上。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还挺想知道这人和伊普西隆会不会吵起来。但如果真吵

起来，又得我在其中当翻译，还是遗憾作罢了。

<卢卡.奥尔金> “这位先生是不会说英文吗？”于是我又用西班牙语翻译了一遍自己的话。

<卢卡.奥尔金> 于是我拉着大伙让接待员美女给我们拍合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抱歉，我确实不懂英文，与我同行者不排斥的话我并不介怀。”

<卢卡.奥尔金> “这没关系，我也会一点西班牙语。”

<小托马斯·华纳> 没反应过来就还是唐突跟着拍了，有点困惑，困里带惑。倒也无所谓了，工作为大，快些解决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见到奥尔金会说西班牙语，我迅速地挑了挑眉。然后就由他们决定拍照的站位了。

<KP 落衮> 接待员大方地接过相机，为你们拍了一张照片：

卢卡在最中间，笑咪咪地拽着华纳和雷蒙，伊普西隆和米歇尔与大家隔了一小段距离，表情虽然有些困惑，但也算是乖乖听话。

<KP 落衮> “我很满意！”接待员看了看相机，然后把它塞回了卢卡的手中。

<卢卡.奥尔金> “十分感谢！等过段时间找个地方洗出来吧！”随后我让雷蒙给我和接待员美女也拍了张合照。

<卢卡.奥尔金> “知道吗，在相片里是没有种族之分的，所以我很喜欢。”与雷蒙说道。

<雷蒙> “拍合照...真是个不错的想法啊。”拍完后，我在一旁满意的感慨着，“只凭记忆总是不客观的，尽管或多或少都记得实际生活中遇到过的人们，但还未开化的我们所回忆的只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摄像，真是个相当便利的发明啊。”

<卢卡.奥尔金> “要不你也学学？我送你个摄像机，以后去哪里可以拍了照寄给我。”

<KP 落衮> 你们在游客登记中心折腾了一阵，随后才走出凉亭，与格雷罗上校和波尔本蒙席碰面，从两人的表情上，看不出由于等待了太久而不悦的神色。

跟着他们，你们坐上了一辆隶属军方的加长轿车。

“加布里埃尔·瓦德兹蒙席是梵蒂冈特派的封圣请愿调查使者。他一个月前来到古巴，在12月24日晚被害。”格雷罗上校单刀直入地切入主题，凉丝丝的风通过车载的温控系统在车内循环，缓解了你们身上的炎热。

而波尔本蒙席与之对应的，轻声为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和米歇尔做着同步的解释。

“瓦德兹蒙席在逗留哈瓦那期间并没有向梵蒂冈做任何回信，我查过了电报记录，也不知道他的调查进展如何。”波尔本蒙席说。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听到波尔本蒙席的话，我微微点头。有蒙席在国外被杀身亡，怪不得主教那么着急地差遣我们过来了。

<卢卡·奥尔金> 格雷罗一边说我一边打开笔记本记录关键词，记完后开始写一下自己的旅游计划

<小托马斯·华纳> 点了点头：“有所耳闻，能详细说说发生地点、被害方式、可能的原因吗？如果有的话。”

<KP 落衾> “被害地点在新英格兰旅馆——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格雷罗上校掀开遮光帘，确认了一下路线，“瓦德兹蒙席的死状……你们不会想看的，简直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一样，胸口有很大一个洞。”格雷罗微微摇头，似乎还心有余悸，“我想象不出是什么东西能造成这种状况。”

<卢卡·奥尔金> 我看着格雷罗的举动，也把镜头伸出遮光帘拍了一张路景。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一边听，一边回忆下我有没有和瓦德兹蒙席相关的印象或者记忆。

<KP 落衾> 米歇尔回忆起加布里埃尔·瓦德兹蒙席，一位年龄几乎能够作你父亲的司铎，因为出色的多国语能力和外交水平而被教宗冕下特封为蒙席，是教宗最

得力的助手之一，负责各教区的封圣事宜。尽管他常年不在梵蒂冈，但他的能力和声名在梵蒂冈内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想起主教说过的话，我低下头悼念着瓦德兹蒙席，随后打起精神：“瓦德兹司铎没有留下电报记录的话，手写调查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KP 落衾> “关于这件事，我们问过负责在本地对接封圣请愿的费南多神父修道会。安东尼奥弟兄说他见过瓦德兹蒙席在笔记本上写字，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在现场看到那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

<卢卡·奥尔金> “还真是...”对那样的死状没有太大概念，但还是象征性地做出了诧异的反应。

<雷蒙> “这...是作为凡人能做出的事吗？”听到这里，我实在是没法继续保持沉默了，开口用有些洋泾浜的西班牙语问道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的封圣事宜就是此次瓦德兹蒙席来到哈瓦那的目的。”波尔本蒙席补充道，“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相当重要，即便我昨晚才赶来哈瓦那也为之动容，或许本教区的主教对此有更详细的见解。”

<小托马斯·华纳> 挑眉，倒是没想到这份任务还有这种...超自然成分在里面。这么一说倒是感觉有必要去看看了。

<KP 落衾> “最好是正常人，这样我们还有法子对付。但是天知道在哈瓦那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格雷罗也带着有些后怕，甚至是厌恶的腔调开口，丝毫不顾忌坐在车里的卢卡。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来需要调查的东西很多呢……”我低声自言自语。

<卢卡·奥尔金> 而我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摆弄完摄像机后就继续记录下一些关键词。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是本地费南多神父修道会的创始人，即便他们似乎对封圣这件事颇有微词……但我联络了院长和修士，他们答应会协助你们。”波尔本蒙席在胸口画了个十字，轻声对你们说。

<雷蒙> “说起来，先前那名女施主有提到坎普·德·玛尔特公园那边也共党的游行，鄙人作为对外人这里不是很了解，但此事会不会与这些政治势力有所牵扯？”我试探性地发问

<KP 落衮> “目前还不清楚，但如果和他们有牵扯的话……我手下的宪兵队会让他们交出凶手的。” 格雷罗上校回答雷蒙。

<卢卡.奥尔金> “好的，十分感谢。那这次的案件大家都认为与一些脏东西有关吗？我想我们需要提前确认一下调查方向。”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司铎既然曾经留下过笔记，若是没有发现，想必是被人为带走了。司铎的原本目的就是封圣事宜的调查，再走一遍应当得以发觉到什么。” 听到波尔本蒙席后续的话有些诧异，但没有询问出口，“感谢您，波尔本蒙席…我们必不负主的荣光。我信圣而公教会，诸圣相通。阿门。”

<卢卡.奥尔金> “唯物主义往那边走，非唯物主义往这边走——” 手指了指右边，再指指左边，捏着电影里的强调，“想法不统一也会增加调查的难度。”

<KP 落衮> “教友们有多操劳，此事关系重大，只有我一人实在是心力交瘁，更何况我也是从别的教区赶来，教宗冕下还有其他的事务要委任我，此处看来能够放心交给二位，愿圣恩庇佑你们。” 波尔本蒙席朝着伊普西隆点点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不会妄下定论，” 我回复奥尔金，而后也向一直翻译的波尔本蒙席表示了感谢，“先看看现场，再决定调查方向。”

<雷蒙> 我想起先前初次见面时格雷罗的面色实在算不上不好，试图对这句话心理学

<小托马斯·华纳> 拿起笔记本默默记下关键字

<卢卡.奥尔金> “那也可以。” 耸耸肩，“确实要亲眼去确认一下才行，啊不过事实上我更信任自己的相机。”

（二）英格兰旅店

<KP 落衾> 英格兰旅店的设计兼具了化繁为简的装饰艺术风格与加勒比海风情。外观优雅低调，一楼大堂并没有多余的装饰，然而空气中隐约浮动的清新剂味道，与得体而礼貌的行李员，低调地展示出高水平的服务质量。

如今，这里因为一起命案的发生，而暂时封闭起来。波尔本蒙席与格雷罗上校陪同你们，踩着上过蜡的光滑硬木地板，来到了旅店四楼。警方拉起的密封条还留在房门上，而守在门口的宪兵队长，在看到格雷罗上校来到这里之后，靴跟相碰敬了一礼，随后绕过地上那一小堆凋谢的花、念珠以及卡片，朝你们走来。

“没有闲杂人等进入现场，长官。”他向格雷罗汇报。

<雷蒙> “这位施主，那位费南多神父有没有实际见上还未被害的瓦德兹施主呢？”

<KP 落衾> “雷蒙先生，您想必对本教的一些礼仪和特有规则不甚了解吧。”波尔本蒙席一边上楼梯一边微笑着回答雷蒙，“进入封圣仪式的人，必然是已经去世多年了。”

“费南多神父是费南多神父修道会的创始人，在 1573 年时于哈瓦那去世。”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愿主赐我将来同伊在天上，觐主圣容，睹万善万乐之美好。阿门。”我在小心绕过花低声念叨时才发现上面在波尔本蒙席在解释着封圣的问题就没多留心，开始注意起旅馆本身。

<小托马斯·华纳> 摸摸下巴，按照无神论者思维，列圣申请人立场上应该不会招惹是非。但谁知道呢。把注意力移到现场上开始四处侦查。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不打算当出头鸟，就在他们闲聊的时候打量一下旅馆和地上的纪念物，等大家进入房间后也跟着进去。

<雷蒙> “原来如此...那鄙人方才真是闹了天大的笑话，还请各位施主谅解。”我重重地低下了头，“在瓦德兹施主来到这里直到被害之前的这一个月，他有和其他人士见面的固定流程么？或是有无陪他一同前来的同行人士？”

<KP 落衾> “我事先和费南多修道院的弟兄们作了些联系，说是在蒙席来到哈瓦那的第一周，有安东尼奥弟兄作伴，但蒙席后来就执意要独自调查了。”

<卢卡.奥尔金> 我想看看地上的花和纸片

<雷蒙> “喏...真是可唉可叹。”看到地上散乱着的枯花，我径自感叹着一句。

<渡边> 雷蒙进行侦查检定：D100=25/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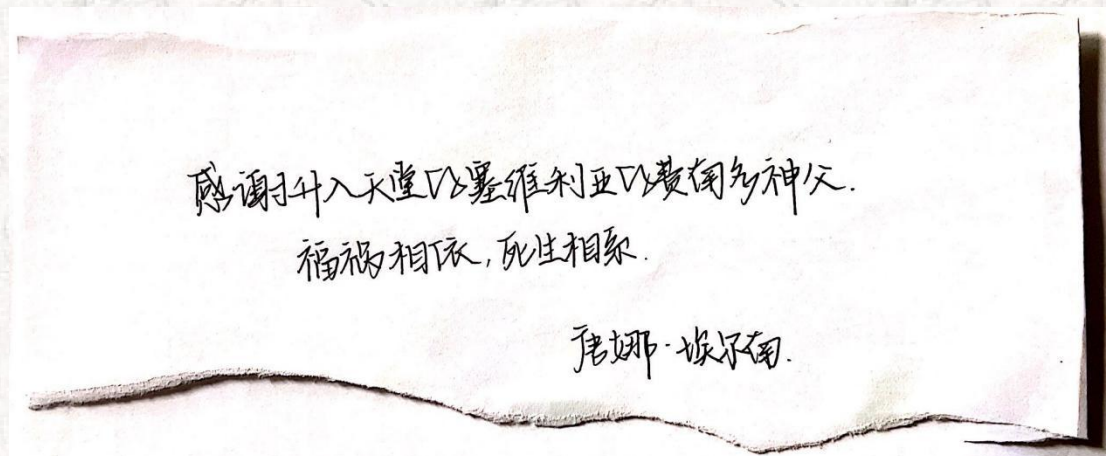
<渡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进行侦查检定：D100=26/6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侦查检定：D100=86/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侦查检定：D100=73/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你们注意到，门口的那一小堆花和念珠，实际上是一堆以火红的凤凰花为主而搭建的临时小小祭坛，点缀以白色的扶桑。圆形的空铝壳中留着一些残存的蜡，念珠就放在花堆的中间，上面还盖着一张小纸条：

「感谢升入天堂的塞维利亚的费南多神父。福祸相依，死生相系。唐娜·埃尔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注意到这点后，我戳了下米歇尔，指了指纸片的方向：“这似乎是祭坛样式…那里还有张纸片。”

<卢卡.奥尔金> 我并没有认出地上的花种，于是拍了拍在我家的时候就喜欢摆弄花草的雷蒙：“你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小托马斯·华纳> 看着大家都在讨论伪造的小祭坛，我也凑过去打量一下，默默记住这个字条。

<米歇尔·维瓦里尼> “唔……”我顺着伊普西隆手指的方向看去，“塞维利亚……费南多神父是西班牙人吗？”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应当是西班牙人，但他的详细生平，恐怕除了修道院的

弟兄们外，没有人比瓦德兹蒙席清楚了。”波尔本蒙席微微摇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看来之后有必要拜访一下修道院了。”我再看看那个祭坛的摆放和设置，这是我熟知的天主教的祭奠方式吗。

<KP 落衾> 并不是，这祭坛看上去只是民众自发地搭建起来的，并没有任何仪式规律可循。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有些古怪。…拜访修道院时我与你一道。”稍微皱了皱眉，我对米歇尔说到，“再看看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费南多神父倒是颇受爱戴，为来处理封圣请愿的神父搭的祭坛，上面的字条还写的是他的名字。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么想着，我问其他人：“站得够久了，诸位要进去吗？”

<雷蒙> “没有想错的话，想必那边的花卉学名为‘凤凰花’，凤凰象征着涅槃重生，是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花卉。”我在记忆里思索着，又苦笑般补充了一句。“这枯萎后也丝毫不逊色的火红色，倒是让鄙人想到了方才好心的女施主。”

<KP 落衾> 你们走进了瓦德兹蒙席住过的房间中。

这是一方标准而干净的旅店房间——作为一个有人遇害的现场来说，它甚至有些太干净了。就连床头花瓶中插着的花束都未凋谢，显得饱满而精神。

<KP 落衾> 床上有小小的凹陷，显示一个成年人曾在这上面躺过。毛毯搭在门后的椅背上。阳台门紧锁，甚至锁上还被毛巾缠绕了几圈，使得它即无法轻易从外部打开，也无法轻易从内部被推开。

床头放着一本圣经。在打开的衣柜中，能够看到瓦德兹蒙席的行李箱，衣架上挂着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

<米歇尔·维瓦里尼> “案发现场，是维持着原状吗？看上去似乎过分整洁了。”我用英语询问格雷多上校。

<小托马斯·华纳> “…嗯？”意外于没有看到自己以为会出现的画面，“上校，现场是保留了原样的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毛巾绕在锁上是这里特有的习惯吗？”注意到锁的问题我出声问了一句，一边问一边留心看看房间。

<卢卡·奥尔金> “尸体被送去哪了？”首先对着房间的现状拍一张照，随后问道。

<KP 落衾> “是的，我们只将遗体送去了殡仪馆……毕竟总不能让梵蒂冈的司铎阁下一直躺在这里。”格雷罗点点头，“房间里的摆设都没有变动过，警方调查现场时我也在这里监督。就连锁上的毛巾也维持了原样。”

<卢卡.奥尔金> “是不是曾经就有过危险的情况，所以瓦德兹蒙席才会如此的谨慎。”

<KP 落衾> “只是蒙席被发现时，甚至连门都从里面反锁了，用椅背从门把手处抵死，还是宾馆的女服务员发现门打不开，才拨了报警电话。”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记下殡仪馆的事情：“这么说来，案发现场是密室？”我四处打量一下，除了房间门和阳台门，有没有可以出入的窗户或其他通道。

<KP 落衾> 没有其他通道了，唯一的一扇在浴室的换气窗，看起来并不足以容纳一个成年人通过，甚至连小孩都不行。

<卢卡.奥尔金> “密室杀人？”

<雷蒙> “独自调查？不知能否能再劳烦您讲解一下，如是为了追封已渡之人，还需要做些什么调查吗？”

<卢卡.奥尔金> “请问可以在里面走动调查一下吗，这些花没有换过？”如果得到肯定的答案，我就去看看那花瓶中的花朵。

<KP 落衾> 卢卡注意到花瓶中的花朵怒放，不像是两天都不曾得到照料的样子，然而在花的根茎部，却有轻微枯萎的痕迹。这朵花呈现出一种“死而复生”的古怪状态

<卢卡.奥尔金> 那我用相机记录下这种怪异的景象

<KP 落衾> “封圣调查分为四阶段，天主之忠仆、可敬者、真福品、圣人品。”波尔本蒙席耐心地为雷蒙解释，“在此期间，需要考察被追封者的言行品性，检查遗骸等诸多事项，要被追封为圣人品，还需要有已确认在案的至少两个灵迹。”

<米歇尔·维瓦里尼> “暂时不能确定反锁一事是否为瓦德兹蒙席所为，但这的确古怪……”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究竟是何事得以防范至此，而且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下…”我皱了皱眉，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询问了其他的，“这里不见的除了司铎的笔记外还有其他物品吗？”

<KP 落衾> “并没有其他物品了，您看，甚至连司铎的衣物都在这里。”格雷罗

上校耸耸肩。

<米歇尔·维瓦里尼> “没有动过……这花也没有动过吗？竟然两天都未曾凋谢……”我若有所思。

<雷蒙> “冒犯再问一句，这位已逝的瓦德兹施主...的死状如何，相比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吗？”

<KP 落衾> “胸口处，心脏的部位，几乎被彻底掏空，连血迹都没有，像一具脱水过度的干尸。”格雷罗上校简单地总结。

<小托马斯·华纳> 我一边听着大家的问询和对方的解答，开始四下检查起来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侦查检定：D100=28/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卢卡·奥尔金> “或许是在惨案当天购买，或是...被其他人所赠送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也不知道瓦德兹蒙席的遗体，是否如这花般未曾腐败呢。这有些不敬的话我只在心中想想，没有说出口。

<雷蒙> “准确来说是指他的面貌，相比起来有无特别惊恐的表现——比如像是见到了什么不可能见到的事物一般？”

<卢卡·奥尔金> “干尸的话就没什么表情了吧，毕竟皮肤都已经皱到一块了。”

<KP 落衾> 华纳在脏衣篓里发现了一件领口绣有瓦德兹蒙席姓名的细麻布衬衫，在房间的自然光下，上面沾着的白色盐渍闪闪发光，而一旁的靴子内部，也有细细的白色粉末。

这件衣服上残留有海洋的气息。

<米歇尔·维瓦里尼> “尸体被处理成那样，房间竟然还能如此整洁吗？就算凶手废了大力气处理现场，也不会这么干净，一点线索不留吧……”我再度环视房间，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雷蒙> “说的也是，原本鄙人还妄自猜测是否是由于瓦德兹施主为了保护自己而造成的密室，是鄙人疏忽了。”

<卢卡·奥尔金> 我瞬移到华纳的旁边，凑过去一起看瓦德兹的衣物：“看来他曾经去过海边，并且似乎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

<小托马斯·华纳> “衣服上都有盐…瓦德兹蒙席的行程涉水还有这么一环吗。”自己念叨着

<雷蒙> “或者说是第一案发地并不在旅馆——虽然鄙人的这番猜测没有任何

实际证据可以支撑，但这实在是过于干净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向格雷罗上校：“既然警方调查过现场，能说一说警方的发现和初步的结论吗？”

<雷蒙> “什么，衣物上有干掉的盐分？”我有些讶异，凑过去用食指从靴子内部拈起几粒粉末放在舌尖上确认。

<KP 落衾> 又苦又涩，是海盐。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这么看来丢失的仅有笔记…司铎的笔记上应该是记下了什么重要内容…”这么说着我翻翻那本圣经，拿取前确认了自己的手套干净程度。

<KP 落衾> 伊普西隆翻开了圣经。

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本用西语写成的圣经，然而，它是新教圣经，并非天主教圣经。书于 1844 年在哈瓦那出版，由于是新教版本，它省略了一部分天主教圣经当中的内容。

在马太福音第 27 章中，有几个清晰的泥指痕。

这本圣经的尾页盖着藏书印，
上面写着「希门尼斯的旧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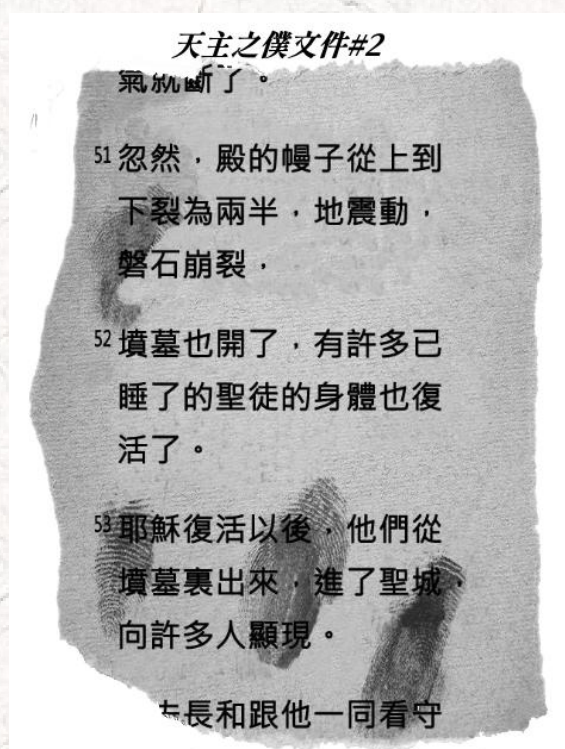
<KP 落衾> “警方没有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他们似乎断定是某种生化武器，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发觉到这是新教的书籍我差点直接合上，一直到发觉到泥指印后才我勉强自己扯了扯米歇尔：“米歇尔，帮我招呼一下那位奥尔金先生帮忙拍照…”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奥尔金先生，能劳烦您给这一页拍张照吗，这里有泥指印。”看到是新教的圣经，我也皱了皱眉。

<卢卡·奥尔金> “好嘞。”我很听话的过去拍下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也凑过去看了一眼泥指印，短暂记下了内容。但是神学的



领域对我来说还是有些陌生，暂且搁置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米歇尔，能否帮我用英文问问这位少校希门尼斯的旧书店在哪。”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头，询问格雷多上校是否知道旧书店的所在。

<KP 落衾> 上校为你们大致指了一个方向，并叮嘱你们书店就在国立大学的旁边

<雷蒙> “确实，这些白色粉末确实都是干掉的海盐无疑。”我重新站起身，同样朝圣经那边靠去，“这些泥手印…看起来也不像是同一只手同时造成的。当时瓦德兹施主遗体的手指上没有类似的泥土残留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瓦德兹蒙席德高望重，没想到……新教圣经也就罢了，这泥手印……”我摇摇头，然后走向衣柜，把瓦德兹蒙席的行李箱拿出来打开翻看。

<KP 落衾> 瓦德兹蒙席的行李箱中，还有一本圣经，这是瓦德兹蒙席签过名的圣经，天主教版本，周围写着许多批注和感悟。

<雷蒙> “顺带一提，不知是不是鄙人的错觉…左上方的手印似乎有一部分明显缺失了，是原先有什么东西覆在之间吗？”

<KP 落衾> “蒙席的手上很干净，或许是他事后清洁过。”格雷罗上校摇头。

<卢卡·奥尔金> 我对神学相关也不是很敏感，但复活之类的字眼配合花瓶里奇怪的花朵，就一下子让自己打起了警惕：“你们相信死而复生吗？”

<卢卡·奥尔金> “这一章是这个意思吗？”

<小托马斯·华纳> 有些在意床，走过去，试试用手给床铺施加力气，会不会长时间留下明显的印记。看看能否简单判断一下成年人在床上躺了多久才会留下这样的印记。

<KP 落衾> 如果要将瓦德兹蒙席死亡并被发现的时间算在内的话，这个深度看上去是一个成年人平躺了一晚后又过了小半天的深度，与格雷罗上校所说送去殡仪馆的时间点相吻合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拍照完成后我将书直接合上放回去，低声念着：“愿主让我们克服一切烦恼的困扰，并远离罪恶的诱惑，能使我们今晚欢欣的向祢讴歌赞颂。”听到奥尔金的问题我才用西班牙语回了一句，“…我们信罪过的赦免，信肉身的复活，信永恒的生命。阿门。”

<米歇尔·维瓦里尼> “波尔本蒙席，我记得古巴上下大都虔信天主教吧，新教书籍也允许出版吗？”看到那本圣经，我拿出来翻看，“或许那本新教圣经是瓦德兹蒙席追查到的线索吧，他看来依旧是十分虔诚的。”

<KP 落衾> “新教圣经应当也会有藏本，只是大多数都供学者研究使用了，并不会会有太多信众转而相信新教，哈瓦那教区的主教冕下对此非常有把握。至于这玛窦福音（马太福音的天主教称呼）……”波尔本蒙席回忆了一下，“我听闻玛窦福音是费南多修道会专心研习的领域。”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您先前提及过，费南多修道会对封圣颇有微词…您有稍微询问过吗？”

<小托马斯·华纳> “这样的话死亡时间…嗯…等去调查尸体再试着核对一下吧。”自说自话尝试帮助理顺思路。继续听着房间里的讨论。

<雷蒙> “如果曾经留着指纹样本的话，兴许可以拿来指纹对比也说不定——不过这样做有意义的前提是这泥手印并非瓦德兹施主的。”

<KP 落衾> “指纹样本恐怕难找，毕竟蒙席的身体已经缩水成那副样子……”格雷罗上校微微咂舌，“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会让下面的人尽量尝试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回忆了一下，1844 年，古巴应当还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吧：“似乎有必要拜访一下主教冕下和费南多修道会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天主在上，我们愿祂的名受显扬；愿祂的国来临；愿祂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封圣如此荣光之事…费南多修道会为何会对此有感。”

<KP 落衾> “我与修道会的院长短暂地接触过，他们似乎秉持着费南多神父留下的谦逊教诲而执意不肯将神父追封为圣。实际上，封圣请愿的事还是梵蒂冈在收到古巴普通教民和政治人物的信件、请愿和请求日益增多之后才派遣瓦德兹蒙席前来调查的。”波尔本蒙席回答。

<卢卡·奥尔金> 对神学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开始靠着墙发呆，思考着这些线索之间的联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思想就飘忽到去哪个酒吧喝酒比较好。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来如此…尊荣以前，必有谦虚。”我画了个十字。

<米歇尔·维瓦里尼> “费南多神父真是颇受爱戴，修道会的弟兄们也谨遵教诲、

行事谦逊，实在难得。”我平淡地赞扬道，再看看行李箱里有没有别的值得注意的物品。

<KP 落衾> 行李箱内剩余的物品都是一些墨水瓶、蘸水笔等简单的文具，还有几件未来得及换上的换洗衣物。一览无余。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随着米歇尔的动作我也再看看房间内是否还有其他异常之处。

<KP 落衾> 房间内的大部分区域都被你们翻了一遍，现在这里看上去没有值得再注意的地方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将那本有签名的圣经交给波尔本蒙席：“举办瓦德兹蒙席的葬礼时，将他的圣经与他一同下葬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招呼奥尔金来给阳台门的状况拍张照，然后解开毛巾打开门，检查阳台是否有出入的痕迹。

<小托马斯·华纳> 我再四下走动，跟着去看看阳台外面。

<KP 落衾> 阳台很干净，对着的地方是中央广场，人来人往。这里是四楼，不高也不低，但除非是一个健壮无比的成年人，否则无法上下攀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没有什么发现了，各位还有想法吗？”从阳台回来后询问屋内众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米歇尔，访问修道会前，我们是否先去看看那家旧书店，过问一下详情。如果新教书籍确实与司铎此行的调查有关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一趟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摇摇头，能获取的信息于我而言已经差不多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微微点头表示同意：“如波尔本蒙席所言，新教圣经大多供学者使用，有书店私卖实属可疑，应当查访一番。”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那便如此决定了。不知道余下几位是否会与我们同行…”想起了自己不会英语的尴尬，“如果同行或许还得劳烦你…”

<KP 落衾> “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我就在英格兰旅店为各位安排住处了。”格雷罗看你们将调查引上了正轨，略微点头，“只是不知道各位介不介意住在此处，但这里是哈瓦那接待贵宾专用的旅店了。质量更次的，恐怕无法满足各位的需要。”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拍拍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示意他安心：“我不介意，留在这里或许也对调查有益。劳烦你了，上校。”

<小托马斯·华纳> “那就麻烦两位去一趟书店吧，神和信仰是我不擅长的领域。”我用有些蹩脚的西班牙语尝试沟通，“我会用适合我的一些的调查方法，比如说去一趟殡仪馆检查尸体。修道会我也有意去拜访一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也不介意，在劳苦中，祂是憩息；祂照射着我们，充满我们信者的身心，物质只是身外物罢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们应当也会去拜访修道会的弟兄，到时候可以与几位同行。此外，也有必要觐见一下主教。”我与伊普西隆商量。

<小托马斯·华纳> 思索了一下，增加一项住在发生命案的旅馆的体验似乎也不错。朝上校微笑点了点头：“不如说也很期待。劳烦您了。调查的事情我会尽我所能”

<卢卡·奥尔金> 觉得华纳说的话很有道理，自己也确实看见书籍就觉得头疼：“那我们就去殡仪馆查看一下，还得找个地方把这些拍的照片洗出来。”

<KP 落衾> 格雷罗上校松了口气：“哈瓦那的局势复杂，还请各位多加小心。”他说这话时，语气不知道究竟是善意的劝解还是警告，“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直接到海军驻哈瓦那办公室联系我，档案库内还存着一批快要发霉的资料，如果能帮上忙，尽快摆平这次事件，就再好不过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好的，若是有缘或许可以听从传道，我们的天主是照顾万物的慈父，愿祂永远受赞美。阿门。”我用西班牙语回应了华纳，然后跟米歇尔商量，“可以，旧书店之行后就如此前往吧。…若是得以觐见主教不要贸然，可以交与我来。”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又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人是把我当成会四处乱闯祸的小朋友吗？当我很乐意去和主教客套似的。但也懒得争辩什么，只是丢了个表示自己明白的眼神过去。

<小托马斯·华纳> 朝着伊普西隆点点头，在拜访一些位高权重之人的时候慎重是最重要的，因此不如交由专业人士。

<卢卡·奥尔金> 我能辨认出花瓶里面的花是什么花吗？

<KP 落衾> 花瓶里的是百合花。古巴四季如春，每种花几乎都是常年开放。

<卢卡·奥尔金> 那决定之后在路上留意一下花店或者有培育百合花的地方，希望有目击者会见过瓦德兹蒙席买花束。同时也与华纳和雷蒙商量要不要去海边看看：“我想可以把海边也放进我们之后的计划表里，我对花和衣服上的盐渍都十分在意。”

<小托马斯·华纳> 我轻笑点点头：“弄清楚受害者的行程可是通向的真相的必经之路，来自我们胡佛局长的 101 小知识。”

<KP 落衾> “那么，各位随我去办理一下入住手续就好，诸位是贵宾，费用都会由当局承担，只是请诸位不要忘了要务。”格雷罗上校领你们到了旅店的前台。

你们依言出示了身份证件，随后在住户登记册上签名。现在是下午三点整，哈瓦那大教堂悠扬的钟声极富穿透力地穿过大街小巷，亲吻你们的耳畔。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和前台询问一下旅馆是否提供三餐，然后准备去放行李。

<卢卡·奥尔金> 我找一间看上去最舒适的房间放行李

<KP 落衾> 卢卡选到了一间视野最开阔的房间，阳台门对着距离教堂不远的广场。

<KP 落衾> 前台的服务员表示没问题，现在旅店处于封闭状态，贵客只有你们几位，能够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诸位的房间都安排在了三楼，波尔本蒙席的房间也在你们这层。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先去放行李，米歇尔，一会儿我们旅馆门口一起出发去旧书店。”

<雷蒙> 在住户登记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我向前台开了口。“先前有提到的，那位报案的服务生现在还在工作吗？鄙人希望能见见她。”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选一个视野开阔风景好的房间。

<小托马斯·华纳> 我随便挑选一间，安置好东西就准备出发去殡仪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选在米歇尔隔壁的房间

<KP 落衾> “啊，您是说伊尔达阿姨。”前台服务员了然地点点头，“她还在店里，我这就去。如果各位想用餐的话，虽然现在不是饭店，但我也顺带去叮嘱一下厨师？”

<卢卡·奥尔金> “不吃点东西再走吗？”看着华纳这么着急的想去殡仪馆，拉

着他问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在等候餐点的同时，我也顺带去见见这位服务生吧。反正我行李不多，不怎么需要收拾。于是在点头回应过伊普西隆后和雷蒙表示想要一起去。

<雷蒙> “鄙人的话 和奥尔金施主安排在一间就好——不，务必请允许鄙人这么做。”想起对自己有恩的老先生的那张历经磨难的脸，又朝前台补充了这么一句

<KP 落衾> “好的，为您安排在一个房间，当然随时想要更换房间也是可以的，这两天旅馆的房间其他已经清空，正在陆续打扫了。”

<卢卡·奥尔金> “你为什么要和我住一起！？”我露出王老菊的表情。

<卢卡·奥尔金> “你们旅店有套房吗？就是亲子房间那种。”叹了口气，觉得自己估计无法打动雷蒙，转向服务员问道。想了想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借着补充道：“当然我们不是亲子。”

<KP 落衾> “双人套房是有的，稍后也可以为您安排。”前台服务员说完，先去厨房叮嘱了厨师准备一些餐点后，就上楼去寻找那位“伊尔达”了，不久后，你们看到她领着一位年龄稍大一些的中年妇女下了楼。

<卢卡·奥尔金> 听到有双人套房的同时就松了口气。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记得不要聊太久，太久的话我就先行过去看看了。”看米歇尔还打算和雷蒙一起，我补充了一句后就提着行李上去了。

二楼，瓦德兹蒙席的房间（伊普西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带着行李上楼也没有听到米歇尔的回应，叹了口气，毕竟想扭转他观念这件事很早就已经几乎放弃了，干脆趁着他在聊，上去再看看瓦德兹蒙席的房间。

<KP 落衾> 原本守在房门口的宪兵队长已经随着格雷罗上校离开了，现在这里只剩下被打开的现场封条，以及门口的那一处简单的祭坛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再看看这个小祭坛，然后进到屋子里再转一圈，毕竟我并不想相信那种密室杀人，瓦德兹蒙席如此虔诚的人在我眼里本就不该这样死在平安夜。

<瓦格纳·拉姆里斯> 伊普西隆进行侦查检定：D100=13/60 困难成功，坚信自己能做到的，你总能做到，不是吗？

<KP 落衾> 在靠近阳台窗帘的下方，你发现了一些细碎的深色土粒，它们隐藏在窗帘的阴影里，不仔细看几乎无法注意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小心将这些土粒捻起来，打开手帕将其包好，再检查一遍阳台有没有类似的土粒。

<KP 落衾> 阳台并没有这样的痕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土地上的邪祟将如影随形。”在查看过只有那里有之后，又一次想起主教的话，皱了皱眉，最后做了个十字祷告的礼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尽管明天才是安息日，但愿您得以在天国主的荣光下安息。迟来的圣诞快乐，瓦德兹蒙席。阿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祷告完后我带着手帕下楼。

<KP 落衾> 房间里静悄悄的，如果圣洁的灵魂仍然停留在此处，应当已经听到了你的祝福。

旅馆楼下

<KP 落衾> “各位先生有什么事吗？”伊尔达拘谨地握着围裙的一角，显然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感到紧张，她侧身为伊普西隆让了路。

<卢卡·奥尔金> “我父亲能有什么愿望，他的愿望就是我能开开心心的。”我与雷蒙哽，“在一个房间绝对不行，万一我想晚上找美女共度春宵或者配菜发泄呢？”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好，是伊尔达女士吗，我们想向您了解关于瓦德兹蒙席的事情。听说是您发现了他的异样，能和我描述一下当时的经过吗？”见伊普西隆已经离开，我也没有再回应，只是温和地向伊尔达询问。

<雷蒙> “想必您就是伊尔达施主罢。”我没有再回应卢卡的说辞，双手合十朝这位妇女行了个礼，“就和这位施主说的一样，我们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希望您能再将所见描述一番。”

<KP 落衾> “我……我只是想去打扫房间，顺便为司铎先生换一束花，结果就发现司铎先生的门锁上了，怎么也打不开，他也不回答我，我就来前台报了警……其他的事，我不敢再细看了，只听说蒙席被杀了。”

<卢卡·奥尔金> “换一束花？”听见花的关键词耳朵就竖了起来，追问道，“瓦德兹蒙席房间里的花都是酒店这边派人更换的吗？”

<小托马斯·华纳> 我默默跟上去旁听，花确实非常不寻常

<KP 落衾> “房间里的花几乎是每天一换的，毕竟是梵蒂冈来的司铎阁下……主的代行者，我们都是非常尊崇的。”伊尔达说着在胸口划了十字，“但是自司铎阁下去世后我就不敢再进那个房间了，花大概也枯萎了吧……”

<雷蒙> “已经枯萎了的花…”想起方才的所见，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不过，为何偏偏是百合花？我们的房间内也是同样的花卉装饰么？”

<KP 落衾> “蒙席阁下前天早上出去还好好好的，还和我打过招呼，怎么就去世了……”伊尔达颇为难过。

<KP 落衾> “是的，因为仁爱圣母是我们的主保，所以也会用百合花来装饰许多地方。”

<卢卡·奥尔金> “瓦德兹蒙席前天早上有说过去哪里吗？”

<雷蒙> “还请节哀，伊尔达施主。在场的各位施主想必一定能够查出真凶，还事件真情大白。”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请勿为瓦德兹蒙席悲伤，他只是回归了主的怀抱。您信仰虔诚，主也会庇佑您的，”我也在胸口划了个十字，安慰伊尔达，“早上出去？瓦德兹蒙席每日都这么早出门吗？”

<KP 落衾> “蒙席每天都很早出门，他在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一直都是这样，在早晨祷告后就出门工作，虽说也是为了费尔南神父的封圣事宜……但蒙席工作非常认真，我们都很钦佩他。”

<KP 落衾> “蒙席不太对我们谈论工作，兴许是去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做调查了吧。”

<卢卡·奥尔金> “蒙席房间的窗帘每天都会拉开通风吗？”

<KP 落衾> 这时，你们看见伊普西隆整理完了行李，从楼上走下。

<KP 落衾> “会的，蒙席不在房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认真打扫房间，通风整理——

——对每一位客人也都是这样。”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米歇尔，交流结束了吗？”我理了理衣服，正好发现他们问到这里，我打开了手帕，“我刚刚去蒙席房间，发现窗帘的阴影下有这种土粒。”

<米歇尔·维瓦里尼> “稍等一下，”我示意伊普西隆，“伊尔达女士，能请您看看这种土粒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将手帕里的土粒给其他人都看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看看这土有什么特别的吗。

<小托马斯·华纳> 我打量打量土粒

<雷蒙> “那是...!”发觉了伊普西隆手上的东西，不禁想到了另一种新的可能性。
“是从窗帘下发现的话，果然还是从阳台进来的吗？...但是那份为了制造密室而使用的毛巾就——”

<KP 落衾> 土粒看上去只是从泥地，甚至是从大街上走过时都有可能沾上的普通土粒。

<KP 落衾> 伊尔达看过之后显得有些羞愧：“这是我打扫房间不认真的过错，蒙席的房间里应当一尘不染才对。”

<雷蒙> “上一次您清扫房间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循声问道

<KP 落衾> “是蒙席去世的前一天早晨。”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尔达女士，这土应该是在你打扫后才出现的。正是您的细致工作，才让凶手显露了的行踪，这也是主的启示，”我安慰伊尔达，“耽误了您这么久，实在不好意思，请您回去工作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还会再打扰您的，请不要见怪。”

<雷蒙> “12月23号清晨...鄙人明白了。”我将此事暗记在心里，又向伊尔达行了个礼

<米歇尔·维瓦里尼> 然后转向其他人：“餐点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简单用餐后各自出发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你准备先用餐吗？米歇尔。”发觉到这个人打算先吃饭，微微表露了不赞同的神色。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冷淡地回应：“如果你想先行出发，我也不会阻拦的。”

<KP 落衾> “好的、好的。” 伊尔达对迈克尔的祝福显得非常高兴且羞涩，她连声向这位梵蒂冈来的司铎道谢，“如果各位还需要的话，我也一直都在这里工作，随时会为各位提供帮助的。”

<KP 落衾> 随后伊尔达离开了

<小托马斯·华纳> “用餐的歇息就当作奖励自己又发现了一个新线索吧，罗韦雷先生。” 我尝试缓和气氛地笑笑，“该调查的还是要调查的，不必着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那你自行享用吧。” 我看他这样，稍微头疼地叹了口气，尽管没有迈克尔的翻译会出现理解问题，但还是摇了摇头，也因为听不懂华纳的话我点了点，还是打算离开了。

<迈克尔·维瓦里尼> “这样一来又说不通了……” 看到伊普西隆那副又把自己当成大家长一样的神色，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并未搭理他。

<雷蒙> “鄙人没有意见。” 察觉到方才调查到新线索的伊普西隆似乎还没有稍作休整的意思，转过身继续用西语说道，“这位施主，人是铁饭是钢，就算是最艰苦的修行也讲究顿悟、渐悟之间的相辅相成。切勿过于忽视自己的肉身体感。”

<卢卡·奥尔金> “不是说一起吃饭的吗？怎么华纳坐下了你又要走？” 我一脸摸不着头脑地看着伊普西隆，用他能听得懂的话问道。

<卢卡·奥尔金> “看瓦德兹蒙席这个状况，或许凶手就专门盯着你们这些神职人员来杀，落单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好吧。” 被雷蒙和卢卡突然切换西班牙语交流听得一愣，思考了一下他们说的可能后才调转脚步回来，只是对于看起来不太想搭理我的迈克尔和不熟的其他人一起保持了一小段距离

<雷蒙> “一味只想着修炼结果，却忽视了积累‘小悟’的过程，如同只管耕耘，却让肉体积累了过多的重压。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师，最后也是会半道而废的…尽管您是出于强烈的信念与责任才做出这样的举动，还请听鄙人一言。”

<雷蒙> “…您今后一定会有所大成。” 我闭上眼小声念了念，便也一齐跟着

<迈克尔·维瓦里尼> 虽然信仰不同，但我十分同意雷蒙身为修行者的观念，于是在一旁赞赏地微微点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因而我希望我所作所为皆为他人，我之事小，但还是感

感谢您的祝福了。”我犹豫再三，才回应了雷蒙。

<KP 落衾> 考虑到现在还不到饭点，旅馆的厨师为你们准备了相对清淡，量也不太多的食物，并且热情地告诉你们晚上会认真准备大餐。

<KP 落衾> 奶油焗龙虾搭配上小份的米饭，用蕉叶做了调味让米饭尝起来更清甜；一人一份的小盘烤猪肋排，提供了蜂蜜蘸酱，味道甜蜜。新鲜的果切，摆盘的时候特地选用了颜色鲜艳的水果让它看起来更诱人；最后，还附上了一小盘甜点。

<KP 落衾> 餐点的搭配充分地考虑到了你们下午还要外出，晚上还要回来的行动路线。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还从未尝过古巴的本地美食，只是细嚼慢咽，认真品味着。当然也考虑到之后还有调查行动，并未因此减慢我吃饭的速度。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没有继续接雷蒙的话，只是简单地吃到饱腹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安静等着其他人完食。

<雷蒙> “那么，看来之后我们便要分头行动了。”一段沉默后率先开了口，“二位施主是和现前一样，打算去寻找那本...圣经的线索吗？”

<小托马斯·华纳> 享用食物的同时也在思考整理案发现场的线索，但是从诡异的死亡方式开始，这注定是个棘手的任务。不由得加快了速度，想要继续推进进度。

<卢卡·奥尔金> 找了本旅游杂志，一边吃饭一边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想在工作的时候偷闲去玩。不挑食所以基本都吃完了，只是吃的速度非常慢。

<雷蒙> “奥尔金施主如何？和华纳施主一同前往殡仪馆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头回应雷蒙：“是的，我们准备先去藏书印指向的旧书店探访一番。”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毕竟新教书籍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出现在此都不是正确的。”看米歇尔回应，我补充了一句。

<卢卡·奥尔金> “那是自然，我们美国兄弟三人组可不能分开！”用餐巾擦了擦嘴，把旅游杂志卷了卷塞进口袋里。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们之后再在旅馆汇合，晚饭的时候交流各自调查的结果吧。”

<雷蒙> “这样也好，宗教相关的事宜还是由二位来负责更加妥当...您也看到了先前鄙人闹出的笑话。”整理好碗筷后笑着说道

<小托马斯·华纳> “反正大家目标是一致的，那么那边麻烦两位了。”笑着点头回应，然后扯了扯卢卡的衣领站起来，“从朋友进化成兄弟，非常美国速度呢。那么我们出发吧，卢卡兄弟？”

<卢卡·奥尔金> “好，当然。”丝毫不在意自己被提着衣领，觉得这是自己和华纳哥俩好的表现。愉悦地比了个 ok 的手势。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与我们信仰不同，对此不了解也是正常的。有机会也想与您交流交流，讨教一下佛法的精妙之处。”我也微笑着回应。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没有理会米歇尔的话，毕竟这人也不是第一天这样了，我就当作没听到。

<KP 落衾> 用过餐点后，你们从旅馆重新出发，在仍然带着余温的日晒下出了门。华纳、雷蒙和卢卡往殡仪馆的方向去，而米歇尔和伊普西隆则朝着格雷罗上校指明的书店走去。

（三）市殡仪馆（华纳&卢卡&雷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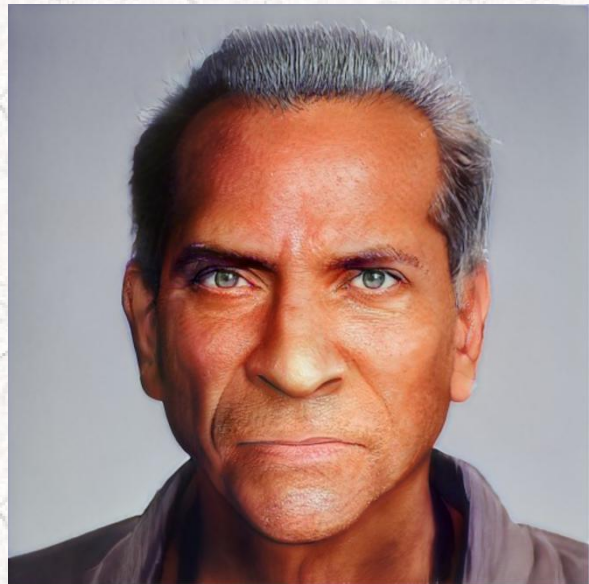
<KP 落衾> 在城市中的某处寻了个站台，你们乘上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美国人除了带来掠夺，还带来了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交通。

你们在市殡仪馆门口下了车，这是幢其貌不扬的建筑——有哪座殡仪馆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呢？灰黑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沉默地伫立着，门口坐着一个双手抱臂，昏昏欲睡的值班人员，他穿着旧了的染了污渍的古巴革命军制服，已经上了些年纪，看上去是位退伍军人。

<KP 落衾> “你们来干什么的？”他察觉到你们接近之后，睁开惺忪的睡眼

<卢卡·奥尔金> “您好。我们是来调查瓦德兹蒙席死亡案件的，可以带我们去尸体寄放的地方看看吗？”

<小托马斯·华纳> “应格雷罗上校的要求，前来检查案件受害者遗体。”换了更为严肃的语气回应



<KP 落衾> “蒙席？是昨天送来的那具？”值班的男人以肉眼可见的幅度打了个寒颤，“你们，你们还是回去吧……那具尸体见了可是会做噩梦的。”

<卢卡·奥尔金> “任务所在，任务所在。”摆了摆手。

<雷蒙> 我跟在二人身后继续摩挲着念珠串，见到男人突变的反应不禁有些诧异，“粗略经过我们方才已经听格雷多施主说过了，请让我们看罢。”

<小托马斯·华纳> “感谢您的好意，但是工作要人做噩梦那也不得不做。”耸了耸肩，依然保持营业笑容，“帮我们领个路就好，非常感谢。”

<KP 落衾> “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一会儿你们见到的时候可不要吐出来，昨天晚上尸体刚送来的时候，当天晚上的值班医生就已经被吓得回家了，还是加西亚先生来接手的检查。”警卫看他劝不动你们，于是嘀嘀咕咕，手撑着膝盖站起来，掀开塑料帘子领着你们进了殡仪馆。

<KP 落衾> “来，登个记。”到了值班处，他把一个塑料板子夹着的纸质表格放

到你们面前

<卢卡·奥尔金> “啊，那可真是吓人...要不等下我在外面等你们，我刚刚还吃的蛮饱的，一定能吐出来很多。”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名字后尾还加了个笑脸表情。

<小托马斯·华纳> 这似乎是今天第三次登记了。不够还是默默签字，接着跟着警卫进去看看尸体。

<雷蒙> “那位加西亚先生便是这次尸检的负责医生吗？”我暗自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姓名，跟着警卫走了过去

<小托马斯·华纳> “我相信你可以的。”朝着卢卡笑笑。本来也想询问加西亚先生的事情，既然雷蒙也问了便也听着。

<KP 落衾> 警卫收起了表格，他放在桌上的闹铃似乎是提示他午休时间该结束了，相当尽责且突兀地响了起来，他尴尬地伸手把闹钟按关，随后就领着你们往停尸间去：“对，加西亚先生以前是我们部队的军医，退休后我们都在这里工作。”

<卢卡·奥尔金> “噢...好吧。那我吐的时候你得帮我在下面接着。”

<KP 落衾> 路过医生办公室，他敲敲门，叫上了一位看起来有些发福的中年医生，和你们一起往停尸间去。

<KP 落衾> “这位就是加西亚先生。”他简单地朝医生介绍了你们的来意，随后又向你们说明。

<雷蒙> “那是自然，鄙人会好好盛着的...”意味深长地看了卢卡一会



<KP 落衾> “既然是上校派来调查情况的……那就劳烦各位听我说说吧，蒙席的遗体很奇怪。”加西亚医生一边走，一边和蔼地对你们解释，声音在空旷的走廊回响，“我认为可能是受毒气影响，或是炮击，不然那尸体不可能变成这样。”

<KP 落衾> 跟在你们最后方的警卫手插着口袋嘀咕了两声：“是库柯啊，库柯能徒手挖出人的心脏。”

<卢卡·奥尔金> “库柯是什么？”

<雷蒙> “库柯...?” 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一边走一边等着对方的回答

<卢卡·奥尔金> “是邪典小说里的某种怪物吗。”我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中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KP 落衾> 在卢卡的记忆里，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对自己提过这个名字。

<小托马斯·华纳> 新的名词，默默记下

<KP 落衾> “你们这代年轻人已经不怎么听老一辈人提起了吧，库柯特别喜欢不听父母的话在外一个人瞎晃悠的年轻人，看准了就会把人的心脏挖出来。”警卫继续对你们念叨。

<KP 落衾> “那是民间传说，和尸检这么严肃的工作没关系。”加西亚先生完全不信地翻了个白眼。

<卢卡·奥尔金> “可瓦德兹蒙席自己都可以做父亲了。”小声嘀咕。

<卢卡·奥尔金> “库柯还有什么故事吗？”和警卫凑在一起，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模样，“我一向对这种民间传说没什么抵抗力，我以后也要对我儿子说这个。”

<小托马斯·华纳> “民间传说确实可信度不高…”我思索，“但是既然是天马行空的传闻，说不定正合适开拓探案思路呢。”

<雷蒙> “这个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我的好奇心不由得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听起来似乎已经至少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了。”

<KP 落衾> “哎呀，我不知道具体的。”警卫有点害怕地摆手，“反正没人看过库柯的脸，也没人听过他说话，但是库柯总喜欢在同一个地点捕猎。”

<卢卡·奥尔金> “大哥具体说说？说不定我们还能抓到它呢！”

<KP 落衾> “我也是听我爸爸说的，这种故事，我们这一代每个土生土长的古巴人几乎都知道。”

<KP 落衾> “我只知道这些了。”警卫摇头，“反正库柯不好惹，晚上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逛，总是没错的。”

<卢卡·奥尔金> “所以是不知道它的捕猎地点是什么吗？”

<雷蒙> “兴许是模仿犯也说不定…”我在心里暗自揣测这种说法的可能性，继续在一旁听着

<KP 落衾> “他有可能杀任何人的，地点不固定，谁会想知道他的行动路线啊。”警卫有点害怕。

<KP 落衾> 说话间，你们来到停尸间门口，警卫不肯往里面再走了，加西亚先生邀请你们进去。

<卢卡·奥尔金> “咦，可不是说喜欢在同一个地点捕猎吗，不过算啦，谢谢大哥！”

<小托马斯·华纳> 听上去是个夜行的邀请。我思忖。但现在还是先看看尸体吧。

<卢卡·奥尔金> 我躲在雷蒙庞大的身躯后面进去

<雷蒙> 我也将注意力从方才的话题中移开，转而面向眼前的正事

<小托马斯·华纳> 我没在意别的，和加西亚先生一起走进停尸间。

<KP 落衾> 你们走进冷气弥漫的停尸间，这里各处都放着一些被裹尸袋裹好的遗体，脚上挂着标签，听加西亚先生说，无人收尸的，大都是一些穷人或是被政府处决了的叛党。

来到停尸柜前，他示意你们做好准备，随后缓缓地拉开了沉重的铁门。

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出现在你们面前，加西亚先生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向你们确认，他现在要拉开白布了。

<雷蒙> 提前双手合十，用两指摩挲着念珠的同时也点点头

<卢卡·奥尔金> 双手捂住眼睛，在缝隙里偷看

<KP 落衾> 你们看见一具可怕的，皱缩的尸体。它的脸也坍塌，血液完全蒸发，几乎看不出原样，眼窝和嘴深陷，几乎要让人错以为是惊恐。它干枯得几乎像在沙漠的热砂中掩埋了好几千年。胸腔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洞，心脏完全从这具身体里消失。从胸腔中央向四肢，延伸着蛛网一样细密的裂痕。

<瓦格纳.拉姆里斯> 雷蒙的 San Check: 1D100=77/85 成功

<瓦格纳.拉姆里斯> 雷蒙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4 点，还请坚持住，不要被魔鬼迷惑心智。

<瓦格纳.拉姆里斯> 卢卡.奥尔金的 San Check: 1D100=76/60 失败

<瓦格纳.拉姆里斯> 卢卡.奥尔金的 San 值减少 1D6=1 点,当前剩余 59 点，还请坚持住，不要被魔鬼迷惑心智。

<瓦格纳.拉姆里斯>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Check: 1D100=26/70 成功

<瓦格纳.拉姆里斯>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9 点，还请坚持住，不要被魔鬼迷惑心智。



<KP 落衾> 加西亚先生深吸了好几口气，才终于慢慢地移回了视线：“先生们，我告诉过你们了，它的确很可怖。”

<卢卡·奥尔金> “噢！噢！真可怕！”一阵大呼小叫，实际上因为经常看恐怖片，对这类的怪象有一定的抵抗力。看其他几人没什么太大的反应觉得一阵没劲，举起相机拍了一张尸体的全身照取证。打算带给另外两个神职先生去看，十分期待他们俩的反应。

<小托马斯·华纳> 实际见到果然还是蛮令人意外的，但还是好在忍住了反胃感。扯了扯自己的领口松口气，向医生要一副手套，接着开始检查尸体

<雷蒙> 尽管已经多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念着经文的嘴不由得还是抽搐了一番。
“...谢谢您的再三提醒，鄙人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

<KP 落衾> 加西亚先生把手套递给了你们。这具尸体在华纳的手中显得非常脆弱——没有一点水分，体液几乎完全消失了，一具彻底的干尸。

<卢卡·奥尔金> “这具尸体确定是瓦德兹蒙席的，而不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木乃伊？”举着相机凑近拍摄，观察一下尸体的表面有没有房间里发现的那种土粒。

<KP 落衾> “是的，送来的宪兵们说这是梵蒂冈的蒙席，这里这么多年来只接受过这么一位梵蒂冈司铎的遗体。”

<KP 落衾> 卢卡发现尸体表面并没有先前的那种土粒。

<雷蒙> “加西亚施主，鄙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我像是在做心理准备一般，僵硬地朝加西亚偏过头去。“不知可否能让鄙人将此情此景临摹在纸上？不用担心泄密的事...这也算是鄙人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KP 落衾> “好吧，请便，只是这样一具可怖的尸体，我认为还是少看几眼才好……虽然我不相信那些民间传说，但忘记它，也会让人心安几分吧。”

<雷蒙> 谢过加西亚后，我放下了背上的粗糙帆布包裹，从中拿出了绘画工具以及日记本，便径直在原地蹲起了马步，一边打量着可怖的尸体一边用画笔沾颜料开始速写。

<雷蒙> “加西亚施主，我还想确认一件事。当时原本寄过来的尸体的衣服上 有类似盐粒一样的白色凝结物么？”我一边调制着颜色，一边问道

<瓦格纳.拉姆里斯> 雷蒙进行美术检定：D100=99/47 大失败！我们都在曲折回环的台阶上攀爬，但渐行渐远...

<小托马斯·华纳> 脸部坍塌成这样了…嗯…我一边检查尸体的伤口一遍向加西亚先生询问道：“死因这种没有价值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能够确认尸体是瓦德兹本人吗？有没有死亡时间的推测？尸体各部位有没有其他缺损？”

<KP 落衾> 或许是因为可怖的天主教徒尸体给了雷蒙太大的冲击，他画出的轮廓远没有过去那么熟练，而是歪扭可怕，让人见了会为这幅绘画的画师的精神状态而感到担忧的程度

<瓦格纳.拉姆里斯> 瓦格纳.拉姆里斯对已记录雷蒙的属性变化：

<瓦格纳.拉姆里斯> 理智：84-1=83

<KP 落衾> “至少送来的宪兵是这么说的。”加西亚先生微微点头，“脱水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也没法确认他的死亡时间，它甚至会因为干枯而保存得相当良好。”

<KP 落衾> “除了心脏之外，尸体其他部分几乎是完好的，盐粒……也并没有看到，这应当是在衣物上沾着的东西，而蒙席的尸体送来的时候就是如此了。”

<雷蒙> “这...这也是修行的一环。”我强忍着精神上的恶心画完了这番粪作，重新站起身后不禁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之后找个时间把它烧掉罢。”

<卢卡·奥尔金> “你这画的是啥啊，让我来！”我凑过去无情嘲笑，然后提笔打算自己也画一幅。

<瓦格纳.拉姆里斯> 卢卡.奥尔金进行美术检定: D100=1/15 大成功! 我也与你同在, 无论你去往哪里,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应许的。

<KP 落衾> 卢卡一把抓过了雷蒙沾了冷汗的笔, 大笔一挥就画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干尸图, 甚至到了能让人想要购入收藏的程度。

<雷蒙> “胃部的内容物如何? 也与本人一样脱水到如此这般地步么?”

<KP 落衾> “胃部的残留物也处于脱水的状态, 从残留的痕迹来看, 都是一些普通的食物。”

<小托马斯·华纳> “嗯…也是, 毕竟是外来者, 也不能指望有比对…”叹口气, “没了血液水分也谈不上尸斑、尸僵…让人头疼啊。”

<小托马斯·华纳> “那么加西亚先生不妨谈谈您的毒气说和炮弹说? 来了一趟, 还是想听听专业人士有没有特别的见解能帮助我们拓展思路。”

<卢卡·奥尔金> 自己也对自己的绘画技术感到震惊, 什么时候居然突飞猛进到了这个地步, 托着下巴自言自语: “难不成我是画画的天才…”

<小托马斯·华纳> 一心只有找取线索加速下班, 假装没注意同行人的又整出了什么新花样。

<雷蒙> “……”我哑口无言, 凝视着卢卡随手画下的干尸图, 我猛然发现自己的恐惧一时间竟被另一种强烈的情感所冲刷。“奥、尔、金…奥尔金施主, 我——鄙人虽然也只是艺术的门外汉, 您究竟是修炼了多久才到了如此境界?”我出了一身冷汗

<卢卡·奥尔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在梦里我的右手会自己偷偷彻夜练习吧。”

<KP 落衾> “您看, 只有大口径的炮弹才可能将心脏从身体中冲击出去。”加西亚先生点点头, 为华纳解释起来。

“甚至这些裂痕, 或许也是炮弹留下的轨迹, 我在战场上待了很多年, 新式武器永远会出乎人的预料。”

<KP 落衾> “至于毒气, 那更加是变化莫测的诡谲化学产物, 能让尸体干瘪成这幅模样的, 想必也是化学反应导致的。”

<卢卡·奥尔金> “可如果是大炮的话, 尸体应该全部被炸飞才对吧。”

<雷蒙> “不…如果是毒气所致的话, 第一批破门的警官就应当有所察觉整个房间的不自然之处——而如是炮弹所致, 更别提格雷多上校没有提到过有任何地点

有上报过关于不自然坑洞的事情...”我一时间话都有些说不利索，接过华纳话题的同时依旧紧盯着画面

<小托马斯·华纳> 嗯…我想近一点观察一下胸前的缺口，创面是什么样的？有规律轨迹可循吗？

<KP 落衾> “是这样吗？”加西亚先生有些迟疑，“我并不知道现场的状况，想来也不要妄下推测误导了各位先生才好。”

<KP 落衾> 华纳看了看创面，创面相较于枪弹的痕迹要更加平整

<雷蒙> “奥尔金施主，鄙人并没有在和您开玩笑——不，现在应当是以调查瓦德兹施主的死因为主...总之，这件事鄙人之后再和您讨教。”我最后又怒目瞪视了看起来无所谓的卢卡一眼，重新靠近了干尸旁边

<小托马斯·华纳> 平整…能不能大致猜想一下什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伤口？是像个勺子一样挖出来，又或者是说被完整的刀具剖开胸口取出内里？还是说因为太过平整不匹配任何已知的伤口常识

<卢卡·奥尔金> “这样平整的伤口只能用十分强劲的力量才能作成吧，难道真的是库柯？”凑在华纳的身边拍照记录，比划了一下自家厨师在家切菜时的动作，“就算是普通骨头，如果不是在刀磨的很锋利的同时非常快速的一刀下去，也会切的十分不平整。”

<KP 落衾> 是如同被勺子挖出一样的伤口痕迹，让你们回想起先前品尝的甜点——勺子一挖，就取走了最甜美的部分。

<卢卡·奥尔金> “肉的话就更难切了吧，以前见过家里的厨师做饭，要切的很笔直很困难啊。除非先用冰块冻住。”

<卢卡·奥尔金> “好像蛋糕上的樱桃。”意识到这一点时忽然联想到。

<雷蒙> “真是平滑的伤口...很难想象出变成如此干瘪的尸体 其伤口的横截面还能保持如此平整。”我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又问道，“瓦德兹施主生前也是秃子么？”

<小托马斯·华纳> 恶趣味啊。在心里默默嘀咕。看样子越想用常理解释反而会给自己徒增烦恼。

<雷蒙> “如果是因为干瘪导致的脱发的话，照理说作为第一案发现场的酒店房间应当有掉发...除非那并不是凶杀现场——或是歹徒出于某种原因，用了某种手

段，将其脱落的头发带走了。”

<卢卡·奥尔金> “难道库柯其实是秀发杀手？”

<小托马斯·华纳> 说来我应该见过瓦德兹蒙席照片，可不可以申请灵感试试能否觉得尸体照片能和尸体匹配

<KP 落衾> 虽然尸体已经干瘪得看不出原样，但华纳仔细和记忆中的照片轮廓对比了一下，隐约能从一些颅骨特征判断出相似之处，这的确是同一个人。

<卢卡·奥尔金> 尸体的指甲还在吗

<KP 落衾> 还在，但是因为脱水而开裂

<卢卡·奥尔金> 能看看指甲里有什么特殊污垢吗，比如沙子和土

<KP 落衾> 并没有

<卢卡·奥尔金> 脚趾甲呢

<KP 落衾> 脚指甲仍然开裂，趾缝中仍然也很干净，没有泥土或沙石。

<雷蒙> “遗体的背部有什么异样吗？”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又向一旁的加西亚询问

<KP 落衾> “背部也有这样的裂隙。”加西亚指了指尸体胸口处蔓延开的裂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

<卢卡·奥尔金>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太多线索，去找理发师也不是不行。顺便我也能理个发。”

<小托马斯·华纳> “哇哦…真是不错的想法，说不定撞大运可以直接碰上凶手，我们就剩了很多事了。”

<KP 落衾> “口径稍大一点的炮弹，如果子弹是从窗户进出的，那就不会留下单孔。”前任军医加西亚还在坚持他的炮弹说。

<雷蒙> “等等，鄙人记得先前去案发房间检查是，衣柜的门是大敞开着的。而从这段时间的调查看来，瓦德兹施主并不是这么粗枝大叶的人。”

<雷蒙> “我们是否还遗漏了些什么？”我绞尽脑汁思考着这方面的可能性

<小托马斯·华纳> “口径大的炮弹直接穿过身体，没有空腔效应产生撕裂，所以伤口相对平整，也很合理。”看起来在考虑炮弹说的样子，“但我比较好奇，医生，你觉得是尸体先被打了对穿，还是先被吸走了所有的血呢？”

<雷蒙> “如果先是被打了对穿的话，想必作为第一案发现场的房间——尤其是

床单，必然是一片狼藉罢...”我也开始思考起这样的可能性

<KP 落衾> “或、或许是在水分被毒气吸干的同时被炮弹击穿了呢？”加西亚的脸有些涨红起来，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华纳说的这个问题，自觉有些站不住脚。

<卢卡·奥尔金> “那还不如说是库柯干的。”

<小托马斯·华纳> 感觉能知道的差不多了，微笑着拍了拍加西亚医生的肩膀：“感谢您的见解，加西亚先生。等我们获取更多的情报会把所有的可能性纳入考量的。”

<小托马斯·华纳> 随后朝向通行的两位：“还有补充吗？”

<卢卡·奥尔金> “我想不出什么了，我觉得是库柯干的。”摇了摇头。

<雷蒙> “目前并没有其他的线索了...”对于方才的闹剧仍然有些在意，但还是一并整理收拾了日记本以及使用过的画材。“毕竟终究还是要回旅馆去的，马上就可以确认一下方才的想法。鄙人也是，对于鄙人的诸多冒犯之举如此包容，您的善举 鄙人铭记在心，加西亚施主。”

<雷蒙> “库柯的事确实也有调查的价值，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鄙人也会同行。如此怪异的传闻，想必一定有什么因缘在里。”

<小托马斯·华纳> 点点头同意雷蒙的意见

<卢卡·奥尔金> “不如去找当地人多问问，我也有点好奇为什么我不知道这种传说，父亲也没有跟我说过。”

<KP 落衾> 虔诚信仰着天主教的加西亚显然对雷蒙的一些佛教说辞感到困惑，但他还是表示了不用谢，随后为蒙席的尸体做了简单祷告，又将尸体的白布盖上，推回了停尸间的小格内。

<卢卡·奥尔金> “要不我打个长途电话问问父亲？”

<卢卡·奥尔金> “对了，加西亚医生。殡仪馆是第一次收容死状这样的尸体吗？”

<卢卡·奥尔金> 一边问着一边去看看那些无人认领的共党尸体，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些共党的名字都拍下来。

<KP 落衾> “是的，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离奇的情况……”加西亚关上停尸间的门，回头告诉你们。

<雷蒙> 我望着愈行愈远的加西亚与推车上的瓦德兹遗体，再次双手合十 默默念起了经文

<小托马斯·华纳> “总归是要问问看的，”我在停尸间扫视一圈，又收回视线，“问问亲人也是一种方式。”

<雷蒙> “先回去罢，鄙人认为继续再待在此处对现在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帮助了。”我放下了双手，朝一旁的卢卡与华纳如此提议道。“时间也不早了，先回旅馆等候另外二人的消息如何？或许他们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也说不定。”

<小托马斯·华纳> “先回旅馆吗…嗯，倒也可以。虽然没有值得称道的收获，但也算是排除了一些选项吧。”我点点头，作为同意这个提议的答复

<雷蒙> “没有任何发现，也可以被称作是一种收获了。”我吁了一口气

（四）希门尼斯书店（米歇尔&伊普西隆）

<KP 落衾> 希门尼斯书店，位于国立大学附近不远的街道上。店铺就在街道的阴凉处，外表除了写有「希门尼斯藏书」之外，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是在店铺招牌上，有着与那本新教圣经结尾处藏书印一模一样的图章，是一本书展开时的形状。透过玻璃橱窗，能够看到内部错落有致，被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脊放在书架上，它们看上去颇有历史，但无一例外都被保存得十分完好。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走上前看看开门了没有，有没有写营业时间，以及里面大概有什么人。

<KP 落衾> 书店的门口并没有写营业时间，但里面有几名走动的顾客，而店主也在柜台后。

<米歇尔·维瓦里尼> 和伊普西隆对视一眼，推开门走进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跟米歇尔对视过后我也一起进去，走到柜台用不算熟练的西班牙语说道：“先生，午好。我想询问一本藏书。”

<KP 落衾> 走进书店，悬挂在门口的铃铛就发出叮铃的响动。空气中浮动着雅致的熏香，掺杂着旧书特有的陈腐味道。

书店的装饰都以木质结构为主，墙上空余的地方还挂着不少木质的版画，其中最大的一幅是一张钢笔画，描绘着一堆在教堂门口举办婚礼的新人，新娘如同天鹅一样低下脖颈，在婚姻登记簿上签字。在婚礼现场的最外围，一队皮靴擦得锃亮的西班牙士兵正列队经过，火枪上的金属制品闪闪发亮。

正在登记访客的店主抬头，看到了你们一行人，于是也在上一位客人签完字之后，将访客登记簿递到了你们面前，上面已经写着不少名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姓，然后挪给米歇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一眼上面的访客名字有没有我认识的，以及大都是哪个国家的名字，然后签名。

<KP 落衾> “两位是生面孔啊，我这里是预约制营业的书店，登记一下是必要的流程。”店主微笑了一下，“您想要什么藏书？问我就好，我就是希门尼斯。”

<米歇尔·维瓦里尼> “预约制？这倒是很特别，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呢？”

<KP 落衾> “书店店主只是我的兼职，我是国立大学的教授，没法全职经营这家书店，但藏书是一件值得投入财力和精力的工作。”希门尼斯先生微笑，你们签好了名，此时，又有一名顾客走进来，门上的铃铛叮铃作响。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想询问一下，这里是否曾有一位名为瓦德兹的先生借阅过一本圣经。”我思索了一下语序继续问。

<KP 落衾> “瓦德兹蒙席吗？”希门尼斯的语气听起来很熟稔，“他还好吗？前天下午的时候他居然来这里借了一本新教的圣经，表情看起来很差，我还担心是不是他的身体出了什么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是的，我们是他的旧识，同样从梵蒂冈而来。”听到希门尼斯的话，顿了一下才继续说，“他的表情很差是指…？”

<KP 落衾> “蒙席的表情很慌乱，身上还有些沾湿，他匆忙来借了一本新教圣经

就离开了，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KP 落衾> 在一位新的客人签完名之后，希门尼斯先生把登记簿翻到了前几页，并指出了瓦德兹蒙席的名字：“两位看，他的签名就在这儿，还有这儿，和这儿。”

<KP 落衾> 你们注意到瓦德兹蒙席来过三次书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嗯…有些冒昧了，瓦德兹蒙席还曾经借阅过什么书籍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我画了十字，想起瓦德兹蒙席还是有些沉重，“有些沾湿…您知晓这附近何处有沙滩河流这种人易近湍之地吗？”

<KP 落衾> “沙滩的话，城市靠近海岸的地方都有，环绕着主岛，一圈地区都有沙滩，松树岛地区也是这样。”

<米歇尔·维瓦里尼> 趁他们聊天，我看一看瓦德兹三次来都是什么时候。

<米歇尔·维瓦里尼> 以及登记簿上有没有书名？

<KP 落衾> “蒙席第一次来，是和修道院的安东尼奥兄弟一起的，我听蒙席是为了费南多神父封圣的是才来到哈瓦那，他是来借一本《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但这本书在我这里并没有藏本。”希门尼斯指给你们看第一条记录

上面写着「12.10 加布里埃尔·瓦德兹 《费南多神父的生平》」

“那时瓦德兹蒙席还很生气，因为这本书本应当在修道会留有藏本——毕竟那可是费南多神父亲手创办的修道会。”

<米歇尔·维瓦里尼> 继续看后面的记录：“您这里新教圣经都能借到，却没有《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一书吗？或许您是专攻新教的宗教研究？”

<KP 落衾> “我的藏书只是为了研究一用，《生平》这本书我也只是听说过去有修士为神父撰写生平记录，但自己并没有幸亲眼一见，您大可以看看，我这里除了新教的书籍，甚至还有一些梵语写就的佛学书籍——知识是无尽的。”

<KP 落衾> 希门尼斯先生并不紧张，而是坦然地对你们微笑。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了解封圣事宜借阅倒是正常…”在听到沙滩后我点了点头，随后感到了困惑，“修道会没有藏本？”

<KP 落衾> “蒙席还批评了随行的那位安东尼奥兄弟，所以第二次的时候，蒙席就是一人前来的了。”他指给你们看第二条记录，上面写着「12.17 加布里埃

尔·瓦德兹 《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或许可以介绍给雷蒙先生，梵语的佛学书籍，想必他会有兴趣一观……请原谅我冒昧，请问您在大学内是教授哪门学科的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这第二本，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是指？”发觉米歇尔先问了后，我只是补充了一句，就静待店长的解惑了

<瓦格纳·拉姆里斯> 守密人做了一次隐秘调查:1D100=78

<KP 落衾> 米歇尔觉得希门尼斯先生对你们还有所隐瞒，也没有看上去那么诚实。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暗暗记下这点，与他交流时更加留心一些。

<KP 落衾> “我是国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但是对西班牙殖民史的研究并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这位迪亚哥爵士……或许各位去问问我的同僚会有所收获。”希门尼斯微笑

<KP 落衾> “路易斯·阿尔特拉，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对面，两位说是我让你们去找的就好。”

<米歇尔·维瓦里尼> “多谢，”我点点头，“您与瓦德兹蒙席只是借阅书籍的缘分吗？想来城中有不少书店，他却偏偏来到了您这一家，是由安东尼奥兄弟引荐的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加那利是西班牙的群岛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对于这个我还是知道的，米歇尔。”我换了意大利语跟米歇尔说了一句，然后才换回了西班牙语，“原来如此，感谢您。愿主的荣光与你我同在。阿门。”

<KP 落衾> 说到这，希门尼斯先生有些骄傲地挺了挺胸膛：“不瞒您说，只要是对历史稍微感兴趣的一些人，都知道我的书店，修道院的档案室都不一定有我的库存丰富。”

<米歇尔·维瓦里尼> 在内心默默对连我的自言自语都要当成对他的回应还评头论足一番的伊普西隆翻了个白眼：“这样，不愧是历史学系的教授，说不定我以后也会来您这里借阅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到墙上的木制版画，我指了指最大的那一幅：“这些画

作看上去十分精美，收集它们也是您的爱好吗？”

<KP 落衾> “是的，这里就像是我的博物馆，那幅画是我四十年前在马德里买回来的，有些年头了，您看，画框下面还写着 1652 年。”

<瓦格纳.拉姆里斯> 迈克尔·维瓦里尼进行侦查检定：D100=34/60 成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是吗？

<KP 落衾> 迈克尔在画面中教堂石阶的阴影处看到了深色墨水写就的签名：「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

<迈克尔·维瓦里尼> “马德里啊……您曾造访过西班牙？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美术史？”我仔细看了看，“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应当是这幅版画的作者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得出您相当热爱过往的事物了，这副画有独属于它的故事吗？”

<KP 落衾> “我研究的是东亚历史方向——但是您看，在古巴也没有什么关于东亚的内容好研究，于是我也乐得清闲，在这里抽空经营一下我的书店。”希门尼斯耸肩，“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作者的名字，他居然在上面签了名？您的眼神可比我好太多。”

<KP 落衾> “这幅画的故事我并不太清楚，但要说特别之处的话，就是上面描绘的场景和现在的古巴也并无不同吧。”希门尼斯意味深长

<迈克尔·维瓦里尼> “这幅画描绘的场景很奇妙啊，婚礼，却又有士兵……听说最近大教堂那边也举办了很多婚礼，您是指这个吗？”

<瓦格纳.拉姆里斯> 守密人做了一次隐秘调查：1D100=77

<KP 落衾> 迈克尔认为希门尼斯仍然在维持自己的谎言——并且为了先前的谎言，而说了更多的谎去完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着他们的问话，察觉有些不对劲的我也打算判断看看这个人说的话是否有异。

<瓦格纳.拉姆里斯> 守密人做了一次隐秘调查：1D100=35

<KP 落衾> 伊普西隆认为，希门尼斯先生很诚恳——毕竟从政治角度来看，古巴如今成为了美国的后花园，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和革命前，古巴人被西班牙人奴役了上百年的历史并无不同，只不过是重蹈覆辙。

<瓦格纳.拉姆里斯> 守密人做了一次隐秘调查:1D100=29

<KP 落衾> 迈克尔意识到希门尼斯在暗指古巴当前的政局。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微微一笑：“看来您是个对祖国很热心的人。如果有需要，我们之后还会来拜访的。愿主保佑您，阿门。”

<迈克尔·维瓦里尼> 说完也观察一下希门尼斯对我的话的反应。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发觉对方态度还算诚恳，我没有继续过问在此上的问题了，转而回归之前的问题：“您的同僚，也就是那位路易斯·阿尔特拉先生，我们直接过去就可吗？或许还得冒昧询问您，您在国立大学的办公室位置。”

<KP 落衾> “为两位司铎提供服务也是我的荣幸，虽说我这里是预约制，但如果两位之后不定时来的话，我这几天都会尽量在书店里的。”

<KP 落衾> “我们有一幢教授工作的办公楼，您在二楼靠楼梯拐角的位置就能看到我和阿尔特拉的办公室，我们的门对着彼此。”希门尼斯对伊普西隆说。

<瓦格纳.拉姆里斯> 守密人做了一次隐秘调查:1D100=55

<KP 落衾> 迈克尔察觉到希门尼斯的态度自然，就像面对每一个来这里拜访的客户一样诚恳而包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谢您。那不多叨扰了。”我看了看迈克尔，决定往国立大学那边看，走前画了十字，“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也颌首向希门尼斯告别。

<KP 落衾> 希门尼斯也态度和蔼地和你们道别。走出书店后，夕阳和晚霞像是火一样在天空一角蔓延，在更远的地方，弥漫着苍蓝色的暮霭，夜晚即将降临了。

（五）国立大学（迈克尔&伊普西隆）

<KP 落衾> 距离书店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古巴的国立大学了。

这所大学在数十年前迁址至此，在数百年前，学校的成立得益于教宗的授权，因此神学和艺术在学校中是强势学科。

如今的国立大学，是哈瓦那城市中最现代化的建筑之一，高大的阿玛·玛德尔青铜雕像注视着每一个走进校园的人——包括你们。雕像的表面因为夕阳的光线闪烁着金属光泽；绿化带养眼而舒适，一些学生坐在乔木的阴影下乘凉，远远地打量着你们这些看起来明显不属于校园的陌生人。

<KP 落衾> 在绿化带的边缘，大学的平面图被刻在了铁皮的导览板上，沿着导览所指引的小路，你们来到了历史系的路易斯·阿尔特拉教授所在的办公室大楼。

<米歇尔·维瓦里尼> 找一下希门尼斯和阿尔特拉的办公室所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照着希门尼斯说过的路线找过去。

<KP 落衾> 楼梯是最朴素的石质台阶，到了建筑内部，室外的炎热感就下降不少，让你们的头顶都变得凉丝丝的。

按着希门尼斯的指引，你们不怎么费力就找到了历史系教授们的办公室，他们两人的办公室的确是相对设立的，在门牌上，刻着「路易斯·阿尔特拉：海盗及殖民史研究室」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回头看一下希门尼斯的门派上刻着什么。

<KP 落衾> 「何塞·希门尼斯：东亚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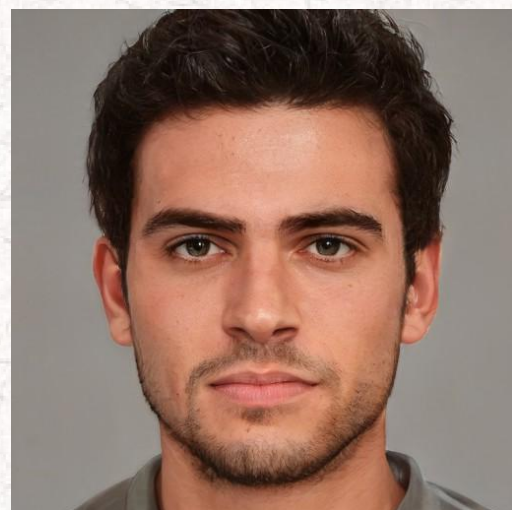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敲敲这位路易斯教授办公室的门。

<KP 落衾> 现在的时间临近晚上七点，哈瓦那的太阳沉得很慢，阴影还没有完全覆盖天空。伊普西隆敲了路易斯教授的门，没多久就得到了答复：“请进。”声音显得有些年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跟在伊普西隆后面推门进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打扰了。”
我推门进入。

<KP 落衾> 在装饰简约，富有现代主义气息的办公室内，放着许多有关海盗主题的装饰和布置，路易斯·阿尔特拉教授站在桌边，正在收拾着公文包，显然是正打算下班了。看到你们走进来，他面色微微一变，语气和先前的不太一样了：“有什么事吗，两位。”



<米歇尔·维瓦里尼> “是希门尼斯教授介绍我们来的，我们想向您询问一本叫做《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的书。希门尼斯教授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开门见山地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抱歉，打扰您了。”看到他似乎打算下班，话已经被米歇尔说了，我只能画了个十字以示歉意。

<KP 落衾> “我不知道这本书。”他很简单地回答，“请回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准确来讲，我们是希望过问这位爵士的信息。”

<KP 落衾> “这位爵士并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阿尔特拉教授略微提高了音量，“我没有什么能告诉你们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心理学一下他这句话

<瓦格纳·拉姆里斯> 守密人做了一次隐秘调查:1D100=24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们无意给您带来麻烦，只是在调查我们同僚的命案。如果您能帮助我们，我想这也是帮助您自己。”

<KP 落衾> 伊普西隆看出阿尔特拉教授在说谎——再明显不过了，不是吗？从他突然拔高的声音和额头的冷汗，还有颤抖的手都能看出这一点，然而除了隐瞒，他的眼睛里还有深深的恐惧。究竟是什么在阻止他说出真相？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上去您似乎知道什么，只是不愿意告诉我们，这其中想必另有隐情。”

<KP 落衾> “没有隐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仍然坚持。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一看到我们进来就变了脸色，想必您已经牵涉其中了。然而，这件事并不是您独自一人能解决的，也不是您光靠逃避就会消失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路易斯教授。我们只是作为天主之仆从，来询问您这件事，希望您可以稍作透露，而不是一错到底。”发觉他的态度不对，我安抚到，“那坐在黑暗中的人得以看见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主会为他们出现了光明。”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主的原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若是您不便告知，可写于纸上。”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只要信主，就

必获得。阿门”

<米歇尔·维瓦里尼> “比起独自背负一切， 与他人共同承担风险，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紧紧盯着阿尔特拉的双眼，看他内心的防线是否有动摇。

<瓦格纳.拉姆里斯>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说服检定：D100=1/70 大成功！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往哪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应许的。

<KP 落衾> “不……我已经说了，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在纸上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谈论的东西。”阿尔特拉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声音在发抖，他再次看向你们，似乎在因为梵蒂冈使者的到来而感到深深动摇。

“我……”他还想张口说些什么，但声音却被突兀地中断了：他的脸惊恐地变得扭曲，连带着一起变形的还有他的胸腔——皮肤和胸口都深深地凹陷下去，让他未说完的话，和未吐出的呼吸都一并被扭曲成尖叫和悲鸣。然而鲜血却不曾从他的身躯中溢出，连带着被掏空击碎的胸腔，血液也一同被迅速地被中央的孔洞吸走。

他死去了——倒在办公桌旁的阴影里，连带着他即将吐露的秘密。

<瓦格纳.拉姆里斯>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Check: 1D100=18/75 成功

<瓦格纳.拉姆里斯>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4 点，还请坚持住，不要被魔鬼迷惑心智。

<瓦格纳.拉姆里斯> 伊普西隆的 San Check: 1D100=83/50 失败

<瓦格纳.拉姆里斯> 伊普西隆的 San 值减少 1D6=1 点,当前剩余 49 点，还请坚持住，不要被魔鬼迷惑心智。

<KP 落衾> 尸体呈现出一种诡异而可怕的干枯，躯壳都变得空荡荡的，胸口附近遍布着细密的裂痕。

<KP 落衾> 空气中还弥漫着轻微的咀嚼声，仿佛那颗消失的心脏正在被吞噬。你们听到窗外正对着绿化区域的部分，传来一阵学生们的惊呼。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冲到窗口边往外张望。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稍微愣神后，我也冲到窗口张望。

<KP 落衾> ——即将覆盖上阴影的天空被夕阳的焰火劈成了两半，顺着那根火红的线向下看去，绿化带的喷泉结了冰，晶莹剔透的冰棱从大理石雕塑的手中垂下，

随后，雕像开裂。

<KP 落衾> 「从那石中，涌出清泉。」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祂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 见此异状，我想起了曾经读的圣经，后退了一步，又看到了那具尸体，凝重地画着十字，“…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后退一步，面色凝重地看着那结冰的喷泉与开裂的雕像。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死状与瓦德兹蒙席一模一样。我们应当联络警方，以及我们的三位同伴了。” 我转身环顾一下办公室有没有电话，先报警。

<KP 落衾> 电话就在阿尔特拉教授的桌上。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报警，向警方说明身份，并要求他们联系波尔本蒙席与格雷多上校，也让他们通过殡仪馆联系其他三人。

<米歇尔·维瓦里尼> 然后不管伊普西隆做什么，飞奔下楼去喷泉和雕像那边查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所以瓦德兹蒙席也是因此事而被夺取了性命。这毒蛇的异类！” 我忍不住自己的怒火，又在回神后懊恼自己没有庇佑下这个人，“…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咬牙说出最后一段，看米歇尔离开我忍着怒火在这里查看。

清泉自石中出（米歇尔）

<KP 落衾> 你们先前看到结冰的部分是喷泉的流管和喷泉水池，涌出清泉的部分是开裂的雕像中涌出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首先查看一下融化的水迹，再查看雕像的裂面。

<KP 落衾> 水迹融化后就是普通的喷泉用水，清澈透明，雕像裂开的截面不规则，像是被什么力量突然劈开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绕着喷泉走一圈，看有没有什么足迹一类的，人为留下的痕迹。尤其注意一下从办公室方向到喷泉雕像的这段距离。

<米歇尔·维瓦里尼> 之前在空气里听到的咀嚼声让我怀疑是否有什么我看不见的怪物，也检查一下雕像上有没有划痕凹陷一类的。

<KP 落衾> 没有任何足迹，在场的一些学生也告诉你，雕像是突然裂开的，水面也在一瞬间冻结，当时没有什么奇怪的人靠近这里。

<米歇尔·维瓦里尼> 再看看绿化带那边是否有痕迹。同时也和学生们说留在原地不要走动，一会儿会有警察来问话。

<米歇尔·维瓦里尼> 扫视一下人群有没有可疑的人。

<KP 落衾> 人群中没有可疑的人，学生们大都惊恐而迷惑地看着你——你是这里唯一一个看上去能对此事作出解释的人。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安抚一下学生们，让他们都待在一起等警察到来，而后回到楼上的办公室。

<米歇尔·维瓦里尼> “所过之处全无痕迹……这可能吗？还是说……我遗漏了什么？”我心事重重地加快脚步。

一睹真容（伊普西隆）

<KP 落衾> 米歇尔跑出了房间——应当是去查看楼下的异状了，你留在了房间里，伴随着阴影中的咀嚼声一起。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警觉起来，开始环视四周，尝试着找出声音的来源，并且默念着：“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生命之路像流泪谷、死荫之地，主都应许祂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出于对自己安危的预警，我摸上了我的手枪。

<KP 落衾> 有什么东西从阴影中随着你等待的过程浮现——一个隐晦的轮廓，人形的轮廓，穿着黑袍，连面庞也遮住，它的手指尖锐而细长，还在滴着血，头部以一个让你不适的频率扭动着。

它注视着你，并没有动作，身形如同鬼魅一样飘忽了一下，轻轻地不带半点声响，但教授办公室的玻璃柜却碎裂了，在落下的碎片中，你看到它卷走了

柜子中的某样东西，随后从窗户一跃而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盯着这个生物，如果它可以被为生物的话。此时竟然有几分庆幸米歇尔已经离去了，我谨慎地握着手枪，在看它突然卷走时我努力辩识它带走的是何物，一边追到窗边看。

<KP 落衾> 从空余的轮廓来看，不难看出它卷走的是一本书。它落下时也悄无声息，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那道阴影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或许被带走的正是我们此行要来过问的书，我咬着牙：“主会惩戒于你的，魔鬼！”随后我开始看看房间里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是否有和蒙席房间一样的土粒。

<KP 落衾> 有，在办公桌的桌角处，你看到了一些细碎的土粒。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将这些土粒一起捻起，放置于手帕中，尽管是怒火中烧了，但作为神职不能被愤恨的情绪冲昏头脑，我开始查看这位教授的书柜和抽屉，试图在邪祟带走那本书后还能得到相关的线索。

<KP 落衾> 教授的书柜和抽屉中大都是一些研究资料和专业书籍，现在这里一地狼藉，被碎玻璃铺了一地，书桌最中央的抽屉上了锁。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掏出手枪就准备暴力开锁。

争执

<KP 落衾> 这时，伊普西隆看见米歇尔回到了办公室。他刚一回来就看见伊普西隆拿枪对着教授的书桌

<瓦格纳·拉姆里斯> 伊普西隆进行手枪检定：D100=13/50 困难成功，坚信自己想做的，你总能做到，不是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楼下找不到任何线索……实在古怪，”我看到伊普西隆的动作，惊讶道，“发生什么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邪祟，魔鬼。”不甚冷静的我已经没有心思好好回答米歇尔的问题了，开枪尝试打烂锁头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KP 落衾>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过后，锁被打坏，木质的抽屉被敲碎，里面出乎意料地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张从边缘来看是匆忙间撕下来的纸张：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捡起纸张看了看，随后递给米歇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能大致分辨一下

这张纸是从哪里撕下来的吗，书籍还是笔记本？

<KP 落衾> 书籍，上面的字体都是印刷字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松树岛，我们得去一趟。”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你打算怎么办，米歇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此事过于蹊跷，警方和其他人应该快到了，与他们汇合后再说吧。”我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去查看尸体。我对那个神秘的、吸去了阿尔特拉所有血液与生命力的孔洞依旧十分在意。

<KP 落衾> 尸体呈现出极度干燥和脱水的状态，心脏被彻底掏空，胸腔附近有开裂的如同蜘蛛网一样的纹路

<米歇尔·维瓦里尼> “楼下的喷泉瞬间结冰又瞬间消融，雕像开裂磐石出水……明明是如此古怪邪异的死法，竟伴有神迹一般的现象出现。”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摇头：“必然有人在暗中作乱。”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随你，但无论如何明日我都决定走一趟松树岛了。”听到他这么说，我终于冷静下来头疼，“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出埃及记，你平日到底有没有好好看圣经。”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那种魔鬼，怎么配与摩西并称。”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普西隆，你甚至比我还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了。”我伸手在那个空洞里探一探，小心不要触碰到尸体，并比较一下孔洞和我拳头的大小差异，并不打算再多回应他。

<KP 落衾> 孔洞的大小和一个成年人握拳时差不多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你若是见过那个魔鬼姿态，就不是这般说辞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呵，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从未用心倾听过。

雖然費南多神父據說溺死在修道會隱居處的波濤中，我必須懷疑這件事，因為我在1589年看到他，上帝為證。他和過往的外表相比沒有變化。我在海灘看到他，就在卡馬拉科北岸，從河口向東航行一個小時，就在他曾經隱居的地方附近。他行走在水邊，還穿著法衣，我叫了他一聲，他轉頭過來朝向我，但之後就走了，彷彿他從未來過...我前往棄置的傳道院進一步尋找他，願所有聖人譴責我，我再也不會去那間藏骸所，就算是把那口鐘搶救出來也不去。

不过，我也无意和你纠缠——根本毫无意义。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吧，现下瓦德兹蒙席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从来都无意与你纠缠，米歇尔，说的好像你就在乎过我为你在想什么一般。”被哽地再次气上心头，但也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究了，“我见到了魔鬼的轮廓，它穿着黑袍，手如长爪。”

<米歇尔·维瓦里尼> “哦？就是那个魔鬼杀死了阿尔特拉的吗？他是如何出现、从何处出现，又是如何消失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虽然有很多反驳的话，但伊普西隆听不进去，我也没必要说了。他觉得自己了解我，实际上却只不过在自以为是。而我，说不定也是一样的。我已经懒得再争一时的意气与输赢了，只想着赶紧解决掉这件事，赶紧摆脱他，而后就可以勉强得到一些自由。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你也在现场，你不是没有主给予的双眼，你问我我难道就能回答你吗？”已经被今天目睹到的事搅的一团混乱，也懒得再理米歇尔到底是怎么想的了，“魔鬼最后卷着书离开了。米歇尔，若你实在不想，你可与那些调查者同行。”

<米歇尔·维瓦里尼> “书，什么书？”看伊普西隆这副样子，感觉他也不打算和我好好说明了。我站起身打量整个房间，看有没有遗漏的不对劲之处，“明天的行动，我会与其他人商量后再决定。”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你还记得我们是来问什么的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留下这句话我就自顾自离开了房间，打算到走廊缓缓情绪。

即使是到了今天也依旧没有能够明白米歇尔在想什么，或许从房间里出来就是在逃避他。太像了，几乎就让人想起了父亲的模样，难以忍受。

我靠在走廊的墙上抓着十字，忍不住地喃喃祷告，没有人不惧怕魔鬼，但我却仍感谢魔鬼环伺时米歇尔离开了。

“愿我们行为是为爱主而开始，又以荣主而结束。阿门。”我在额头画着十字，轻声说着。

<米歇尔·维瓦里尼> 《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我心中虽然已有猜测，但伊普西隆的话确认了我的猜想，这本书想必就是瓦德兹蒙席祸患的源头。而伊普

西隆口中的魔鬼目的性如此之强，杀人灭口，夺书毁迹……我轻蔑地笑了一声，这可不是纯粹邪恶的魔鬼所为，而是有逻辑的阴谋，背后必然有心计诡谲的推手。这所谓的魔鬼，恐怕不过是受他差遣的傀儡使者罢了。

(六) 汇合，加班

<KP 落衾> 警卫不在门口，他在你们即将走出殡仪馆的时候，才匆匆地追上来，告诉你们去值班室接电话，甫一拿起电话，对面的格雷罗上校就大声且急促地告诉你们赶紧去往国立大学。

「新的死者被发现了，两位梵蒂冈的司铎也在那里等你们。」说完，他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卢卡·奥尔金> “看来要加班了。”有些好笑的看着华纳。

<小托马斯·华纳> “哈哈，要加班诶。”和卢卡一起笑。迅速动身出发前往国立大学

<雷蒙> “什么...? 新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吗。而且那二位施主也在现场，也就是说...”我定了定神，“已经没时间再犹豫了，华纳施主，以及奥尔金施主...刻不容缓，我们得马上过去。”

<KP 落衾> 在夜色刚刚降临的时候，华纳、卢卡、雷蒙一行人赶到了国立大学的门口，随行的还有闻讯赶来的格雷罗，和倒计时到一半，被电话从床上拽起来的波尔本蒙席

<KP 落衾> 你们一行人匆匆地走进大学校园门口，听到了一声枪响。

<小托马斯·华纳> 听到枪声，我迅速拿出配枪装好子弹戒备，小心前进

<渡边> 雷蒙进行聆听检定：D100=32/58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聆听检定：D100=49/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聆听检定：D100=54/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雷蒙和华纳意识到枪声是从一幢大楼三楼，一扇敞开的窗户中传来的。

在学校的绿化带区域，还围着一圈不知所措的学生们，看着裂开的大理石雕像议论纷纷

<KP 落衾> 头顶，那一线火红的夕阳逐渐散去，天空如同垂死之人溃散的瞳孔，注视着你们。

<卢卡·奥尔金> “哇哦，看来是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听到枪声，只是注意到了

裂开的雕像。对着雕像拍一张照，随便拉了个学生就开始套近乎：“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雷蒙> 尽管这近乎非自然的现象着实让我震惊了，但来不及多做犹豫，分辨出了枪声的来源后，我朝身后确认了一下，便摆起架势径直朝声源处的三楼冲去

<小托马斯·华纳> “在三楼！”我先往那栋楼赶去，危机情况，确认持枪者在哪和发生了什么更为优先。

<卢卡·奥尔金> “?! ”我摸不着头脑但还是跟他们跑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在缓过神来后，我将手枪放了起来，只是暂时还不想往里面而去，真是不可思议，少有的退却感，有一刻甚至开始认真的思考起避开米歇尔的方法。

<KP 落衾> 你们循着枪声的方位一路奔至三楼，恰好看见了正在走廊外独自祷告的伊普西隆，以及一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门内似乎发生了什么。

波尔本蒙席也随你们一同上来了，留下格雷罗上校和他带来的宪兵与警察们在楼下维护秩序，他表示自己稍后赶到。

<卢卡·奥尔金> “出什么事了？”用西班牙语询问伊普西隆，再探头往门里张望一番。

<小托马斯·华纳> 遇到伙伴稍微安心了一些，切换西班牙语询问：“发生什么了？”

<小托马斯·华纳> 同时也查看一下屋内情况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有位教授被魔鬼夺去了性命，藏匿于阴影之中的魔鬼一下子夺走了那位可怜人的心脏。”

<KP 落衾> 卢卡和华纳看到了一具倒下的尸体，静默地躺在玻璃碎裂后水晶一般的地面之中，而米歇尔正在检查着其他地方的情况。

<雷蒙> “伊普西隆施主...!您无大碍真是万幸。”我松了口气，“维瓦里尼施主现在人在何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他在里面。”这么说着，自己却没有要进去的打算。

<雷蒙> “死于非命的教授...鄙人记得原先二位是打算前往旧书店调查的，是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说着一边也走向敞开着门的办公室

<卢卡·奥尔金> “又死人了？”拍下房间的大概，小心绕过地上的玻璃去查看一下尸体的状况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前往旧书店询问过后，我们了解到了瓦德兹蒙席曾经借阅过的书，店主介绍我们来询问这位教授更详细的情况。”

<小托马斯·华纳> “……这……”我小心些走入现场，查看死者和屋内的状况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只是我们也未曾想会遇到这种意外。”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到其他人来了起身和他们简要说明一下情况：“这位教授似乎知晓瓦德兹蒙席的事，然而正当他准备吐露实情时，他的胸口出现了一个大洞，将他的心脏和血液都吸了进去。我想瓦德兹蒙席也是同样的死法。”

<雷蒙> “原来如此...旧书店就在国立大学的附近，想必也是顺路而来。”另一具新的干尸就这么躺在眼前，我强忍镇定，咽了口唾沫。“...能详细说一下这里，这个办公室内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KP 落衾> 房间内除了玻璃碎裂的书柜，和大敞的窗户之外，就是一些大学教授才会研究的偏门的中世纪海盗古物以及风格相关的装饰，尸体冰凉地倒在地面，窗外的天色彻底暗淡下来，夜风从窗口呼呼地吹拂。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听到空气中有咀嚼声，同时外面喷泉结冰雕像开裂，自开裂处涌出清泉，于是立刻下楼查看，然而一无所获。回来后伊普西隆说有魔鬼自阴影中现身，将那本书抢走了，只留下书桌抽屉内的残页。”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说着把残页指给他们看。

<KP 落衾> 波尔本蒙席一边听你们说着，一边默默地为地上的教授做着祷告，不忍地移开了视线。

<小托马斯·华纳> 在殡仪馆讨论了那么久的死法，果然还是不如亲眼见到后得到的描述有效、且震撼。思索的同时询问：“……那枪声是你们对着‘魔鬼’开枪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抱歉，那是我的问题…。为了打开锁，我尝试了开枪。”

<卢卡·奥尔金> “胸口出现大洞把心脏吸走了？？等等...你们是说这一切都和鬼

怪有关吗。虽然我也很想抓库柯，也不是不相信...呃。”被米歇尔的措辞搞的有些语无伦次，最后捏紧了相机，“那我们在殡仪馆不是白查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间办公室里似乎没有发现了，书店那边，据说瓦德兹蒙席还想借过《费南多神父的生平》——这本书本该在费南多神父修道会有藏本，却也是未果。”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到卢卡的话，疑惑地皱起眉：“库柯？那是什么？”

<卢卡·奥尔金> “哇.....”看着满地狼藉有些呆滞，好像世界观在脑子里重组了一番，低声道，“酷毙了...这一遭回去可有的我去炫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阿门。”我从门口往里再看了眼尸体，画着十字低语着。

<小托马斯·华纳> “啊，没事。只要不是突然又蹦出一个不知名的武装人员就好。”对于同行者还是比较信任的，转去检查一下残页。

<雷蒙> “费南多神父在 1589 年曾被人目击过...？”我大致浏览完残页上的内容后，深吸了一口气。“为什么唯独只留下这一张锁在了最隐秘之处？不过既然与费南多神父有关，想必瓦德兹施主生前也为了调查而与这名逝者有过接触吧。”

<卢卡·奥尔金> “是古巴民间传说里的怪物，会把半夜不回家游荡在外面的年轻人吃掉。”

<卢卡·奥尔金> “虽然我自己没听说过，晚上打电话给我父亲问问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想必是的，店主曾经说过，瓦德兹蒙席最后一次去借阅时，身上还有所沾湿，或许他是去了松树岛，也就是卡马拉科。”

<卢卡·奥尔金> “难道凶手就是费南多神父？”十分直戳了当，“他这样的人就算是复活了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呀。”

<KP 落衾> 波尔本听到卢卡的话之后微微皱眉：“虽说和费南多神父封圣一事牵扯关系的人如今都落得如此下场……但封圣是民众自发的请愿，神父一定是行了高洁之事，才会让人们爱戴，如果随意就对神父的品性下定论，不论是本地的修道院，还是接受了申请的梵蒂冈，处境都未免有些尴尬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现在也不是半夜啊……”我虽然依旧疑惑，但也没过分纠结，“总之这位阿尔特拉教授和瓦德兹蒙席的死法，至少我们已经清楚了。”

<雷蒙> “库柯——是殡仪馆的警卫提到的一个据说老一辈的古巴人才知道的传闻，它生性残忍，没有停留在同一处场所寻找猎物的习性，目前也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其真身。”我又将卢卡的说明补充了一番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或许是，又或许不是。能受此爱戴以至封圣的圣人，即使苏生又如何会做此等魔鬼行径。”

<小托马斯·华纳> ……还真是摊上麻烦事了。看完残页心里碎碎念到。虽然得到的信息也是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总比工作毫无进展好。“可以去查看的地方增加了啊……”记下卡马拉科北岸。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我想我们在这里也不会有更多的发现了，要讨论的话还是回旅馆再说吧。”

<KP 落衾> 在你们说话间，格雷罗上校也领着一队宪兵赶到现场，他看见尸体后，几不可察地倒吸一口凉气，随后就有些暴躁地指挥着宪兵们贴上封条，并且疏散其他无关人员。

<KP 落衾> “几位，有什么线索吗？这已经是第二具尸体了。”你们看出上校勉强压抑着不悦的心情，尽量礼貌地问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着士兵贴封条的动作，默默挪到房间外：“如果您相信所谓的‘魔鬼’的话。瓦德兹蒙席和阿尔特拉教授应当都是为非人生物所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若是目击魔鬼犯案现场与残页也算是线索，那便是有吧。”我再次拿出了手帕，“魔鬼所呆的阴霾，总会留下这种土粒。”

<卢卡·奥尔金> “拍了些线索的照片，等我找个洗印店洗出来就上缴。”举了举相机。

<雷蒙> 我走至窗户处，朝外看去。“伊普西隆施主，听维瓦里尼施主的说法，您似乎亲眼见到了疑似凶者的人物，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它又是如何做完这一切并离去了呢？”

<KP 落衾> 格雷罗并不像口头上那么关心线索，他只是粗略地瞥了一眼伊普西隆手帕中包裹的土粒，随后继续说到：“我希望这能够在案件结束后被算作是‘实质性的长足进展’，而不是‘有潜在可能性’的线索，先生们。”

<KP 落衾>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的答案，只要答案。”他特地强调了一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格雷罗上校是个务实的人。”我站在门外，淡淡地笑了

一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若说它是人，但手又有着诡异的尖长，它身着黑袍，头甚至在古怪的扭动，更何况那还只是一个轮廓。如此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四处寻找着可吞吃的人。”我这么说着，看着格雷罗，没有继续说下去了，只是皱眉表示了几分不满。

<KP 落衾> “务实是军人的天性，希望各位谅解。”

<小托马斯·华纳> “上校，我们踏上哈瓦那的土地也不过 12 个小时。”语气平静地阐述事实，看了看尸体，“我理解您的急切，也请理解我们的工作。对于死法我们已有目击，剩下的部分我们会跟进。调查会有结果的，但不会是现在，请放心。”

<卢卡·奥尔金> “只要答案的话那好办，请您放心吧。”露出一个笑容，忽然觉得在身上的担子轻松了不少。如果长期没有进展，就打算去用钱买个替死鬼，死因引用殡仪馆医生的炮弹论就好。

<雷蒙> “看来，兴许加西亚施主的说辞也并不是没有支持者。”听了格雷罗上校不容置疑的说辞后，我反倒沉下了气。“...简直就像是那名‘库柯’再次现身了一般。”

<KP 落衾> 格雷罗微微颌首，说到：“如果各位还想继续调查的话，我会持续向宪兵队通知保留各位在现场的通行特权的。时间不早了，这件事我还要向古巴政府做交代，就先告辞了。”

<卢卡·奥尔金> “辛苦您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向格雷罗上校点头致意：“多谢您的帮助。”

<小托马斯·华纳> “麻烦您了。”

<KP 落衾> 随后，格雷罗雷厉风行地离开了。

<KP 落衾> 从教学楼走廊尽头的时钟来看，现在是晚上八点。

<小托马斯·华纳> “确实不早了，”打完官腔看了一眼自己的怀表，附和起维瓦里尼，“如果继续留下没有更多收获的话，我们也暂时撤退？”

<米歇尔·维瓦里尼> “如果奥尔金先生要向家中父亲打听库柯的事情，得回旅馆才方便吧。”我依旧等在门外，淡淡地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并没有其他意见。若是魔鬼真的喜好藏

匿于阴影中，黑夜出行或许就过于危险了，光辉照耀下阴影才会无所遁形。”

<雷蒙> “鄙人也这么认为，今晚还是早些回去吧。”发觉现在的时间确实已经不早，同意着华纳的说法

<卢卡·奥尔金> “走吧，该回去吃完饭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询问波尔本蒙席是否和我们一起动身回旅馆。

<KP 落衾> “我也随各位一同回去吧，这件事看起来远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太多，明天我也会尽力去调查的。”波尔本点点头。

<雷蒙> 我朝干尸也做了个简单的念词，便默默跟在了卢卡的后面

<雷蒙> 绿化带的学生现在已经解散了吗？

<KP 落衾> 绿化带的学生们已经解散了，宪兵队贴上的封条将喷泉拦了起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点了点头没有再多开口说着什么，我跟在所有人的最末尾，时不时留意着四周最深的阴影，甚至悄悄握紧着枪警惕着。

<小托马斯·华纳> 也不是第一个缺少进展的第一天了，加班就加班吧。边走边安慰自己。看夜色渐浓，我打点好自己身上的东西，在踏出房间前最后看一眼屋内的情况后，便跟着下楼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出来时看着已经黑下去的天，在警惕着阴影中的怪物时，稍微也有些悔过。毕竟主告诉着我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西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而自己今天似乎都犯了一遍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们一起坐车回去吧。军方还有车提供给我们吗？

<KP 落衾> 有车，格雷罗上校为你们安排了一辆专车在校园外等待，司机表示你们随时可以调用这份军方馈赠的免费资源，这也是上校的意思。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就上了车，顺便询问一下波尔本蒙席明天打算去哪里调查，委婉地向他表示了孤身行动会有危险的意思。

<KP 落衾> “我原本打算再去修道院一趟，虽说一同行动总觉得效率有些堪忧，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会跟随各位一同行动的。”波尔本点点头

<雷蒙> 对这样详密周到的协助有些惊讶，上车前也朝司机拱手致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在最后上了车，稍微避嫌地坐到雷蒙的旁边，

避开米歇尔。

<小托马斯·华纳> 有接送倒是方便很多，也算是上校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吧。但估计之后还要分头行动的话，还是要依靠公共交通系统。想着有的没的坐上了车。

<卢卡·奥尔金> 我坐在雷蒙的另一边

<KP 落衾> 这是一辆昂贵的贵宾车，一看就知道是用于接送重要人士而使用，内饰也相当豪华——是只有美国人才用得起的车。虽说在夜色中，黑色的车身还不至于太惹眼，但若是白天出行，一定会引来不少注目。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还是明日再一同前往拜访，此刻修道院应该已经在晚祷了。”

<雷蒙> “‘阴影处总有土粒出现’…”嘴里念叨着方才伊普西隆说的话，又想起了不久前其在旅馆房间窗帘下发现的同种物质。“接下来便在住处继续讨论直到刚才的发现吧，一定还有什么我们还未注意到的事情。”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正好我也想去修道会，在此之前也还想去大教堂拜访一下主教——来到古巴两天了还不去觐见的话，即便是有要务在身，也未免有些太失礼了。不如蒙席明天和我一起行动吧，”然后我向其他人说明道，“伊普西隆已决定明日要去松树岛调查。奥尔金先生性格跳脱，大概不便与我同行。雷蒙先生和奥尔金先生一直结伴而行，不如与伊普西隆同去。至于华纳先生，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卢卡·奥尔金> “你怎么看上去好嫌弃我的样子，我一个人可是顶两个人！”拍拍雷蒙，表示我们两个是连体婴儿，“不过我都行啦，松树岛好玩吗？”

<KP 落衾> “诸位要去松树岛？”你们听到司机的声音从前排传来，“松树岛的交通掌握在古巴人的手里，届时我们恐怕没法保护各位的安全，最常见的线路是通过旅游公司开发的小艇，但旅游团的出行并不会每天都有，恐怕要事先打电话向旅游公司询问。”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并非嫌弃，但教堂与修道会都是肃穆之地，你大概也不会喜欢那里的气氛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瓦德兹蒙席遭害之日曾沾湿，兴许前往了松树岛，两位若是不便，我独自一人也可。”接在米歇尔话后说完，我看向了车窗

外。

<卢卡.奥尔金> “说的也是。”觉得米歇尔的话十分在理，听见伊普西隆又想单独行动觉得有些无奈，“最好不要单独行动，之前不是就说过了吗，可能凶手就喜欢杀你们这些神职人员。逮一个着一个。”

<卢卡.奥尔金> “松树岛有开发过什么热门的旅游项目吗？”

<KP 落衮> “兴许是一些海盗遗迹相关的项目吧，从前那里可是流放犯人和海盗猖獗的地方，我自己并没有去过，更详细的内容就无法提供帮助了。”司机回答卢卡

<小托马斯·华纳> “……谢谢夸奖？”听到维瓦里尼的安排后不着调地挠了挠头，“既然有三位可以去松树岛，不如让人数平均一些，或许这次的案情最终也绕不开……神学。”总之表示自己也愿意同往大教堂。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没有管伊普西隆是在闹别扭还是逞强，询问地看向波尔本蒙席，看他是否愿意同行。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只是主无用的仆从，做应做的事罢了…两位若是不嫌恶，明日一同前往也可。”

<雷蒙> “松树岛么，据说那里更多是前来度假的异国人，确实是个能让奥尔金施主稍作停留的好去处...但从刚才的纸条上来看，未免会有些危险隐藏其中。”想起纸条上、以及两句尸体的情况，我接过了米歇尔的话茬，但还不是很能接受他的提议，“其中的理由鄙人也并不是不清楚，但明天就让奥尔金施主前往...鄙人认为是利大于弊的。”

<KP 落衮> “我事前已经觐见过主教，随维瓦里尼阁下一同去，做个引荐人，也是不错的，只是两位一同从梵蒂冈前来，本以为枢机是让两位协力而行，没想到居然要分道而行么？”波尔本回答米歇尔，语气并无冒犯之意。

<卢卡.奥尔金> “这不是还有你吗，雷蒙好兄弟。”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普西隆嫉恶如仇，他要前往松树岛之意已决，我自认无法撼动他的赤诚之心。至于奥尔金先生，我单纯是认为他去教堂和修道会多有不便罢了。雷蒙先生与奥尔金先生必然结伴，伊普西隆又恰好落单，只得如此分组了。”我微笑着回应。

<雷蒙> “既然如此，鄙人也毫无异议了。”我放弃了一般将后背重新靠在了椅

背上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此举实属无奈，也只能麻烦雷蒙先生多多看顾了，”我向雷蒙点头，又转向波尔本蒙席，“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查出真相，想必枢机不会介意的。”

<KP 落衾> 波尔本蒙席点点头，非常随和地就接受了你们的解释，并且告诉伊普西隆自己会代他向主教致意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谢您。波尔本蒙席。”轻轻说了声，也没有像往常反驳米歇尔，说完转过头继续安静地看着窗外移动的景色。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这么听着倒是有了几分失落，毕竟人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但自己并不是，一直以来都很清楚。或许年少时一同相伴的云雾，出了少时就不见了，只是自己在固执己见的做着，想留住罢了。

下车前轻微叹了口气。

（七）晚归

<KP 落衾> 你们在夜色中回到旅馆，不幸的是仍然错过了饭点。然而在这所早已将其余客人遣散的旅馆中，饭点就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仍然是肉类，厨师们制作了维京烤肉，辅之以爽口的生菜丝外加上鲜美的烤培根。他们雕空了菠萝，在你们用餐的间隙端上来，在镂空的水果中央，烛火莹莹跳动着。被掏出的果肉，盛在南瓜做的果盘中，里面是摆好盘的水果拼盘。鲜嫩的蛤肉与米饭拌在一起，辛味的调料中和了海鲜的腥气。

<KP 落衾> 服务员为你们倒上了鸡尾酒作为佐餐酒，当然，也为两位神职工作者特地准备了葡萄酒。

<KP 落衾> 在温暖烛火的伴随下，你们享用了这顿丰盛的晚餐。

<KP 落衾> 上酒的是普通服务员，伊尔达负责的是清洁工作。

<雷蒙> 在餐桌上，我朝米歇尔低头致意。“抱歉，方才说了些任性失敬的话，还请接受鄙人的谢罪。”

<雷蒙> “不过之后也有一二事想要朝各位请教，是与今天发生了诸多事件有关的——虽是拙见，但也烦请各位能解答鄙人的困惑。”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不妨事，雷蒙先生，我并未放在心上，您也没什么需要道歉的。”我轻轻摇了摇头。

<雷蒙> “先前伊普西隆施主有说过，亲眼见到那黑影拿取了书后便从窗户逃走。”我顿了一顿，“明明并没有看见其是如何出现在办公室内，却看见了离开的模样，这究竟是为何？”

<雷蒙> “是早已潜伏在了室内么？那会是用了什么手法？如果并非如此，为什么不使用和出场一样的手法？是想故意被看到 还是无法这么做？但先前库柯的传说可是无人目击过真身——连大致轮廓都没有。”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或许魔鬼无处不在，只要有所想，它就会显形，毕竟教授已经有所动容将讲。若是早已潜伏于室内，大可先我们一步它的带走性命。而重点则在于魔鬼带走了书，或许是只要有人妄图言语魔鬼的弱点或罪恶，它便会窃走其人其物。。”

<雷蒙> “按照那张纸条上所说，加上先前奥尔金施主的随口一提——若那身影是早该已经与世长辞的费南多神父的话——抱歉，虽然会有些冒犯，但‘泥’、‘水

’，诸如此类的关键词，在今天的两处凶杀现场也有所发现。先前四楼的房间内的盐粒，不出意外便是海水干涸的产物；而那喷泉的异状，也会与其有什么关联么？”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一边凝神思索一边说道：“那黑影或许是用什么方式潜伏在教授身边或体内进行监视，一旦教授有异动便迅速杀之灭口。而教授死后，那黑影也失去了可以凭依之物，便只得现出身形逃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干涸的盐粒或许正是蒙席前往过沾湿他衣裳之地所留，毕竟就在那日下午。至于土粒，或许还得再看过才知晓了。”

<小托马斯·华纳> 值得困惑的点太多了，没有头绪的我安静地在餐桌上听着他们的讨论。

<雷蒙> “问题就在此处，先前提到的关于瓦德兹施主生前借的书，其中没借到的《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以及虽借到但并未被发现的《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那黑影夺取的会是哪本？而这纸条又会是从小被夺取的书籍中撕下的么？从那残页的边缘看起来，并不是在游刃有余的条件下做到的，可它却被好好地锁在了最难够到的抽屉中，想必这两个动作并不是同时进行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阿尔特拉教授被杀时，似乎正要开口说些什么，而后他胸口便出现了孔洞将他杀死。瓦德兹蒙席的笔记失踪，黑影又盗走了阿尔特拉教授的书，甚至修道会内本该藏有的《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也消失无迹。不论幕后黑手是人是鬼，他的手段和目的都很明确——杀人灭口，销毁证据。”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纸页应当是从书籍上被撕下的，阿尔特拉教授专攻西班牙殖民史，他手中的书大概是《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吧。”

<雷蒙> “您先前也有提到过，教授生前有想要拼死隐瞒的事物，但被二位劝服开口之际，就被当场杀害。”想起了教授的死相，又攥紧了拳头。“死相与瓦德兹施主别无二致，也许确实是有什么机制在内。瓦德兹施主是在前天晚上死亡，而短短十个小时前，被店主发现其浑身濡湿，这也是您提出明日前往松树岛的原因之一。”

<雷蒙> “不出意外的话，瓦德兹施主生前确实是与教授见过面的，因此鄙人认为调查教授先前的踪迹、接触过的人与物，优先度应该更高一些。”

<米歇尔·维瓦里尼> “以及，这两本书瓦德兹蒙席都未从书店借到过。阿尔特

拉教授手上这本《日志》，不知是从何处得来的，或许是他自己的藏本，毕竟是西班牙历史的教授。”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无从知晓，若是按我所说，蒙席定是查到了残页所记叙的内容，因而前往。而我要前往松树岛也是为此，我得前去一探究竟。至于残页…我愿信是教授得知内幕有所恐慌和愧对而私藏。至于魔鬼，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米歇尔·维瓦里尼> “将这书抢去后，幕后之人大抵很快就能发现有书页被撕去，也会很自然地想到是我们得到了书页，转而攻击我们。各位明日行动时，一定要多加小心。”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嗯…不与两位多聊了，我先行一步返屋，明日早祷后再行探讨吧。”在应过声后，我站起身道别，准备上楼。

<米歇尔·维瓦里尼> “以他果决利落又杀人于无形的手法，想来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必要将一切能引向他的线索都消灭干净才能罢休。接下来，只看是我们查得快，还是他杀得快了。”我冷冷一笑，将盘中剩余的食物细嚼慢咽地吃干净。

<小托马斯·华纳> “诡异的凶手、诡异的死法，到目前为止只有‘关于费南多神父的真相’反而看起来是抓得住的呢。”听完讨论后自言自语道，“越是把信息堵住越是显眼，这种角度来说也算是不错的进展。”

<雷蒙> “让各位施主见笑了，那么明日再见。”我同样起身朝其余几人点头致意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吃完后我也回房休息。

<卢卡·奥尔金> 我睡前给爹地打个电话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翻阅圣经祷告和做今日所知之事的笔记。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回到房间，本想把房内的灯都开着，但觉得这样实在难眠，还是关上灯睡觉了。

<小托马斯·华纳> 那么今天的工作大概就算告一段落了，吃完饭讨论完便准备回房间歇息。到了房间先做一下今日收获的笔记后便睡下。

<KP 落衾> 卢卡回到房间，在深夜时分拨通了远在美国的父亲电话，他似乎一直守在电话旁，铃声响起来没多久后，电话就接通了。

<卢卡·奥尔金> “喂，是老爹吗？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在这里很好，有美酒美食还有美女。我跟你说，梵蒂冈那边派过来的一个神父超级好看，比我上次带回家的珍妮还好看！珍妮你记得吧，是那个美女模特。我想尽办法和他合照了等我回家带给你看看有多好看。”迫不及待地跟父亲分享一些古巴趣事，“不过他旁边老跟着另一个神父，看上去脾气不太好的样子比较嫌弃我，不过我的坏家伙雷达没有响所以姑且算是个好人吧！还有个一起去的美国人，他蛮有趣的我很喜欢~”

<卢卡·奥尔金> “什么，雷蒙？雷蒙没什么特别的，一切照旧！”

<KP 落衾>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你的父亲静静地听着你说了许多，声音非常欣慰，“我担心你离开古巴太久，会受到其他人的冷眼相看，只要在外不受委屈，就是最好的。”

<卢卡·奥尔金> “对了老爹，你知道库柯吗？他们说是一辈才知道的什么传说，你怎么没跟我讲过这个故事啊。”

<卢卡·奥尔金> “我们现在在这里地位还蛮高的，你放心好了！”

<KP 落衾> “库柯？你听说这个了？这是你爷爷那一辈或者更早以前才流传的故事，现在已经过时啦，就不怎么对你提起。”

<卢卡·奥尔金> “就是忽然很感兴趣，你知道的，我对这种奇怪的事一向很着迷。我说不定还可以拿去吓唬雷蒙，多好玩啊。”为了不让他担心，向父亲隐瞒了有关案件的事情。

<KP 落衾> “雷蒙的关系和你这么好啊。”他笑着说，“库柯就是传说中会抓年轻人吃的怪物，套着黑麻袋，看不到脸，最喜欢人的心脏，据说他的口袋里装着许多新鲜摘下的心脏。它喜欢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出现几次，之后又神出鬼没，直到换去下一个地点杀人。”

<KP 落衾> “这样的故事可不适合讲给现在的小孩子听。”

<卢卡·奥尔金> “那确实！还有呢？当时的人们是怎么防范库柯的？”

<KP 落衾> “减少在晚上出门的机会吧，毕竟家里人也担心，外面也还有怪物呢——这可是拿来警告孩子们的传说，真要防范方法的话，我也想不到。”

他有些惊讶你为什么会问这么详细。

<卢卡·奥尔金> “知道的越多那我扮演的就越逼真嘛！那我要趁着天没黑去商店买扮演库柯的黑布了，老爹你也早些休息吧，晚安！”

<KP 落衾> 父亲不轻不重地埋怨了你几句你怎么出门在外也花样这么多之后，又和你闲聊几句，随后也挂断了电话。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从大厅回到屋内，在祷告过后，我开始写起笔记，写着写着像是想起了什么，看向了光芒无法照到的角落。

这么想着我放下了笔，举起了烛火照过去，随后低语了一句：“…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愿您驱散黑暗，使我们有所安睡。阿门。”

低语完后，我打开了窗户向外看去。

<KP 落衾> 窗外是一片深黛色的夜晚，天空平静而祥和，浅色的云朵在月光的映照下缓慢流动而过，在更远的地方，大教堂穹顶直指明月——夜晚的眼瞳注视着你，以一种清冷而漠然的姿态。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注视着这轮明月，竟然觉察到一丝寒意。也不知道是否有某种隐约的预感，我将手按在心口，画下十字。

随后我关上了窗，将烛火置于床头睡下。

<KP 落衾> 用过晚餐后，你们各自回房。这是个平静无风的夜晚，如果这一晚在梵蒂冈，在华盛顿，或是在纽约度过的话，一定都是又一个平凡无奇的安详时刻。但这里是哈瓦那，悬而未决的疑案就停留在你们头顶——停留在英格兰旅店四楼。今天发生了太多事，你们感到疲惫，但你们还没有准备好打道回府。

二、远门（1924 年 12 月 27 日）

<KP 落衾> 第二天清晨, 温暖的阳光将你们唤醒, 从远处传来教堂晨祷时的钟声。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下楼吃早餐, 准备和波尔本蒙席及华纳先生去大教堂, 也顺便听听奥尔金先生昨晚有没有打听来关于库柯的传说。

<小托马斯·华纳> 那么我起床更衣, 带好随身物品下楼, 和昨晚说好的一样准备前往大教堂。

<雷蒙> 我停止打坐, 在旅馆门口等待米歇尔与奥尔金的谈话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晨祷时听到了钟声后不久, 我也下了楼。

<卢卡·奥尔金> 要和美女一起去旅游很兴奋, 一早就到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两位早。” 在吃过早饭来到旅馆门口时看到雷蒙与卢卡, 我简单地用西班牙语打了声招呼, “…两位今日是要一同往松树岛去吗?”

<卢卡·奥尔金> “是啊, 我们俩打算去抓库柯。”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走到奥尔金先生旁边插话询问: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奥尔金先生昨天有向令尊问到什么关于库柯的传说吗?”

<雷蒙> “日安, 伊普西隆施主。” 我朝伊普西隆同样用西语回应着, “大致原因就和昨天确定下来的一样。您也是, 鄙人原以为您会想要前往大教堂一探究竟。”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来如此。…今日或许要有劳二位听我絮叨了, 愿今日松树岛之行能有所得。” 刚说完听到米歇尔过来问话, 我往旁边站了站, 让与他交谈。

<卢卡·奥尔金> “跟我们之前在殡仪馆知道的差不多。” 我回答道, “喜欢在夜晚抓年轻人的心脏吃, 也喜欢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上许多新鲜心脏。大概是比较极限制的传说, 所以现在都不会给小孩字将了。是我爷爷那辈比较流行的故事。”

<卢卡·奥尔金> “啊对了, 它喜欢在一个地方反复出现几次, 说不定还会在那个学校出现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瓦德兹蒙席的线索首先引向了松树岛, 我此番到古巴主行并非调查封圣, 而是探明真相, 带蒙席之躯回返主的荣光下。” 我

跟雷蒙解释到，“至于修道会与教堂处，我之同僚去也是同样。”

<米歇尔·维瓦里尼> “是这样。”我点点头示意知道了，也没什么想再问的，就准备和波尔本蒙席和华纳先生一起出发。

<小托马斯·华纳> “那听起来我们依然住在旅馆也是不错的决定。”听到卢卡的话打趣道，“总之今天也是分头行动，希望大家能有所得，也注意安全。”

<雷蒙> “如此就好，如此就好。”听到了对方这样的回答，我反倒稍稍欣慰了些。“鄙人原以为您与维瓦里尼施主相当交恶，现在看来反倒是另一回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无妨。”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回应了雷蒙，“人有聚散，此为世间百态。何况此番探查，分道而行效率或可高。”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一旁的我冷淡地扯了下嘴角，露出个一瞬即逝的嘲讽笑容，并未出声，安静地等人到齐。

（一）松树岛（伊普西隆&卢卡&雷蒙）

<KP 落衾> 往旅馆的北侧，伊普西隆、雷蒙和卢卡结了伴，在中央车站乘城际电车去到了北部的码头，根据旅馆前台的指引，松树岛就在本岛的北部方向。

你们下了车，这里也和哈瓦那的其他地方一样，有不少游客。一旁的松树岛邮轮公司招牌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

港口停泊着许多船只，腥咸的海风扑面而来。松树岛离这里有些距离，你们看不清它离这里有多远，但除了邮轮公司的旅游用船舶之外，港口还有一些渔民的船或是小艇，似乎是用来招揽散客的。

<卢卡.奥尔金> 小艇看上去安全吗

<KP 落衾> 小艇看上去和普通小艇没什么太大区别，在座位下方都放有救生衣，小艇的驾驶员也有老有小，他们都打量着你们这些潜在客户。

<雷蒙> “这里就是港口了，兴许我们可以租借这些船只前往松树岛。”我伸出食指指向那几艘空闲的渔船和小艇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下车后我从港口眺望过去看着这片海，一边看一边用不甚熟练的西班牙语问着：“确实如此，若是求速或许应该租借小艇…？”

<卢卡.奥尔金> “那我们去租辆小艇吧，不过说起来你们都会游泳吗？”从站着

的石墩上跳下去，找一位看上去靠谱的驾驶员询问，“您好，请问租一天的船多少钱？”

<雷蒙> “仅限于池塘的话，倒也不能说鄙人是旱鸭子。”我抬头看向眼前似乎无边无际的大海，“但对象是它的话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摇了摇头，在转向大海后感慨了一句：“…能在浩瀚中游泳的人寥寥无几。”

<卢卡·奥尔金> “那就只希望我们一路顺风啦。”

<KP 落衾> “每天 20 美金。”皮肤晒得黝黑，看上去很年轻的古巴驾驶员在阳光下眯眼看着你们。

<雷蒙> “就算是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拿喜怒无常的海洋没有办法。”我叹了口气，随后也跟着走往小艇处。

<卢卡·奥尔金> “20 美金，这一整天你和船都算我们的？”笑嘻嘻道，“我们大概率需要在松树岛呆上很久，你对那里熟悉吗？”

<卢卡·奥尔金> “我们还缺个嘴严的向导。”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天主使太阳上升，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主会庇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我低声祷告着，等待着卢卡与那位驾驶员商议。

<KP 落衾> “20 美金，一整天，人和船。”驾驶员点点头，确认了卢卡的说法，“但是我不开夜船，你们最好早点回来。是要去新罗赫那还是去岛周围转转，都随你们，我不开夜船。”他又用很蹩脚的英语对雷蒙和伊普西隆强调了一遍。

<卢卡·奥尔金> “不开夜船是有什么讲究，你们这都没人开夜船？”

<雷蒙> “确实如此…鄙人也并非本地人，就和这位先生说的一样，希望您能多多包涵一下。”我用西班牙语回应着，“没关系，我们都听得懂西班牙语。”

<KP 落衾> “晚上的大海有风浪，危险，而且有库柯，库柯。”他对你们比划了一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夜晚库柯是有人目击它经常在这里出没，还是说是老一辈的传言？”我出声问了句。

<卢卡·奥尔金> “库柯不应该是我们爷爷那辈的传说，我一直都没听过，前段时间才听我父亲偶然提起。”向着驾驶员吹牛，并且打量着他年轻的脸。

<KP 落衾> “老一辈的都是这么说的。”他朝一旁小艇紧挨着你们，听到你们对

话的一位年老的驾驶员点点头，“我和叔叔伯伯们会聊很多。”

<雷蒙> “说起来...鄙人今早出门前有听到路上一个学生模样的孩童在讨论些事，说是昨晚学校的喷泉与雕像有异样。”虽然对方看起来并不算健谈，但还是决心赌一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好像是没有任何征兆的，泉水一下子冻结，然后在下一个瞬间又变回原样，甚至连雕像都碎裂了的程度...这种事情在当地也时有发生么？”

<KP 落衾> “雕像碎裂？”驾驶员困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雷蒙> “可能您觉得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就问这种问题很厚颜无耻，但鄙人确实疑惑已久。”我暗自叹了口气，“这样...谢谢您，这样鄙人的心事又能少一件，许是学生的玩笑话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来如此，敢问这位库柯的狩猎对象是否有其特殊性，还是说就是特地的地域无差别地伤害人们？”

<卢卡.奥尔金> “叔叔们也不开夜船？”看向旁边的年老驾驶员。

<KP 落衾> 一旁的年老驾驶员朝卢卡摇头表示他们也不开夜船。

<卢卡.奥尔金> “还真是有些可惜，我是一个喜欢享受夜生活的人，但听了库柯的传说后就忽然没了兴致。”

<雷蒙> “库柯...据说是个趁夜色已晚、专挑落单人的心脏为食的怪物，但鄙人倒是头一次听说原来那怪物还能影响到航海之人。”我有些惊讶，“难道那妖物还能飞或是善于游泳么？”

<KP 落衾> 驾驶员对文绉绉的话听得并不是太懂，他见你们还不上船，拍了拍手边的驾驶窗缘：“我听叔叔伯伯们说库柯专抓年轻人，但是或许它饿了也会吃别的人吧，你们还坐船吗？”

<雷蒙> “是鄙人太絮叨了，抱歉。”我心领神会地点头致意，随即看向卢卡以及伊普西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抱歉，多言了。”我也朝着驾驶员说着，在接受到雷蒙的目光后看向了卢卡。

<卢卡.奥尔金> “当然，10 美金定金，送我们回来后再补上 10 美金。”从钱包内拿出 10 美金递给驾驶员，拍拍他肩膀，“如果在岛上玩的开心的话咱再请你喝酒。”

<KP 落衾> “酒，我不喝美国人的酒，要喝也喝本岛的朗姆。”他接过钱，从座椅底下掏出三件救生衣塞给你们，“穿好。”他比划了一个穿上救生衣的动作。

<雷蒙> 接过救生衣后遵循着对方的手法一并穿戴好

<KP 落衾> “你们要去新罗赫那还是就在岛周围绕一圈？”驾驶员一边招呼你们坐下，一边检查着小艇发动机，自己也穿上救生衣

<卢卡.奥尔金> “那当然。美国哪有酒啊，当然是这儿的酒。”穿戴好救生衣跨到船上，以为他是觉得自己看上去十分美里美气，还俯下身去看了看自己在海上的倒影，“也不像啊...”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接过救生衣后我也循着对方的手法穿好了救生衣，画了十字祷告后看向卢卡和雷蒙问到：“...要前往新罗赫那吗？围绕海岸或许不如直接登岛。”

<雷蒙> “鄙人也同意，还是先抓紧时间直接上岸吧。”我朝伊普西隆点点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得到雷蒙的回复后我看向了卢卡。

<卢卡.奥尔金> “听你们的，我都可以。”无师自通地觉醒了超时代的自拍技巧，反举着相机给我们船上的四人拍了一张合照。

<KP 落衾> 驾驶员看上去对镜头不太熟悉，只能咧出一个有些憨憨的笑容，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告诉你们他的名字是阿尔贝托。

<雷蒙> “阿尔贝托吗...真是个好名字。”认识了新的朴实的人，让我也很开心。
“鄙人叫做雷蒙。阿尔贝托施主，接下来路上就麻烦您了。”

<卢卡.奥尔金> “叫我卢卡就行！”

<KP 落衾> 你们上了摇摇晃晃的小艇，阿尔贝托虽然年轻，但驾驶技术却显得挺老练，一手开着船，另一手还能打着节拍唱几首民谣，据他说这是为客人们提供的特殊服务。小艇的速度很快，一路掠过海面划开乳白色的痕迹，水珠带着阳光的气息不可避免地溅了一些到衣服上，风声中掺杂着阿尔贝托的歌声，你们度过了一段不算太难熬的两小时海上观光，随后船就靠岸在了松树岛上的小镇：新罗赫那

<卢卡.奥尔金> 在路上跟着阿尔贝托一起哼哼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乐理检定：D100=11/1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卢卡跟着阿尔贝托一起哼哼, 阿尔贝托介绍说这是一首改编自诗作的乐曲, 叫做《关塔那摩血的姑娘》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卢卡随着阿尔贝托哼唱起来, 倒是难得来了兴趣地看着, 只是随后想起到达目的地后自己要被英语环绕这一事实, 很快又陷入了对于没有修习这门语言的懊恼。

<卢卡·奥尔金> 或许是因为我出自古巴, 小时候母亲也经常教我唱童谣的缘故, 对于古巴的歌曲旋律十分熟悉, 所以很快就学会了阿尔贝托唱的歌

<雷蒙> “原来是叫做关塔那摩血的姑娘, 没想到奥尔金施主只听上一遍就能领会到, 看来您确实是富有艺术领域的天赋。” 我听闻到歌曲的悠扬人声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个声道, 便转过身朝卢卡说着

<卢卡·奥尔金> “那或许是从我母亲那遗传的天赋。” 露出了怀念的神情, “她对艺术十分敏感, 可惜早早和我父亲在一起, 自动我家发达后就没怎么听她唱过歌了。”

<KP 落衾> 新罗赫那是一个属于美国人的小型度假圣地, 从登上岛屿的那一刻开始, 你们就被纯粹的美式英语包围。美国结束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代价是西班牙割让原本属于古巴的领土, 这是在现代战争与政治中屡见不鲜的伎俩。但这对美国来说无关紧要: 他们只需要一个可供喝酒的去处, 和一个可供享受加勒比阳光的海滩——如果本土没有, 就去别处, 如果本土禁止, 就在别国开展事业。

这是个典型的被商业化海盗文化装饰得过度的现代小镇, 在这里你能看到一切有关于海盗的刻板印象: 无论是黑白相间的骷髅旗帜, 还是鲜艳的头巾与廉价的塑料弯刀装饰。除了美国人的别墅和娱乐用的公馆之外, 镇上的公共设施只有一个电



话咨询处，能打往本岛或是其他区域；一个出租车行；一处美国银行，供消费欲望旺盛的游客们取款；以及一个诊所。

<雷蒙> “开拓者的精神吗...”登上岛屿环视了下四周，看着随处可见到甚至有些做作的文化装饰，心情复杂地感叹了一句。“这里有地图，确实很有旅游地点的味道。”看向登陆点附近的展览牌，随即替其他两位指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接下来或许得劳烦了...我的英文并不好。”这时候倒是感慨起迈克尔在就好了，我略带着几分尴尬地跟雷蒙和卢卡说着。

<雷蒙> “这没关系，伊普西隆施主不必内疚。倒不如说要是涉及教义的场合，反而是鄙人及奥尔金施主得仰仗于您了。”

<KP 落衾> 阿尔贝托看你们下了船，表示他就在码头等你们，随后自己卷了雪茄烟在船上抽了起来。

<卢卡.奥尔金> “这个岛上有弃置的修道院吗？”对着阿尔贝托比划比划。

<KP 落衾> “修道院？”阿尔贝托很困惑地摇摇头，“我只知道本岛上的费南多神父修道院。岛上的另一侧有一些晚上会被涨潮淹没的遗迹群，据说是以前海盗留下来的东西，你们要找废弃的地点，去问问遗迹说不定有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若是得闲雷蒙先生可以再一同讨教，毕竟主要我传播教义，要将祂的光辉播撒到世界的角落。这也是作为传道议会之职责所在。”我在回应完雷蒙后留心到卢卡问了关键问题，注意听了起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本岛上的费南多修道院，是久远前便在此处了吗，还是后来兴建起的？”

<KP 落衾> “神父的修道院在这里有几百年了吧，大家一直很敬重修道院的修士们。”

<卢卡.奥尔金> “那我们这就去遗迹探险吧！”原本看着镇子上的地图感到十分遗憾，如果不是出来工作的，那自己早就和一些美国游客去花天酒地了。听见阿尔贝托提起遗迹，忽然就有了，兴致，“啊，遗迹也在本岛上吗...”

<雷蒙> “问问遗迹？这是...字面意义上的询问么？”我对于阿尔贝托的说法有些不解，直白地说出了疑问。“不出意外的话，那里在日落之前应当也充斥着游客群吧。”

<KP 落衾> “本岛上没有遗迹。”阿尔贝托摇摇头，“松树岛以前是海盗呆的地

方，这里遗迹多，可能有你们要找的地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来如此，感谢您的解惑。愿主的光辉庇佑您。阿门。”

<KP 落衮> “游客要晚点到，我们比他们快。”阿尔贝托朝着海的对面呼出一口烟，“他们坐游轮要下午才来。”

<卢卡·奥尔金>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找找遗迹了，这就走吧，继续杵在这几天都要黑了。”

<雷蒙> “哈哈!这真是极好的。”我由衷的感到高兴，不禁大笑出声。“谢谢您，阿尔贝托施主，这都是多亏了您娴熟的驾船技术!”

<雷蒙> 我回过头：“奥尔金施主，伊普西隆施主，看来我们现在应当是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才对，不然就枉费了这提前的时间了。”

<KP 落衮> 阿尔贝托觉得你们上了岸又下来有点奇怪，他挠挠后脑勺，拍拍船舷，“还以为你们要来度假，那再上船来吧，我还有几首曲子能唱。”

<卢卡·奥尔金> “原来不在岛上吗。”我也觉得自己很奇怪，穿好救生衣又爬上了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额外过问一句，您是否在 24 日时见过一位神职到访过这边？”在重新上船前，我问了句。

<雷蒙> “呵呵...这还真是麻烦您了，毕竟这么受欢迎的地点，鄙人也想趁人少时前去看看。”解释完后将注意力放在了伊普西隆提出的问题上

<KP 落衮> “司铎？我是听多雷托叔叔说过他送一个年纪挺大的司铎阁下去了一趟松树岛又回来。”阿尔贝托重新启动小艇，小船缓慢地绕着松树岛沿岸开始行驶，“说是司铎在船上和他谈了很多教义，让他受益匪浅。”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多雷托先生有跟您提过更详细的探讨内容吗？…那位司铎正是我的同僚，近日他稍微出了些许的事，想稍作了解…”

<雷蒙> “司铎要来松树岛是很常有的事么？”我暗自琢磨着，轻描淡写地问道，“应当不会是来度假的，那么那位司铎应该也不会待太久吧？”

<KP 落衮> “司铎阁下来松树岛这件事确实有点奇怪，毕竟教堂和修道院都在本岛嘛。”阿尔贝托一边叼着雪茄一边熟练地开着船，含糊不清地回答你们，“多雷托叔叔说是司铎对我们的情况非常关注，并且说梵蒂冈虽然在政治上帮不了什

么忙，但是希望人民都一切平安……我感觉司铎就像费南多神父一样，对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非常关注。”

<KP 落衾>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也帮不上忙，但是希望司铎这样善良的人一定有好报，请您替我向司铎问好。”阿尔贝托干净的眼神看向伊普西隆。

<卢卡·奥尔金> “你叔叔有跟着他一起去吗，我们中正好也有一位神父，都对那位来松树岛的方向还蛮感兴趣的，我以为这里只是度假的地方，没想到还会涉及到还会有神学圣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是的，是的…无论做什么，在言语或在行为上，瓦德兹蒙席的一切都因主耶稣的名而作。”看着阿尔贝托的眼神，心情却复杂地难以言喻，只能勉强自己回答着对方，“善良会带着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

<KP 落衾> “多雷托叔叔没和他去，司铎也没说是做什么的，只让他在岸边等着，但是他说司铎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得不轻，在快要入夜的时候才急忙跑回船上让他赶紧开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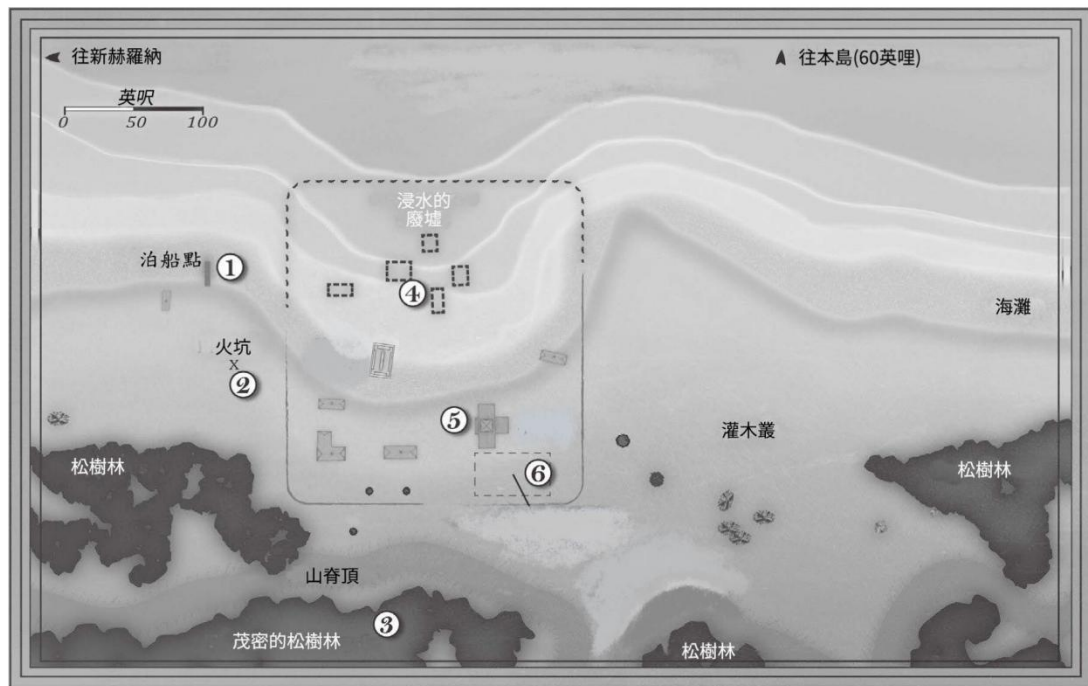
<雷蒙> 我趁卢卡在和阿尔贝托闲扯的时候，悄悄朝伊普西隆那挪动几步，俯下身朝他说道：“兴许现前书店老板说的'全身濡湿'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快要入夜时分…？”刚在迷茫思索着时，发觉卢卡所说，我点了点头，“当是如此了…”

修道院遗址

<KP 落衾> 船慢慢地绕着松树岛开着，你们一路看见了茂密的矮松树林和长长的沙滩，还有不少破败的棚屋和只剩下半垒砖墙的残余物，听阿尔贝托说，很多都是从前被流放到岛上的犯人，或是海盗留下的东西。在行驶了约莫一小时之后，船在一处稍大的遗迹停下了。

“最大的遗迹就是这里了，应该有你们要找的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先往遗迹过去吗？两位。”

<卢卡·奥尔金> 看着遗迹有些为难：“可我的相机不能浸水。”

<卢卡·奥尔金> “麻烦阿尔贝托帮我保管一下吧，我们过去看看。”把相机带给阿尔贝托，也不怕他拿了就跑，小声地对两位同伴说道，“瓦德兹神父的衣物被沾湿，或许是因为探索这个遗迹的缘故。接下来我们也要和他一样了。”

<雷蒙> “您保持双手握持的状态，相机就不会浸湿了，奥尔金施...”话刚说到一半才发现人已经没影了，遂放弃。“鄙人也同意，就先去就近的遗迹看看吧。”

<KP 落衾> “你放心，阿尔贝托不会拿人的东西，有主在看着我。”阿尔贝托接过相机，郑重地把它放在了驾驶座稍高一些的地方，以免在低处进水。

<雷蒙> 赞许地看着阿尔贝托的方向，也朝卢卡点了点头，“那么我们就走吧，百闻不如一见。”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只看瓦德兹蒙席...我是希望两位同我前往时要想好，毕竟两位原本而言不该同我冒此大险...”我低声跟雷蒙和卢卡这么说着，显然对于进入遗迹还带着忧心。

<卢卡·奥尔金> “让你一个人去我们也不放心啊，万一那些海水没过你头顶怎么办，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我和雷蒙也可以托着你。”对伊普西隆感到担忧。

<雷蒙> “您不必为我们担忧，鄙人与奥尔金施主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来的，对奥尔金施主来说想必是工作，对鄙人来说也是个修行的好机会，还请不要介

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了解了，只是到时有所异样，还请两位到时可尽力远离该地，那魔鬼并不一般。”想了想我叹了口气，补充了一句。

<雷蒙> “这也无须担心，应当是能在涨潮前就能赶回的…但如果真到了如此地步，鄙人也会尽力保证二位施主的。”用着一副施主所言极是的表情附和道

<KP 落衾> 走进废墟中，你们感受到一股近乎凝固的，静止的空气弥漫开来，这里的墙虽然也有漏风的孔洞，但海风的腥咸到这里就如同完全被隔绝那般，消失无踪，空气中只有潮湿的水汽，浪涛拍打滩涂的声音也变得模糊。

不难看出这里的确是一座废弃的修道院，因为在距离海最近的地方，有一座破败的钟塔映入眼帘，而拱门已经被海水侵蚀得看不出原样。及小腿深的水没过钟塔的最底部，看样子要往上攀登是一件挺困难的事。

<KP 落衾> 除了显眼的钟塔之外，废墟各处都积着水，当你们走进去的时候，鞋就已经湿透了。在靠近教堂墓园的位置，还有一座小小的屋子，勉强能够保持在水位之上的状态，门扉朽坏了一半，看不清里面的物件。小屋的四周杂草丛生，还有一些断裂的墓碑，几乎已经碎裂成齏粉。

<卢卡.奥尔金> “哇...被水浸湿的感觉还怪难受的。”把裤腿卷起来，走过去去试试看推开小屋的门

<雷蒙> “这里也有钟塔...不知是否还能使用。”想起了先前在整点时常常听到的钟声，不禁开始琢磨起究竟是哪里传来的。“回去时问下阿尔贝托施主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着那处钟塔的水位几乎能漫过小腿，我有些为难，在留意到墓园后这么说着：“…这是否就是藏骸所？”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聆听检定：D100=33/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卢卡听到小屋内传来了呢喃似的祷告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到卢卡尝试推门进去，我也往那边走过去。

<雷蒙> “看起来已经有好些年代了，不知是否还能看清上面的刻字——等等，奥尔金施主!”发现卢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自行进了小屋，不禁紧张地出声并跟了过去

<卢卡.奥尔金> “嘘...”把食指贴在嘴唇上，示意他人噤声，做了一个‘里面有

人’的嘴型，虽然也不知道同伴能不能看懂。

<卢卡·奥尔金> 扒在门缝处往里面偷窥，看看里面是什么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察觉到了卢卡的示意，我放轻了动作，稍微到卢卡旁边一同往里看。

<KP 落衾> “愿您赐我们以恩惠，您将如同光一般映照我们的躯壳，使我们走在您走过的道上，修心，修身，一切因果归于主的指引……”屋内很黑，你们看不清里面的内容，只能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在祈祷。

<雷蒙> 后知后觉地朝卢卡点了点头，将承担肩上的包裹的带子攥紧，尽量不发出多余的声音一同往屋内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请您烛照我心的幽暗，赐我正直的信德、坚固的望德、十全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愿祢的名受显扬；愿祢的国来临；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我接在苍老的声音后面轻声接续着祷告，有些恍惚。

<卢卡·奥尔金> 看得清里面是人是鬼吗

<雷蒙> “真是非常抱歉，在这种时候来这里，不知是否打扰到您了。”见到事情败露，紧接着伊普西隆那几乎是本能的祷告后朝屋内试探性地说着：“不知…您是否介意？”

<雷蒙> “您…是否患了什么不能见光的疾病？”本想着稍稍拉动木门好让缝隙更大，但想到屋内连一点烛光都没有，不禁想起了这种可能性。“如是这样的话…”

<KP 落衾> “请进吧，孩子们，请告诉我我的子民们是否还生活在困苦之中？”那声音苍老，但是诚挚。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下意识地祷告完后我才在雷蒙的出声中恍然回神，在里面的声音如此说后我看了看卢卡和雷蒙。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您所指的困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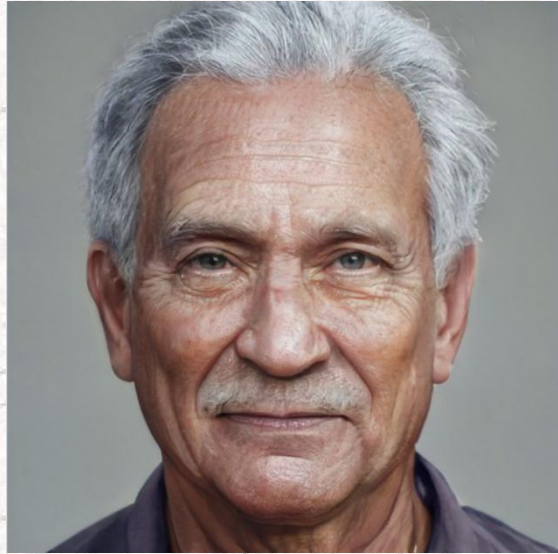
<KP 落衾> “战争、贫穷和饥饿。”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虽然如今尘世仍受到这些的困扰，但相较过往应当是好了不少，相信在不久远后，应当得以彻底远离‘埃及’，到达主所应许之地。”我推门进入。

<卢卡.奥尔金> “...打扰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只是跟伊普西隆一起推门进去。

<卢卡.奥尔金> “请问您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您的住所吗？”

<KP 落衾> 你们推开门，在漆黑的小屋中，借着微光，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随后——灯被点亮，穿着古旧传教士服装的老神父，将手中的火柴吹灭，一摇一晃的烛火就填满了小屋。



屋内没有多余的摆设，只有一个容人端坐的坚硬木板凳，一张桌子，一盏油灯。他先前似乎就在对着这空无一物的黑暗祈祷。

那一身传教士的袍子，旧得起了毛边，在你们看来并非此时代会有物件，来源应当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雷蒙> 看到伊普西隆已经推门而入，而屋内的老者似乎也并不介意，“看来鄙人是多虑了。”于是跟在最后进入

<KP 落衾> “我一直在此处，我只能在此处，这是主命我在此要为之事业，为的是锤炼我的灵魂。”他静静地回答你们

<雷蒙> “您是经常在这里祷告么？”我环视了下四周，开口询问。“但鄙人听说，这里是早已废弃的修道院，是有什么仍未介怀么？”

<卢卡.奥尔金> 在遗迹中还有除了我们以外的人在而警觉了起来，虽然雷蒙也崇尚苦修，但也不会到这个地步。在老人点灯后看看他有没有影子。

<雷蒙> “一直在此处...鄙人明白了。”感受到了言语中的重量感，便不再提起这个对于我一介外人来说过于有失礼数的疑问

<KP 落衾> 卢卡看了看老人的身后，并没有看到影子。年迈传教士的身躯就像是几近消失一样，和烛火周围的空气一同微微晃动着。

<卢卡.奥尔金> 在察觉到这一点时内心涌起惊涛骇浪，一时间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犹豫了很久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从哪方面旁推侧击地询问比较好。

<KP 落衾> “我们的军队是否还平安？上次送给小加西亚的那碗粥不知道他喝下

去没有，那是我加了药草的配方，据说有安神的功效。”他喃喃地问你们。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蒙主启示在此修行…天国主的启示，锤炼凡躯与灵魂，唯有蒙难与历练，走过通往永恒苦难的道路，才能得主欢欣，为人谋福报…”看着他几乎没有的影子，稍微呆滞了一瞬，随后继续问，“…如何称呼您？”

<卢卡·奥尔金> “老先生，请问您...是因为这些未知的执念而遗留在此吗？”

<KP 落衾> “费南多，称呼我为费南多就好，如何称呼您？”他微笑着看向伊普西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费南多神父。您称呼我为伊普西隆即可。”我念着这个名字，看卢卡打算说我碰了碰他，然后才继续道，“主的启示如此，您有所执莫非是指饱受战争，贫穷和饥饿的众生吗？”

<KP 落衾> “主启示我留在此地继续修心，如此才能归入主的怀中，有何执念……我在此世的修行，还未了结。”

<卢卡·奥尔金> “加西亚...”我戳了戳雷蒙，“好耳熟的名字。”

<雷蒙> “如是巧合的话...兴许指的是昨日殡仪馆的前军医。”我小声地回答卢卡

<雷蒙> “那屋外的墓碑...也许您能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疑惑，是谁在此地长眠了如此之久？”我想起方才在屋外与伊普西隆的谈话，“那墓碑已经磨损到无法辨别刻字的程度——或是那上面原本也并无刻字。希望您能告诉鄙人...”

<卢卡·奥尔金>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在这儿了，有没有...出去过？抱歉，我有点混乱，您不是已经...”

<KP 落衾> “这里是我曾创建的修道会遗址，那土中安睡着的，不过也是迷途的诸多灵魂之一罢了，他们已然归入主的怀抱。”

<卢卡·奥尔金> “我们的问题会有点多，希望您不要感到厌烦，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雷蒙> “...费南多，费南多？”我一时甚至没能转过脑筋，但马上回想起了先前办公室内看到的纸条内容，“原来如此...看来那纸张上的内容确有此事。”我尝试沉住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KP 落衾> “我在此处……”费南多喃喃着，表情变得有些迷茫起来，“……多

久了呢？我随本国的军队而来，在迪亚哥爵士到访此处后，已经许久不曾有人过来了。”

<雷蒙> “曾经...除了我们三人之外，近日还有什么有缘人前来拜访过您吗？”

我试探性地提出问题，“鄙人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您的身影，否则这座岛上早已遍布您的传闻了。”

<卢卡.奥尔金> “那瓦德兹蒙席呢？”脱口而出才意识到这样十分没礼貌，压了压声音，“是一位神父，应该在大前天也来过这里。”

<KP 落衾> “这世上若还有人在为了死亡而感到恐惧，那便是我存在的意义所在，在超越善与恶，生与死之后，灵魂将会因纯粹的指引而通往主的庇护之下。”他喃喃，“近日不曾有人来过，我已经在此祈祷许久了。”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心理学 52: D100=37

<渡边> 首席指挥官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

<KP 落衾> 雷蒙察觉到费南多并没有撒谎，不仅如此，对方的记忆甚至是心理状态都十分混乱，对除了祷告与教义相关的内容都不甚清晰。

<雷蒙> “费南多施主，鄙人可以这样称呼您么？”我顿了顿神，继续说着，“也许您还记得，在您修行的这段时间里，还有没有任何、任何异样的事情，或是特殊的事情发生？”

<KP 落衾> “特殊的事情……我时常听到主的感召，我是否已经接近超越……主啊……”他说着，又在胸口划了十字祈祷。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死亡乃是现世生命的落果，永恒生命的开端，于恶者是罪恶苦果，于善者是主的赐福，他们最终都将被引领者到达主的身旁，觐见主的荣光…这不应是被恐惧之事，但尘世总对此有所误解。”我这么喃喃着，随后感慨了一句，“义人之为，圣人之行…无愧是费南多神父。”

<KP 落衾> “何为圣，何为义？在尘世领得主赐予的光辉，赐予的饭食，便已经是莫大的恩惠。要以谦逊为德，以谦逊束腰，我自不敢封圣，也愿世人就此视我如尘土。”

<卢卡.奥尔金> “主的感召...那是什么？”

<KP 落衾> “主说我即将随他的引领而去，我想这便是我之修行得到认可的迹象。”

<雷蒙> “费南多施主，您...看来您并不愿意被封圣。”意识到对方知道自己已经是灵魂的这件事，让我不知是放下了心还是更加提心吊胆，“您创立的修道会，据说目前也是按照您的意愿来行事的。”

<KP 落衾> “如此便好。”费南多听了雷蒙的话，表情显得欣慰，皱纹也舒展开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谦逊至此，主公义的冠冕为您留，不但赐给您，也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您无需对此介怀...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若尘世皆善，实则人人都是圣人，人人皆为尘土...”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画着十字如此说着。

<卢卡·奥尔金> “原来如此...”听到雷蒙的话心理又一紧，以为是灵魂状态的费南多还有途径去联络修道会，发现自己是误会后才松了口气。

<雷蒙> “但那约是何时何日？前几日——对我们来说的前几日，有名女性有给您写过信，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她的姓名。”

<雷蒙> “她的名字叫做唐娜·埃尔南，不知您是否还有印象？”

<KP 落衾> “信……？”费尔南很困惑地想了很久，抬头表示了否认，“我独居此处已久，从未收过信函，唯一有的，也是在夜中时常听到民众们的祈祷。”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说来您刚刚提过小加西亚，那是您曾经的同僚或信众吗？”我像是想起了什么问了问，“我本向此而来也是为了我之同僚，但看此景想必是另有其事相生了。”

<KP 落衾> “小加西亚是军队中的一名年轻勤务兵，我随他们前来此地与当地入交涉，不料起了冲突，只得在后方照顾伤者，他便是伤者中的一员，不知他此时腿好些了吗。”费南多微笑。

<卢卡·奥尔金> “说起来，请问您是否知道一种叫库柯的怪物？”忽然想起了库柯的传说，认为既然这样的话，说不定费南多神父会目击过，“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据说它喜欢在夜里寻找游荡在外的年轻人捕食。”

<KP 落衾> “库柯……我并不知道，若是会捕食人类的邪魔，我应当即日启程，禀报裁判所才是。”

<雷蒙> 只是口头描述的话可能还不够，我这么想着，一边同昨日一样卸下来背

上的包裹，拿出了画具与日记本，在一旁蹲着马步、借着烛光画起了记忆中加西亚前军医的脸。

<渡边> 雷蒙进行美术检定：D100=92/47 失败。不利的战况。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如此，有您的药草及主的庇佑，那位小加西亚当是平安了。”听到费南多如此说，我接续回应到，“您无需担忧，待同僚事毕，我当会将邪魔回报教廷。”

<卢卡·奥尔金> 我试试看去给雷蒙打下手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美术检定：D100=15/1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雷蒙> “...我无所谓。”我强装镇定，但昨日的场景似乎此刻又重现在了我眼前，让我一时都没能保持住主语

<KP 落衾> 似乎是因为烛光太过昏暗，雷蒙并没有成功地在纸上勾勒出能够辨认的轮廓，所幸卢卡又凑过来打了下手，帮着雷蒙一笔一笔地将纸上的人形描摹完整了。

<雷蒙> “.....鄙人向来是没什么所谓的。”我事了拂衣去，干脆将这摊子撂给了卢卡，让这年轻人自由发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后面两个人这么画了起来还有些茫然：“两位…？”

<雷蒙> “对不住了，费南多施主以及伊普西隆施主...”我将青筋暴起的手放在了门把上，“虽然有些失礼，但鄙人想出门透透气，不知二位是否介意？”

<卢卡·奥尔金> 接过绘画工具，继续往上面加笔，见雷蒙忽然要出门有些欲言又止。看了看伊普西隆的身形又看了看雷蒙伟岸的庞大身躯，觉得自己没必要为他操心，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就让他去了。

<KP 落衾> “您想做什么都无妨，此地是世人均能来去自由之所。”费南多回答。

<雷蒙> 我没有回头，只是点头致意，便开门出了这间有些透不过气的小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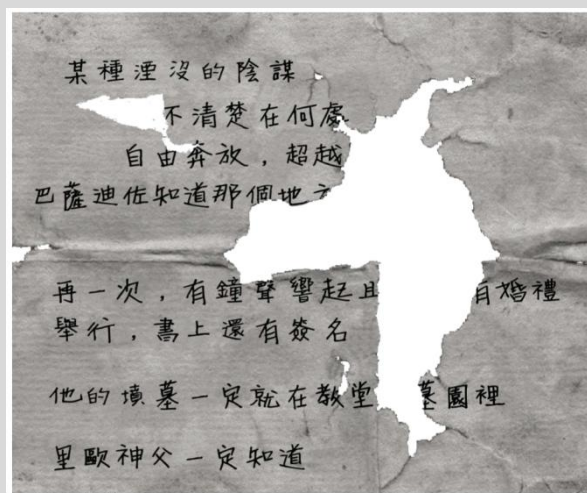
<KP 落衾> 你暂且离开了这间烛光摇曳的小屋，回到了废墟中。此时已过午后，海水正在最后一次向后退去，随后，就该重新将这处废墟淹没了。在距离小屋不远的地方似乎是一处旧教堂，但如今也只剩下杂草丛生的瓦砾堆，在那之中似乎有什么深色的东西，沾了沙石和海水，湿漉漉地反光

<雷蒙> 我为了转换心情，决定朝那反光的地方走近瞧瞧

<KP 落衾> 你看见了一本厚厚的被水浸泡过的笔记本，尺寸有些大，如今因为潮水的褪去而半显露出来，封皮是黑色的皮革

<雷蒙> “黑色的笔记本...?” 我想起先前同行人员提到过的，瓦德兹遗失的那黑色封皮笔记本，于是便弯下腰试图将其拿起

<KP 落衾> 封皮上没有姓名，但却有着来自梵蒂冈的印章标示，而其中的内容也大都因为海水而被弄得无法阅读了，唯一能够看清的是这部分字迹：



<雷蒙> “这...想必一定是那位的字迹了。” 我将这些可辨的字迹暗记在心，便将笔记本合上，挤压出些水分后放进大衣内、夹在了左手腋窝处。

<KP 落衾> 笔记本的封面和边缘似乎有血迹

<雷蒙> 似乎小屋内的谈话一时半会可能还不会结束，趁着夜色还未降临，我尽可能朝被潮水浸没一部分的钟楼那边走去，直到有些危险深度才停下

<雷蒙> 从这现在的距离能看到钟楼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吗？

<KP 落衾> 钟楼的顶部大也都腐朽了，隐约能看到一口很大的教堂钟还勉强挂上面

<雷蒙> 这才想起忘记询问那名神父关于这口钟的事情，不免有些后悔，干脆转身朝小屋方向走去

<卢卡·奥尔金> 我在雷蒙离开后不久就完成了画作，把加西亚军医的画像给费南多神父观看：“请问您说的小加西亚是这一位吗？”

<KP 落衾> “小加西亚应当要更高一些，更瘦，也更年轻。”费南多借着烛火看着卢卡手上的画，“我并不认得这画像上的人物，若他也得了小加西亚的姓名，只希望他和小加西亚一样勇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茫然过后我环视了一圈，只看到费南多与这一盏灯，像是想到了什么，我取出了自己的十字架：“与您的交谈受益颇多，望您收下这枚十字架。主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这是主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有此或许能更好地将虔诚之意与坚守之心传达于主的身旁。”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双手接过了十字架，“感谢你，伊普西隆，我会一直携带着它，晨祷、晚祷，每一天都如此，愿我有一日叩响主的门时，能够将您的虔诚借此告知于祂。”

<卢卡·奥尔金> “那是我们认错了。我们认识的这位加西亚先生是一位军医，确实也担得起勇敢的美名。”

<KP 落衾> “主的子民，大都是以勇敢、善良、勤劳为名的。”他回答卢卡。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愿我们与主同在，沐浴在主的庇佑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KP 落衾> 这时你们看见高大的雷蒙又推门进来了，左臂下夹着一个黑色封皮的本子

<雷蒙> “各位...谈得如何了？”我四周环视了下，似乎除了多出了一个十字架外和刚才没太大区别

<卢卡·奥尔金> 正犹豫着想怎么告辞出去找雷蒙，没想到雷蒙就自己回来了，有些好奇：“你刚刚去哪里逛了？”

<雷蒙> “鄙人刚才为了散心，去钟楼那边逛了一圈。”直白地结束了与卢卡的对话后，我转身朝向了费南多神父，“费南多施主，方才鄙人粗心，忘记问您一件事，这附近的那座旧钟楼...如今还会有修道会的兄弟前来响钟么？”

<KP 落衾> “不曾有了。”费南多摇头，“若我还有余力，自当登上钟楼击磬以闻信众，但如今我活动多有不便，相处最多的便是这盏油灯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说来，迪亚哥爵士，您说过自他到访后许久未曾有人至此...他的到访是为何您有所了解吗？”想到残页上描述的事，我小心

地询问到。

<KP 落衾> “我不知晓迪亚哥爵士所为何事，只是他同我向来处处不合，从来都不肯饶恕那些罪不至死之人，我与他交恶已久，上次前来登门拜访时……” 费南多微微颌首想了很久，“或许也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争吵，随后他便离去了吧。”

<雷蒙> “这座修道会，是您辞世之后才被废弃的么？”我想起先前的对话，又补充道，“还是说也是战争的缘故？”

<KP 落衾> “我来到此处时，修道院便已经成了现在这幅模样，我本以为我的弟兄们会长久地停留在此处。” 费南多很茫然地看了看这空无一物的屋子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他们如今已经迁址，信众都很钦佩，想必在未来也当是如此延续下去。此处入夜会涨潮，或许是因此才不得不弃之离去。”

<KP 落衾> “涨潮之于我亦是修行，虔诚之人，主应使得他行在水面有如地面。”

<雷蒙> “确实如此，那钟楼的顶部也腐朽得严重，想必是被雨水侵蚀而成...如今只剩下一口钟还挂在其中，鄙人也不确定还能不能正常运作。”接过伊普西隆的话头，讲述自己方才的所闻所见

<卢卡·奥尔金> “这里已经被废弃许多年数，变得破败也是很正常的。”不明白为什么三人对一栋建筑这么在意，比起这个，自己对于雷蒙带回来的书本更感兴趣，决定在离开后再询问。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当是如此。只是信众初信或许还无法至此境界，传教之道当是需顾及此…”

<雷蒙> “说起来，既然您与迪亚哥爵士如此不合，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我开口询问道

<雷蒙> “听起来似乎身居高位，先前也听说过他生前的日志有被收集成册。”

<KP 落衾> “爵士是主管古巴事务的官员，与我是同乡，但我与他在诸多理念上均有不合，譬如针对死囚犯，爵士从不肯让我传道与他们……”

<KP 落衾> “不懂得宽恕之人，其途必然坎坷，不知道爵士如今去向何处。”

<雷蒙> “原来如此...触及了您悲伤往事，还请原谅方才冒犯的鄙人。”对方明明除了教义外的事物几乎全然混淆，但却单单还记得迪亚哥子爵的事，想必两者生前的渊源比看起来的更深。如此想着，我朝费南多神父点头致歉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宽以待世人…无论种族，无论罪善，都当有

受道信主的权利，当有悔过忏罪之机。”想起了自己钦佩的上任教宗，我感慨了一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叨扰甚久…若是来日得闲，我是否还能再到此处同您再行探讨？…今日受教颇丰，只愿我们在尘世的路径上得以继续负重，逢生时的苦难磨砺下继续行走着，直到步入主的路径上。”

<KP 落衾> “自然可以，愿我之躯能为所有愿聆听主教诲的人引路。”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谢您，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经过试验者，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来日再叨扰了。愿主与我们同在，与世人同在。阿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说完我看看卢卡和雷蒙，示意了一下雷蒙的笔记，然后先行退了出去。

<卢卡·奥尔金> “有缘再见，费南多神父。”道别后也跟着一起离开。

<KP 落衾> “来日再会，我们终将多归于一，聚沙以为塔，以苦业涤荡内心，步入坦途之中……”费南多神父目送着你们离开，低声继续祈祷着。

<雷蒙> “谢谢您，费南多神父。若是像是这般继续修行下去，想必您一定再度能够引领普罗大众、一定能够再度成为此地黑暗中的光罢。”开门离开前，我也如此朝费南多告别道，他贯彻信念的执念着实令我佩服

<雷蒙> 意识到了伊普西隆的眼神，不动神色地跟着二人离开了屋子

<KP 落衾> 你们合上了守墓小屋的门。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有了暗淡下来的趋势，虽然太阳还悬挂在天边，但光线已经几乎要丧失活力。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侦查检定：D100=16/6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侦查检定：D100=49/6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雷蒙进行侦查检定：D100=79/64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尽管水已经有了蔓延到墓园区域的趋势，但伊普西隆和卢卡还是看见，在距离墓园处不远的一堆乱石和瓦砾下方，有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板，而那里的水位也看上去较低一些。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那边的水位似乎低了些…两位要一同看看吗？”我指了指相对平整的石板。

<卢卡·奥尔金> “那个地方看上去有些奇怪，我去看看。”我指了指那个方向，朝着乱石堆走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卢卡这么说，我也往那边过去。

<雷蒙> “...嗯？啊，经您这么一说，似乎确实如此...”被伊普西隆如此提醒后，这才发现了蹊跷，“只是过去看看应当也不会费太多时间。”

<雷蒙> 我也跟着过去

<KP 落衾> 石板在你们的简单清理之下完全暴露了出来，它看上去是旧时用作蓄水池的设施，顶盖看上去很旧了，但勉强也能够移动

<雷蒙> “这可真是...”虽说并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也让我吃了一惊，“要先移开来看看么？只是看的话应当也并不会耗费太多时间。”我朝二人问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一同来吧。”清理出来后开始思索瓦德兹蒙席目睹之物是否会是从此出来，我点了点头。

<卢卡·奥尔金> “来都来了，看看吧。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蹲下去试试看移动顶盖。

<雷蒙> 那么我们决定三人合力挪开顶盖

<KP 落衾> 你们移动顶盖——浓烈而腔鼻的腐臭味几乎要凿穿你们的大脑，因为浸水而导致的尸体腐坏使得眼前的场景可怖至极：无数被掏空了心脏的躯壳，与瓦德兹蒙席和阿尔特拉教授同样的死法。尸体的手与脚因为泡水和腐烂的液



体而凝结在一块，如同一堆堆融化的人形，黑绿色的水之下，还有更多起伏的躯壳轮廓。

他们的眼睛处均有一个巨大的空洞，无一例外，凝固的蒙了死亡阴翳的眼睛凝视着夕阳即将沉没的天空，而在尸水之下，有更多这样的眼睛，受害者的眼睛，绝望而恐惧地看着你们。

<KP 落衾> sc 1d3/1d8

<渡边> 伊普西隆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49 成功, 伊普西隆的 San 值减少 1D3=2 点,当前剩余 47。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雷蒙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5/85 成功, 雷蒙 (hp14/14 san83/85) 的 San 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84。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卢卡.奥尔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0/60 成功, 卢卡.奥尔金的 San 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59。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卢卡.奥尔金> “这...这是——我得回去拿我的相机!”

<卢卡.奥尔金>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尸体...难道瓦德兹蒙席就是看到了这些所以才会...”在回去拿相机前观察一下这些尸体的穿着, “他们是否都是这个废弃遗迹曾经的原住民吗?”

<KP 落衾> 卢卡注意到这些尸体的穿着跨越极大, 从现代的穿着到十六世纪的穿着都有

<雷蒙> “不、不必——”我小声遏制住卢卡, 试图稳住自己的发声器官好让它不要颤抖, “这样一来一回, 很可能已经赶不上了, 但绘图也并不是赶速度就能绘制成的...”我纠结了起来

<卢卡.奥尔金> “但这可是十分重要的证据。”

<雷蒙> 能看出里面的尸体有没有很明显的年代差异?

<KP 落衾> 有明显的年代差异, 从一些漂浮在水中的织物或是尸体身上穿着的装饰物就能看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这, 这...”看到这些尸体后震撼了一瞬后我即刻回过了神, 我默默画着十字, 祷告着, “不论我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获得, 愿所有过世之人得获天主仁慈获得安息。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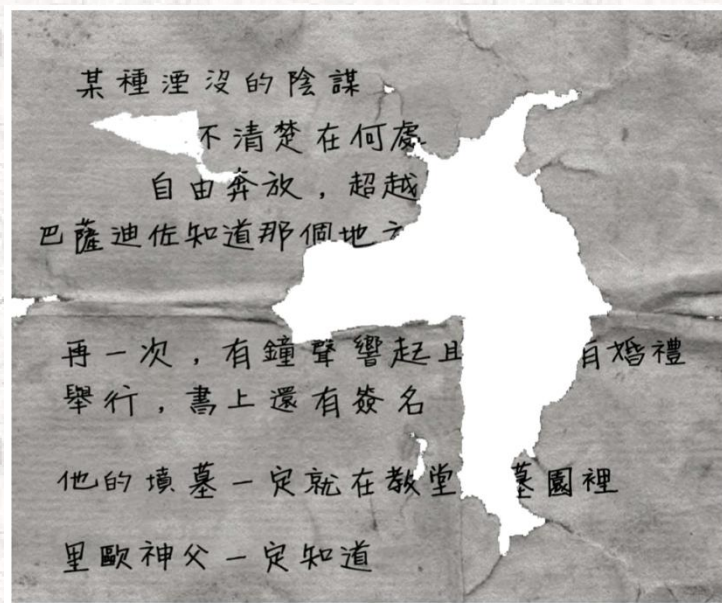
<卢卡.奥尔金> “我父亲说过，库柯的口袋中会囤积着新鲜的心脏...”一边警惕看着小屋的方向，依旧认为这些尸体与费南多脱不了干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费南多神父，或许是由他因造成如此情况...我并不愿信如此虔诚者本心愿做魔鬼之行...”祷告完后我如此说着。

<雷蒙> “这...也是那妖物在作祟？”我与伊普西隆一同，用空着的那只手紧紧攥住念珠，在口中念叨着超度的念词。

<卢卡.奥尔金> 我看看这些尸体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随身物品，比如项链或者手表之类

<KP 落衾> 一些有随身物品，譬如珠宝或是项链，又或者是发卡；一些则没有。



<雷蒙> “现在应当是可以拿出来了。”稍微冷静下来后，我从时间抽出那本已经皱巴巴的，封皮上还有些许血迹的黑色封皮笔记本，递给在一旁交谈的二人

<雷蒙> “鄙人发现时它就已经是这样了，能辨认的只有这一些片段。”我翻开书页，指着这段说道

<卢卡.奥尔金> “这里太危险了，我们需要尽快离开。”把尸体上的一些随身物品扯下带走打算作为证据，希望失踪者的家人可以认出来。

<雷蒙> “这应当就是先前提到的，瓦德兹施主遗失了的那本笔记吧...”我摇了摇头，“鄙人是在离那小屋不远的旧教堂废墟处的沙砾中发现的。瞧，这里还有来自梵蒂冈的印章标示。”我又指着没写姓名的封皮处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幸运检定：D100=46/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卢卡费力地弯下腰伸出手去够其中一具尸体，在其上扯下一串带着金相片盒的挂坠，里面有一张看上去像是贵妇人一样的肖像画。

<卢卡.奥尔金> “太好了，有用的证据！”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被笔记上的信息冲的有些混乱：“必须尽快了，入夜时分这里或许会有魔鬼现行…带上笔记，我们还得把此处复原…”

<卢卡.奥尔金> 我与伊普西隆把这里的顶盖复原

<KP 落衾> 你们将顶盖复原，天空此刻又暗下去几分，灰白色的云朵因为加速的风，就连流动的速度也快了几分。

<雷蒙> “目前的我们没办法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如此惨象被我们发现了是切实的事实。”我伸出五指，按在了已被重新盖上的顶盖表面上，咬牙切齿地念叨着。

“这种惨无人道的事，鄙人发誓，一定不会让这等孽畜再度为祸人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两位，我们速速离开吧…”看着风向的变动，在复原后我跟两位这么说着，“或许我们可以暂居新赫罗纳一宿…若真是魔鬼，四处躲藏似乎也无济于事。”

<卢卡.奥尔金> “好，先回去吧。”

<KP 落衾> 你们一路涉水出了废墟，来到小艇的边上，阿尔贝托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姿势，一边叼着雪茄一边认真地盯着放在驾驶位上的相机，发现你们回来了，他朝卢卡点点头：“阿尔贝托说了会好好看着您的相机。”

<卢卡.奥尔金> “那我当然相信阿尔贝托啦！”觉得对方用自己的名字来自称十分有趣，于是也用名字来代替‘你’，“接下来我们打算在新罗纳赫住一晚，有什么推荐的旅店吗？”

<雷蒙> “已经快入夜了。”我跟着走到小艇旁，又看了看天色，“阿尔贝托施主，今日没有来参观遗迹的游客吗？按您的说法，他们所搭乘的旅游团应当是比我们稍晚才对。”

<KP 落衾> “唔，可能是因为快下雨了吧。”阿尔贝托抬头看看有些昏沉的天色，“小岛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总是会影响航行的，这里游客们不愿意被雨淋的。”随后他回答卢卡，“新罗纳赫那中心就有旅馆，就叫新罗纳赫那旅馆，来旅游的美国人都住在那里。”

<雷蒙> 我申请对他这段关于“没有游客来参观遗迹的原因”的解释进行心理学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朝着废墟的方向再看了看，稍微还有些恍惚，听到了卢卡和雷蒙的话才回过神来：“我记得您提到过，入夜时分这里是被彻底

淹没了,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以到达这里?…来此处旅游的客人是否有提过遗迹内的一些事?”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 D100=26/52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雷蒙认为阿尔贝托并没有在说谎,他对松树岛旅游公司的出行安排并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深入了解过,关于下午为何没有游客到访的原因他也不清楚,并且现在松树岛区域的确快要下雨了。

<卢卡.奥尔金> “不愿意被雨淋?是这里的雨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心想美国人真是金贵。

<卢卡.奥尔金> “我认为游客一般不会来这。”扯了扯自己被浸湿的裤腿,就算是卷上去了很多但也依已经湿透了,“连雨都不想淋,怎么可能会来这里。把身上搞得这么狼狈可就不是旅游了啊。”

<KP 落衾> “从新罗赫那的租车行可以坐车来这里,有一条路,可以到后面的松树林,再坐吉普车过来。”阿尔贝托指了指离废墟不远的那片稍高的沙土地上生长的茂密松树林,“林子以前就在这里了,没人提过遗迹里有什么东西,美国人来,拍了照,野餐,又走了。”阿尔贝托指了指不远处的小火坑,“天气好的时候,会在那里生火。”

<卢卡.奥尔金> “如果不是有任务,要我在水里去观赏遗迹的话先得让旅行社把这里的水抽干。”

<KP 落衾> “涨潮的时候,水还淹不过火坑。”阿尔贝托摆摆手,“其他的地方还是可以走路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来如此…感谢您的解答。”我画了个十字,静待着卢卡与雷蒙询问结束,从这里往那边稍稍眺望松树林。

<雷蒙> “他们会去那间小屋参观么?那间颇有年代感的废弃小木屋。”我顺着阿尔贝托的指向,问着距火坑不远的木屋处,那间我们前不久才遇到的有魂魄出现的木屋。“阿尔贝托施主,您知道那间屋子大约是什么来头么?”

<KP 落衾> “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好像是海盗堡垒。”他好奇地看看雷蒙指的方向,“原来不是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此处与其说是海盗堡垒,不如说正是本岛处

费南多修道院的弟兄们曾经的旧址，如此地段被般称呼还真是……”

<KP 落衾> “啊！”阿尔贝托很惊讶，“原来是修道院的旧址，阿尔贝托是第一次知道。”他在胸口划了十字，非常虔诚地对着遗迹的方向行礼

<卢卡.奥尔金> “你们一直认为这里是海盗堡垒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主所见之时为一日千年，于人而言千年却仅仅为主一日，时光如此，不论身前死后，仅仅埋没于无人所传言之处……”接着阿尔贝托的话喃喃了一句，我叹了口气。

<KP 落衾> “叔叔伯伯们说以前这里很多海盗的，以前西班牙人流放的犯人都都会被带到这里来，喏，以前不是还有本小说是写这里的，虽然阿尔贝托没有看过，但是听游客们说过……叫什么……”他挠头。

“啊……叫《金银岛》！”

<雷蒙> 看着阿尔贝托如此虔诚的模样，不适合也不能再接着打听下去了。我一边倾听着身边潮水拍打岸边的浪声，一边等待着卢卡与伊普西隆的谈话。

<KP 落衾> “海盗的故事我们从小口耳相传，要是说这岛上有海盗的幽灵我都不奇怪。”他咧嘴一笑，“铁弯钩和木头寨子，还有黑白旗，所以阿尔贝托刚听先生们说这里是修道院旧址还吓了一跳呢。”

<卢卡.奥尔金> “那怪不得会开发为旅游景区。”把卷起来的裤脚放下去，手上的水在衣服上抹干后才拿起相机对着这里进行摄影。

<KP 落衾> “美国人来得多了，这里好像就变得没有从前那么神秘了。”阿尔贝托招呼着你们上船，重新让你们仔细穿好救生衣，“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无聊，阿尔贝托更希望什么都不知道。”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灵感检定：D100=45/6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灵感检定：D100=69/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卢卡和伊普西隆在看向松树林的时候，意识到松树林所在的地段地势较高，而松树林茂密，几乎能够吞没所有投进去的目光——这里是一个设伏的绝妙地点，易守难攻，怪不得在阿尔贝托的口中，海盗会将此地作为堡垒。

<雷蒙> “原来如此...和库柯类似，这也是当地人一代代所传下来的故事。”我

又重新抬头看看天色，询问道，“抱歉，阿尔贝托施主，但如果现在我们三人还想再在岛上逛逛的话，是否只能在岛上留宿了？”

<KP 落衾> “现在回本岛可能还算来得及。”阿尔贝托眯着眼睛伸出手感受了一下风速和湿度，“再看一会儿的话，天暗得很快，就不能再出海，客人们要留在新罗赫那过一晚了。”

<卢卡.奥尔金> 最后拍了几张照片后把相机的带子挂在脖子上套救生衣：“海盗啊...我小时候也想过去做海盗，后来被我父亲打了一顿就没有后续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修道院内当对此有所知才是，如今却无人维护修缮此遗址…或许口耳相传下也会有断代的意外。不过日后阿尔贝托先生就可重新告知他人此处真正为何了，毕竟此地也是属主所在过的荫庇。”

<KP 落衾> “我会的，司铎先生，这里既然是修道院旧址，阿尔贝托会经常拉你们这样的客人过来祈祷的。”阿尔贝托对伊普西隆露出一个朴实的微笑

<卢卡.奥尔金> “不，阿尔贝托！”想起来在遗迹内的那些尸体，阻止的话脱口而出，决定把部分真相告诉他“我们在那里看见了许多似乎是遇难者的尸体，这里地形崎岖也全是水域，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掉在洞窟中。”

<卢卡.奥尔金> “不过为什么会在这里建修道院，这里算是一个好选址？”看向伊普西隆，并不了解修道院一般都会建造在什么地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选址一般要从当下时代判断，地形，风景与便利性，或许在曾经的年代里此处并不会潮涨至此，出海与抵御外地诸如此类此地倒也算是不错。选址得当倒也算是功绩，但自然变更不可违逆，这也无可奈何。”

<卢卡.奥尔金>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过来朝拜祈祷的地方，至少现在不行，我们先要回去报警来回收遇难者的尸体。希望你可以暂时告诉大家这里的危险性，让他们不要靠近。”

<KP 落衾> “啊，这里这么危险！”阿尔贝托听了卢卡的话咋舌，“阿尔贝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在这里失踪或者受伤过，这里是浅滩……难道是废墟下面有洞穴塌陷吗？”他很疑惑地自言自语着，但还是对卢卡点了点头，对有司铎在的这支队伍深信不疑，“阿尔贝托明白了。”

<卢卡.奥尔金> “是的，是这样。”对于阿尔贝托的猜测进行肯定。从尸体的受害状况来看，这里一定是库柯，或者曾是库柯的巢穴，在不知道库柯究竟真的是

传说或是有人接着传说的名义进行别有用心的举动之前, 不能让普通的游客靠近这里。

<卢卡·奥尔金> “我们快走吧, 再不走要天黑了。”爬到船上去朝着大火招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或许是有人贪恋俗欲, 被引诱离了真道, 主用许多愁苦将其刺透, 阿尔贝托可无须担心, 或许蒙难者正是罪犯。只是事关重大, 正如卢卡先生所说那般我们需告知他人。”犹豫再三还是稍微附和了一下卢卡的话。

<KP 落衾> “阿尔贝托谨记在心。”年轻的快艇驾驶员认真地点了点头, 认为很有道理地将伊普西隆说的话低声念着对自己重复了一遍。

<雷蒙> “鄙人希望能在岛上四处看看, 但若是二位想马上动身的话鄙人也没有异议。”想起方才看到的骇人景象, 如此提议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朝着雷蒙摇了摇头, 随后朝阿尔贝托问了问: “若是往新罗赫那去, 是否可以再稍晚出行?”

<KP 落衾> 阿尔贝托点点头: “可以, 先生们, 这里离刚刚我们停在新罗赫那的港口不远, 但是如果你们要往林子里走的话, 不要走太深, 如果迷路了, 时间就来不及。”

<卢卡·奥尔金> “你们要再去逛逛? 我也去!”从船上再爬下来。

<雷蒙> “看来以前也发生过游客走失的事件, 小心为妙, 鄙人谨记在心。”我也朝着阿尔贝托拱手示意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得到阿尔贝托的回答后我画了十字, 看向了雷蒙: “雷蒙先生想先至何处观望?”

<雷蒙> “鄙人的话...虽然先前是希望能去粗盐提纯厂家周边看看, 但现在应当是没有这个需求了。”听了伊普西隆的话后开始思索起来, “这里的树林确实也有去看看的价值, 奥尔金施主你呢?”

<卢卡·奥尔金> “我的话想去银行提点钱防身, 但这个不急。伊普西隆先生想去哪里?”又看向伊普西隆。

<KP 落衾> 阿尔贝托跟着你们的对话眼巴巴地在你们三个人之间轮流看来看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被踢回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应答, 稍微思考过后才开口: “…想来便如雷蒙先生所说, 往树林去吧, 一同

前往也能避免意外发生。”

<卢卡.奥尔金> “那我们就去树林!” 点了点头, 看看现在的天色如何, 光线还充足吗。

<KP 落衾> 天色还算是明亮, 虽然已经有些发灰, 但照亮树林间的小路还是不成问题的。

<雷蒙> “鄙人无所谓, 那就这么决定吧。” 我再次面朝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施主, 那么我们决定去那边的树林再去逛逛, 小艇的事就麻烦您了。”

<KP 落衾> “先生们早去早回啊。” 阿尔贝托点头

你们往修道院旧址后方茂密的松树林去。甫一踏入树林, 潮湿闷热的气息伴随着虫鸣与鸟叫就环绕在你们的耳畔, 这里从表面上来看无论如何都是一片普通的广袤树林, 植被茂盛, 树叶黑压压地覆盖在头顶。

结伴拨开时不时拍在脸上的枝叶走了有数百码远之后, 海边的浪潮声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侦查检定: D100=34/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侦查检定: D100=60/6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雷蒙进行侦查检定: D100=56/64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在一片绿意盎然中, 你们隐约看见了一丝灰色的人工建筑痕迹, 同时, 一处明显看起来像是军事建筑的水泥塔楼也出现在视野中。塔楼最上方, 飘扬着美国国旗, 一个拿着望远镜, 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四下瞭望, 除此之外, 塔楼下也有佩戴着步枪和手枪, 装备精而数量少的士兵在巡逻。

<卢卡.奥尔金> “...我们要往回走吗, 当没看见过。” 和雷蒙与伊普西隆面面相觑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教育检定: D100=59/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雷蒙进行教育检定: D100=60/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教育检定：D100=4/7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KP 落衾> 你们想起，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这座岛曾经成为异议分子的温床，因为接连有反对殖民政府和反对美国并倡导独立的人接连遭到逮捕，被流放到此地。这座外表看上去并不算太严密的堡垒正是关押古巴异议分子的流放站，有着少量的美方士兵看守，用以监视叛乱分子，并维持秩序。

伊普西隆还回想起，除了关于本岛的主权问题纠纷之外，有关美国军方是否有资格关押古巴异议分子的议题也一直是古巴政府与美方政府的矛盾焦点之一，许多社会抗议活动也是由此而引发的。

<雷蒙> “没想到在旅游景点附近就有着这种设施...这种灯下黑鄙人也是头一次看到。” 看到眼前出乎意料的景象，小声朝卢卡回话着

“在人来人往的景点附近驻守着这样的设施而不被当地人所知...这样看来，那蓄水池下的乱葬岗至今没被发现倒也合乎情理了。”

<卢卡.奥尔金> “被发现就惨了。” 把相机藏好，认为如果被发现自己的命是其次，相机肯定不保。

<雷蒙> 从这个距离能听到建筑物那边有什么声音么？比如有没有聊天声或是其他的值得注意的动静

<KP 落衾> 建筑物中有规律的哨声和隐约的呵斥，似乎是流放犯们正在被指挥着进行运动，其余的你们都无法听清。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其中涉及的问题稍稍复杂了，两位，我们尽早离去吧。” 想起来这件事后稍稍皱眉，显然对于如此行为不满，“…不论所行，审判之日都要交账，或可凭而之行定为义人；也凭而之行定为罪人。” 没有明说地感慨了一句，拉了拉两位示意回到沙滩返航。

<卢卡.奥尔金> “走吧，早知道不来了。” 叹了口气，“知道太多命也不长啊。”

<雷蒙> 虽然对这不像是在同一个场景出现的突兀建筑颇为在意，但伊普西隆的说法也完全正确。“确实如此，这里并不是你我三人就能来去自如的地方。”

<KP 落衾> 在松树林中穿梭花了你们不少时间，等到出了这片树林，已经有细细密密的雨点若有若无地飘洒了下来，落在你们的鼻梁和睫毛上。阿尔贝托还在原处，他看上去并不在意这点雨势，一看到你们出来了，就朝你们招手。

<雷蒙> 看到如此勤恳正直的阿尔贝托，不禁为方才的盲目猜忌感到羞愧，同时

也朝阿尔贝托高举起手回应着。

<KP 落衾> “里面有啥啊，先生们。”阿尔贝托一边再次开始调试小艇的仪表盘，一边好奇地朝你们来时的那个小豁口张望，“有海盗幽灵吗？”

<卢卡·奥尔金> “里面有个悬崖，还挺危险的，要不是雷蒙拉着我我差点掉下去。”为了不让阿尔贝托感到好奇，故意这么说道。

<KP 落衾> “啊，离沙滩这么近的地方还有个悬崖。”阿尔贝托很惊讶，但是他仍然淳朴地相信了卢卡的说法，“又是海边洞穴又是悬崖的，看来这岛上真的说不定藏着财宝。”

“那我们这就回新罗赫那啦，先生们？”他扯了几下小艇后方的引擎发动机，在一阵马达轰鸣声中大声地问你们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对于二次隐瞒感到了为难，干脆闭口不言上了船。

<雷蒙> “确、确实如此，最好还是不要太靠近那边为好。除此之外，倒是也再没有了海盗相关的了。”我勉强适应了卢卡的说辞，同意应和道

<卢卡·奥尔金> “哈哈...那我们回去吧。”听到阿尔贝托的话才意识到自己的谎有多拙劣，但还好对方相信了，他真是个朴实的好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即使是跟着卢卡与雷蒙一同走着自己也还在恍惚。不单单是所见的震撼与感慨，亦有今日违背主的教会协助他人欺瞒良善人。尽管这是出于善心…

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何时何地你的仆人得以是无罪的？

熟稔的十字架已经给予了海岸边孤守的苦修者，现下自己只得在得空时一次又一次画着十字。

新罗赫那

<KP 落衾> 阿尔贝托开着小艇，又慢慢地绕着岛边的海岸线缓缓驶回你们先前第一次停靠的码头。他并不上岸，并表示自己就会在小艇里过过夜，而你们看到，其他在港口停泊的一些小艇驾驶员亦是如此，他们大都是古巴人，为了表达对占

据了新罗赫那的美国人的愤怒，而宁愿用油布遮住小艇，在小船里睡一晚。

或许的确是因为天气缘故，原本预定今天下午到达的游客们没有到达，现在这座岛上只有一些原本就居住于此处的美方政府家属，又或者是在此地修建别墅度假的富豪，小镇的设施虽然比不上本岛的种类繁多，但也算是一应俱全，快要入夜了，灰蓝色的天空边缘闪烁着若隐若现的星星，小镇四处亮着灯，显得和煦而轻快。

沿着大道正中央去，就能够看见新罗赫那旅馆的招牌，这是一家豪华旅店，比起英格兰旅馆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这小镇里再没有第二家旅馆了。

<雷蒙> 现在放眼望去，街上的游客行人还多吗？

<KP 落衮> 似乎是先前下过一小阵雨，而这雨势又有反反复复征兆的缘故，街上的行人并不太多，倒是隔着餐厅和酒吧的窗，能看见一些穿着打扮高档，谈笑着的美国人。

<卢卡·奥尔金> “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天气，要不然旅店都住满了。”进旅店问一下有没有家庭套房。

<KP 落衮> 旅店的前台接待员表示你们运气很好，房间还没有被预定完，家庭套房是有的。“不过。”他又有点疑惑地打量着你们三个大男人，“三位都要住在一间套房中吗？”

<雷蒙> “有什么不妥么？”我同样转过头看了看另外两人，而后又重新扳回身体，“如此宽敞豪华的旅店，想必拥有能轻松容纳我们一行的套房是绰绰有余的吧，鄙人并不介意。”

<卢卡·奥尔金> “你猜我们中哪两个人其实是保镖？”

<KP 落衮> “这……”接待员很谨慎地看了看雷蒙，“是这位先生？”

<雷蒙> 但接待员的反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一时甚至睁大了眼睛

<卢卡·奥尔金> “猜对了！但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保镖，雇主只给了我们开一间房的钱。”也不管接待员信不信，凑过去笑眯眯的说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着他们的英文感到了茫然，我默默画着十字等着同行的两位解决事宜。

<KP 落衮> 接待员看到雷蒙惊讶的反应，又听到卢卡的说辞，意识到自己问题太

多言多必失，于是话不多说地给你们安排了房间：“不好意思，是我多问了，是我多问了。几位上楼后去四楼的房间就好，只是依照惯例还是需要登记签名的。”他交了钥匙给你们，又推来一个登记簿。

<卢卡.奥尔金> “谨慎一些总归是好的，如果让伊普西隆先生一个人住我会担心。”意有所指，不知道是在说凶手的事情还是费南多，用西班牙语询问伊普西隆，“跟我们住套房您不介意吧？”

<卢卡.奥尔金> 签名时顺便看看登记簿上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名字

<KP 落衾> 登记簿上也大都是美国人的姓名，并没有卢卡熟悉的名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不介意，只与我必须的粮食即可。”

<雷蒙> 在卢卡与接待员谈论事宜时，我在一旁用西语大致概括了下刚才的小闹剧，和伊普西隆解释了一番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是如此…这或许是一种刻板印象造就的误会，解释清楚当是无碍。”我回应了雷蒙一句，静待着卢卡处理完事宜。

<雷蒙> 等卢卡签完后，我也上前签名，同时也示意了下伊普西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得到示意我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心想果然还是需要修习英语，出行不便过于困扰了。

<KP 落衾> 你们在登记簿上签了名，现在的时间刚好是晚上六点，旅店大堂的座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接待员收起登记簿，重新调整了职业微笑，向你们指明了旅店中餐厅所在的地方与泳池的方位。

这是个能让人充分放松下来的度假旅店，只是价格也不低：每晚四十美金。

<雷蒙> 进了房间后，我将背上的包裹放在地上，同时也坐在地板上记起了今天的日记，思索了一会还是决定一五一十全部记下来，包括隐藏的美军设施。

<卢卡.奥尔金> “你们早些休息吧，我出去逛逛。”只是去认了房间的位置，甚至连房间都没有进去，就朝着雷蒙与伊普西隆摆手，“我去体验一下久违的古巴风情。”

<雷蒙> “稍等，请让鄙人也一同前去。”见卢卡刚进房间就准备出门，我抬起头说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夜半出行是否…？”看卢卡准备离开，想起魔鬼还是提醒了一句。

<卢卡·奥尔金> “那伊普西隆先生怎么办？”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若不然两位一同吧，我尚有自保余力，无需为我忧心。”看他们似乎有些为难，我继续说，“今日之事颇多，我也需稍作记录。”

<雷蒙> “这样不会——”刚想说出劝阻的话，但见对方心意已决，况且如果换成是自己的话，也不会希望他人过多阻拦。我咽下刚才不成器的说辞，重新朝伊普西隆开口。“那么明早见，伊普西隆施主...还请多加注意安全。”

<卢卡·奥尔金> “这里人很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忽然想起来瓦德兹也是在旅馆遇害的，但酒的诱惑实在是太大，转念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孤舟（伊普西隆）

<KP 落衾> 雷蒙和卢卡一前一后地出去后，旅馆的房间里暂时只剩下了你一人。

这是个挺大的房间，容纳你们三人绰绰有余，卧房也分了三间，充分考虑了保护隐私的需要。此时新罗赫那已经开始下起细密的雨，街道上的灯光被模糊成柔软的光斑。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卢卡与雷蒙出去之后，我打开了随身的笔记，将今日见闻与调查写在了自己的笔记上，对于费南多...回想起那次交谈依旧像是被涤荡了灵魂般，忍不住多注释了两笔，不乏为对费南多的赞美与称叹。

在记录完成后看着窗外的阴雨，尽管自己对英语一无所知，但稍微还是想外出休憩一下。

<KP 落衾> 在你临出门前，前台的接待员朝你打招呼行礼示意，他塞给你了一把雨伞，又塞给你一个简便的英译多国语手册，朝你微笑了一下，似乎是因为先前你们在登记的时候，认出了你在语言方面多有不便，而特地准备的东西。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有些意外地接过了雨伞与手册，我朝着接待员划十字表示感谢，随后我撑开了伞，朝着街上走去。

<KP 落衾> 因为细雨朦胧的缘故，街道上人烟稀少，地面有些湿滑，小镇笼罩在一种静谧的美感当中。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平日里多数时候是在教廷内，就算是外出传道

实际也很少有如此闲暇的一刻，尽管这是不应当的。

撑着伞走着，想想似乎稍微也能理解了米歇尔为何喜欢向外走动。思索到这里，或许该是打个电话告知对方今日的收获，我一边朝着四周看着，留心有没有可以购入小物的商铺缓和与米歇尔的关系，一边留心有没有可以拨打电话的地方。

<KP 落衾> 路上有几处正在营业的商铺，但里面贩卖的物件，比起本岛上原汁原味的古巴商品而言，倒是多了几分刻意包装的感觉。

纪念品商店快要打烊了，没有客户，只有店主在里面。而店主似乎也对店铺的生意不甚上心，只是开来玩耍的。店内放着一些诸如玻璃瓶装有的海盗船模型，或是相关的海岛文化挂饰等小玩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香水、领带、打火机等富有美国气息的商品。

新罗赫那的文化活动总是围绕着“海盗”与“美国”展开的，这座岛屿上的古巴风情相较于主岛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KP 落衾> 距离纪念品店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型的电话亭，里面设置了几个投币式电话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想来米歇尔说不定会喜欢瓶中船，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海盗，在留意到不远处有电话亭后，我但还是进到了店铺之中，决定购入之后再行前往拨打电话。

当然，碍于语言障碍我还是开始尝试提前打开手册，方便与店家沟通。

<KP 落衾> 瓶中船相当精美，想来是由人雇佣了手工艺者制作的。瓶内的船只是一艘气势磅礴的巨大三桅帆船，船只在波涛起伏的浪尖上飘摇，雷电和雨点落在甲板上，呼号的水手紧紧拉着纤绳，瓶中的时间凝固在了这一刻。

“飞翔的荷兰人号”。你看见瓶身上的标签这样写着。

<KP 落衾> “想看什么，尽管挑，价格已经标好了。”店主见你拿着手册，于是尽量选用了简单词汇，和你比划着交流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看到瓶中船的那一刻恍惚了，无法靠岸，无法返乡，以灵魂为赌注与魔鬼博弈…

这似乎是自己久远前之前在家中闲书所了解过的吧，鬼使神差地，我指了指那艘船。

“那个，可以吗？”

<KP 落衾> 店主点了点头，示意你看看上面的数字：10 美金。相较于他的工艺而言，可以说是一件相当物有所值的纪念品了，但是从店老板悠闲的表情来看，他开店似乎也不是为了赚大钱。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谢您…”

拿出了十美金递给了店老板后，又侧头看回了那艘荷兰人号，一瞬间有着许多想说的话，或者只是单纯地一些想法，长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等着店长将它包起来。

毕竟，我又可以说给除了主以外的谁听呢…

<KP 落衾> 店主安静地替你包好了礼物，外包装颜色是如同加晴空下的勒比海一般的宝石蓝。他微笑着将礼品袋递给你，并且热情地指了指一旁名片上自己的名字：理查德。大意是让你记住他，并且多来光顾，他随时都在这里。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着理查德的名字，我接过了被包好的礼物，翻了翻手册，我努力学着上面的发音，蹩脚地回应他：“我记住了，…理查德先生…我是…伊普西隆。”

随后我画了个十字。

<KP 落衾> 店主看起来并不信教，但他也学着你的样子，微微低头划了十字，向你致意。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朝着他点过头，随后带着礼物离开了这家店铺。

撑伞回到雨幕之中，自己才缓过神来，这才心情复杂地想到是荷兰人号的话，这种寓意似乎也不太好送出去，不若就这样留下来吧。

这样想着，我抱着礼物，到电话亭尝试投币拨号。

<KP 落衾> 细雨蒙蒙，让电话亭的玻璃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水滴，由于身在明亮的环境中，再观察外边的街道时，黑夜就变得格外深沉起来。如同暴雨中的孤舟，让你想起你怀中的这艘海上漂泊的幽灵船。

你拨通了电话，接线员用英文与西语询问两遍，你要将这通电话拨往哪里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着询问，我报出了英格兰旅馆，一边看着玻

璃外的景色，明明是街道，自己却感觉身处一片黑暗的森林中，平直的康庄大道已经消失了，不知前路通向何方，想要后退也没有任何余地。

<KP 落衾> “您好，英格兰旅馆。”电话过了一会儿后就接通，电话那头是你熟悉的那位前台接待员的声音。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请问米歇尔·维瓦里尼先生现在在旅馆吗？”

<KP 落衾> 电话那头认出了你的声音：“啊，您是罗韦雷司铎吧，维瓦里尼司铎和华纳先生还没有回来呢，您有什么口信要交代吗？我们替您转达。”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是的，劳烦了，如果他们回来，请他们拨打电话到这里。”说着我将今夜所在的旅馆地址告诉了这位前台接待员，“事关重大…恕我无法告知与您来转达，必须由他本人来。”

<KP 落衾> “明白了。”由于知晓旅馆中发生了命案，而自己也不好过问，接待员认真地回答了你，“无论多晚我都会等他们三位回来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谢您。愿主祝福并庇佑与您。阿门。”

<KP 落衾>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司铎阁下。”你听到接待员也以低声的祈祷回应你。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到她这么说后，这才挂断了电话，怀抱着船，我努力辨别着费南多所在废墟可能的方向。

<KP 落衾> 如果你的方向感没有出错，旧修道院的方向在你目前所处位置的西北侧，从新罗赫那望过去，所有的景象都被不远处黑夜中的山丘所遮盖，看不到塔楼，更看不到遗址。

不知那位本不该属于此世的神父，是否也如你一般，隔着朦胧的雨雾望向你们之间这连绵起伏的松树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无论脸朝向哪里，无论视线投向何方，在此看到的尽是生命的黑色废墟。”像是想起了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一首诗，喃喃自语着，“……你我将到达的永远是同一座城市，别指望还有他乡。没有渡载你我的船，没有供你我行走的道路…但无论做什么，在言语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作，借着 he 感谢天主圣父。阿门。”

随后我走在雨幕中，朝着来时的方向而去。

<KP 落衾> 夜有些深了，一些店铺打烊，而另一些店铺仍然彻夜不眠——大多是

酒吧。你不知道卢卡和雷蒙究竟在哪一家店铺中，只但愿他们回来的时候，身上的酒气不要浓重得扰人睡眠才好。

回到旅馆，前台的接待员照样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向你问候，他表示那本手册你可以就此保留下来，他是专门替你找来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努力朝着这位接待员表达着感谢的意思，将雨伞收好后还给了对方，随后带着这些东西上了楼。

在上楼后，我特地将礼物与手册一起放在了旁边，随后躺到了床上。

失物寻主 (卢卡&雷蒙)

<KP 落衾> 你们又结伴一前一后地走出了旅馆，此时，细密的雨又下了起来，更显得灯火辉映的新罗赫那有一种世外桃源般的静谧美感。这里的酒吧是美国人们热衷的去处，过了不久，你们就走到一条沿途都开着酒吧的街道上。

<渡边> 雷蒙进行幸运检定：D100=90/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幸运检定：D100=77/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雷蒙进行侦查检定：D100=64/64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侦查检定：D100=97/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沿途灯火通明，酒吧里也人声鼎沸，一派祥和的气氛，这里看上去和哈瓦那的夜晚没什么太大区别——除了千篇一律的美国面孔之外。

<KP 落衾> 卢卡由于左顾右盼而没注意地上有些湿滑，差点在地上摔了个劈叉

<雷蒙> “奥尔金施主，这里看上去与其他地方也并无二致。”我四处观望了下，和一旁的卢卡说道

<卢卡·奥尔金> “都是美国人我们俩个进去喝酒是不是不太好？”转头看看雷蒙再看看自己，担心美国人对于黑人的偏见，“要不我们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

<雷蒙> “不过除了遗迹之外，新罗赫那当地看起来倒是一片祥和...”我凑过去，尽量不引人注目地用西语朝卢卡耳语道。“或许可以理解为这里近期并没有发生和先前瓦德兹施主、以及那名教授类似的案例，但那蓄水池的内容物究竟从何而

来，却多少有些说不太通了。”

“如果这里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是否会是按照失踪来处理？和古巴当地不同，这里相当一部分是被敌国的势力所占据，若是他们也有所染指，想必权力也会妥协或是被收买。”又想起那隐藏的收监设施，有些不寒而栗

<卢卡.奥尔金>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同样用西语低声说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美国人比较傻呢。”

<雷蒙> “按照先前介绍栏上的地图来看，这附近便是诊所。若有被卷入类似事件的伤患...的话，兴许在那里或多或少可以查到些什么。”说到一半，对于‘那种死法真的还能留下活口么’这从心底冒出的疑惑，我尽量选择了无视

<卢卡.奥尔金> “也可以，啊没想到这么晚了居然还要工作。等下我们和本岛那边联系一下，晚上去把蓄水池处理掉吧，不然总觉得不太安心。”

<卢卡.奥尔金> “不行，原本出来是想喝酒的，怎么又开始调查了。”我要进酒吧买瓶酒外带出来，“那我们现在去诊所问问，等下慢慢走去电话亭吧。”

<雷蒙> “处、处理...”对于卢卡的说法显然有些不放心的，“容鄙人再问一遍，处理是指？”

<卢卡.奥尔金> “把遗迹炸了？”代入了一下美国人的思维。

<雷蒙> “...奥尔金施主，您听好了。”我几乎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叹了口气示意他坐下。“就算您真的把遗迹炸了，您所使用的炸药从哪里来？怎么做到不留痕迹？再者，那附近的树林深处便是那所基地，那类设施断然不会放任这种事态发展。还有那在遗迹内停留了百年之久的费南多施主...鄙人完全认为您这是在玩火自焚。”我着重在那几个危险的字词上压低声音

<卢卡.奥尔金> “我哪里能搞得到炸药？当然是想获得美方的帮助了，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自己想要去炸遗迹。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雷蒙> “说到这里，您有什么想法么？关于去诊所询问事宜的理由，以及合适的身份。”我顿了顿，继续说着，“华纳施主的身份证件毋庸置疑，伊普西隆及迈克尔施主都是从梵蒂冈收到指令前来调查的神父——他们都有着正当调查的权利及证件...虽然经鄙人之口说这些并不妥当，但这确实是我们面对的事实。”

<卢卡.奥尔金> “不过按照那个上校的态度来看，似乎是想赶紧解决这次的问题，也不一定会理会我们想清理遗迹的请求。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KP 落衾> 卢卡进了人声鼎沸的酒吧，被店主热情地招待之后，买了一瓶当地独有的朗姆酒又离开。酒瓶的瓶身上绘着相当具有风格的粗糙海盗标记，打开瓶盖，地道的加勒比海风情伴随着酒精的香气从内里飘出。

<卢卡.奥尔金> “但总得做出一点名堂来才能拿到东西，不然就白来了。” 打开酒闻了闻香气觉得十分满意。

<卢卡.奥尔金> “我找父亲弄的美方委托合同算吗？出来的时候好歹准备了一些，虽然我想他们应该都知道我是出来瞎玩儿的。”

<雷蒙> “那您当然也还记得 您表面上来到这里的身份罢。” 我又叹了口气更深的气，“‘美方派来调查蒙席离奇死亡’的侦探，为何会突然做出这种不着调子的事？这不仅对于凶案本身毫无帮助，甚至会引起旅游胜地的恐慌，这对美方终归是种损失，鄙人不认为他们会为了这件事帮助你。”

“竟然还有纸张合同...” 一下子哽住，叹了口气，也是这次谈话中最后一口气。“罢了，总之您所渴慕的东西已经到手了，我们先行出发吧。”

<卢卡.奥尔金> “嗯？你是觉得费南多一点都没有嫌疑吗，他生前是个大善人我不可否认，但是相信一个鬼魂所说的话是不是太无厘头了些。案件所有的线索都与 他有关，我不认为在这些事件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边缘‘鬼魂’。”

<雷蒙> “鄙人并不完全认同那位神父的理念——令人心生敬佩，但并不是鄙人追求的那理念。不过先前谈话时鄙人确信，费南多施主的记忆与精神状态相当混乱，许多事情他是记不得的。”

“您明白吗？并不是他做没做过，或是出于什么理由去做——重要的是，现在他是不记得的。”

“那么他完全有理由泄愤于您，就像您不确定他的清白一样。”

<卢卡.奥尔金> “什么，泄愤于我？你觉得他要杀了我吗，就像是蓄水池的那些人一样？”

<KP 落衾> 你们在街边店铺的屋檐下一边走着一边谈论，湿漉漉的空气让谈话声也变得柔和——几乎要让这尖锐理性的话题也温和起来

<雷蒙> “...鄙人与您一同前来的目的其一便是要保护您的安全，奥尔金施主。鄙人希望这件事不会再需要强调第三遍。”

<雷蒙> “鄙人不确定那名神父是否完全清白，但至少保持现在的关系会更好。”

<卢卡.奥尔金>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理解，如果不是碍于伊普西隆，我现在就能去找一个灵媒让他安安心心上天堂。”

<雷蒙> “况且，那树林中的美军设施也相当可疑，不能排除他们或多或少知道些许这谜团谜底的可能性。”我一改先前的语态，换了个话题。“经历了这些事件，鄙人认为这些可怖干尸的始作俑者——至少不会是什么无名无姓之人，换句话说，那人物并不会是中底层民众。”

“从先前蓄水池内的尸体来看，其财宝还在原处，动机并不像是谋财害命，况且只是为了钱财的话，何必这么大费周章。不同尸体的年代跳跃穿插感也很奇怪，并非同一人作案的可能性也很高；同样情况的尸体不仅发生在本岛 甚至更多出现在松树岛，没有金钱及手段的贫民想必是无法轻易横跨两岸的吧。”

“船夫的嫌疑也已经被排除，因为他们互相都熟悉，若不是集体犯罪很容易被戳破，而前者的可能性也低到可忽略不计。”想到先前为了试探那虔诚年轻船夫的冒犯之举，我再次后悔起来

<卢卡.奥尔金> “我当然会顾着自己的性命安全，如果我真要去放炸药也会雇一个人去，傻子才会亲历亲为。”情绪很容易被带跑，见对方不坚持也没有继续生气下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小心上头？但这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换句话说来说就是因为没有好处，并且被知道了后影响会十分剧烈，才会让我们过来调查。”

<雷蒙> “当然，这看上去像是个驳论。”我朝卢卡摇了摇头，“现在的鄙人想必是无法解答您的疑问的。现代人都害怕驳论，而尚未修得成果的鄙人也不例外。”

<卢卡.奥尔金> “发生这样性质的案件，最终受益人会是谁呢...”随即想到了这件事，低头思考了起来。

<雷蒙> “想必之后的调查或多或少能给予我们方向、借此解惑吧。”

<卢卡.奥尔金> “...不对啊，如果按照你说的凶手非中底层人士，我们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原本想继续讨论这件事，但被雷蒙拉走了。

<KP 落衾> 诊所并不大，看起来只是为了岛上的游客或是居民们提供简单医疗服务的场所，正规的医院只在本岛才有。

距离下班时间已经有一会了，小巧的白色建筑中亮着一盏温暖的灯，在前台有一位值班的女护士，她看上去却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古巴护士。似乎是从主岛的医院被抽调至此的。

<卢卡.奥尔金> “您好，请问最近有发生什么失踪案件和受伤程度比较离奇的患者吗，我们是来调查某个恶性案件的侦探。这是我的合同。”从衣服内兜里掏出父亲给自己搞到的合同，同时回想一下蓄水池那些受害者尸体的肤色。

<KP 落衾> 那护士见你们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走进来吓了一跳，定了定神，端详了卢卡的合同之后回答你们：“先生们，我没有听说过失踪案件或是受伤程度离奇的病患，您知道这岛上都是些美国来的大人物或是有钱人，他们都不会轻易受伤的。”

<KP 落衾> 卢卡回想：蓄水池的深度暂且无法估计，但是尸体的腐烂程度除了近一个月前的尸体，也有完全化作枯骨的遗骸。在近一个月前的尸体中的肤色来看，死者应当是古巴人偏多。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侦查检定：D100=28/6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在灯光下，卢卡端详着这护士的脸，恍然间察觉她的面部轮廓和五官有些熟悉感——和自己从蓄水池中取下的那个挂坠里的照片有几分神似。

<雷蒙> “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我双手合十朝护士问候后又开口道，“新罗赫那此地是否很缺医护人员？近期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KP 落衾> “新罗赫那倒是不缺人，相反，是医生太多了一些，以至于不需要驻派太多的人到这里诊所。”护士索性停下翻阅手上的时尚杂志，将杂志合上后回答雷蒙，“这里的美国人，大都有着自己的私人医生，我们只需要提供药物和基本的设施就好了。”

<卢卡.奥尔金> “嗯...您看上去好眼熟啊...”非常没礼貌的盯着护士看着，觉得十分眼熟，掏出之前从蓄水池尸体上扯下来的带相片挂坠，“啊，抱歉，这并不是搭讪。请问您认识这位女士吗？”

<卢卡.奥尔金> 打开挂坠给护士看看

<KP 落衾> “这……”卢卡看到护士惊讶地睁大眼睛，她起身捧过吊坠，“这、先生，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物件？这是我祖母的照片……”

<卢卡.奥尔金> “您的祖母...?这么巧合？”

<雷蒙> *看看时尚杂志封皮上的最显著的几条标题是什么

<KP 落衾> 雷蒙注意到时尚杂志上的推荐商品有针对男性的也有针对女性的, 最显眼的一道标题是知名品牌切瑞蒂推出了一款新的鳄鱼皮皮带, 手工艺制作, 限量销售。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

<卢卡.奥尔金> “冒昧的问一下, 请问您的祖母是...?”

<KP 落衾> “我的祖母……是玛蒂娜·狄波拉。我是瓦伦娜·狄波拉。”护士平复了一会儿心情, 才慢慢地回答你们, “祖母是为了逃开祖父的殴打, 才趁着夜色搭上小船离开古巴的, 留下我年幼的母亲……但是那艘船据说在松树岛附近触礁, 又或者驶往了不知道何处的岛屿……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卢卡.奥尔金> “啊...原来是这样, 请节哀。我们是在海滩那边发现的这个挂坠。”回忆一下之前在附近有没有看见过船的残骸并且继续询问道, “请问她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幸运检定: D100=10/6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KP 落衾> “我记得大约是 1835 年的时候了吧。”护士仍然对着挂坠唏嘘不已。

卢卡回忆了一下, 在修道院旧址附近的浅滩下方确实有一些已经被海水腐蚀得发黑的木头, 若不是多加联想, 根本不会意识到那是船只的残骸。

<雷蒙> “这个阶段的皮革制品真是相当流行...曾经是‘食其肉, 寝其皮’, 从磨制骨针、骨锥, 缝制衣服后来演变为现如今的‘时尚潮流’, 想必也是经历了文化与背景的熏陶而成。说起来...鄙人在本岛上结识的一名有缘人有提起过诸如松树岛上盛行的‘海盗文化’以及本地人代代流传的‘库柯’的传闻, 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雷蒙> “不过将库柯与前两者相提并论, 似乎有些不太妥当——据说似乎是专挑夜晚独自出行的年轻人、徒手挖心的妖物, 就算是传说也令人毛骨悚然...”

<卢卡.奥尔金> “我很高兴可以遇到这个挂坠主人的后代, 不过这个挂坠可以暂时借用我们一下吗? 它与我们目前调查的案件有关, 因为保密性所以我不能透露工作内容请谅解。我们互相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等完成了工作后会立刻来还给您。”

<KP 落衾> “这……好吧, 但您答应我要好好保管, 祖母留下来的东西不多, 这或许是我母亲唯一的念想了。”瓦伦娜犹豫一会儿, 随后勉强对卢卡点点头, 从旁抽出一张纸条, 写了家中的电话号码与自己的姓名。

<雷蒙> 像是公事之余的闲谈吹水一般，我半随意地朝卢卡的方向稍大声用西语说着

<KP 落衾> “啊，您也听过库柯。”护士听了雷蒙的话，有些意外地看着并非本地人的雷蒙，“这个传说在我们父母以及以前的祖辈那一代特别流行，现在想来，或许也只是劝诫我们晚上不要出门的另一种方式吧。”

<雷蒙> “嗯...也就是说，就算有同龄玩伴出于过重的玩心而深夜出门游玩，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和传说类似的事件吗？”

<KP 落衾>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因为这件事被库柯掏空过心脏的。”瓦伦娜咯咯地笑了起来，似乎是觉得把传说当真的你们才比较天真可爱。

<雷蒙> “但为什么偏偏是库柯？干脆沿用更加大众、知名的怪物传说不是会更加有效果么？只是为了当做训诫贪玩孩童的话，这样会不会有些过于大费周章了呢...”虽本意是想着能问出些不了解的新线索，但如此提起反倒是出现了新的疑问

“噢!不好意思，是鄙人有些过于较真了。明明您现在正处于见到已逝亲人之遗物的念想中，鄙人还恬不知耻地提起这种问题，还请您原谅。”

<KP 落衾> “‘库柯’这个词，在本地的意思就是‘妖怪’，这样您应该明白些了。”瓦伦娜微笑，对着雷蒙说，“我没关系，只是觉得有些意外罢了，悲伤和思念倒并不太……毕竟我没有亲眼见过我的祖母，只是看着这张和家中照片一样的小像，觉得有些惊讶罢了。”

<卢卡.奥尔金> “我们会好好保管的，请您放心吧。”把对方的联系方式收起来，“那就是说大家都不会信这个咯？是不是因为以前失踪的人太多了，所以才会有这种传说。”

<KP 落衾> “失踪的人哪有打仗的时候失踪的人数多呀，我们都生活在动乱中好几十年了，战争比传说还可怕。”

<卢卡.奥尔金> “那可确实。”想了想战争的惨烈情况，觉得现在的状况已经好上了不少，如果瓦德兹蒙席是一个普通人，说不定现在这件事已经不了了之了。

<雷蒙> “尽管经历了如此生冷的骨肉分离之痛，您的母亲与祖母的羁绊仍如此之深刻，实在是令人动容...”我再次合起双手低下头来，“此情此景，那位费南多神父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为其祈福的。”

<KP 落衾> “愿费南多神父安息，他是古巴人的圣人。”提到神父，瓦伦娜也虔诚地低声祈祷。

<雷蒙> 再次确认了费南多神父的人望，便也不再对这件事多作声

<卢卡.奥尔金> 我回忆一下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关于费南多神父的故事

<KP 落衾> 卢卡回忆起来，就连父亲也时不时提到过，一位叫费南多的神父曾经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保护了不少古巴人免受掠夺。

<雷蒙> “原来如此!鄙人才疏学浅，这倒还是头一次听说...”为自己犯的低级错误多少感到些许悲哀，并将这件事牢牢记在心上

<卢卡.奥尔金> 我再回想一下父亲有没有说过费南多是用什么方法来保护的古巴人民

<KP 落衾> 详细的方法卢卡的父亲并没有详谈。

<卢卡.奥尔金> 既然如此的话打算回去再找父亲问问这个情况。

<KP 落衾> “先生们还有什么情况要咨询吗？”瓦伦娜好奇地看着你们，“最近本岛是发生什么事了？”

<雷蒙> “鄙人的友人也相当崇敬这位费南多神父...据说那位伟人近日就要被封圣了，这个风声是确实的吗？说来惭愧...鄙人对贵教近乎一窍不通，但确实是着实好奇。”

<KP 落衾> “呀，神父真要封圣了啊。”瓦伦娜有些吃惊，随后高兴地微笑：“前阵子回本岛的时候，也只是听隔壁的婶子们说有几位国会的议员和民众代表牵头去跟梵蒂冈提申请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批准下来了。”

<卢卡.奥尔金> “瓦伦娜小姐好奇的话可以去看看报纸，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否被刊登出来，但如果由我们说出来就是违约了。”

<KP 落衾> 提到报纸，瓦伦娜倒是微微摇头，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卢卡：“谢谢您，先生，我回本岛的时候会多加关注的，您有所不知……松树岛上的报纸都是美国报纸，是不会有我们古巴人想看到的消息的。”

<卢卡.奥尔金> “那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觉着有些惊讶，松树岛居然连古巴报纸都没有，已经是完全的美国人聚集地。

<KP 落衾> “您看，这杂志也是从美国来的舶来品。”瓦伦娜对卢卡展示了一下杂志封面，那上面都是英文，“我也就看看图片。”她耸肩。

<卢卡.奥尔金> 那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限量版高奢鳄鱼皮带，接过杂志就啧啧称奇，一下子忘记了正经事：“这皮带简直是男人的梦中情人！我真是太心动了，请问这附近有卖的吗？”

<KP 落衮> “您要找奢侈品店？”瓦伦娜被卢卡转移话题的速度吓了一跳，“顺着这条街往旅馆的方向走有几家奢侈品店，这杂志一般都是随着美国人的货轮过来的，或许也会捎上当季的商品吧。松树岛的商店都是那些富人开着玩儿的，他们不靠这个赚钱，您或许这会儿还能遇上一两家还开着的店。”

<卢卡.奥尔金> “好的，谢谢。”365°继续观赏杂志上的鳄鱼皮带，等待雷蒙问完问题。

<雷蒙> “竟然连报纸上的消息也被垄断...”我摇了摇头，刹那又想到了那被隐藏在遗迹树林中的隐蔽设施，随即又问到，“难道那些人们连岛民的自由也会有所限制么？像是封锁了某块地区，让游客、甚至是当地岛民都不允许进入的场所，会到这种程度么？”

<KP 落衮> “游客们大都是来新罗赫那玩的。”瓦伦娜微微摇头，“或者去海滩上转一转就走，没有听说过岛内有什么严密封锁的区域，毕竟这么大片林子，万一走丢了不是小事……不过……”她顿了顿，“先生们应该也知道有不少反抗的古巴人从本岛被赶到了这里，松树岛上一定有一个关押他们的地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雷蒙> “竟然是这样...像是被流放一般的制度，想不到在现代还能如此招摇地进行，真是胡闹。”没想到这已经是本地人人尽皆知的事情，怪不得那设施如此招摇。“但这毕竟是这么多人出入的小岛，难道没有人出于好奇或是愤恨 前去探寻过么？如果岛上真有这样一个场所，想必一定为了不被发现做足了功夫吧。”

<KP 落衮> “先生，我们哪敢啊。”提到政治相关的敏感话题，瓦伦娜声音也放轻了一些：“当然是有人去过的，要么是打算救人，要么打算用那里的士兵威胁美国人把松树岛换回来……但是很多人都没了下文，或许也已经被一并关起来了……以前大家还义愤填膺地替里面的人们说几句公道话，现在都没人敢明着说啦。”

<卢卡.奥尔金> “发现了又能怎么样，被一起抓进去吗？那里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地方，普通人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去触霉头。美国老爷的权利可大着呢。”

在美国呆了多年，深知美国人的做事风格，同时也是在说我们三人之前偶然探见基地的事情。

<KP 落衾> “就是这样。”瓦伦娜附和着卢卡的话微微点头

<雷蒙> “真是不可理喻...”听到瓦伦娜这般回应，不禁气血再次涌上心头。但确实如她所说，我们一行人也拿这事无可奈何，便只是随着对方抱怨了一句

<雷蒙> “据说，一位教徒要被天主教会封圣，首先要成为尊者，接着宣福成为真福品，最后封圣成为圣品。一共为四个阶段，‘圣人品’更是其中的最高位。”

听到瓦伦娜护士的回答，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但鄙人也听说，要被封为最高等的‘圣人品’除了先前阶段必要的考察外，还要至少两个‘灵迹’...不知您是否对这件事有所耳闻？”

“鄙人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个消息，能被诸位如此挂念，想必费南多神父一定是位相当不得了的伟人...说起来，鄙人的那位友人近日似乎还打算前去拜访那位神父生前创办的修道会，他们一定也乐于见证创始人被追封为圣人罢！”若有所思般继续说着

<KP 落衾> “您是说修道院的奇迹吗，”瓦伦娜听了雷蒙的话眨眨眼，“我记得母亲说过，在打仗的时候，无论死了多少人，经修道院弟兄们救治过的病患有许多都会奇迹般地痊愈，在费南多神父还在的那个时候，他本人更是能够如同摩西一样分开大海行走，甚至让人起死回生……”瓦伦娜很憧憬地说着，“真想一睹神父当年的风采。”

<雷蒙> “这...!确实是能被歌颂为神迹之举...”我被瓦伦娜话语间的崇敬所惊到，也停止了去阻止卢卡那发散到超乎常人的思想的念头。“如精通药理人体的话，确实是能做到近乎挽救病患于无形之中——但分开大海行走于中，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发散力...及购买欲已超乎常人。”我看看卢卡，像是无奈般摇了摇头

<卢卡·奥尔金> “连幽灵都有了这有什么做不到的。”虽然心系鳄鱼皮带，但在雷蒙说起有关费南多的事情时还是忍不住在他旁边小声 BB。

<雷蒙> “不要忘了，这也是您工作的一环...注意不要过于涣散了，还是多加收心罢。”对于在工作时不仅注意力不集中、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挑毛病的卢卡着实有些无法忍受，尽量用护士听不清的音量用英语朝他训话。“要是侦探全是您这

模样...想必还没找到下一条线索就被饿死街头了。”

<KP 落衾> “我也没有亲眼见过。”瓦伦娜摇头，“都是听父辈们说的，或许是有些夸张了吧，一些故事口耳相传之后就会变得夸大其词起来，不过无论如何，神父一定都是位值得敬重的圣人。”

<雷蒙> “听闻有专人将那位神父的事迹记录为册，不知本岛上有无相关藏本可供借阅。”听了瓦伦娜的话后，我显得有些可惜

<卢卡.奥尔金> “可我是富二代。”朝着雷蒙抖了抖正在看的时尚杂志，用英语回复道。

<雷蒙> “那么就是在办案途中由于过于招摇，被第一次撞面的陌生悍匪谋财害命而死于街头。”

<KP 落衾> “松树岛恐怕不会存放着关于古巴人的神父的资料。”瓦伦娜心有戚戚，“您说的资料在本岛的修道院中一定有。”

<卢卡.奥尔金> 看了看自己的体型，又看了看对方的体型，不禁笑出了声：“如果你说的悍匪是我们俩这样的话。”

“我目前唯一可能遭遇的不测就是你们太过于相信那个幽灵而导致变成被掏心扔进水库里的倒霉鬼。”压低声音这样说着，但是手上翻阅杂志的速度不变。

<雷蒙> “这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过了的事，奥尔金施主...您这看来像是在瞧不起人。”我像是被戳中了什么一般，转过头看向还在自顾自翻看杂志的卢卡。“您这就是在瞧不起人了，鄙人再说一次。难道鄙人看起来像是会做出仅凭寥寥数语就会全心信任一名不同信念、不同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这般举动么？”

“现在鄙人就再说最后一遍，您父亲的愿望是让鄙人保护好您，而鄙人也确实实地在那位的面前发过誓——您是要侮辱鄙人吗？”

<KP 落衾> “先生们、先生们……”瓦伦娜看你们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于是主动出声劝架，似乎也习惯了做拉架的角色：“两位看起来虽然经历有很大区别，但毕竟也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伙伴，这里对你们来说也算是异国他乡……俗话说出门在外靠朋友，在这里和朋友起矛盾就太不值得了。”

<卢卡.奥尔金> “这是两码事，你保护我是一码事，相信幽灵又是另一码事。真要说起来我和你的信念与经历也不同，甚至在来古巴之前我都没在宅子里跟你多

说过几句话。我不信任何神，但我尊重你们的信仰，所以我不会在你们都与她深情的灵魂共鸣时出声打岔，这种事情我不会去做。但让我去信任一个不知来历和真身的幽灵，抱歉，我实在是做不到。”

<雷蒙> “不，这并不是闹矛盾。”我用稍稍缓和下来的语气朝瓦伦娜解释着，“这只是在‘训诫’罢了——没有到决裂的地步，也并不是单纯的口角。在双方意见不合时，如不趁早阐明并加以纠正，那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惹出大祸。”

<KP 落衮> “好，好吧。”瓦伦娜看看雷蒙，又看看卢卡，然后发现自己也对你们的谈话内容一知半解，于是决定明智地闭上嘴乖乖不说话了。

<卢卡.奥尔金> “既然你要说这个问题那我也直接敞开说好了，人类是人类，幽灵是幽灵。人类圣人费南多自然让我敬服，没有他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我的太祖估计早在那个时期就完蛋了。但这不代表我可以允许一个幽灵进行冒名顶替，就算他演的再像，你们又有什么证据和能力去辨别一个幽灵的真假？”

<雷蒙> “.....奥尔金施主，不知您有没有尝过‘豆腐’这种豆制食品？”我停顿了很久。约摸半分钟后，再重新面对卢卡说着像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话题。“那是种历史悠久的食材，其发祥地是在遥远的中国。”

<渡边> 卢卡.奥尔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2=2

<卢卡.奥尔金> “那是什么？”

<雷蒙> “豆腐、Doufu，是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其蛋白之丰富甚至使其享有‘植物肉’的名誉。相传，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其叫人把黄豆磨成粉后，又冲入些水熬成豆乳，怕味淡便又放些盐卤，结果凝成了块状的东西，这便是豆腐的前身，豆腐脑。”我一转先前的恼怒，开始耐心地向其讲解了起来。“其最原始的一种吃法、或是可称其为摆盘——拿一张碗，在其中倾入些微清水，再往内盛入一块切割好了的豆腐，便是清水豆腐。”

<KP 落衮> 瓦伦娜也饶有兴趣地在一旁听了起来

<卢卡.奥尔金> 听着这些工序觉得头昏脑胀，被雷蒙绕了进去：“你为什么忽然说起这个？是想让我投资吗，如果可以夹在面包里吃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卢卡.奥尔金> 转移话题对于卢卡来说是个十分有效的消气方式。

<KP 落衮> “古巴没有这样的食物，因为这里没有大豆。”瓦伦娜跟着说，“真是一种神奇的做法。”

<雷蒙> “盛入水碗中的整块豆腐，容易因端碗人为外力而导致摇晃不停。若是不适当控制力度，很容易就会导致碗中水溢出甚至整块豆腐都晃出碗外。而若是人用手一敲——”我将左手拱起比作碗，右手则是握拳并往左顺势敲动，比划起来。“其中脆弱的豆腐就会因为外部的震动而轻易地崩塌。”

“二位不觉得,方才鄙人的这番描述，这碗盛水的碗中豆腐...很像是人的脑部么？”

<卢卡.奥尔金> “听起来好像脑子。”也正和瓦伦娜吐槽道。

<KP 落衾> “您是说脑部软组织？”瓦伦娜心领神会朝你们点点头，“听描述确实形似。”

<卢卡.奥尔金>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块豆腐又很像什么别的东西。”觉得站太久有些累，靠在前台的桌子上戳戳桌面，意有所指，“这里，也很像豆腐。”

<KP 落衾> “您说松树岛？”瓦伦娜看着卢卡的举措，掩唇感慨：“若是控制不好力度……这里就会即刻成为冲突的最中心……现在这块‘豆腐’已经快要碎裂了。”

<雷蒙> “若是遇到了预料外的冲击，人脆弱的脑部便会变得摇晃不止、严重的话甚至会七零八落，这边是脑震荡的成因。”说到这里，我敲了敲自己的脑壳。

“奥尔金，你认为那位神父不可信的原因是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存在是相当具有冲击力的，而这件事恰好被我们目击到了。遇到了平时未曾想过、甚至是嗤之以鼻的事迹——奥尔金，你的做法是什么？就像刚刚你说的一样，为了避免自己被完全不理解的领域所伤害到，选择了全然不信，将自己尽可能地远离其中。”

在提到费南多的名字时，刻意小声糊弄过去不让瓦伦娜注意到

<KP 落衾> 瓦伦娜似乎在想着豆腐的比喻和松树岛的关系，并没有注意雷蒙所提到的费南多的事

<雷蒙> “若比作豆腐的话，便是‘在被敲打前就规避’，尽可能逃避豆腐会被打碎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最优解，况且，我们已经参与进来了，想必你也知道现在的状况了——我们已经被敲打了。”

“本应该好好在自己所认可的世界观中过活，却因为过于大意而涉足其中——那究竟要怎样才能自保，怎样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规避之后可能会来的危险

呢？”

<卢卡.奥尔金> “不，雷蒙。”还是十分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承认他的存在对我来说极具冲击力，我不信服身为幽灵的他，但你们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轻易付出自己的信任吗？因为他‘看上去像一个人类。’如果他维持的状态并不是人，而是更骇人恐怖的一些事物，他跟你们说自己是那一位，你们还会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就非常迅速的信服于他吗？”

<雷蒙> “去适应它，奥尔金。”

<卢卡.奥尔金> “换做是我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开枪。”坦然地说道，并且强调，“如果他不是形似人类的个体，我会立刻开枪。”

<雷蒙> “因敲打而造成的摇晃是会被停止的，就算你想要再次用外力强硬掰回，甚至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反效果——整块豆腐都被掐碎。那怎么办呢？怎样让一直晃动的豆腐尽快停下？要怎样才能让事态尽快变回正常熟悉且可控的？”

“除了只是空着双手等待，便是要去迎合它。”

“你理解了吗？要主动停止已经在晃动的易碎物，就要反着去晃动它——主动去迎合它。”

“一味的否定、排斥与抗拒并不能让你免于其中，奥尔金。尽管豆腐与人并不能相提并论，但道理是共通的。”

<卢卡.奥尔金> “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如果豆腐碎了我会选择再买一块。”故意说出让对方觉得自己没有听懂比喻的意思，语气十分随性。

<雷蒙> “鄙人——我并不是信服于那位，奥尔金。”我像是才看出卢卡对我的误会，不免笑出了声。“就像我刚刚做的比喻一般，我只是在迎合。迎合这个现实，并去适应它。为了最大限度去适应一个新事物而做出的行为，难道也会被你理解为‘信任’吗？那您所理解的信任未免也有些太过于廉价了罢！”

<渡边> 雷蒙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34/52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雷蒙> “嗯...也可以这么认为。”我朝瓦伦娜点点头，虽然当时我提起这个话题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层面

“但第一个发现他是个魂魄的人，不就是你吗，奥尔金？”我反问道

“不是虔诚的伊普西隆，也不是一心只为修行的雷蒙，而是像是与这一

切没有一丝一毫关联的你，难道这还不够说明你自身究竟是如何判断这种情况的么？”我放下先前比划着的双手，挺起了胸膛。“不用刻意营造自己是个‘莽夫’，奥尔金。你是个相当敏锐的人，绝不仅仅只是个富家子弟。你拥有你父亲所欠缺的东西...”

“当然，并不是在说那位不好。不论是作为你的父亲、亦或是我的恩人来说，他都是一个好人。尽管这么说似乎有些随意，但这确实是我对他的看法。”

<卢卡.奥尔金>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这期间嘴角止不住的往上扬，在雷蒙说自己营造‘莽夫’形象的时候往下垮了一瞬。一直知道能者多劳这件事，自己可不是那种把所有担子都揽过来挑着的傻子。于是对着雷蒙耸耸肩道，“我并没有刻意营造，那就是真实的我，让你失望了真抱歉。”

<雷蒙> “不必多言了，奥尔金施主，鄙人的训诫也结束了。”我一转方才的气势，仿佛先前的对峙从未发生过一样。“‘智者’又如何？‘莽夫’又如何？无论您到底本性如何，鄙人向来是没什么所谓的——只是对您有认真听进鄙人刚才的话这档事，着实令人宽慰。”说到这里，我倒是比先前看起来放松了不少

<雷蒙> “瓦伦娜施主，叨扰到现在真是不好意思，竟然已经到了这种时候...”才注意到天色的我连忙转身朝对方谢罪。

<卢卡.奥尔金>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是保护豆腐的那个人。再晚可能商店就关门了，我得快些去买鳄鱼皮带。”已经完全把自己原来想与上校通信的计划抛之脑后，一心只想着鳄鱼皮带。

<KP 落衾> “……呼……嗯？！啊、啊，没关系的！正好刚刚外边在下雨，两位在这里聊天躲躲雨也是好事，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呢。”瓦伦娜快睡着了，因为雷蒙的道歉又惊醒，她朝你们摆手表示没关系。

<雷蒙> “那么若是有机会，还请务必尝试一下'Doufu'这种食品。”得到对方的原谅后我又抛出了几句，“若是能有到当地亲口品尝的机会那则是更好——对了，如果真的有那种机会的话，据说有句话在当地可是禁句。”我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一般，连语气都凝重严肃了起来

“——千万不要问当地人'咸豆腐脑更甚还是甜豆腐脑更甚'，据说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后果...”说到这里，我不禁开始自顾自想象了起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卢卡.奥尔金> “是这样吗，那我明白了。”想着如果有机会去中国一定要试试。

<KP 落衾> 你们出了方才挺久已久的小诊所。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雨也停了，甚至连风声都很微弱，一切都显得安静无比。

顺着瓦伦娜说的方向，你们真的在街角找到了一家亮着灯的奢侈品店，那条卢卡在杂志上看到的深色鳄鱼皮皮带，在灯光下的质感相当饱满。

<卢卡.奥尔金> 如果不是碍于面子，都想整个人趴到玻璃上去观赏

<KP 落衾> “客人，您喜欢这条切瑞蒂手工皮带？”店主推了门笑咪咪地问你，“您可真有眼光，意大利手工制作，精孔工艺，全球限量。”

<雷蒙> 在卢卡进店观赏时，我留在门口等候，顺便再看看眼前街道的景象

<卢卡.奥尔金> “有限购吗？我买两条。”我指指这条皮带，打算一条现用一条做备用。

<KP 落衾> 雷蒙看到沿着商业街的灯光大多数都熄了，现在已经接近午夜，街道上非常安静。

“哎呀……不巧咱们店里也只进货了两条，另一条前些天被其他客人买走了，您看用其他的替代一下可以么？牛皮？小羊羔皮？”店主有些为难。

<雷蒙> “...果然和本岛不同，松树岛上并没有类似'库柯'的威胁吗？”不知是期待落空还是放下心来，我松了口气。

<卢卡.奥尔金> “噢？是谁买走的，很有眼光嘛。”不咸不淡地夸奖着，心里已经把那个人戳的千疮百孔，随便指了一条皮带，“那第二条买这条吧。”

<KP 落衾> “我不太记得姓名了，只是那客人看上去是做走私生意的，比起我们这些做服装的来说，那可是暴利行业。”店主回想了一下，他把卢卡指的另一条皮带和那条鳄鱼皮皮带用精致的包装包了起来，外观十分高档得体。

<卢卡.奥尔金> 接过袋子，把信用卡递过去结账：“走私？他是卖什么的，酒吗？”

<KP 落衾> “这就不清楚了。”店主熟练地接过这个新发明的小玩意儿替卢卡结了账，“只是做走私生意的人都有那么一股气质……我形容不出来，但是您要是见着了，能一眼看出他是走私商。”

<卢卡.奥尔金> “是吗，那还真是奇妙。”觉得有些遗憾，如果对方走私的是酒自己一定去与他交个朋友，“那您有他联系方式吗，我实在喜欢这个皮带想给我父亲也带回去一条。”其实只是自己想要，但觉得扯上家人能让自己看上去更加

诚恳于是这样糊邹道。

<KP 落衾> “如果我真有联系方式的话，您想要我肯定给您。”店主耸肩，“但那位客人没有留联络方式，说是后续的质保服务也不需要，所以我也没办法联络……不过，如果您运气够好的话，或许这几天在哈瓦那还能遇上他吧。”

<卢卡.奥尔金> “那可以跟我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吗？唉，真希望有机会可以遇见他，买东西不买双份的实在是太难受了。”

<KP 落衾>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副大墨镜和一口白牙了。”店主很努力地回想，“其他的话……或许他和您会聊得挺投缘，两位的性格让我觉得很相似。”

<卢卡.奥尔金> “跟我很像...？古巴人吗。”听着店主的形容，甚至觉得是在形容自己一样。

<KP 落衾> “或许也是古巴人，但来这岛上的古巴人不多，我应当印象很深才对，但不知为何总是想不起那位客人的名字……奇怪。”店主自己也很困惑。

<卢卡.奥尔金> 感到了一丝异常，暗暗记住了这个人：“没事，如果是古巴人的话应该很好找。那就谢谢您啦，这么晚过来我还以为没机会了，好在还剩一条。”

<KP 落衾> “高档精致的服装都是在等待着一位能够与之相配的主人的。”店主笑了笑

<卢卡.奥尔金> “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有机会一起喝酒。”对着店主摆摆手，提着精美的包装袋就离开了，已经迫不及待想回旅馆近距离观赏。

<卢卡.奥尔金> 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跟雷蒙说一下关于店主记不起那位顾客样貌和名字的插曲。

<KP 落衾> 你们趁着午夜的钟声正式敲响前回到了旅馆，前台的接待员仍然等候着每一位宾馆的客人，努力让你们感到宾至如归。回到房间后，你们看见伊普西隆的房门紧闭——他似乎已经歇下了。这是个相当宽敞的房间，分出了三间卧室，能够充分保证每一位客人的隐私，内饰豪华而优雅。

<雷蒙>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便在原地坐下 就着打坐的姿势入睡

<卢卡.奥尔金> 我看皮带看了很久，还戴上对着镜子臭美了很久才渐渐地感受到一股浓重的困意，想起来今天忙活了不少。于是赶紧洗漱完爬上床入睡了。

<KP 落衾> 你们一前一后地陷入了黑甜的梦境当中，今天发生的太多，但在梦中，你们可以短暂地不用考虑这个国家的暗流涌动与神秘的死亡，幽灵般的神父亦或

者是腐朽老去的废墟。

到了后半夜，新罗赫那的雨似乎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水滴落在池水中溅起轻柔的涟漪，这一夜虽然没有初到哈瓦那那一晚那般清冷的月色，乌云却显得比月光更温柔，覆盖在这座小小岛屿的头顶。

（二）哈瓦那大教堂（米歇尔&华纳）

<KP 落衾> 米歇尔、华纳和波尔本向英格兰旅店的南侧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哈瓦那大教堂——实际上，大教堂的尖顶和钟楼几乎一直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瓦德兹蒙席所选的这家旅店距离大教堂很近。

哈瓦那大教堂——全名为哈瓦那圣母玛利亚托瓦尔大教堂，就在旅店附近，瓦德兹蒙席的房间阳台所对着的那片广场，就连通着去往大教堂的路。

十八世纪修建的这座教堂结合了巴洛克建筑风格与地中海特色：典型的不对称外观，装饰以各色的珊瑚，石制品的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右侧的钟楼上悬挂着两口巨大的铜钟，而此刻，它们仍然在被尽职尽责的敲钟人敲响，钟声震得你们的耳膜嗡嗡

作响。

教堂前的广场上是一片愉快和轻松的景象：一对新人选在了教堂门口举行婚礼，新娘的白纱轻柔地覆在鹅卵石地面上，新郎的礼



服熨得笔挺，白鸽在上空盘旋，落下来时停在了他们的脚边。两位新人们都有着蜜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眸——这是两个巴西裔家庭的结合，环绕着他们的亲朋好友纷纷送上祝福。

不远处，在教堂东侧的浅色阴影里，穿着制服的美国宪兵拿着擦得崭新闪亮的步枪列队而过。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幸运检定：D100=83/9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幸运检定：D100=58/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在教堂一侧的阴影遮盖下，你们看见有数家小酒馆一字排开，有一处酒馆的招牌上并没有写名字——总有人会用它当做噱头来吸引好奇游客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在书店里见过的版画。“波尔本蒙席，您抵达哈瓦那也不过两天左右吧，是否还未得空拜见主教？”

<KP 落衾> “我抵达时只来得及与主教匆匆见过一面，具体的事务倒不曾详谈。”
波尔本微微摇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正好今日正式拜访了。”我注意到招牌无字的酒馆，留心地看着了一眼。能看见酒馆内的大致情况吗，比如有无客人之类的。

<KP 落衾> 酒馆并不是露天式的，门扉紧闭，似乎是专注于在内部放置摆设

<小托马斯·华纳> 我对于神与主的教义和信仰无意了解，也无意评判。但谁又能否认婚礼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蜕变呢，所以感想也理应很简单：真好啊，新婚。这么好的景色下出现宪兵队和酒馆倒是有些惹眼了。不过马上踏入的领域就是我的陌生地带了，我闭口不言，专注于观察与倾听。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也没有多在意，只是想着或许拜访完主教后可以在那里用个中饭，便和其余二人一起往教堂内走去。

<KP 落衾> 绕过了婚礼现场，你们来到教堂内部，彩色玻璃映射着绚烂的光辉，圣坛与十字架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空气中弥漫着鲜花的清香。走在空旷而宽阔的穹顶之下，让人连心情都舒畅不少。似乎是因为在举行婚礼的缘故，这里坐了不少来祷告的人，但即便是人多也没有影响它的安静，在这里，你们只听到窸窣窸窣的脚步声。

在教堂最前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穿着普通司铎袍子的老人，模样像是神父。而波尔本蒙席看见了他，就快步走过去问好：“主教阁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暗自惊讶于这位主教竟如此简朴，快步上前后也行礼问好：“主教阁下，我是由梵蒂冈派来调查瓦德兹蒙席一事的米歇尔·维瓦里尼。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罗韦雷神父，不过他正热心探访线索，故而未能前来觐见，望您见谅。”

<小托马斯·华纳> 跟在波尔本蒙席后，走动的时候也注意自己的脚步不要过于随意。看波尔本蒙席向着对方问好后，微微欠身作为基本礼仪。“初次见面，主教阁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向主教介绍一下华纳：“这位是美军方派来协助调查的华纳探员。”

<KP 落衾> 那老人抬眼温和地看向你们，逐一都认真地问过好，和你们握手，在做了一番基本的祷告之后，他才开口：“究竟是何事惊动了教宗阁下与枢机阁下，近日来已经有四位教友轮番经过此教区了，如今还带上了华纳探员。”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主教对此事并不明了吗？瓦德兹蒙席没有拜访过您，还是未曾向您说明他的任务？”

<小托马斯·华纳> 本来预估着自己就当一个无名小卒就好，毕竟不懂礼数也不懂形式。但见维瓦里尼帮忙介绍了，还是投去一个感谢的眼神。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向华纳点点头，示意无需在意这些小事。

<KP 落衾> “瓦德兹蒙席只说是为了封圣事宜有多叨扰，我也宽慰他无妨，只要将此处当做家就好。”

<KP 落衾> 主教眼神有些困惑：“蒙席此时在何处？怎么不同几位一道前来？我还想好好和他聊聊，蒙席的见解颇丰，令我也受益匪浅。”

<米歇尔·维瓦里尼> “想来波尔本蒙席也是太过忙碌，才未能向您交代来龙去脉。瓦德兹蒙席为费南多封圣一事前来，却在 24 日当晚，不幸受害身亡了。波尔本蒙席，罗韦雷神父与我，皆是为调查他的死因而来。”

<小托马斯·华纳> 惊讶于主教都并不了解真相，但是没有表露在明面上。看样子瓦德兹蒙席遇害还没有透露给其他人。

<KP 落衾> 主教震惊得一连颤抖着祈祷了好一会儿，复又声音悲伤地回答你们：“想来是我前些日子肺部旧疾多有复发，卧床休息了一阵未曾过问教堂中事务……因此才不曾得知详细的经过。”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心理学 75: D100=6

<渡边> 首席指挥官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

<KP 落衾> 米歇尔看出主教的确对此事不知情，但从他的脸上不难看出他认为自己对此事不知情有一部分是出于隐晦的政治交锋考虑，这样一位能在古巴与美国交恶的地带担任梵蒂冈使者的主教，政治嗅觉一定相当敏锐。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肺部有旧疾？那还请多多休养，切勿为瓦德兹蒙席之事费神。此事军方也派了不少得力人手协助，想必定能令真相水落石出，也可安慰瓦德兹蒙席的灵魂。只是，我们还想向您了解一些本地教区的情况，不知您是否方便？”

<KP 落衾> 主教唤来了一个祭童，低声对祭童说了什么，随后穿着红底白袍的祭童就急匆匆地退了下去。

<KP 落衾> “但问无妨，只是此地看上去不是谈话的好时机，我们进内室说吧。”主教微微一笑，示意其他长椅上还坐着的在祈祷的民众。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点头，跟着主教进了内室，顺便往祭童离去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是……？”

<小托马斯·华纳> 点点头同意更换一个更为私人的地方谈话。“劳烦您了。”我眼神留意着走远的祭童，但没有多问。

<KP 落衾> “一些小事罢了，只是托人问问在主的眼前是否曾做过欺骗或隐瞒之事。”他回答得温和。

<KP 落衾> 你们来到了一间十分安静的祈祷室，圣坛上亮着长明的烛火，主教在你们都进入房间后亲自关好了门，随后坐了下来，就像一个随和的长辈。

<KP 落衾> “诸位想详问何事？我一定坦诚相告。”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能说说费南多神父及其修道院的历史吗？我们初来乍到，对此知之甚少，一头雾水地去拜访修道院的弟兄就太失礼了。”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其人我倒是知之甚少，因为在我就任哈瓦那教区主教之前，并未从梵蒂冈的藏书库中获取过关于此人的详细信息。但这修道院却是早有由来。费南多神父修道会在九十年代晚期的反西革命中非常活跃，号召本地人民参与该运动，提倡将人民自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并为叛军开设了不少隐蔽医院，可以说如今古巴政府还能有一席之地在此，也亏得了修道院的帮助。”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来修道院本身存在的政治意味也相当浓厚啊。这修道院建立有多久了，大约四百年吗？”

<KP 落衾> “约莫是有这么些年岁吧，听闻此前他们是从旧址搬迁至此才有了相对官方一些的书面记录。”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旧址……？莫非是在松树岛上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费南多神父是西班牙人，修道院却大力支持反殖民运动，足以见得信仰是拥有能超越国界、将人类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我淡淡地感慨了一句。

<KP 落衾> “不知诸位往此地的西侧去见过没有？”主教忽地想起了什么，反倒

问你们。

<小托马斯·华纳> “西侧…？”回忆了一下地图

<米歇尔·维瓦里尼> “西侧具体是指……？我们的确去过西侧的国立大学。”

<KP 落衾> “更远处是贫民窟。”主教感叹，“我来哈瓦那教区就任前，从未想过当地对费南多神父的信仰会如此深厚，或许其他地带的大街小巷已经被颇具军事化的风格管理起来，变得干干净净，但贫民窟的景色截然不同，我曾去过一次，就为此深深地震撼。”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封圣的事宜，不仅对于本地信仰的正当化是件好事，对梵蒂冈在此的威望，也是相当重要的。”他意味深长。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想起瓦德兹蒙席房间门口的祭坛内放置的小纸条，然而主教话中的含义却令我不自觉地想要皱起眉头。我控制住面部表情，只恭顺地回应：“我明白的。”

<小托马斯·华纳> “信仰的正当化…”重复了一遍，稍作思考。

<KP 落衾> “还有其他想谈的事务吗？若是关于费南多神父的信息，我可以手写一封信告知修道院的西蒙神父此事的重要性，想必他们也还不知道蒙席被害一事。”主教和蔼地询问你们。

<小托马斯·华纳> “…于我个人而言，一位来自梵蒂冈的蒙席仅仅因为意欲调查费南多神父是否能被封圣，便离奇死亡、客死他乡，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而刚巧，我听说关于是否封圣一事，民众、政客和修道院的意见并不一致。因此我比较好奇，在您看来，修道院的立场上有抗拒封圣一事到不惜灭口的一步吗？”觉得自己的措辞依旧是世俗化的，补充道，“如果过于直接的沟通会让您感到不适，我先向您道歉。但是我们的工作思考确实庸俗，需要确认所有的可能性，仅此而已。”

<KP 落衾> “灭口又是何出此言？”主教对华纳的措辞感到十分惊愕，“虽说修道院的弟兄们对封圣一事颇有微词，西蒙神父也和我相谈过许多次，每次都不欢而散，但远不至于戕害同胞。”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说起国立大学，还有一事要向您禀报。昨日罗韦雷神父与我想要向国立大学的阿尔特拉教授询问一些线索，不料阿尔特拉教授尚未开口，胸口就出现一个拳头般大小的洞，将心脏与血液全部吸入后，在我二人眼前，

化为干尸而死——与瓦德兹蒙席死状一模一样。同时窗外喷泉结冰，雕像开裂，涌出泉水，在我下楼查看时冰锥又已悉数融化为了。之后我回到教授办公室，与罗韦雷神父汇合，据他所说，有魔鬼在他眼前现形，杀死教授后跳窗而逃。不知您是否听说过相关的流言或传说？”

<KP 落衾> “清泉自水中而出？”主教惊讶地细细咀嚼米歇尔的话，“……‘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这是《出埃及记》的一节，此等状况，堪被称作为灵迹，我就任这短短几年，也不曾听说过在哈瓦那有灵迹发生过……不过，我记得在革命期间曾有传闻说修道院的弟兄们能请来奇迹，是得了费南多神父的荫庇，或许奇迹一事，问问修道院的弟兄要更清晰一些。”

<小托马斯·华纳> “既然不是，那当是最好。蒙席被害一事影响重大，我们必须确认凶手必须遭到相应的惩戒。”点点头，回复一个礼貌的笑容作为“完全相信主教所言”的回应。

<KP 落衾> “我相信有强力的政府介入，这件事一定能得到一个公正处理的。”主教也对华纳报以友善的眼神。

<米歇尔·维瓦里尼> “按罗韦雷神父所言，杀人凶手乃是魔鬼，却在惨案发生时有神迹出现，此事实实在说不通。我会向修道院的弟兄们询问的，也麻烦您写一封信告知修道院的西蒙神父此事了。修道院的院长就是他吗？”

<KP 落衾> “是的，修道院有百来名弟兄，都经由西蒙神父管理。神父的脾气不太好，但虔诚之心倒是无出其右。”主教像是想起了什么让人好笑又无奈的事，微微摇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到主教的神色，我询问道：“请您宽恕我的多言，这位西蒙神父是否做过什么令您啼笑皆非的行为吗？”

<KP 落衾> “这么说吧，神父曾经说若是我执意要向梵蒂冈请封，便一头撞在大教堂的石阶前。”主教感到有些好笑地叹了口气，“此番若不是民众请愿直达梵蒂冈，恐怕西蒙神父真要来教堂和我辩经讲道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来西蒙神父是个执着的人呢。”我也跟着微笑了一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思索了一番，又问道：“瓦德兹蒙席生前曾去书店借过一本新教圣经，然而他对信仰的虔诚应当是无可置疑的。您是否了解新教在此地

的发展，还有和费南多神父及其修道院的关系呢？”

<KP 落衾> “新教在此地应当断然没有生存余地才是。”主教回答得很肯定，“此处教区在获得圣母作为主保之后信仰发展愈发虔诚，即便民众大都更爱戴费南多神父，但玛窦福音也仍然在本教教义的范围内，和新教这等异教毫无关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点头：“那想必就是和凶手相关的线索了。我听闻最近有许多人在教堂举办婚礼，是什么当地的好日子吗？”

<KP 落衾> “哈瓦那四季如春，想来天天挑着好日头结为连理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主教笑呵呵地回答，看样子对婚礼仪式乐见其成。

<米歇尔·维瓦里尼> 见主教似乎对此没有什么见解，我再次询问道：“您前段时间一直卧床休养，是否有您信赖的人代行职务呢？”

<KP 落衾> “有曾经信赖的人，先下看来在主的跟前竟也有人敢做隐而不报的不齿之事，我会处理此事的。”主教说得轻描淡写。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察觉到这事不便再问，于是转移了话题：“大教堂历史悠久，不知教堂内的钟是否有什么讲究？我虽然才到哈瓦那两日，却也觉得教堂的钟声格外悠远，有种洗涤心灵之感。”

<KP 落衾> “晨祷、晚祷以及其余大小弥撒或是一些节庆时均会鸣钟，哈瓦那如今虽然暗流涌动，但亚托瓦尔大教堂却是始终伫立在此地不曾改变过容貌，这是主的眼眸，在凝视着人间的沧桑啊……”主教微笑，显然也是对教堂的环境感到十分舒适。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眼神示意华纳自己没什么要问的了，看他有没有想说的。

<小托马斯·华纳> “嗯…谢谢您的解答，主教阁下。剩下想要询问的也几乎是与案件本身似乎无关的内容。”我尝试着开拓思维询问，“最近的共党游行似乎把本地搅得不是很太平，作为危险因素我也想将其纳入考量。稍微有些私人化的问题，主教认为民众对费南多神父的信仰应当正当化，是否是将这些社会局势因素一并考虑后得出的结果呢？”

<KP 落衾> “探员，我不知道您是否相信神启，亦或者是相信我等仆从能够聆听到主的劝诫。”主教温和地回答华纳，“在哈瓦那发生的事是大势所趋，在数十年后，将会有赤红的星从岛屿东侧升起，他们的理念与神父相似，古巴将会有一场变革，神父在民众中的呼声会成为他们的助力，新的思潮对梵蒂冈在此地的发

展也是有利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神启……这是从何处得到的启示，还请您明示。”

<KP 落衾> “在圣坛前聆得的圣音，难道还不够作为神启的证明么。”主教微笑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来是与此次事件无关的神启吧。我点点头：“事态紧急，我们之后还要去拜访修道院的弟兄，就不多叨扰您了。只是得麻烦您为我们写一封介绍信。”

<小托马斯·华纳>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感觉能收获的信息已经足够，向主教道谢

<KP 落衾> 主教微微点头，似乎是因为与你们谈话太久而感到有些乏力，他起身起了几次才站稳，然后出了小礼拜堂，不一会儿就带着一封印有梵蒂冈官方火漆印的精致信封回来交给了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接过信封，向主教躬身道谢，将信收好后离开了教堂。在离开之前，去墓园看看有没有值得留意的地方。

<KP 落衾> 波尔本蒙席也随你们一同起身告辞，临了低声关切了主教几句多注意身体。

<KP 落衾> 米歇尔去教堂后方的墓园简单看了看，这里是一处普通而简朴的小墓园，在设计之初时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大教堂今后的发展，因此未免显得有些小了。墓园一览无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回到教堂门口和其他人汇合，看看之前的酒馆是否开门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虽然认为今天还是要继续以调查为重，但是跟着四下看看也无妨，就当是整理思绪好了。

<KP 落衾> 从大教堂广场上的时钟来看，现在临近正午十二点

<KP 落衾> 米歇尔看不出那座没有名字的酒馆有没有开业，门依然是关上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了一眼时钟：“正是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吃过午饭，我们就去修道院拜访吧。”然后指指那家招牌无字大门紧闭的酒馆：“这家店看上去很有意思的样子，不如去敲门看看？”

<小托马斯·华纳> “去费南多修道院啊…嗯也该去一趟了。”我点点头，不过听到提议在酒馆里解决午饭有点意外，“可以倒是…可以。教堂外的无字招牌酒

馆吗，确实有意思。”

<KP 落衾> “酒馆么……”波尔本蒙席微微皱眉，他踌躇了片刻，“若是有不犯戒的食物倒是也可以用上一二。”他也算是答应了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难得来到哈瓦那，也要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吧。我想酒馆内一定会有适合神职人员们食用的餐点的。”此时我才露出了一个真正松快的微笑。

<KP 落衾> 打开这扇隐藏在大教堂阴影中的酒馆大门，一条散发着霉斑气味的长长走廊就出现在你们面前，走廊的尽头传来欢乐的笑声，隐隐透着光线，许多人在此寻欢作乐，他们同你们一样，路过此地，都藉由这条长廊的指引，去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空气中飘来朗姆酒的香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是我大意了，没想到竟是……怪不得不写招牌，也不开门做生意……”我皱紧了眉，示意另外两人还是先离开为好。

<KP 落衾> 波尔本蒙席也听到了尽头那缥缈的声音，他出声叫住了正打算往里走的你们：“两位……此地恐怕不是正派人士应当来的地方。”

<小托马斯·华纳>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吐槽教会旁边就是这样一个…区域，无字招牌还好巧不巧吸引到我们几个不知情的外来人还突然走进来了。“……一定要解决午饭的话，建议在这里，或者附近速战速决——但我觉得两位是不想久留。走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面色凝重地点头：“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快离开吧。在附近找个地方吃午饭就好。”

<小托马斯·华纳> 没做声多说什么了，很自觉地离开。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了，不引起长廊后人群的注意。

<KP 落衾> 你们舍弃了这家酒馆，转而寻了个更寻常的小餐馆用了餐。午餐照例是有着加足了香料的烤肉与蟹肉饭等富有海岸风情的饮食，炭烧的章鱼上淋了柠檬汁，搭配椰叶包饭与河虾，饮品是巧克力搭配的椰汁。

（三）费南多神父修道院（米歇尔&华纳）

<KP 落衾> 华纳、米歇尔和波尔多三人用完丰盛的午餐后，时间接近中午一点，正是太阳高悬在头顶的时刻，但所幸风也较大，穿梭在城市中的海风缓解了热意。

修道会位于城郊，从你们所居住的英格兰旅店前往，步行至少需要两小时的时间。为了加快步伐，你们在市中心的维伦纽瓦车站搭乘了城市电车，电车以一种不快也不慢的速度行进，能够充分考虑到旅客们沿途观赏风景的需要：这座城市的一切几乎都围绕着旅游打转。

在车辆驶往修道院的途中，你们看见了一个穿着棕黑色修士粗麻布袍子的人影。那人手中还拿着一袋子竹篮装的水果蔬菜等物件，正在慢慢走向修道院的方向。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向华纳和波尔本示意了一下那个人影：“那似乎是修道院的修士，我们在此下车，和他搭个话吧？”

<小托马斯·华纳> “嗯，那走吧。”我随口答应下来，现在四处多问问也没什么不好。

<KP 落衾> 波尔本蒙席对这个缓慢行进的城市电车速度颇有微词，见到你们打算现在就下车，自然是相当赞同的样子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跳下车，快步朝那个人影走去，绕到他面前打个招呼：“打扰了，请问您是费南多神父修道院的修士吗？”

<小托马斯·华纳> 我跟上去，观察观察这位修道士

<KP 落衾> 你们下了车，电车的车铃发出清脆的提示音后，就又载着一车热情洋溢的游客们慢悠悠地离开。那修士在热天穿着棕黑色的袍子，倒也没有为了避暑而躲开阳光，而是步伐轻盈安静地行进在阳光和阴影交错的街道上。

“是的，我是。”他有些惊讶地看你们，见过米歇尔和波尔本蒙席的神职服装后，尊敬地微微低下头，“两位是梵蒂冈的使者。”

这是个中年修士，即便头发有些花白，但精神看上去颇为饱满。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点头：“是的，我们自梵蒂冈而来。这位是波尔本蒙席，我是维瓦里尼。这位华纳先生也与我们同行，正要去拜访修道院的弟兄们。请问您是？”



<KP 落衾> “您唤我作伊拉里奥就好，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他微笑，“虽说这里距修道院还有一段路途，不过三位若是不觉得辛苦，就随我一同前去吧。”

<小托马斯·华纳> 微笑着点点头答应：“我们方才乘坐的观光电车毕竟是为旅游者服务的，实在是缺乏效率。可以的话务必让我们同行。先生在炎热的天气穿着这样的袍衣也是一种修行吗？真是辛苦。”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拉里奥，”我表示明白了，“一小段路而已，算不得什么辛苦的。您在修道院中是担任采买一职的吗？”我看向他手中的篮子。

<KP 落衾> “是的，无论何种天气，这是主命我们为的修行，就要遵守才是，这光这风，皆是如此。”他回答，“修道院的弟兄们是轮流出去采买的，只是今日恰好轮到我罢了。”

你们一边交谈着，一边往城郊的修道院走去。

“我记得先前还有位蒙席阁下也来过哈瓦那，现在看来……他是已经离开了么？”他有些好奇。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说哈瓦那对费南多神父的信仰极为深厚，想必也是因为诸位弟兄勤恳修行，不曾懈怠的缘故吧，”听到他提起瓦德兹蒙席的事情，我的脸色凝重了几分，“我们此次前来正是为了那位蒙席的事情，他……已经遇害了。”

<KP 落衾> 伊拉里奥的步伐都因为震惊而停顿了一瞬，他半晌后才悲痛地微微低下头：“竟有人做出如此亵渎之举，谋害主的使者……蒙席的恒心让我自愧不如，是有望成就大功业之人，他一定已经在天主的怀里安息。”语毕，他划了十字祈

祷。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划了个十字安抚道：“不必担忧，主会为我们指引前路的。他前来哈瓦那本是为了费南多神父封圣一事，也听说之前曾经有位安东尼奥弟兄伴他同行，所以我们才想要到修道院来询问。若您不嫌麻烦，倒可以和我们讲一讲费南多神父与修道院的历史，这会对我们的调查有所帮助。”

<小托马斯·华纳> 点头附和：“现在了解清楚瓦德兹蒙席的行动与调查，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将凶手绳之以法。”

<KP 落衾> “我听说安东尼奥弟兄在蒙席刚来哈瓦那不久后就被蒙席训斥了，想来您几位去见见他，和他谈谈蒙席的事，或许会让他的心情好一些吧。”伊拉里奥点头，“我倒可以为各位简单讲讲神父的生平，毕竟我主管档案室，平日几乎都和书一同度过了。神父生于 1499 年的西班牙塞维利亚，是当地伯爵的幼子。在 1519 年以耶稣会士的身分成为天主教教士，后又去往宗教裁判所工作，是那时相当闻名的审判员。”

<KP 落衾> 伊拉里奥的脸上洋溢着相当尊崇和热爱的神情：“无辜之人说出真相就不会受到伤害，忏悔的异端则会确实且快速地得到审判和惩罚，神父始终都在行至善之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被训斥了吗……？想来定是事出有因。既然您主管档案室，是否知道《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一书？”

<KP 落衾> “噢，此书……”伊拉里奥的脸上露出颇为为难的神色，他口中低低地祈祷了几句，才又解释：“我并不愿向诸位撒谎，因为颠倒黑白亦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但院长叮嘱过我们不能将此书外借，即便是瓦德兹蒙席也并没有从院长手中获得许可来藏书室查阅此书。”

“安东尼奥弟兄被训斥，正是因为他遵了院长的嘱托，告知蒙席此书不得外借，而蒙席获取不了需要的资料，而正感焦急吧。”

<小托马斯·华纳> “不得外借…是有什么缘由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连在藏书室阅读一番也不允许吗？”

<KP 落衾> “自然是为了封圣一事。”他静静地看米歇尔和波尔本，“西蒙神父说过此书不能让与封圣一事相关的人知晓，此番我已是违背了他的嘱托。”

“真正的圣徒应当像黄土一样谦逊……神父的生平并没有值得各位调查

的地方。”

伊拉里奥说得很礼貌，但你们也隐隐听出了他不赞同费南多封圣一事的意思。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说西蒙神父秉持费南多神父的训导，坚守谦卑之道，着实令人敬佩。只是……有必要如此严苛，连看一眼书本也不允许吗？”我叹了口气，“多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既然不方便，我们也不再追问了，您再给我们讲讲修道院的历史吧。修道院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的？听说修道院的弟兄们在反西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KP 落衾> “自神父去世后，他的副手就将修道院从卡拉马科迁址至此，自神父来到古巴后，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敬仰，因此这新迁址的修道院，亏得了神父的威望，规模也就逐渐扩大。”

“我也是在革命的那段时间才加入修道院的，此前一直离开了家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各个修道院之间云游。”他微笑，“在战场上，奇迹似乎总是与死亡相伴，我想，这定然是神父放心不下这受苦的众生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奇迹？我们的确从主教处听说，革命时修道院的弟兄身旁常有灵迹出现，您能多说一说吗？也好让我们都感沐一番神父的仁爱与主的恩泽。”

<KP 落衾> “灵迹的种类繁多，诸如沙中涌出清泉，或是伤口愈合，枯草重生等现象都有出现。”伊拉里奥哈哈笑了一下，“若不是我曾亲眼见过重新绽放的花朵，真要以为这悲苦的世界已经早早失去了神的眷顾。”

<小托马斯·华纳> 封圣…封圣，费南多神父与瓦德兹蒙席的联系，还是绕不开这件事。到底是谁，又是为什么不想让人触碰费南多神父的过往呢……我思索着，继续听着两位修士之间的对话。

<KP 落衾> 说话间，你们不知不觉走了有接近两小时，这才抵达了修道院。这是一座坐落在小山丘上的修道院，从山丘最顶端看去，远远地，哈瓦那旧城城堡遗址盘踞在与之相对的地方，遥相眺望。

费南多神父修道院的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从修士的起居区域到回廊、小礼拜堂、祷告室、档案馆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粗略估计之下，至少有一百名修士在这里生活，当你们来到这里时，修道院宽阔的回廊中

刚好有一队打算去诵经的修士，棕黑色的袍子与软底鞋在被踩得光滑的石板地面上沙沙地拂过。

庭院的一角有一口井，一名年轻的修士正在从井中打水上来，泼洒在地上，洗涤这些百年来



无数修士们走过的道路，阳光柔和地在湿润的地面上闪烁跳跃。一名年轻的修士半蹲下来开始用手中的长布仔细擦拭着石砖缝隙，神情专注而认真。

<米歇尔·维瓦里尼> “重新绽放的花朵？您曾亲眼见过神迹？能再详细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给华纳使个眼色，想来他应该也想起了旅馆中花朵复生的奇异现象。

<KP 落衾> “唔，那是在清晨的时候吧。”伊拉里奥仔细回想了一下，“我刚结束了一整晚的救治工作，打算从修道院设立的医疗点出去洗洗脸打精神，刚巧就看见附近砖墙缝里的花又开了。那花我原本悉心照顾了一阵子，但又因为照顾伤者而搁置了好几天，原以为它已经就此作了天使们鬓间的装饰，没想到又重新回到了这世间。”

<小托马斯·华纳> 明白了维瓦里尼的意图。联想到旅馆里并为枯萎的花朵，还有具两位梵蒂冈来的天使所见的石中涌出清泉。如果能用“神迹”将它们穿起来，或许也是一种新的思路。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那真是奇妙非常，”我沉思道，“近几年是否还有类似的神迹出现呢？”

<小托马斯·华纳> “本该枯萎的花居然能够复生……那确实当是一种奇迹了。”记下来。

<KP 落衾> “近几年倒是不曾听闻过，升入天堂的神父总是格外关注战场，或许是因为在那时能听到成千上万灵魂的祷告吧。”

“诸位这就要去见西蒙神父吗？不如我先去向神父知会一声，几位在此

稍等。”伊拉里奥示意了一下自己手里还拎着一篮子蔬果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点头：“西蒙神父便是这里的院长吗？劳烦您为我们引荐吧。”

<KP 落衾> 伊拉里奥暂且向你们道别，并安排你们在长廊的座椅上休息一会儿，他很快就回来

庭院里那位年轻的修士还在认真仔细地擦拭着地上的石砖路，但是你们感受到了一股时不时偷瞄过来的视线。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也往他的方向看去，在视线对上的时候朝他微笑一下。

<KP 落衾> 他好像被你们发现了也并不是特别在意，但是视线朝着米歇尔和波尔本身旁的华纳瞪了瞪，随后就收起抹布和木桶很快地走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不甚在意，继续一边沐浴阳光一边安心等待。

<小托马斯·华纳> 修道院人多眼杂，我想着还是回去再做深入讨论吧。感受到视线后自言自语道：“hummm…或许我该换一身衣服进来比较有诚意？”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不必迁就我们的信仰，您这样并无任何不妥。那位修士或许是太过年轻，不曾在院内见过您这样的人来访吧。”

<KP 落衾> 不一会儿，伊拉里奥就回来了，看样子是已经搁下了他手头的篮子，并且知会了一声西蒙神父你们的到来。他领着你们穿过修道院大大小小的回廊，即便是后来才迁址于此，时光也在这所修道院的石墙和路上镌刻下痕迹。

<小托马斯·华纳> “哇哦，谢谢您，有了来自梵蒂冈的使者的许可就安心多了。”半打趣半真心低回复道

<KP 落衾> 你们七拐八绕，来到了院长办公室，伊拉里奥稍稍叩门过后，就示意你们可以直接进去谈话，他会在门外等待。

<小托马斯·华纳> 我给两位真正的使者一个眼神，示意他们先请。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推门进入办公室。

<KP 落衾> 在这间不大不小的办公室内，放着书柜，办公桌等简单的办公用品，简朴而干净。房间内比外出要阴凉不少，但阳光透过木质窗棂洒进来，铺在地面上也是一处不错的风景。穿着和寻常修士一样的袍子，但年纪看来明显要大很多，也更加矍铄的神父就看着你们。

<KP 落衾> “几位是梵蒂冈的使者，和合众国的特派员。”神父朝你们微微低头

致意，照例祷告，“愿主的光辉照映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想必您就是西蒙神父了，果然消息灵通。”我回以微笑，将主教的信双手奉上。

<小托马斯·华纳> 同样微微低头致意：“您好，西蒙神父。”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位是波尔本蒙席，这位是华纳先生，我是维瓦里尼。您大概也听说了瓦德兹蒙席的事吧。”

<KP 落衾> “自然，伊拉里奥已经将几位前来的目的和简要的身份都告知于我，我难得见到伊拉里奥几次，他倒好，一见面就是这种大事。”西蒙神父说着，倒也没有失了礼节，接过米歇尔手中的信函。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安静地站着等他看完。

<KP 落衾> 他用拆信刀拆开火漆印，细细阅读完那封看起来并不太长的信之后，将其放在桌上，“我已知晓主教是为了协助诸位调查蒙席遇害一事与神父封圣一事前来，若是遇害一事，我深表遗憾，尽管在理念上的差异使我们彼此有了分歧，但我们都是主的仆从，没有任何一个虔诚的信徒应遭此罪。愿瓦德兹蒙席在主的怀中安息。”

<KP 落衾> “但若是封圣一事的调查，还请诸位回去吧。”

<小托马斯·华纳> “……能为我们说明一下吗？”出现了啊，调查阻碍。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们已听主教说过您极力反对封圣了，只是此事也并非我们能做主的，毕竟民众请愿已上达梵蒂冈，还要待枢机再做决断。不过请您放心，我们这次是为了调查瓦德兹蒙席遇害一事前来的。”

<KP 落衾>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算是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主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西蒙喃喃着说了几句祷词，“几位应当也从主教处获悉了修道院的行事理念吧，如果可能的话……不，请维瓦里尼阁下务必替我们在枢机座前据理力争几句，封圣一事是绝对不能定下来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对封圣一事态度如此坚决，我已明了了。我会上报枢机，向他陈述您谨遵费南多神父之教诲，严守谦卑之心的事实的。我们主要还是为了瓦德兹蒙席一事前来，您对此有何了解吗？”

<KP 落衾> “蒙席遇害一事……”西蒙不太情愿，“封圣请愿本就不是我们提出

的，如今却还要继续为了梵蒂冈出力吗？”话语间倒是丝毫不遮拦自己对梵蒂冈颇有微词的态度。

“西蒙神父，梵蒂冈乃是圣所，您这是要公然违抗教宗吗？”波尔本蒙席忽地出声，语气前所未有地严厉。

“知晓福音的原本就仅有玛竇一位！”西蒙也不依不饶，这个固执的老人瞪着眼睛反驳波尔本，“依我看是梵蒂冈的人利欲熏心，早就忘了主的教诲，您看看在大教堂的主教，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沆瀣一气！”他吹胡子瞪眼，气得在桌子边徘徊。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挑了挑眉，自觉不方便发言，站在一旁看这位西蒙神父怒发冲冠。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83/7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米歇尔认为西蒙院长确实在演戏，他对梵蒂冈的意见并没有表现出来的这么大，也远不至于和波尔本蒙席争吵，只是他为了掩盖某种事情而故意作出的姿态。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个发现又让我挑了挑眉，嘴上骂着梵蒂冈和主教利欲熏心，结果自己却打着小算盘，有意思，有意思得很啊。当着华纳这个外人都要不顾体统地闹起来，看来他藏着什么大秘密。

<KP 落衾> “您知道这话是会传进梵蒂冈的。”波尔本蒙席沉声，“维瓦里尼阁下与我均在此处，这对教区没有好处，神父，教宗阁下才刚封圣母为本教区主保不久，您不要有失轻重。”

<小托马斯·华纳> “二位、二位……”出声尝试做点劝阻，“或许我们的本意并不是来为此争执的？”

<KP 落衾> 波尔本蒙席说完才被华纳提醒，恍觉自己的失态，有些抱歉地说是自己莽撞了，匆匆走出门说去冷静片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看西蒙那边冷静下来没有。

<KP 落衾> “本教区只要有费南多神父就够了。”西蒙背着手怒视波尔本离开的方向，“我和修道院的弟兄们，还有贫民窟的百姓们都是这么想的，既然神父毕生秉承谦逊的美德，我们又怎能违了他的心愿。”

<KP 落衾> 他坐回了桌边，脸上余怒未消，但还是勉强应付着你们：“两位若是没事的话也请回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西蒙神父，我代波尔本蒙席向您道歉。不过，按您的意思，在这里，费南多神父凌驾于一切圣人之上吗？”虽然这么说着，我也没有道歉的意思，“您知道，瓦德兹蒙席是为了封圣一事才前来古巴的，而如今蒙席受害，修道院本就极力反对封圣，现下还拒绝与梵蒂冈合作。我并无任何怀疑您或修道院的弟兄的意思，只是您可以想象一番，这件事在梵蒂冈那里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说服检定：D100=56/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教堂是梵蒂冈的管辖范围，而修道院乃是苦修之地，牵连并不太深，维瓦里尼阁下大可不必为我和修道院的弟兄们担心。”西蒙神父的态度略有软化，显然也是想到了米歇尔所说的这一层意思，但口中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体面。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摇摇头：“您实在不该在这种情况下与波尔本蒙席起争执的。”我看了一眼华纳，示意这里是有非神职人员所在的场合。

<KP 落衾> “让您见笑了。”他对华纳说，态度倒是比应对波尔本蒙席时要更忌惮一些。

<小托马斯·华纳> 争吵至少是停下来了。但是西蒙的态度……实在是没有任何诚意呢。我开口补充道：“西蒙神父，您的信仰之深我确实感受到了。不过还请允许我说明一下俗世的局势：瓦德兹蒙席——或者换个方式称呼他，梵蒂冈使者的死是具有外交性质的。这惊动的不只是古巴政府。很遗憾神父，您的拒不合作不能因信仰而正当化。外交使者的死亡对于整个古巴高层来说意味着什么；当因民众请愿而来到此处，希望为伟人封圣的使者的死亡，对于古巴民众又意味着什么？您确定您明白吗？”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说服检定：B=36[奖励骰:0]=6/8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站在一旁耸了耸肩表示同意华纳的话：“古巴政治局势相当复杂，主教位高权重，牵一发而动全身，让一个不懂世俗的人担任反而是不合适的。波尔本蒙席是个耿直忠诚的人，只有您所厌弃的主教一般的圆滑之辈，

才能在枢机面前为您周旋一二。况且在这里，只靠一味地坚守信仰，并不能保全自己想保全的一切。修道院有民心为基础，这当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只是，有时候还不够，您说呢？”

<KP 落衾> 西蒙神父深深地看了你们一眼，眼中有不甘也有不得不妥协的愤怒，但就算咬着牙，也算是勉强答应了你们的请求：“……我明白的，华纳先生，您为古巴民众多有考量；维瓦里尼阁下也为了修道院在梵蒂冈的处境做打算，我很感谢。方才与波尔本蒙席的争吵，也希望两位就当做不曾见过，我事后会向蒙席……道歉的。有什么能帮到两位的，请说吧，只要不太触及我们的宗旨，我愿意竭诚效力。”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11/7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44/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迈克尔和华纳都看出，尽管再不情愿，西蒙也已经答应了和你们的合作——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毕竟你们为修道院，为政局的考量都是从实际角度出发，他没有道理不同意。但对于蒙席的道歉却并不怎么真心，听上去颇为敷衍。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也不在乎他敷衍不敷衍，只要愿意合作就行。

<迈克尔·维瓦里尼> “听说修道院专攻玛窦福音的研究，是有什么说法吗？”

<KP 落衾> “这是从费南多神父起就有的传统。”西蒙倒是挺客气，对你们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从一旁找来两张椅子让你们坐下：“我也是从上任院长那里获悉的。”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向西蒙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坐下：“传统吗……具体是研究福音的哪一方面呢？听说费南多神父曾带来许多神迹，是否和这有关？”

<小托马斯·华纳> 深思熟虑后开口：“那么麻烦西蒙神父为维瓦里尼先生解释一些问题了，案情在神学方面的问题我更希望能交给两位梵蒂冈使者。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去将波尔本蒙席叫回来？”没有说自己不回来，但是先提议。

<KP 落衾> “您去吧，若是可以的话，能代我先向蒙席赔个不是就再好不过了。”西蒙朝着华纳点点头。

<小托马斯·华纳> 那么我欠身示意后离开了房间。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向华纳点点头，静静等待西蒙神父的回答。

<KP 落衾> “自然是福音的全本内容，从遣词造句到内容详注，我们都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您在本院的档案室内还能见着历任院长留下来的手记和批注。”西蒙回答，“神迹之所以存在，也是得了神父的荫庇。”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您的语气，修道院上下都十分敬仰神父。神父的遗体是否葬在这里呢，我也想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KP 落衾> “噢，神父的遗骸。”西蒙犹豫一会儿，有点不情不愿地开口，“……瓦德兹蒙席也前来检查过，但神父的遗骸不在此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怎会如此？”我露出惊讶的神色，“是葬在别处，还是不知所踪了？”

<KP 落衾> “神父是溺毙于海中去世的，修道院的坟墓仅是做了纪念意义，此事原本不宜对民众公开的。”西蒙顿了顿，“我原以为蒙席看了空无一物的坟墓就会离去，现在想来蒙席执着的精神的确是世间少有。”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到最后一句话，我又挑了挑眉：“蒙席也是尽忠职守，竭力调查罢了。我对费南多神父知之甚少，您能讲一讲他溺毙于海中之事吗？我想，多了解一些神父的事迹，会对瓦德兹蒙席一事有帮助的。”

<KP 落衾> “我从上任院长处听闻，溺毙的地点是在卡拉马科附近，详细的情况并不清楚，历任院长都曾去修道院遗址或是岛上的其他地点寻找过，但几乎都是无功而返，那时海盗猖獗，或许神父的遗骨被一些盗贼窃走了吧。”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26/7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在米歇尔看来，西蒙神父并没有说谎，他对神父溺毙一事的确是仅有耳闻，知之甚少

<米歇尔·维瓦里尼> “竟有此事。您也一定前去寻找过吧，实在是太遗憾了……”我摇头做惋惜状。

<米歇尔·维瓦里尼> 想了想大概没有别的需要询问的了，我站起身：“感谢您的协助，西蒙神父。听说有位安东尼奥弟兄曾协助瓦德兹蒙席调查，可否让我见见那位弟兄，问问调查的详情？”

<KP 落衾> “不，我倒未曾寻找过，前任院长去寻找时，我倒是有随同一并送行过。”西蒙微微摇头，“如今的卡拉马科并不是我们能够随意接近的地方……至于安东尼奥弟兄，他时常会在大门附近的长廊擦拭石砖以磨练心性，几位来时不曾见过他么？”

<米歇尔·维瓦里尼> “松树岛现在似乎成了美国人的地盘……是因为这个吗？”我想起之前见过的那名年轻的修士，他对华纳的敌意或许就来源于此吧，“应当是见过的，只是那时不知道是安东尼奥弟兄。年纪轻轻就有此心志，修道院的弟兄们果然都十分虔诚啊。”

<KP 落衾> “原本修道院是应当远离这些俗世纠纷的。”西蒙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开口，“还望维瓦里尼阁下莫要见笑，安东尼奥弟兄的心性还不太成熟，行事多有激进之处，若是未曾见着还好，一旦见着了，恐怕会冲撞您的那位同伴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不必担忧，华纳先生也不是什么冲动之人，想来不会介意的。我们也不多麻烦您了，这就去找安东尼奥弟兄了解了解情况吧。”说着我就起身准备告辞。

<KP 落衾> “您寻他去吧，想来此时他应当还在前院就是。”西蒙神父起身欲送客，十分迫不及待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礼貌地向西蒙神父告辞，和波尔本蒙席一起去寻找那位安东尼奥弟兄了。

<KP 落衾> 你出了门，却并未见着波尔本蒙席的身影，此时正值午后，阳光正好，微凉的风也从走廊中穿堂而过，而华纳也不知去向。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我先四处逛逛寻找一下这两人吧。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聆听检定：D100=15/2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KP 落衾> 即便是有着自幼就伴随米歇尔的听障，但他还是在细微的风声中捕获到了低声的絮语，华纳和伊拉里奥低低的交谈声从走廊另一侧向上的楼梯拐角处传来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轻轻走过去，看看他们在说什么。

<小托马斯·华纳> 打开门退出来，撤掉紧绷的状态，换上有些无奈的神色。先朝向波尔本蒙席说到：“波尔本蒙席，还好吗？”

<KP 落衾> 你离开了房间，想着蒙席原本应当在此处，但走廊里却空荡荡的，看不见波尔本蒙席的踪影，伊拉里奥从你们来时的方向匆匆走过来：“华纳先生，几位可是和院长多有争吵？我见着蒙席异常生气地从大门口走了，如何劝也劝不住。”

<小托马斯·华纳> “诶？啊已经走了吗……”加倍叹气，甩了甩胳膊卸掉官腔。“西蒙神父还想要我赔个不是呢……麻烦了，怎么现在突然离开了……”

<小托马斯·华纳> “抱歉啦，身为拜访者一来到就和院长吵起来了。”笑着当作简单的赔罪，“不过蒙席这么离开也情有可原……西蒙神父的话是太重了些。”

<小托马斯·华纳> 我四下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隐蔽点少人的位置。

<KP 落衾> “院长太冲动了。”伊拉里奥微微摇头，颇为无奈，“虽说坚持神父的理念是件好事，但是院长这一把年纪，多少显得不太稳重了些，让几位见笑。”

<KP 落衾> 你看到不远处有通往上一层的楼梯，此时修士们大都去做礼拜，楼梯一角颇为阴凉，看上去是一处可以低声谈话不被听到的地方

<小托马斯·华纳> “伊拉里奥先生真是通情达理，如果能和您合作的话我的工作会便利很多吧……”我放松地挠挠头，随即反应过来，“啊抱歉，我没有别的意思。有冒犯的话还请见谅，我大概是最近太专注于如何解决案件了。能否劳烦您陪我聊会儿天？难得来一次这么漂亮的修道院，我也想稍作歇息。”我指了指那个楼梯一角。

<KP 落衾> “无妨，倒不如说几位在这大热的天气里还为了案件和工作奔波，亦是一种主赐下的苦修，我等都是在这样的小事中锤炼精神超越自我，至臻完美的。”伊拉里奥露齿一笑，并不怎么在意你的说法，他大度地领你到了楼梯一角，你们二人就站在阳光和阴影的交界处谈话。

<小托马斯·华纳> “哇哦…如果我儿时能遇到您和瓦德兹蒙席一样的修士，一定也会心甘情愿地走上信仰之路的。” 沉淀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一直认为信仰的魅力就在于真。即使现在的我更愿意相信事在人为，您、瓦德兹蒙席、费南多神父的行径即有主的见证，想必也有你们心的真挚在。在人间散播真善美……多么伟大的事业。”

<KP 落衾> “真善美原本是人所有的物什，人在世间要做的，便是磨练自身，在从善恶中以求真理，超越自身，以纯粹的精神直通主的门前。” 伊拉里奥对你微笑，“以我所见，华纳先生您也是善的、美的，只是这样的光芒被俗世的尘土掩盖，您要多聆听自己的本心，如此这般才会归于主……抱歉，我不知道您是否与我们一样有相似的信仰，是我多言了。”

<小托马斯·华纳> “噗…哈哈。那我便当夸奖收下了，非常感谢您的认可。” 回应一个有些局促的微笑，毕竟身为一个在社会里奔波多年的人，听到这样的话确实有所触动，“那么希望您不要厌烦我的一些絮絮叨叨了，本来在工作中投入太多的私人情感是不专业的征兆。我能了解一下您对瓦德兹蒙席的看法吗？之前听您的阐述，似乎您也短暂地接触过他？”

<KP 落衾> “自然，若是能帮到您，我便会一直聆听您的请求。” 伊拉里奥和你一来一往，颇为从容，“蒙席是善良，真诚而坚毅的，在此世间未竟的事业，希望也能够成为蒙席的功业。我同蒙席见面不多，蒙席初到古巴时，陪同蒙席一起调查的是安东尼奥弟兄，但我也对蒙席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略有耳闻，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司铎。”

<KP 落衾> 此时你听到不远处西蒙神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有一些细微的声音，似乎是西蒙神父在与米歇尔客气地道别，但由于你们所处的位置较为隐蔽，米歇尔还没发现你们在哪

<小托马斯·华纳> “原来如此……说来，我有件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蒙席所住的旅店里。我们和负责蒙席房间卫生的服务员谈话的时候，我留意了一番她的神色。虽说死亡和悲伤是绑定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位女士会如此爱戴瓦德兹蒙席，明明只是萍水相逢，本无交集。因为同种信仰和目的能让人如此绑定在一起，实在是…让人钦佩。” 我语气下沉，调动情绪，“为什么传播真善美的信徒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我颇为不解。凶手怎能忍

心做出上天害理之事?! 而现在对于凶手的搜寻进度平平——光是想想恶意还在某处嗤笑, 我都坐立难安……”

<小托马斯·华纳> “……虽然这样可能会冲撞修道院的条律……抱歉。伊拉里奥先生, 我们需要了解《费南多神父的生平》……就当是为了告慰瓦德兹蒙席, 为了所有真诚的信仰者。”

<小托马斯·华纳> 我注意到米歇尔已经和神父告别并靠近, 给了他一个眼神。

<KP 落衾> “探员, 您稍安勿躁, 违背主的旨意行事的人, 必定会受到严惩, 在自身追求纯粹的路上, 是容不得这样的砂石刺了朝圣者的脚的, 主会将他的使者护于麾下。”伊拉里奥温声说道, “我自是愿意协助诸位工作的, 但只是怕违了西蒙院长的心思, 若是维瓦里尼阁下能让神父有所动摇, 自然是再好不过。”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安静地走过去站在华纳的身旁, 听到伊拉里奥的话, 我也温和地回答: “神父已经同意协助我们的调查了, 大家都想早日查清真相, 以慰蒙席之灵。我想这也是主所乐见的。”

<KP 落衾> 伊拉里奥也看到了米歇尔, 他微微点头划了十字朝米歇尔致意, “若是这样那便再好不过了, 那书就存放在档案室, 我闲时也会在档案里寻一些有趣的书来看, 两位有什么疑惑, 我都会竭诚相助。”

<米歇尔·维瓦里尼> “若能读一读《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一书, 便是再好不过了。我也想看一看历代院长关于玛竇福音的笔记, 想来会获益匪浅。另外, 不知这里是否藏有《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一书?”

<小托马斯·华纳> 听到伊拉里奥先生的应允算是放下心来。好在比某位硬骨头软多了……又或者自己对神职太谨慎了? 算了不重要。虽然是出于工作目的的“特意措辞”, 但是见解确实是实在的。收起有些情绪化的部分回到工作: “……非常感谢。请带我们去吧。”

<KP 落衾> “爵士的日志?”伊拉里奥仔细回想了一下, “我倒不曾记得有这样的书籍, 爵士应当是主管本地的官员, 若是官方的记录, 或许去海军总部能够寻得帮助……毕竟许多本地政府的资料, 他们都握在手里。”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

<米歇尔·维瓦里尼> “受教了,”我感谢地点点头, “那就请为我们寻来其它

的资料吧，劳烦了。”

<小托马斯·华纳> “原来如此……” 看样子海军总部也得去一趟了

<KP 落衾> “两位不曾去过希门尼斯书店吗？” 伊拉里奥领着你们，在颇为错综复杂的修道院内部走着，去往档案室的方向，“蒙席也曾询问过爵士的日志，我那时是建议蒙席去旧书店看看或许会有收获，想来是蒙席离开得突然，未能将书借到手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们去过那家书店，只是蒙席似乎并未在那里借到那本书，十分遗憾。”

<KP 落衾> “如果希门尼斯先生没有的话……或许真只有海军总部才留有副本了。” 伊拉里奥点点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是负责档案室的，和希门尼斯先生想来有些交情？”

<KP 落衾> “我只是有幸碰上过几次希门尼斯先生在营业罢了。” 伊拉里奥微笑，“爱书之人，我向来也是敬仰的，对书的追求和向往，亦是锤炼自身至臻的途径之一。”

修道院档案室

<KP 落衾> 不久，你们就随着他到了修道院的档案馆。这里与其说是档案馆，不如说是书库，除了在空旷房间内林立的许多放着档案的书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书籍，听伊拉里奥说，还有最古老的一部分古籍放在专用的藏书室内。

<小托马斯·华纳> “您真的很看重自身的修行呢。” 不由得再赞叹一句，目光简单扫过书架上的书籍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同，专注寻找需要的资料。

<KP 落衾> “苦修了多年，自然是会絮叨一些的。” 伊拉里奥笑呵呵的，他将你们留在了档案室大厅一会儿，在宽广的书架间找了一阵，给你们拿出了那本《费南多神父的生平》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的生平》的内容大多相当单调，除了一篇丰富多彩的章节以外。

该章节由里欧·迪马可神父于 1602 年所著，这位祭司声称在年轻时就认

识费南多神父。

据《费南多神父的生平》所载，塞维利亚的费南多神父生于1499年的西班牙塞维利亚，是当地伯爵的幼子。费南多在1519年以耶稣会士的身分成为天主教教士。由于家族关系，他被派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并在该处以不寻常的高效审判者而得名。

他因古怪而闻名，会仁慈地对待那些他询问的人：那些并非异端的无辜之人可以相信他的话语，如果他们立即说出所知的一切，就不会受到伤害；忏悔的异端则会确实且快速地得到审判和惩罚。

1525年，费南多神父受命进行对“光明派”异端卢波·门德斯的宗教审判。费南多神父表示，这段经历“让他深深敬畏上帝”，他离开裁判所搬到古巴，并投身于“仁慈、正义的事业，接近上帝——成为真正的天主之仆”。他在古巴建立传道会，并让他的追随者积极向最需要神之道的地方蔓延开来：贫民、囚犯、罪犯、受压迫者和战场。他的使命是在古巴全境“矫正恶人”并“让他们更接近上帝”。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进行图书馆检
定：

D100=66/70
成功。下次可
以再缜密一
点，虽然现在
也很不错了。

<渡边> 小托
马斯·华纳进
行图书馆检
定：

D100=91/20
失败。不利的

要讓受到祝福的費南多神父談論那起改變他一
生的審訊是極其困難的，但有一次，他貪杯之後透
漏了幾件事。根據我現在的回憶，他當時是說：

「盧波·門德斯，」他笑道：「盧波不是他的名
字；他叫費南多，正好和我同名，我想上帝就是喜
歡開這種玩笑。但他真的就像他的外號一樣，是披
著羊皮的狼。他在刑架上嘲笑我——大笑！我詢問
他是否相信天主。他的回答是他當然信，他還遇見
過天主，並在鐘聲響起時用血在主的書上簽名。他
現在和主結合了，自由奔放，超越善惡，是脫離羊
群的狼。」

「我指責他是惡魔。門德斯想知道，我這麼說
是什麼意思？如果我指的是靈魂擺脫世俗的拘束，
但仍屬於歸一天主，那他同意並且享受這件事。他
說《聖經》是謊言，只有馬太知道一切。」

「當我的刑訊者執行他們的工作，讓他那褻瀆
神靈的舌頭停下時，他就會消失，就像一陣塵土，
過了一天或一週之後又會再次出現，準備接受更多
審訊。」

「他知道一些他不可能知曉的事情，並提供證
據。他說如果我想證明他是錯的，就去岸邊的篝火，
說出口令，並在教堂鐘聲響起時在書上簽名……所
有信徒都必須參加。」

战况。

<KP 落衾> 即便这是本不薄的生平，米歇尔也在其中找到了这样的内容：

费南多神父的信条似乎有点专一旦重复，至少在里欧神父所提及的部分是如此，但还在正统教义的范围内。他每次翻开福音，一定都是《马太福音》。如果询问缘由，费南多神父会说只有《马太福音》讲述耶稣复活的真相。

<KP 落衾> 而当书到了华纳手里时，就显得有些过于厚重了，或许是平日里鲜少像司铎一样阅读的缘故，华纳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些信息：

里欧神父提及，费南多神父的副手是和他一同自西班牙前来的耶稣会士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而费南多神父在其生命的尾声(约 1572 年)和殖民地海关官员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有持续性的争执。

费南多神父为“最底层”服务，并试图“将他们聚集到基督面前”。因此，他经常会在迪亚哥爵士出于职责(合法地)试图拦截走私者、处决海盗或扣押货物时出面调解。许多这类洗心革面的人都会起誓并加入费南多神父修道会。

他的报告指出，迪亚哥爵士诅咒费南多神父是“狡诈的魔鬼”，费南多神父对此反驳道：“我有见过魔鬼，而他确实长得很像我；他妈也把他取名叫费南多。”

<KP 落衾> 华纳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已经接近下午四点。

《费南多神父的生平》是一本相当厚的书，其中或许还有一些能够对调查起到帮助的内容。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将这段指给伊拉里奥看：“这便是修道院专注研究《玛窦福音》的缘由吗？关于这一点，是否可以让我看看院内相关的研究？”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困难知识检定：D100=87/37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自然是，但历任院长对玛窦福音的研究内容颇多，不知道两位一时之间是否有余力检查完毕。”伊拉里奥点点头，随后又去书架间为你们找资料去了

<小托马斯·华纳> 看到古书的时候还是不由得皱起眉来，读书并非我的长项，但是既然是工作的一部分就没有选择了。而看到费南多神父的副手和迪亚哥爵士相关内容的时候，仔细确认似地读了三遍。

<小托马斯·华纳> 然后点了点米歇尔让他也看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皱起眉，小声告诉华纳在希门尼斯书店发现的那副画的事情，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关于卢波·门德斯和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的内容，仔细检阅一遍。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图书馆检定：D100=34/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米歇尔继续将传记向后翻，他看见里欧神父大约在 1565 年遇见费南多神父和伊拉里奥。在文中一处，他评论：两人看起来有多么老当益壮，仍在战场上照顾镇压古巴南方岛屿土著“起义”的西班牙殖民军，就好像“他们还是年轻人”一样。

这里有两处古怪。第一，这似乎与费南多神父同情受压迫者的声明不一致。第二，当时 70 多岁的费南多神父不论怎么想像，看起来应该都不会显得年轻。

战场奇迹的故事似乎一直伴随着费南多神父；有几则轶闻的内容是冲突双方的战斗人员从看似致命的伤口和感染中奇迹似的痊愈。

<KP 落衾> 而伊拉里奥带着一个小推车那么多量的笔记和文章以及批注过来了：“您看，这些全是历任院长做的福音研究资料。”

<小托马斯·华纳> 听完米歇尔的话思索了一番，眉头皱得更深了。费南多神父的生平相关肯定还有关键的信息，即使已经晚了，我还是试着找找看有没有魔鬼和库柯相关的内容。

<KP 落衾> 华纳在书中一处看到批注，写作本书的里欧神父认为光明派对这样的伟人影响近乎于无，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

<KP 落衾> 而你们也在一片安静中将这本书翻到了末尾，看见有一处被撕下的痕迹。

<米歇尔·维瓦里尼> 顺着这个我继续找一找神迹相关的内容。看到伊拉里奥过来，我向他表示了感谢：“麻烦你了伊拉里奥，你竟然和费南多神父的副手同名，这是何等的巧合啊。”

<KP 落衾> “教名的重复可是很正常的事，不是吗？又或许我与那位素未谋面的副手有共同的先祖。”伊拉里奥温和地笑了笑，“这可是我的荣誉……我的姓氏太长，因此就用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作为了简便的称呼，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称我作伊拉里奥·奥兹瓦尔多——虽说我更习惯多斯桑托斯就是了，也恰巧

符合我愿意追随神父的心愿。”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奥兹瓦尔多……这是你原本的姓吗？不过既然您这么说了，我们还是叫您伊拉里奥吧。”我微笑着向他点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把被撕下的那一处指给伊拉里奥看：“这是……？收藏此书时就有的损毁吗？”

<小托马斯·华纳> “……”认真消化起了书中给出的信息，隐隐感觉到为什么它不能外借了。

<KP 落衾> 被撕下的部分是小半页纸张，伊拉里奥看到之后也无奈地摇头：“这本书自我第一次见它时起就是这样了，可让我心疼了好久，不知道究竟是谁做了这等子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既然里欧不认同此说法，我能找找这个说法的出处吗？他应该有引用来源。

<小托马斯·华纳> “第一次见的时候就已经损毁了？那还真是久远。”

<米歇尔·维瓦里尼> “第一次见……那时什么时候呢？”

<KP 落衾> “是我最初到修道院的几年吧，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修道院的档案室管理员，期间参加了一些救助工作，您忘了我说的？就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是的，是的，对不起，是我看书看晕了头。”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图书馆检定：D100=23/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米歇尔在宽广的书架间寻找可能有关里欧神父那条引注的出处，发现了一本有关记载天主教异端的书籍

<KP 落衾> 米歇尔简单地翻阅之后，发现了一些关键的内容：

十六世紀天主教異端

光明派是一支神祕主義的異端教派，偽裝成天主教，但只不過是另一群放縱派或享樂主義者罷了。他們像其它諾斯底教派一樣堅信著只要一個人的生命達到完美，其靈魂就能和上帝融合。

他們的觀點是一個人一旦在生命中達到精神上的完美，其便永不墮落且不會再犯罪。他們藉此為淫慾、貪婪和瘋狂等各式各樣墮落的行徑辯解。許多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拷問下招供他們加入時的口號是*libre y salvaje, más allá del bien y del mal*：「自由奔放，超越善惡」。

對光明派的首次調查始於1525年的塞維利亞，逮捕48人。這些人由來自塞維利亞的教士費南多·「盧波」·門德斯領導。紀錄裡門德斯曾在岸邊的篝火旁舉辦狂歡酒宴。門德斯與其追隨者因他們的口號而聞名，他們宣稱這是比人類更古老的語言：「izaka Nyarlat belta thalogamag！」

光明派很少使用書本。為何會這樣一直是個謎，但我從門德斯的案子中獲得一些啟發。根據紀錄，門德斯嘲諷他的檢察官，說他的力量源自真實之書，在教堂鐘聲響起時，他在被稱為「歸一天主的天使」的靈體面前，以鮮血在這本書上簽名。門德斯自稱「若是變得足夠完美，就會在某天獲得超越並加入祂的天主之僕行列中」。

對門德斯的審判持續超過一年，不是因為他反抗激烈，而是因為他會以某種方式從牢中逃脫數天或數週，但當他「在歸一天主的陰影中讓自己恢復」之後，又會在他曾經消失的地方再次出現。

門德斯的胡言對那些了解魔鬼和它們騙術的人來說應該很熟悉。那本書就是巫術書，在教堂鐘聲響起且那醜惡的安息日領袖在場的情況下，以鮮血簽名。在魔鬼崇拜的歷史中，這樣的儀式都很普遍，地中海東岸的哈蒙、古埃及的奈亞拉托提普、希臘和羅馬幸運的赫耳墨斯、黑暗時代法國的黑之人，甚至是我自己居住的新英格蘭也有黑之人，即老劃痕。他總會應許永生和宇宙的奧秘；討價還價者最終總是會對他們得到的東西失望。

有傳言指出，對門德斯進行審訊所帶來的恐怖將經驗豐富的檢察官擊垮，而這名檢察官隨後就去新大陸了。沒有關於這場審訊的可靠官方紀錄，門德斯也從未接受過筆錄。然而，在年末時，門德斯的檢察官下令將他關進浸水的地牢。

<小托马斯·华纳> “这可真是……一大进展。”读着书页上的内容喃喃自语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来看看历任院长的研究里有没有特别关于耶稣复活的，以及真实之书、以血签字、钟声相关的仪式之类的东西。

<KP 落衾> 你并没有检索到关于这些内容的资料，院长们的研究大都是很朴实的关于福音本身的感悟和注解，没有太多特殊的地方

<小托马斯·华纳> 放弃直接记忆了，掏出自己的纸笔开始对关键词做摘录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还是皱着眉阅读那些资料，查一下有没有关于归一天主的说明。

<KP 落衾> 归一天主的相关信息都记录在那本《十六世纪天主教异端》里了，正如这个教派的教义所言，他们没有多少文字记录，米歇尔方才翻到的内容就是全部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时间也不早了，我本来还想去向安东尼奥弟兄询问一番的，波尔本蒙席也不知去哪里了……”我看了看这些资料，“如果华纳先生记好了笔记，我们就先去与波尔本蒙席汇合，再去找安东尼奥弟兄吧。”

<小托马斯·华纳> 快速记完了所需的资料，案情有所突破的感觉有七分兴奋和三分恐慌。我点点头赞同米歇尔的安排，波尔本蒙席不告而别还是让人在意。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十分诚恳地向伊拉里奥道谢：“今天着实辛苦您了，感谢您所作的一切。”

<KP 落衾> “无妨，两位若是还需要，大可以随时来修道院寻我。”伊拉里奥也不在意，他微微点头，随后又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华纳先生，您曾问过我瓦德兹蒙席的去处，我这才想起，蒙席离世一周前曾向我打听一位名叫巴萨迪佐的走私商，不知道这和蒙席的离世是否也有关系。”

<KP 落衾> “据说他开了家酒吧，就在大教堂附近，生意颇兴隆的样子，想来蒙席也是向他寻求过不少建议吧。”

<小托马斯·华纳> “巴萨迪佐吗，我记住了……总之，非常感谢伊拉里奥先生的协助，确实是帮了大忙……如果有机会请让我做更正式的道谢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到酒吧的事情，和华纳交换了个眼神，再次向伊拉里奥道谢并告别后就去寻找波尔本蒙席了。

<KP 落衾> 你们告别伊拉里奥，出了档案室，此时已经快要入夜，而先前在礼拜堂诵经的修士们，也大都用过了晚餐，打算回来继续晚祷，人来人往，走廊中显得有些热闹，但人们只是专注着自己的事，并不对你们多看几眼。这些修士们大都瘦削而高挑，棕黑色的袍子裹在身上犹如鬼魅——不对，怎么会是鬼魅呢？你们很快地甩掉了这个念头。

<米歇尔·维瓦里尼> 因为没有线索就把整个修道院转一圈吧，也向路上遇到的修士询问一下是否有见到符合波尔本蒙席外表描述的人。

<KP 落衾> 修士们也都不曾见过。

<米歇尔·维瓦里尼> 和华纳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米歇尔·维瓦里尼> “波尔本蒙席……虽然我不愿怀疑，但西蒙神父显然不对劲，关于费南多神父的记载也处处是疑点，蒙席他……我很担忧……”

<小托马斯·华纳> “……没想到被线索吸引着消耗了那么长时间。确实，现在反而……怎么说呢，处境不妙？波尔本蒙席的去向还不明朗。我只记得伊拉里奥是从我们进入修道院返回的，他原先似乎是去劝波尔本蒙席留下的……要暂时离开修道院返程看看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们还要询问那位曾和瓦德兹蒙席同行过的安东尼奥弟兄，”一时间接收了太多信息，又有那么多事情要办，我皱起眉，揉了揉发疼的额角，“先去找安东尼奥吧，询问结束后再原路返回寻找吧。虽说晚上不太安全，但……也没有办法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点点头，既然要调查还是全部调查完吧。跟着米歇尔去找找那位安东尼奥。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幸运检定：D100=91/90 失败。不利的战况。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此时我也顾不上吃饭了，甚至因为着急办事都感觉不到饥饿。既然是晚祷的时间，就去礼拜堂看一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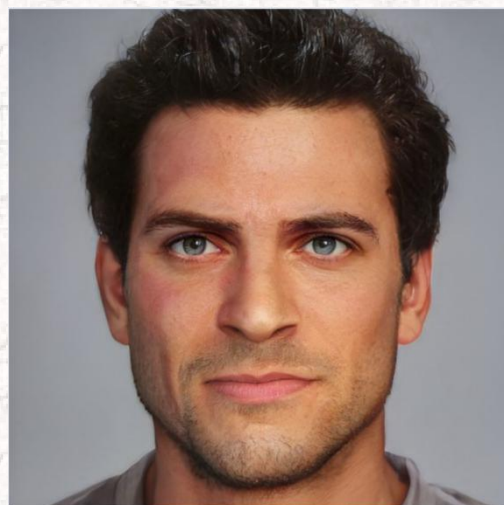
<KP 落衾> 米歇尔在礼拜堂寻找只有一面之缘的安东尼奥弟兄，但无事于补，大多数的修士们都穿着同样的袍子，你们并未在这其中发现那位年轻人。

直到许多修士都进了礼拜堂，晚祷的钟声悠扬响起，你们才在走廊尽头看到一个优哉游哉路过的年轻修士，正是你们刚来修道院时在大门口看到的那人。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迎上前去，礼貌地打个招呼：“请问是安东尼奥弟兄吗？”

<KP 落衾> “是的，阁下。”他还算是礼貌地对米歇尔行了一礼，但在看见华纳的时候，就只是略微点点头：“您也好。”

<小托马斯·华纳> “…你好，安东尼奥先生。”点了点头。没想到是有一面之缘



的人，但是想想当时如芒在背的感觉，自觉站在米歇尔身后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是维瓦里尼，这位是华纳先生，我们是为瓦德兹蒙席一事前来。听说你曾在瓦德兹蒙席做封圣调查时与他同行，想向你询问一下当时的状况。此时正值晚祷，我们换个不会打扰众弟兄的地方说话吧？”

<KP 落衮> “蒙席还在生气吗？此次居然不亲自前来。”你们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用词相较于其他修士来说都要轻浮不少，没有太多稳重的口吻：“可以啊，有什么事我都应该帮这点的，只要不是封圣的事都好说，这边请吧。”

<KP 落衮> 他把你们领到了修道院种植的葡萄架附近，这里是个谈话的好地点，清幽安静。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说你曾与蒙席发生争执，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我跟着他走到葡萄架边上。

<小托马斯·华纳> 跟在米歇尔旁边认真听着，同时注意一下周围，就当是望风了

<KP 落衮> “其实也不算是争执，主要是蒙席单方面数落我。”他挠挠头，“蒙席去了希门尼斯先生的书店找书，没找着那本《费南多神父的生平》，我也说修道院没有，蒙席就批评我说这么重要的书怎么能不留存。”

<米歇尔·维瓦里尼> “抱歉，我代蒙席向你道歉。蒙席缘何因为这点小事就数落你呢，他当时很急躁不安吗？”我叹了口气，“这本书修道院应该是有的吧，只是西蒙神父不想让我们知晓。”

<KP 落衮> “啊，院长和你们说了啊？”安东尼奥反应过来，“的确是院长让我瞒着蒙席的，蒙席那时是刚来哈瓦那的第一周，可能是急着赶上回梵蒂冈的圣夜弥撒吧，就有些着急。但是后来调查没什么进展，所以心情好像又缓和下来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希望你不要介意蒙席的举动，他也不是故意要训斥你的……能和我们说说蒙席调查到了什么吗？听说他有一本黑色的笔记本，你是否见过他在上面写了什么？”

<KP 落衮> “是的，蒙席总是随身携带那个黑色的笔记本，虽然那封皮不好写名字，但有梵蒂冈的印章。他在上面写了不少笔记，不过我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毕竟偷看这些内容总是不太礼貌的。”安东尼奥弟兄画了个十字，看来在这方面他还是颇为仔细。

<小托马斯·华纳> “你和瓦德兹蒙席同行负责封圣的相关事务，是院长的安排吗？”忍不住插嘴问道

<KP 落衾> “是院长安排的。”他回答华纳，语气中的热情少了几分，但碍着米歇尔在此处，也老实听话了

<小托马斯·华纳> 虽然他的态度非常明显，但我继续保持和善的微笑。

<米歇尔·维瓦里尼> “院长选中了你，想必是因为你在年轻一代的修士中最为出众吧。”

<KP 落衾> “这……可能是我对城市里的大街小巷都挺熟悉吧。”安东尼奥弟兄有点尴尬地笑了一下，“我没啥出众的，其他弟兄的功课比我做的好多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了解世俗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固步自封并不能有所进益，反而会损害人的本心，”我安抚道，“之后蒙席就不让你跟随了吗？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KP 落衾> “呃……蒙席对院长的意见很大。他们大约因为争执封圣的事争执了有一周左右，院长让神父去开了费南多神父的墓，详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蒙席检查完墓地之后又气呼呼地走了，临走前问我有没有人了解殖民史相关的内容。我说这事儿您得问伊拉里奥弟兄啊，他很懂的，蒙席答应我之后就走了，也不让我陪了，可能是对院长防备了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开了费南多神父的墓？那可真是太失礼了……”我划了个十字。

<小托马斯·华纳> “唔……蒙席什么时候开始不让你陪同来着？几天前？”虽然还没告诉他蒙席身上发生的事，但必要的信息还是要问。

<KP 落衾> “就是在蒙席来了两周左右后的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感觉没有什么需要询问的了，我更忧心波尔本蒙席的事情，于是向华纳使了个眼色。

<小托马斯·华纳> 我也回应一个眼色，确实已经能询问的都差不多了。“嗯，我没有其他问题了。非常感谢，安东尼奥先生。您清理地砖的时候真的很仔细认真呢。”无意义地补上后一句。

<KP 落衾> “工作的本分罢了，神父教导我们要谦逊，自然这些最细致的地方也不能放过，修道院的地砖不像大城市的地砖缝隙那么宽，是容不得半点污垢的。”

安东尼奥弟兄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

<米歇尔·维瓦里尼> “多谢你，安东尼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再来拜访的。代我们向西蒙神父和伊拉里奥问好。”我也行了个礼，准备和华纳一起离开。

<小托马斯·华纳> 点点头，和米歇尔一同离开。

<KP 落衾> 安东尼奥弟兄送你们到了门口。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暗蓝的夜空中洒落着点点星辰，大教堂的钟声响起，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此时又是为了何人，为了何事而鸣钟呢？突然消失的波尔本蒙席让一股恐惧攫住了你们的心，让你们在面对这黑夜时，不禁有些战栗起来。

在蒙昧之初，未曾有过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面对黑暗的？你们不得而知，只能搀扶着彼此走进这夜色当中。

不眠之夜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和华纳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搜寻波尔本蒙席的身影。

<KP 落衾> 虽然夜还不太深，街边也有路灯照映，但在此处你们并没有看到波尔本蒙席熟悉的身影

<小托马斯·华纳> “……希望波尔本蒙席是被气走会旅店休息了。”我想起最后见到波尔本蒙席时他的态度和行为，喃喃自语道。一边跟着维瓦里尼四下找找看突然消失的同伴。“现在单独行动还是太冒险啊，敌暗我明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希望如此吧……”我低声回应，“若有第二位蒙席在此遭难，恐怕会有好一番动乱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暗自在心中祈祷着，我一边找也一边留心四周是否有可疑的存在。

<KP 落衾> 四周的景色看起来相当平静，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隐约的雷鸣，空气中漂浮着湿润的气息，似乎是快要下雨了。

<小托马斯·华纳> “那我们先回旅店看看吧。”我回复道，望着夜色那头，“如果不在，我再考虑熬夜加班。或者维瓦里尼先生有什么其他计划？”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皱起眉，看看我们走到哪里了，离旅馆还有多远：“似

是要下雨了，先看看附近有没有躲雨的地方吧，若是离旅馆太远，恐怕赶不及在下雨前回去。”

<KP 落衾> 你们一路急匆匆地乘了电车，从城郊的修道院回到市中心，目前正位于前往哈瓦那大教堂的路上，而旅馆和先前伊拉里奥所说的酒馆均在教堂附近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到那间酒馆，想起了什么，向华纳说：“我们白天曾进去过的酒馆，看来是那位巴萨迪佐走私商的地盘，既然快要下雨，不如顺道进去调查一番？波尔本蒙席目前下落不明，让我放着眼前的线索不理，我心里实在难安，没法就这么回去休息。”

<米歇尔·维瓦里尼> 而后又补充道：“当然，如果您想下班，大可自便，不必与我同行。”

<小托马斯·华纳> “啊，对。”我揉了揉眉心，今天的信息属实有些多，感觉信息处理器有点过载了。思索一番最终开口：“长痛不如短痛……那么先去一趟酒馆吧，现在 to do list 少一项是一项。”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松了口气：“您愿意协助，实在再好不过。”说着便往酒馆的方向走去。

<KP 落衾> 你们来到了白天未来得及踏入的这家酒馆门前——还是一样，招牌上没有名字，外观陈旧，木门看似合拢，实则轻轻一推就能打开。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走到门前，突然想起自己还身着梵蒂冈的服饰，无奈地揉了揉额角：“现在也没有时间改换装扮了……虽然这身行头多有不便，但……算了。”咬咬牙推门而入。

<小托马斯·华纳> “不如说您对我们共同的工作这么上心，是我的幸运。”微微一笑。并没有在说谁，大概吧。随即跟着一起上前：“着装不成大碍，换一种角度，说不定能省去一些解释的功夫呢。”

<KP 落衾> 踩上歪扭的走廊，木板的嘎吱声越发响亮，头顶的光线在轻颤——在晃动，在舞蹈，靴跟响亮地踩着地面，伴随着伦巴的激昂，在光中舞蹈。

——无数的人窃窃私语：在此地应当欢呼，在此地应当歌唱，应当作乐，一旦与漆黑的眼瞳遥遥相望：从其中就会倾洒出真理的光辉……应当彻夜不眠：因为，这里是不眠之夜。

<KP 落衾> 走廊坍塌了，木板在脚下碎裂，你们踩空，摔碎，被无形的伟力挤压，

如同死后再次从母亲的产道中出生。在天旋地转之中，一双有力的手拍在了你们的肩头，随后，炽热高调的男士香水气息就包裹住了你们。

回头，你们看见一个皮肤黝黑的高大男人，他戴着巨大的墨镜，在遮住眼睛的同时也挡住了半张脸庞，月白色的切瑞蒂西装上，暗纹如同星河一样闪烁流动，深色鳄鱼皮皮带束住他的腰，脚上是锃亮的尖头男士皮鞋。

“欢迎来到不眠之夜。”他朝你们微笑，牙齿如同珍珠一样洁白。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你们已经坐在了酒吧里。火热的气息与躁动的鼓点敲击着耳膜。这里客人不少，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脸庞：美国人、英国人、埃及人、中国人……不同的衣着、不同的样貌，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双手拍打着桌面，随着舞台上舞女的腰肢扭动而欢呼。

一种狂热、痴迷、无序的节奏。叫喊中掺杂着隆隆如雷鸣般的隐约尖叫与悲鸣。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3/70 失败，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9。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8/75 成功，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KP 落衾> “嘿，回神。”黝黑的男人在你们面前打了个响指，房间里霎时一片寂静，宾客们的身体僵直如同尸体，因为欢愉和面见真神的兴奋而大张着嘴，脸上残留着陶醉的神情，酡然如身处梦中。

“这样就对了。”男人露齿一笑，耳垂上的金色荷鲁斯之眼在吧台的灯光下闪闪发亮：“谈正事，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震惊地看着这神迹般的一切：“你……是巴萨迪佐？”

<KP 落衾> “是。”对方好整以暇地看着你们微笑，“‘巴萨迪佐’——通道之名，我将会把你们引往你们应当去的地方。”

<小托马斯·华纳> 过量奢靡的信息灌进本就透支的大脑，我用掌根敲了敲脑袋回过神来。不解地看着眼前的怪人的同时，尝试用能理解的方式理解眼前的场景。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是……怎么做到的……你是……什么人……”我虽然迅速地回神了，但依旧感到迷惑。

<KP 落衾> “我是走私商，偷渡犯，情报商人，任何你们能够想到的角色。”对方从酒保的手里拿来几杯朗姆酒，示意了一下他身边的座位，“请坐吧，朋友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有点恍惚地，顺从且安静地坐下了，原本有许多想要询问的事情，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开口。

<KP 落衾> 他将酒推到了你们面前：“尝一尝，哈瓦那风情，终身难忘。”

<小托马斯·华纳> 我迟疑了一下，只是揉了揉微痛的太阳穴，走上前坐下来了。雨夜是个会遭遇怪东西的时间点吗？我叹口气：“感觉先生……已经很了解我们的来意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觉得这里应该轮不到我们掌控局面，于是我默默地，端起酒喝了一口。

<KP 落衾> “你们是来交易的，我明白，许多人到我这里，都想知道一个答案，一条便捷的通道，或是一种真理。”他微笑，“我是个讲信用的商人，你的朋友已经支付过了对价，现在由我将货物交付给你们。”

<小托马斯·华纳> 我看了看酒，看了看他。拿起酒杯小抿一口尝尝味道。

<KP 落衾> 酒杯中的确是正宗的朗姆酒，只是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出的美味，它们开始酿造的时间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米歇尔·维瓦里尼> 虽然这人看上去非常友善，但却令我感到恐惧，一种能將我所信赖的一切的根基撼动甚至掀翻的恐惧。

“货物……是什么，他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

我放下了手里的酒，静静地凝视着他。

<小托马斯·华纳> 啊啊，信息差加上随性人，最棘手的组合了。沉默不语，放下酒杯，等待着对方来揭示他甩出信息后的下文。

<KP 落衾> 皮肤黝黑的男人打了个响指，随后你们身旁的座位上，出现了波尔本蒙席的身影：

尚且年轻的司铎坐得笔直，他仍然维持着祷告的姿势，手里紧握十字架，坚硬的金属几乎要嵌进他的掌心，他反复且急促地念着：“此乃血价，不可放入圣殿的银库中……”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教育检定：D100=51/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教育检定：D100=36/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你们想起来波尔本蒙席所说的这句话出自于马太福音：犹大背叛了耶稣，而后又后悔自己以三十块银钱出卖耶稣，于是将银钱还回，自己悬索于颈上自尽，而圣殿的长老们说：

「此乃血价，不可放入圣殿的银库中。」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到波尔本蒙席的瞬间，有一种冲动促使我起身，那股冲动从胸中以惊涛之势涌起，最终却如退散的潮水一般，无力地消逝在四肢百骸中。我依旧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KP 落衾> “他已经支付了价码，只可惜现在已经没法签收了。”黑皮肤的男人无奈地耸耸肩，“就由你们代为接收吧，你们想要什么？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米歇尔·维瓦里尼> 黑肤男人的话让我陷入了更大的恍惚中。我当然想要查清和解决瓦德兹蒙席的事件，这件事看上去那样庞然可怖，错综复杂，几乎非人力所能及，这是我的工作，一个危险的任务，现在，他能帮助我们一步到位地完成。

但他话语里透出的暗示……他看上去无所不能……他可以做到更多、更多……是的，我非常清楚，再清楚不过了，这是魔鬼的引诱。他给予我的，我当用百倍千倍的代价来偿还。他的交易并不平等，我能获得的，只有永恒的折磨。

只是我的生活不已经是如此了吗？我的人生难道不是一座缠满荆棘的囚笼，一座攀不到尽头的嶙峋的山？我难道不是已经流干了血，连苦痛都麻木，仅仅如同行尸般留存于世？他还能如何伤害我？他还能如何伤害我？

再强大的魔鬼，也不过是自天堂堕落的天使，永远无法与主的威能匹敌。而这个男人，他所言所行，皆昭示着地狱的图景，但他的权能看上去，甚至超越天主……他可以做到任何事。

于是我又开始思考，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无数次叩问自己这个问题。自由，我想要自由，这是第一时间跳出来的答案。但自由这个词太鲜活，而我太过枯败，已经承担不起它拥有的生命力了。那么我想要什么？我

我继续思考，长久地思考。我想要……我想要……解脱。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比我更值得活下去，好好活着的人。如果我的交易可以换来这些，那么我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生而无愧，死而无悔。

<米歇尔·维瓦里尼> “他做了什么交易？”我沉默半晌，终于发问。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还是说，这些情报并不包含在你们的交易中。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更多，获得更多，就也要付出代价？”

<KP 落衾> “您对交易感兴趣？”他看着维瓦里尼，颇为高兴地笑了一下，“我的交易很简单，支付一样珍贵的东西，或是欠下我一个签名——就像这样。”他的手中凭空多出一本厚重的书，书页古旧泛黄，“日后会有需要用到您名字的时候。”

<小托马斯·华纳> 看见波尔本蒙席的身影后立刻警觉起来，但是又压住了想要摸枪的手和质问的冲动，那太不专业了。“波尔本蒙席来过？为什么？”

<KP 落衾> “他是自己找来的。”对方好整以暇地把书推到一边后喝了一口酒，“他问我，‘魔鬼，你需要什么？’我说‘任何珍贵的事物都可以。’他思考了很久，决定将他的智慧献给我。”他用小拇指指向已经理智全无的波尔本蒙席，“就像这样，非常美味的智慧，佩德罗·德·波尔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想要什么？”我茫然地重复，“想要什么……”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还真是……非常友好、宽容、慷慨而残酷啊……”我惨淡地笑了一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本书，可以借我看一眼吗？这并不是我打算和您做交易的意思，我只是，有些好奇。”

<KP 落衾> 他将那本书推到了你们的面前，手掌按着封皮：“如果您要阅读里面的内容，那也算作是一项交易的内容。”

透过手掌的间隙，米歇尔看到名册黑红色的外壳，书页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在边缘流动着淡淡的光彩，整本书散发着一股让人生厌而反感的血腥味。

<米歇尔·维瓦里尼> “啊……真是一本，华美又邪恶的典藏，请您收回去吧。”

我轻轻地沿着书籍的边缘抚摸了一下，而后把书推了回去。

<KP 落衾>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评价，这是本最伟大的名册。”那本书又在男人手中凭空消失。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您有合适的提议吗？关于波尔本蒙席交换来的这份‘代价’？”

<小托马斯·华纳> “价码”、“没法签收”、“珍贵的事物”和“在能力范围内给予”等字样实在是扎耳。交易？为什么？为什么是蒙席？事到如今眼前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反而不想细想了。我深呼吸一口气，继续说道：“交易需要平等，双方的条件、出价、相关条文和法律依据。直说的话，我们现在需要情报，了解情况再做出判断。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您能给出更多的关于这项交易的说明，我们才能给您一个正式的答复。比如说，您应该知道我们目前的遭遇吧，您觉得您能给什么来帮助我们呢？”

<KP 落衾> “当然，我一直在看着你们。”他的手指叩叩桌面，“几位可是在哈瓦那闹出不小的动静，我也应当一尽地主之谊。”一旁的酒保机械性地动作着，从吧台后拿出了一本装订仔细的旧书：“华纳先生，如果您不说，我怎么知道您需要什么呢？不过，如果是被抢走，以至于错过的东西，应当也是各位需要的东西之一吧。”

<KP 落衾> “《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我想，是你们需要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恕我冒昧，您自称此地的主人，那瓦德兹蒙席的事，您应当也有所了解。他是否也与您做了交易？他……又是如何找到您的？”

<小托马斯·华纳> “《加纳利的迪亚哥爵士日志》”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确认是当初米歇尔一行人因为意外错过的那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一边等待对方的回答，一边接过那本书，交给华纳。

<KP 落衾> “噢……加布里埃尔。”他亲昵地叫着瓦德兹的名字，“他在一周前来过我这里，我不知道这个可爱的人是从哪儿得知不眠之夜的地点的——虽然我这里为所有人都敞开大门，但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能够进入。”

<KP 落衾> “加布里埃尔想去松树岛，我告诉他只要坐了渡轮就能到达那里，那是他应该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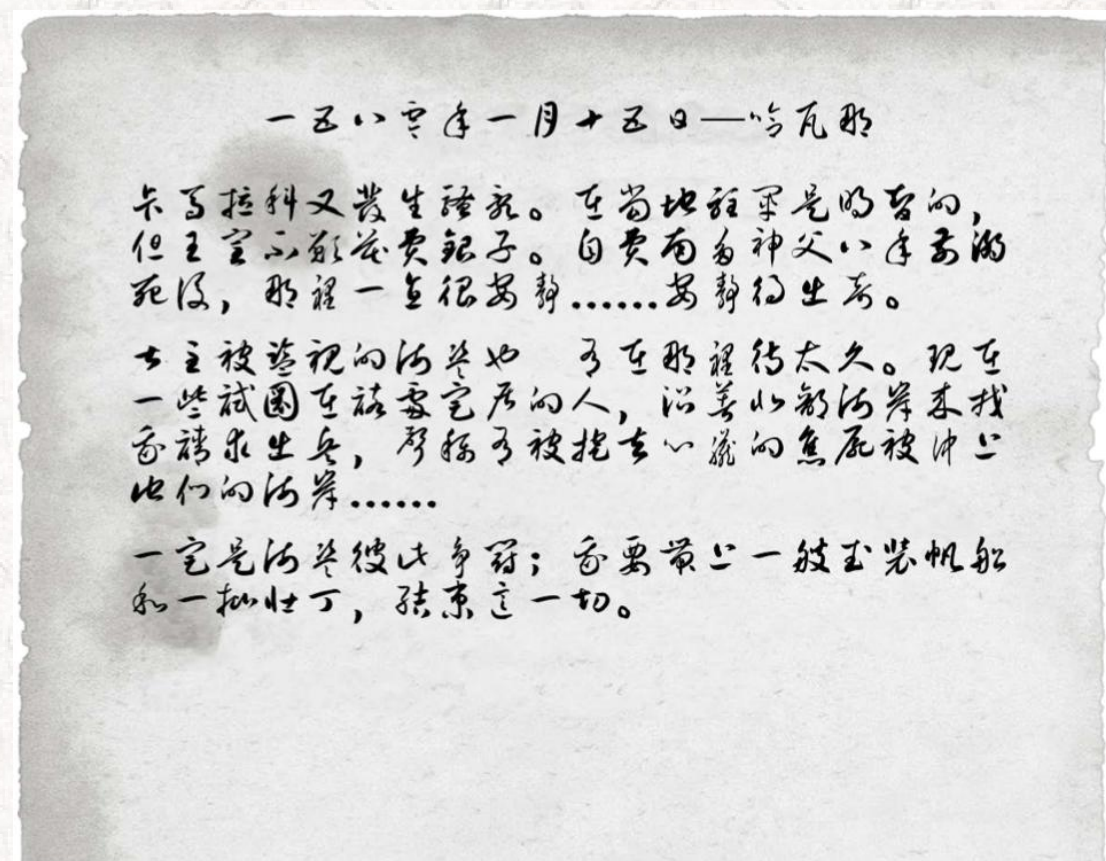
<小托马斯·华纳> 我沉默接过，小心地简单翻看翻看。

<KP 落衾> 迪亚哥爵士的《日志》是一本事务性书籍，结合海关官方报告、会计纪录，偶尔还有对古巴周边的地区评注，其中也包含松树岛。

他偶尔会提及“爱管闲事的修士，费南多神父，曾是忠心的教士，现在却是个惹事生非的家伙”和他所煽动的干涉和起义。这些看起来是 1573 年以前几乎每年的纪录，当费南多神父在松树岛溺死的谣言传开，他的修道会被他的副手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弟兄接管。

<KP 落衾> 日志的最后一篇内容如下：

卡马拉科又发生骚乱。在当地驻军是明智的，但王室不愿花费银子。自费南多神父八年前溺死后，那裡一直很安静.....安静得出奇。甚至被监视的海盗也没有在那裡待太久。现在一些试图在该处定居的人，沿着北部海岸来找我请求出兵，声称有被挖去心脏的焦尸被冲上他们的海岸……一定是海盗彼此争斗；我要带上一艘武装帆船和一批壮丁，结束这一切。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么，您向他收取的代价是……？”我静静地坐着。在与旁人谈话时，不便分心看书，何况是这样一位危险的人物。

<KP 落衾> “一点小忙罢了，我很喜欢加布里埃尔，他的事我没有收取报酬——

毕竟只是做个向导罢了，需要动用多少资源呢？”

<KP 落衾> “上次他也像你们一样，坐在那里，在我面前，和我交谈……真是愉快的对话，令我记忆犹新。”他指了指波尔本蒙席所在的那个座位。

<小托马斯·华纳> 闭上眼，合上书。为了一本书和所谓的线索，用了毕生的智慧交换，值得吗？看向了坐在一旁的波尔本蒙席。啊……要让它值得才行，我紧紧地捏住了书脊。“那么作为来访者，可以问问您，波尔本蒙席是何时前来的？他一入门便单刀直入提出要与您交易，是吗？”

<KP 落衾> “佩德罗来这里的事就发生在数十分钟前吧，他已经在这里喝了一阵子酒了。”男人漫不经心地指向酒桌与酒桌之间那些表情凝固在快乐和放纵中的人们，“这些都是没法签收货物的人，也不曾有人来寻他们，我就慷慨地将他们留在这里陪伴我过夜。”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来自梵蒂冈的灵魂对您来说，会格外美味。或者说，有趣？异邦的信仰，愚忠的人……”那些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贵的灵魂。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再次惨淡地笑了一下。

<KP 落衾> “经过信仰精炼过后的灵魂会更加美味，当然这信仰并不止是对耶和华的信仰，对于其他事物的信念亦是如此。”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如星辰的牙齿，犬齿尖锐，舌尖殷红得像血。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么，波尔本蒙席，可以由我们领走吗？您已经取走了他的智慧，想来也不缺少他的陪伴了。”

<小托马斯·华纳> 胃在叫嚣，肺在发涨。这种无法理解和沟通的巨大障壁确实实是第一次遇到，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走吧维瓦里尼，我们先把波尔本蒙席带离这里。”

<KP 落衾> “当然可以，他是你们的同伴不是吗？”他拍拍手，“对了，您二位在我这里喝的酒，我也要留作记录呢，否则酒吧入不敷出可就没法再做生意了。”他让酒保拿来了一张收据

上面写着朗姆消费的价码，最后一栏是消费者签名

“请签下二位的名字吧，来者皆是客。”他将上衣口袋的钢笔递给你们，微笑。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先看一眼价码。

<KP 落衾> 米歇尔看见上面写着：一品脱的哈瓦那朗姆酒，五美元

<小托马斯·华纳> “结账一人就够了吧。” 还是离开这里的欲望占上风，我先签下名字。

<KP 落衾> “倒也没错……不过，真的只有华纳先生签名吗？” 他看看米歇尔，一脸非常期待，“我也很喜欢您呢，米歇尔先生。”

<米歇尔·维瓦里尼> 等华纳签完，我拿过钢笔，也签下名字，“不碍事的，华纳先生。”

<KP 落衾> 你们签下名字，此时正是午夜，大教堂的钟声极富穿透力地渗入这间酒吧薄薄的墙壁，在狭窄而燥热的空间中游荡。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朝他淡淡地微笑一下：“蒙您厚爱，诚惶诚恐。我们会再来拜访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起身，去牵坐在一旁的波尔本蒙席。

<小托马斯·华纳> “……那好吧。” 我靠近波尔本蒙席，查看一下他的情况

<KP 落衾> 男人微笑了一下，随后打了个响指，就如同突兀地出现在你们身边时那样，再次消失在了座位上，只留下桌上一杯未喝完的酒，和一张你们签了名的收据。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2/75 成功，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3/69 失败，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KP 落衾> 酒吧中的空气重新躁动起来，酒池中凝固的人们开始重新尖叫，欢笑，唱歌，或是翩翩起舞，在炽热的空气中，波尔本蒙席仍然在低声地、不断地祈祷：“此乃血价，不可放入圣殿的银库中……”

他身上的蒙席袍子沾了酒液，嘴唇边也有许多，动作十分僵硬，看上去是在极其不情愿的状态下被一种强力灌进去的酒，身上散发出的酒精味很浓重。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叹了口气，搀起他往外走。

<小托马斯·华纳> “……波尔本蒙席。您不该来的。”我馋另一边。

<KP 落衾> 你们摇摇晃晃地搀扶着波尔本蒙席走出了不眠之夜。身后的门在你们离去时自动合拢。大教堂的广场上一片安静，细雨湿漉漉地落在你们的脸颊和鼻梁上，空气中弥漫着下雨时湿漉漉的好闻气息，吹散了不少酒精味

<米歇尔·维瓦里尼> “先回去吧……至少拿到了《日志》，也知道波尔本蒙席发生了什么，”我冒着细雨，行走在漆黑的夜色中，“真是漫长的一天啊……”

<小托马斯·华纳> 总之还是先把人带去旅店吧。两个去做一次解决，能算好事吗？我甩甩脸上的细雨，点点头，真的想休息会儿了。

<KP 落衾> 你们在细雨中回到了英格兰旅馆，旅馆的窗口仍然亮着温暖的灯，等待着你们的归来

<米歇尔·维瓦里尼> “呼……”至少进入了室内，我们先把波尔本蒙席扶回房间。

<KP 落衾> 前台的接待员震惊又无措地看着有些狼狈的你们，和全然失去了理智的波尔本蒙席，她让服务生们安排了热水和一些简单的能够果腹的食物，将波尔本蒙席也一并安置好。蒙席拿着十字架用力的程度几乎要将那金属制品嵌进骨头中，他始终睁大眼睛低声祈祷着，无论是怎样的安抚也没能让他冷静下来，到最后他因为过度劳累而昏厥了过去。

随后，接待员告诉米歇尔，在松树岛上的罗韦雷阁下先前打来了电话，让维瓦里尼阁下回到旅馆后向松树岛致电。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叹息一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了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想来伊普西隆是睡下了，便和接待员说：“时候不早了，我明日再回电吧。”

<小托马斯·华纳> 我无言地看着波尔本蒙席，略微有点迷茫。

<米歇尔·维瓦里尼> “波尔本蒙席精神状态不佳，还要麻烦你们多加照顾，三餐请送到他房间。”

<KP 落衾> 一连两位蒙席遭遇不幸，接待员的精神也显得有些恍惚，但在米歇尔提醒下，还是勉力地点了点头，答应他们会照顾好波尔本蒙席。

<米歇尔·维瓦里尼> 想到波尔本蒙席，又看接待员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思索

是不是将他交给主教安置会更为妥帖一些。等到事情结束……再把他带回梵蒂冈。

<小托马斯·华纳> 听到松树岛一行那边传来了消息，敬业精神又迫使自己再撑一会儿。我询问道接待员：“罗韦雷阁下的电话？说了什么吗？”

<KP 落衾> “阁下并没有详说……我说过若是有事可以代为传达，但罗韦雷阁下似乎认为是我们不便知道的事情。”接待员回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既然事关重大，等他们明天从松树岛回来后，当面再谈更安全，”我疲倦地揉了揉眉心，“还是先早做休息吧，今天发生了太多事，不宜再操劳了。”

<小托马斯·华纳> 从鼻中吐出一口气，又敲了敲脑袋看了看维瓦里尼。和那位蒙席有些语言不通，而且都到了午夜……罢了，那便明天再说吧。希望来得及。我没了回复的力气，便点了点头回了房间。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回房休息了，心中却无法放下波尔本蒙席与那黑肤男人做的交易，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KP 落衾> 你们回到房间内各自休息。今夜的英格兰旅馆相较于昨日而言，多出几分怆然的安静和清冷。米歇尔的房间和波尔本蒙席的房间挨得较近，到了后半夜，原本有了停歇势头的雨又下了起来，而祈祷声也伴随着雨声一同轻柔地飘散在走廊间。

那祈祷声庄重，空灵，几乎要让你忘了这出自于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蒙席之口。

三、生变（1924 年 12 月 28 日）

（一）海军总部（米歇尔&华纳）

<KP 落衾> 第二天清晨，你们醒得很早，雨已经停歇了，空气清新而干净，温和的光线透过窗棂洒进房间，此地虽然并没有大教堂的彩窗，但阳光却毫无保留地覆盖每个人的身躯。

前去松树岛的一行人不知道如今作何打算，但在本岛上的阴谋还远不止于此，你们也有着自己的行动计划。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起床，听听波尔本蒙席的房间是否有什么动静。

<小托马斯·华纳> 正常地起床洗漱，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在享用早餐商量行程前，先去波尔本蒙席的房间看看。

<KP 落衾> 似乎是因为后半夜又在祈祷的缘故，蒙席的房间里很安静，前来蒙席房间换水打扫的伊尔达阿姨告诉你们，昨晚蒙席醒过一会儿，后来又睡下了，但是精神状态没有任何好转。

伊尔达阿姨仍然拿了一束百合，放在蒙席床头的花瓶里

<米歇尔·维瓦里尼> “蒙席心力交瘁，消耗过大，还要麻烦你们多多照顾了。”我向伊尔达微微躬身。

<小托马斯·华纳> “……麻烦您了。”

<KP 落衾> “是……我们会尽力的，也希望各位要安全回来……”伊尔达在胸口划了十字，有些苍老的声音微微颤抖。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划了个十字，再次向她表示感谢。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正好碰到了华纳，我便与他一起下楼，边走边商量：“我们今日应当要去海军总部和贫民窟调查一番了，您觉得呢？海军总部似乎更近一些，先去那边？”

<KP 落衾> 下了楼，你们才发现今日旅馆中的服务生相较于前几日而言少了许多，空旷的大堂显得冷清。听接待员说，似乎是因为连续听闻了两位蒙席遇难的消息，导致许多人害怕，胆怯，而纷纷回家打算静心祈祷或是躲避魔鬼，只有一小部分人还坚持在岗位上，为各位提供服务——包括这位从一开始就和你们认识

的接待员。

<小托马斯·华纳> “我同意，虽然我们去海军总部的本意是找爵士的日志……”
我握紧了手中的提包，“但是去查查资料，总是有帮助的。先去近一些的地方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普西隆他们不知何时返程，我回个电话，告知他们我们今日的行程，他们回来时自会来与我们汇合。”我向华纳点点头，朝接待员那边走去。

<KP 落衮> “维瓦里尼阁下，华纳先生。”接待员的妆容仍然精致，向你们问早。

<小托马斯·华纳> “嗯没问题，该交流一下获取的情报了。”也走过去打算旁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早上好，请替我拨号，我要给罗韦雷神父回电。”

<KP 落衮> 接待员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你们等了一会儿，她又将听筒礼貌地按在肩上对你们微微摇头：“抱歉，新罗赫那旅馆那边说罗韦雷阁下他们一早就离开了，现在或许是在返程的路上了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既然如此，那也没有办法了。有纸笔吗？我写一封留言吧。”

<KP 落衮> “当然有，您请。”接待员拿出了印有旅馆水印的小卡片和一支笔

<米歇尔·维瓦里尼> 出于保密考虑，我用意大利语写了留言，告知了今日和华纳的行程安排，并简要描述了波尔本蒙席的情况，但略去了酒馆和交易相关的部分，只说是他撞见魔鬼，失了神智。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将留言与笔交还给接待员，与华纳去吃早餐了。

<KP 落衮> 接待员将卡片倒转，有字的一面向下，表示她会好好保管。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给了她一个信赖的眼神。

<米歇尔·维瓦里尼> 以防万一，我将《日志》一书带在身上保管，早餐时正好拿出来翻一翻，是否有书页被撕去的痕迹，和之前在阿尔特拉教授办公室发现的残页形状是否吻合。

<KP 落衮> 《日志》并没有被撕去的痕迹，这是一本记录相当完整的官方日志，本不应凭空出现在政府机构以外的地方

<小托马斯·华纳> “以及麻烦您告诉他们，我们有些进展要沟通一下。因此希望晚上能和他们在旅馆汇合。可以的话，尽早碰头吧。”看不懂留言内容，我留

下一句话。

<KP 落衮> 接待员也应下了，并表示会尽快通知

<小托马斯·华纳> 随即和维瓦里尼去吃早餐

<KP 落衮> 尽管人手不太充足，但早餐还是尽可能地位两位提供了丰富而多种的餐点：碳烤后又淋上了咸味酱汁的猪排，洋葱、青椒与孜然为佐料的意大利面，以及煎炸的鸡块和龙虾，除此之外，还有降火消食的花茶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边吃边与华纳商量：“酒馆的事，暂且不要向其他人提起，尤其是伊普西隆。他信仰虔诚，说得过分一些便是极端、激进。若他知道波尔本蒙席身上发生的事情，不知会做出什么来。酒馆那人并非我们冒犯得起的，我们也不能再搭进去一个人了。奥尔金先生与雷蒙先生……我并非不信任他们，只是彼此还不够了解，不知道他们对此会作何反应。而对待那人，小心翼翼尚嫌不足，多告诉一个人便是多一分的风险。”

“《日志》一书已换回来了，波尔本蒙席之事已成定局，虽然令人痛心，却也无可奈何，”我叹了口气，“只怪我当时恍惚，没能更好地应对，由着他自说自话地把这买卖定下了。”

<小托马斯·华纳> “原来如此……你在担忧这一点。确实，那人如你所言，是个棘手的家伙。”我挠挠下巴，“因此我希望能把他排除在事件之外，排除干扰项。我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波尔本蒙席会知道这么一个人，而且还要和他做交易。明明昨天中午去到那里，他还很不愿意踏入酒馆。他原先想要用‘血价’换什么呢，这些都是问题。”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或许，是伊拉里奥告诉他的。巴萨迪佐的事情，不也是伊拉里奥告诉我们的吗？”

“波尔本蒙席本就在气头上，得知了线索又不愿在修道院内久留，便独自去调查了。至于交易……或许是那人抛出了瓦德兹蒙席作为诱饵，就像他面对



我们时，以波尔本蒙席为诱饵一样。”

我摇摇头，想把这些纷乱的思绪从头脑中晃去：“这些都是我的猜测，没有实际证据。总之还是先按照我们原本的计划调查吧。”

<小托马斯·华纳> “属于节外生枝了，胡佛局长 101：不能被一些额外的问题蒙住了眼睛。”我喝了一口茶继续，“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如果假设成立，无论他目的如何，他的身份都不会坐好。何况那个可疑的重名和轻易允许我们调查的态度……”

“越是不清晰的，越要争分夺秒弄明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点点头同意继续调查的说法。

<米歇尔·维瓦里尼> 达成共识后，我愈发迅速地吃起了早饭。快速扫荡完盘中餐点后，和华纳一起前往海军总部。

<小托马斯·华纳> 打点好随身物品等等就动身。

<KP 落衾> 一幢不起眼的灰色大楼：这就是美军驻哈瓦那总部的权力最中心了——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严密的哨站在外围布置着，要对你们进行彻底检查：格雷罗上校请了一帮子并非军队中人的“外行”来调查，这件事在总部似乎早有通知，而你们的脸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每一个在哈瓦那的士兵所记住。

你们的武器和任何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都在哨站中被收缴，随后士兵才肯将你们放行。这幢大楼是哈瓦那隐形的最高权力政府——而这个政府里并没有半滴古巴人的血液。在明亮的灯光下，从清洁工到文书人员，所有人都是美国人。

照例，在最中心的服务前台，有着一位身着军装的，负责接待与访客事务处理的军官。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今天是你发挥的场合了。”我在华纳身后半步的地方站定微笑。

<小托马斯·华纳> “哈哈……”笑着理了理领子，往服务前台走去。

<KP 落衾> “您好。”接待的军官言简意赅地朝你们点头。

<小托马斯·华纳> “您好，我们是这次瓦德兹蒙席遇害事件的协助调查者。希望格雷罗上校已经说明过了。”出示我的证件，“为了案件调查，我们需要相关档案资料，可以麻烦你带我们去档案库吗？”

<KP 落衾> “可以，两位身上没有携带可能引燃的东西吧，虽然哨站已经检查过

了，但例行流程需要我问一句。”他点头，从桌上的钥匙柜里取出一串钥匙，朝另一位值班的同僚点点头，随后带你们往这幢建筑的深处走。

<米歇尔·维瓦里尼> 可能引燃？书算吗？想到这点，我没有开口。

<小托马斯·华纳> “请放心，我们并没有携带违规物品。”我简要回复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只是和善地微笑。

<KP 落衾> “战争时期从各个据点缴获的一些资料都存放在这里。”你们来到一扇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门前，“日后古巴政府需要的话我们会交还这些资料，如果两位有需要的话，尽可能多记下一些你们需要的信息。”话虽如此，但是从军官的语气听起来倒是没有半点要将资料还给古巴人的意思。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向那位军官点点头，表示感谢。

<小托马斯·华纳> “非常感谢，工作辛苦了。”朝军官表情严肃地点点头

<KP 落衾> 打开许久不曾使用的档案室，一股纸张堆砌已久的特有霉味就扑鼻而来，这是间不大不小的档案室，电灯亮起时，空气中的尘埃就被照得十分清晰，那军官皱着眉在鼻子前挥了挥手掌，将门保持了敞开的状态，朝你们示意：“我会随时在门口，两位请进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进入档案室，先寻找一下《日志》一书，想看看酒馆中人给我们的书是不是从海军总部取得的。

<小托马斯·华纳> 我朝他点点头，进门看看。先找找有没有索引，现在最主要的是关于费南多神父与战争的内容我们还没有了解全面。

<KP 落衾> 米歇尔以迪亚哥爵士为索引，找到了相关的内容：

迪亚哥爵士在纪录中是主管松树岛的海关官员。(松树岛历经多次更名，起初被称为传教士岛，然后是卡马拉科，再来依序是科托罗岛(鹦鹉岛)，特索罗岛(金银岛)——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虚构的金银岛同名。)岛上在这段时间没有长久殖民地，但有农场主、一些土著居民和时不时建立起来又被破坏的海盗营地。

然而爵士的日志却不见了——这本遗失的日志涵盖迪亚哥爵士 1565 年到 1580 年的任期，在纸盒中只留下一个唐突的空白印记，大小和米歇尔手中的那本日志相同。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图书馆检定：D100=85/20 失败。不利的战况。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帮着找找。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图书馆检定: D100=34/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将纸盒拿去给门口的军官, 把怀中的《日志》藏好: “上次档案室有人检查是什么时候? 这本书又是何时遗失的?”

<KP 落衾> 在许多记录战争伤亡人数与军方的部队相关报表中, 米歇尔整合了许多数据, 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因为热带气候条件, 古巴军队因感染或疾病所造成的伤亡率毫不意外是历史新高(早期 约为 70%, 在 20 世纪降至 50%)。但每次急件中提及费南多神父修道会作为煽动者涉入冲突时, 这些比率就会减半, 还有一些看似是奇迹般的痊愈, 但却令人感到困惑的轶闻。

<米歇尔·维瓦里尼> 轶闻大概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KP 落衾> 轶闻中大都也描述着像是双目失明的人突然痊愈, 亦或者是原本干枯的池塘中涌出清泉之类的事件

<小托马斯·华纳> 我凑过去看维瓦里尼找到的内容, 低声喃喃道: “又是那个……神迹吗?”

<KP 落衾> 那军官看上去漫不经心, 对古巴人的档案不甚在意, 但还是回想一番之后回答米歇尔: “凌晨我记得还有人来查阅资料, 我记得是个修道院的修士……名字, 记不太清了, 他来看了很久, 至于是什么时候走的我都忘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凌晨? 昨日凌晨?”

“那修士长什么样子, 多大年纪? 他的出入可有记录?” 我严肃起来。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侦查检定: D100=100/60 大失败! 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 指挥官……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侦查检定: D100=50/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检定: D100=100/80 大失败! 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 指挥官……

<KP 落衾> 虽然米歇尔尚未察觉, 但华纳的余光很敏锐地看见, 在你们同那军官交谈的时候, 一双修长的手从米歇尔身后显现, 那手的指尖锐利, 怪异得不似人形。如同保护被擦除一般, 在档案室狭小的空间中凭空出现了一个穿着棕黑袍子

的人，他牢牢地抓住了米歇尔的肩膀，用力得几乎手指能够陷进肩膀里，而米歇尔感到自己的肩膀处传来剧痛，骨头似乎都能被捏碎。

——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

<小托马斯·华纳> “米歇尔！！”察觉到不对的我立刻冲到门口想要分开两人
<KP 落衾> 他自觉被华纳发现，手又慢慢地松开，身形如同来时那样重新隐入空气中

<KP 落衾> 军官相当震撼，几乎是一瞬间就拿出配枪指向伊拉里奥消失的地方开枪，然而子弹只在你们身后的地面上留下弹孔。

<米歇尔·维瓦里尼> “你看到他的脸了吗？昨晚来的修士是不是他！”

<小托马斯·华纳> 发现对方又突然消失，又在门口刹住了脚步，震惊的同时小心地环顾四周。“没事吗，肩膀怎样？”

<KP 落衾> “是他！”军官惊魂未定地仍然握紧了枪，一边对着对讲机通知其他卫兵，一边招呼你们赶紧从档案室出来。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忍着剧痛试图理解当下的情况。

“伊拉里奥……果然是他……”我咬着牙，“我没事，不知道他是否还在此，你们小心防备。”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米歇尔·维瓦里尼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2-2=10

<小托马斯·华纳> “哈……能绕开美军耳目，从无形中现身，现在还有什么能防住那种怪物。”虽然说着丧气话，但是意外地笑出来了。先一起迅速离开档案室。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的肩膀……大概不能动了，但没有大碍，”我扶着肩膀，和华纳一起走出档案室，在一旁低声交谈道，“他大约知道我们去了酒馆，凌晨来档案室查询后发现《日志》不见了，便推断是酒馆中人将书交给了我们，于是前来刺杀。海军总部，亦是他引我们来的，真是好计！”

<KP 落衾> 有许多士兵匆匆赶上来，档案室立即就被严密封锁，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个军官通知医疗兵来给肩膀受了伤的米歇尔包扎，随后在场面一片混乱的时刻，格雷罗上校姗姗来迟。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3=3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米歇尔·维瓦里尼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0+2=12

<米歇尔·维瓦里尼> “但他为何如此在意《日志》一书……究竟是为了消灭一切有关的线索，还是书中有重大的秘密……我们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再仔细查看。”

<小托马斯·华纳> “……可以说是秘密，但也可以称呼为杀身之祸。你确定你来继续保管吗？”在上校走来前再交头接耳说两句

<米歇尔·维瓦里尼> “……哼，这书我们不拿着，他便不会来杀人了吗？何况看到了他的脸，知晓了他的身份，他必将我们杀之而后快。”

<KP 落衾>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园那边的事够头疼了，这次又是什么情况。”格雷罗上校被事务缠身，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你们，匆匆地经过你们往档案室走去。

<小托马斯·华纳> 刚想开口打招呼，但看上校走过去后马上闭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要请上校追捕伊拉里奥吗？”

“至少，他要的交待，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名字，一个答案。”

<小托马斯·华纳> 我思索了一下，回复：“这点我倒是同意。给个进展报告总是必要的。”

<KP 落衾> 远远地，你们听到上校呵斥士兵的声音：“干什么吃的国家养你们真是跟养了猪没区别纳税人的钱都喂给猪饲料了吗养你们不如养狗
udiuwefefbiub……”

<米歇尔·维瓦里尼> “格雷罗上校！”我扬声呼唤，随后又低声和华纳说，“就算抓不住他，美军官方的追捕也能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吧。”

<KP 落衾> 听到米歇尔的声音，上校在另一头深吸一口气：“咳——呸！”对着墙角充分用唾弃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回到你们面前的时候还是尽量从怒容中寻得一些镇定：“两位，我听说是修道院的修士袭击了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不错，他名叫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瓦德兹蒙席和阿尔特拉教授，便是他所杀。主教那边，也得通报此事。西蒙神父和修道院，必须彻查。”虽然包扎完毕，但肩膀处的疼痛依旧难忍，说上两句话便要喘气。

“若是可以，请上校下令缉捕他，只是他习得魔鬼术法，来无影去无踪，出现时便会掏心杀人，捉人一事还请小心为上。”

<小托马斯·华纳> 点点头补充：“这位嫌疑人力道惊人，而且能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潜入此地，加上谋杀手法……他并非是一般人，要麻烦上校派遣人力追查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说完这么一长串，我倍感吃力，靠墙喘着气。

<KP 落衾> “修道院？”上校并没有思忖太久，点点头后意味深长：“修道院算是半个梵蒂冈的地盘，维瓦里尼司铎这么说了，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增派人手的，以您的名义。”

<米歇尔·维瓦里尼> “呵，上校此时还有闲情逸致考虑政治上的把戏，不如担心他会不会刺杀到您头上。修道院颇得人心，神父更是封圣人选，声望极高，您要真敢仗着梵蒂冈的名头肆无忌惮，恐会引得哈瓦那民心不稳，局势动荡。”

我面色冰冷：“当然，上校是个得体的人，自然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办事。追捕凶手一事交给您办，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恕我失陪，我得立刻将此事报给主教。”

<小托马斯·华纳> 听到政治话题脑袋就会不听话地变重。我看看米歇尔，又看看上校。

<KP 落衾> “维瓦里尼阁下，此事全凭您一张嘴，教皇国毕竟也就只占那几百亩大小，不知道是哪一个会先在枪炮面前消失无踪。我们给足了梵蒂冈面子，也希望教宗的使者不要亏待我们才好。”上校的口吻平淡冷静

随后他也就离开，去处理档案室的工作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冷笑一声，也懒得回应。之前说的话不过是为了防止他做出什么过火的事情，保证梵蒂冈、古巴、美方和群众间的平衡罢了。政治事务还是得交给主教定夺，我扶着肩膀，跌跌撞撞往外走。

<小托马斯·华纳> “……可真是。”无奈地叹气，也和米歇尔一同往外走，需要的话给他搭把手，“凶手跳到我们面前，不知道算不算一种好事。维瓦里尼先生去大教堂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请自便，原本定下要去调查贫民窟的，我现在必须立刻面见主教，是走不开了，实在抱歉。”时间宝贵，既要追捕伊拉里奥，

又要请主教赶紧与各方高层斡旋，我耽搁不起。

“我会请美军的士兵护送我，《日志》一书也在我身上，华纳先生可带上士兵去贫民窟调查，想来不会有太大危险。”

<小托马斯·华纳> “明白了。那么路上请务必注意安全，敌暗我明。晚上记得早些返回旅馆我们商讨一下。”我回复，“带着士兵有些招摇过市，我先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万事小心，安全为重。”我嘱咐了一句，便去边上招呼士兵了。

<小托马斯·华纳> 那么我再三思考下，选择去公园看看。当下发生的游行……或许也值得我们注意。

（二）白鸽（华纳）

<KP 落衮> 你与米歇尔在海军总部门口暂且道别，看着他扶着受伤的胳膊，在几个士兵的帮助下，有些缓慢地往大教堂的方向去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考虑好目的地为公园后离开海军总部，带好随身物品，包括枪械等等离开了。虽然《日志》不在我身上，但是要灭口的话理由多了去了，总之还是做好戒备。

<KP 落衮> 德·坎普·玛尔特公园，一座位于车站附近的，规模相当可观的大型城市公园，战争后，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它迅速地经历了重建，原本应当是一处供人休憩玩耍的好去处，但在此刻却显得剑拔弩张：有宪兵在公园的出入口附近巡逻，还有许多士兵进进出出。

在公园的路灯上，树干上，水池边，张贴着许多被撕去一半的政治性标语，他们无一例外都被设计为了红色，显得张扬而耀眼。宪兵们正在清理这些内容，但显然它们很快就会被重新和张贴上去。

游客们在经过盘查后也能够正常出入公园，宪兵们需要确保他们不是打算在此举办什么政治性聚会的共产党。

<小托马斯·华纳> 路上我思考着，尝试理清思路：伊拉里奥既然就是那位凶手，一些阴谋论似乎也可以坐实了。但是不解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解答，比如说我很在意的：为什么要杀害蒙席。那等能力，不想要蒙席知道不该知道的，不应该早就做了吗？为什么现在惊动这么多势力，为了什么？而如果他就是百年前的那个人，无论是什么目的，难道不能更早达成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

联系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会不会给我点思路呢。我看着有些狼藉的公园，在心里询问道。

我走上前，向着宪兵出示我的探员证件，说道：“你好。我是来自联邦政府的探员，现在为了最近发生在哈瓦那的重大案件，需要进入公园进行调查。能麻烦您告诉我这里最近发生了什么吗？”

<KP 落衮> “华纳阁下，您好。”那士兵倒也礼貌地对你点头，只是言辞间多有保留：“是共党聚会游行，和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情况。”

<小托马斯·华纳> “依然是共党游行……吗？”我收起证件四下打量，“游行大概持续了多久，还有游行的人是被驱散了还是？最近完全没有发现特殊情况

吗？啊，抱歉有些唐突，但是公事公办，我手上这个案子惊动了太多人物了。还请麻烦你详细讲讲。”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说服检定：B=24[奖励骰:3]+24/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嗯……您也知道这是敏感话题，我们不便多透露。”士兵看了看自己身边不远处的几个同僚，发现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这边，于是把你领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谈话：“游行大概每过几天就会发生一次，这里是游客常来的地方，考虑到军队形象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在这里盘查。您来的也正是时候，上校他刚走没多久，我才能像这样和您多聊几句。”

“他们已经被驱散了，这些共产党人，跑得倒是比风还快。”

“有消息是他们最近从走私商那里弄来了武器，不知道是会针对哪里发动攻击，无论您在调查什么，近来还是少出门为好。”

<小托马斯·华纳> 我点点头，示意他了解了。“原来如此，上校要求不可多透露，我也理解。放心，我不会随意外传的。”思索半晌，“持有武器……那是更棘手的问题啊。谢谢建议，工作辛苦了。那么你或同僚有注意到这附近有神职人员游荡吗？”

<KP 落衾> “神职人员？您要说经常和您一起的那两位梵蒂冈司铎我倒是有印象。”士兵露出一个有些大大咧咧的笑容：“我们站岗巡逻见的人太多了。”

<小托马斯·华纳> “没有特别可疑的人员，也没有神职人员。”我重复一遍，并记下来，“说得也是，毕竟你们是要做盘查工作的。谢谢解答。如果有其他问题那再来麻烦你了。”点头示意他我的询问结束

<KP 落衾> 那士兵也笑了笑，规规矩矩地一路小跑回岗位上了

<小托马斯·华纳> “哎，那个家伙穿着虽然很显眼，但毕竟有隐身能力的。”我咕咕囔囔两句，点上一支烟帮助思考，“但是为什么那么穿？神职的坚持？又或者是见光死？”被自己的笑话逗笑了，吐出烟来，往公园里走去。

<KP 落衾> 公园里整处于从一派兵荒马乱状态中恢复的时段，通过检查的游客们从入口零零散散地走进来，一些正在撕去标语和检查的卫兵忙碌于清理游行留下的痕迹。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侦查检定：D100=32/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在一个位于阴凉处的长椅背后,你找到一张尚未被宪兵们发现的叠成小块的纸张,上面写着一些用本地人俚语表述的字句,仅仅只是粗略阅读的话无法解读句子要表达的意思。

<小托马斯·华纳> 我观察着奇怪的纸张,发现是西班牙语后掏出随身携带的辅助工具书,并尝试翻译并理解其中的意思。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西班牙语检定: B=1[奖励骰:7]=1/51,大成功! 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 恭喜您。

<KP 落衾> 在夹杂着许多辱骂美国政府词汇的间隙里,你看出这是一张古巴共产党们用来交流信息的字条: 字母杂乱无序地排列出话语,夹杂着各种乱七八糟的典故,但你凭借着区区一本《西班牙语一本通》就奇迹般地出色解读了这段暗号:

“明后两天,在公园将会有一场演说,看到字条的同志请务必参加,我们会开始行动。”

<小托马斯·华纳> “嘶……”破译完也差不多结束了第一支烟,用收拾烟头的一点时间稍加思考,将破译内容和本体字条带在身上,准备带给刚刚的宪兵同志。
“这就不能不管了啊。”

<KP 落衾> 那个士兵听了你说的话,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他对一个看上去像是上级一样的人说了两句,最后又小跑回来问你:“华纳先生,字条方便交给我们保管吗?这件事总部应该会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十分感谢您。”

<小托马斯·华纳> 字条也一并交过去了,相信他们有更好的专家负责此事。“不客气,应当的。接下来是会加倍戒严此处吗?”

<KP 落衾> “应该是会戒严吧。”士兵摸摸下巴,“当然也有可能看看那些人究竟要做什么,在目的地设伏也能一网打尽,不过这就不是我们这些小兵应该操心的事啦。”

<小托马斯·华纳> “如果能越快平息混乱越好了,”点了点头,不再多想,“那么我得早些调查完这里的情况。工作加油。”挥了挥手,再次走向公园里去。

我想找找公园地图,了解一下地形和建筑之类,没有的话我自己走走看。

顺带欣赏一下草木吧,半放松地随意走走。

<KP 落衾> 公园里其余残留的标语和告示都被宪兵们撕走了,现在这里几乎看不出有共产党游行活动过的痕迹,游客们陆陆续续地涌进,原本被惊动的灰白鸽子

也重新落回到中央的小广场上寻觅食物。公园虽然颇具规模，但除了已种植的景观植物能够一定程度上吸收噪音和尘土之外，地形十分平坦，有遮挡的地方不多。

在路过那一群鸽子的时候，亲爱的华纳探员恰好发现他身上不知为何还携带有早餐时未吃完的小半片面包

<小托马斯·华纳> 看着小鸽子们飞过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来了兴致，把带着的小半片面包撕成小块放在手里，向着鸽子们笑咪咪伸手，自顾自地念叨起来：“来，告诉我伊拉里奥的盘算就把这些都给你们哦。或者用你们鸽子的方式欺负他一下……嗯，你们懂的。”

<KP 落衾> 红爪黑眼的鸽子们看到了你手上的面包碎屑，于是都气势汹汹地扑了上来。不知道是否是常停留在游客经过的地带，这些鸽子倒是挺通人性，知道在落到你手上和身上的时候要收起爪子轻拿轻放，白色翅膀的小生灵们落在你的肩和大腿上，耳畔充斥着温驯的咕咕声。

在数个世纪前，这种鸟类被一些人认为象征着和平，然而不知道这样的理念，是否也能在这座城市中传播——只是和平或许与你和你的母国都相去甚远：国家崛起衰亡，政府交叠更替，没有任何变迁是在和平中完成的，鲜血书就历史，正如同那本握在巴萨迪佐先生手上的书。

<小托马斯·华纳> 我轻轻点了点肩头的白鸽，在碎屑被一抢而空后站了起来。恰当的休息是继续工作的必要调味剂，胡佛局长这么说过——或许吧。其实胡佛局长 101 都是自己编的，但是自己清楚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那你们呢，嗯？贪吃鬼们？我看着灰白的鸽子们飞起落下，它们好似永远不知道这片土地值不值得和平的象征驻足停留。动荡、死伤、阴谋，未知——恐怖，幸运的孩子，它们永远不会知晓，更不会为此顾虑，这就是飞翔者的特权吗？

“……飞吧……”我望向展翅的鸟群和它们背后的天空，朝它们伸手。

“——更高一点、更远一点。”务必小心，地面的四起硝烟。

我收回手来，像是刚刚回到了地面上。视线扫过周围，这里一如往常。哼……有点想出神了。我低头看了看表上的时间，果然，该乘车回去了。关于小托马斯华纳的一切，也一如往常。

（三）交易（米歇尔）

<KP 落衾> 由于获得了上校的许可，你在向士兵们提出护卫的请求时并没有受到太多阻拦。两名看上去就相当机灵且警惕的士兵充当了你的随行者，你们在门口同华纳简单地道了别，往大教堂走去。

——远远地，听到钟声。

仍然是婚礼，大教堂的穹顶不知疲倦地迎接着一对又一对结为连理的夫妇，生命在他们交换戒指的时刻绽放出新的光彩。

<米歇尔·维瓦里尼> 钟声……这钟声在我听来只觉得不详。即便肩膀疼痛难忍，我依旧快步走进大教堂，寻找主教的身影。

<KP 落衾> 主教仍然如同前几天时那样，坐在教堂长椅的最前列，默默地低声祈祷着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示意随行的士兵留在教堂门口等待，尽量不引人注目地走到主教身边，低下身道：“主教阁下，我有要事禀报。”

<KP 落衾> 看见你来了，他惊讶地站起，布有老茧的手掌轻和地触碰一下你的伤处：“维瓦里尼司铎……你这是……”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看了一眼肩膀的伤口，继续与他耳语：“小伤无碍，此事极为紧急，还请阁下引我去安全的秘处再谈。”

<KP 落衾> 士兵们依言退了出去，并且尽可能地不在教堂中引起注意。主教微微点头，他领着你到了昨日你和华纳去过的那间小礼拜堂，并且仍然亲手关了门。

<KP 落衾> “请坐吧，维瓦里尼司铎，别碰着伤处。”

<米歇尔·维瓦里尼> 等他关上了门，我立刻语气急促地开口：“多谢您的美意，只是与您汇报完后我还有事要办，就不坐了。”

“杀害瓦德兹蒙席的凶手已经查明，是修道院的伊拉里奥弟兄。今日我与那位华纳探员去海军总部的档案室查询资料，他突然现身试图刺杀我，此伤便是那时留下的。”

“我已请格雷多上校缉捕伊拉里奥，清查修道院，然而兹事体大，其中牵扯多方势力，还请您尽快出面周旋，万不可让美军打着梵蒂冈的名头在修道院胡作非为。”

“那位伊拉里奥弟兄，似是修行了魔鬼的术法，能够隐匿身形，既可从

虚空中现身，也能瞬间遁入无形之中。此事若宣扬出去，恐对梵蒂冈在此地的声名极为不利。”

<KP 落衾> “伊拉里奥弟兄？”主教有些讶异，“我不曾听闻过修道院有这等人物，想来是平日里他也不曾崭露过头角吧。”主教沉吟片刻后微微点头，“我明白，海军总部在这里如同哈瓦那动脉上的肿瘤，想来是说些不太客气的话……你能为教宗阁下着想到如此地步，是我不曾料到的。”

“我会携人前往修道院监督美方的搜查。”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此外，波尔本蒙席也已遭遇不测，虽未丧命，却已神智全失，形同废人。他现在旅馆之中，但我仍不放心，还请您派人将他接来教堂安置。”

<米歇尔·维瓦里尼> “有您把持大局，我才可安心。口信既已带到，我就不多留了，那伊拉里奥还在逃亡中，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也得为此出一份力。”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说着我便向主教躬身告辞。

<KP 落衾> 主教震惊了许久，半晌才抚了抚冷汗淋漓的额头，瘫坐在椅子上，仿佛旧疾又有发作的隐患：“波尔本……”他面色苍白，挥了挥手，“明白了，你也要万事多加小心，维瓦里尼司铎。”

<米歇尔·维瓦里尼> “梵蒂冈在此地的事务，全倚仗您操持，您保重身体，不必送我了。”说完，我匆匆离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来到教堂门口，我遣散了那两名美军士兵，待他们转身，便快步向昨日的酒馆走去。

<KP 落衾> 你回到酒馆内部，这里还和你们昨晚离开时一样，甚至那杯放在吧台上的酒液尚且微微摇晃，收据也压在杯底。

<米歇尔·维瓦里尼> 直到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陡然舒展，几乎瘫软般坐在了吧台前。虽然那黑肤的男人危险至极，但可笑的是，这间酒馆却是我现在唯一信赖的安全之地。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笃信那伊拉里奥，不敢在此地乱来。

<KP 落衾> 当你坐到吧台前，那皮肤黝黑的男人又再次出现，只是这次换了身装扮：穿着手工裁剪的精致西装，以银质的袖扣上刻着无名的繁复花纹。他在吧台后，这次由他来当了你的酒保。

<KP 落衾> “米歇尔，还想来一杯朗姆吗？”他微笑。

<米歇尔·维瓦里尼> 心脏还在怦怦地跳着，如同擂鼓一般，自我踏出海军总部后就不曾平歇。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出，终于能稳定住颤抖的声线，回复道：“再来一杯吧，多谢。”

<KP 落衾> 他拿了杯子，给你倒了一杯醇香四溢的酒，推到你面前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接过，向他举杯致意，而后一饮而尽，甚至因为喝得太急，险些呛住。

<KP 落衾> 随后他走出吧台，来到你身边坐下，继续拿起昨晚他没喝的那杯酒，和你举杯致意，在看见你差点呛住的时候，伸出手来轻拍你的脊背：“慢些，慢些，我们的时间很多，您可以慢慢思考。”

当他触碰到你的时候，你的呼吸变得通畅，原本因为紧张而差点呛住的喉咙也不再干涩

<米歇尔·维瓦里尼> 喝完后，我紧紧捏着杯子，直到手不再发抖，才慢慢地，慢慢地将它放回桌上。

“多谢，”放下玻璃杯，我的心跳也回归了平稳。我盯着杯子，并未在意那只令我背后发寒的手掌，“我今天，险些死了。”

“因为您昨日给我们的这本书。”我从怀里拿出《日志》，放在桌上。

<KP 落衾> “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他修剪整齐的指甲边缘叩了叩玻璃杯边缘，说出了这个名字，并不去看那本书。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果然知道，”我淡然地微笑了一下，“当他的手爪刺入我肩膀的时候，我是真的以为，我要死了。那种被死亡摄住心脏的感觉，您体验过吗？”

“那种感觉，像是一瞬间，我的生命，我的灵魂，都被抽走了。”我平淡地叙述着，也不期待对方的回答。

<KP 落衾> “现在我感觉到了。”他在你描述完之后微笑，“这就是我的感觉所依凭的东西——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是吗？那还真是神奇，您能看透我的灵魂吗？”我也微笑了一下，继续说着，“但是那些感觉没有成真。死亡是一瞬间的永恒，那也没有发生。然后，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唐突地转移了话题：“您和很多人做过交易吧，介意我问问和交易有关的事吗？”

<KP 落衾> “我的时间是您的，如果您愿意为这段美妙的交谈开出价码的话。”他大方地对你伸展双臂作出了一个门扉时刻为你敞开的姿势。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有开价的资格吗？”我微笑，心情很平静，“为了换来和您交谈的时间，我要付出些什么呢？”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眼睛？手？脚？”我一边说一边举起自己的双手打量，“记忆？知识？灵魂？”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摇了摇头：“我身上有您看得上眼的东西吗？”

<KP 落衾> “对您来说宝贵的东西就可以：智慧、记忆、或是情感……”他用打量商品的眼光上下审视你，似乎真能从你身上看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您的父母？或是您喜爱的那些鸟儿？又或者是伊普西隆？任何您能拿得出手的。”

“手脚？听上去也是个不错的提案，作为时间的筹码他们也足够了，当然，我更喜欢您的眼睛。”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眼睛吗？我的眼睛，倒也不是什么罕见的颜色。既然您喜欢，就拿去吧。”我闭上了眼。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从未用这双眼见过璀璨光明，就算陷入黑暗，也不过是去了该去的归处。”

<KP 落衾> 在你视网膜中最后出现的景象，是皮肤黝黑的男人稀松平常地打了个响指，随后光线就像流水一样从你的眼瞳中被抽离，从此一切都陷入了黑暗。当你触碰眼睑时，那里只有软软的一层隔膜，眼眶中的眼球彻底消失了，没有痛楚，也没有鲜血。

“您应当能继续带给我惊喜，这样的话或许对您来说要公平一些。”随后，一句前所未有清晰的声音传入了你的耳畔，仿佛从出生以来的听障从来就不曾困扰过你那样。

<米歇尔·维瓦里尼> “啊，一感换一感，还有您附赠的时间。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慷慨的交易了，”我依旧微笑着，手按住桌面，“那现在我们可以随意地聊一聊了。”

<KP 落衾> “请吧，米歇尔，正如我所说，我的时间现在是您的。”他慷慨地把

你的酒杯递到你的手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接过酒杯，握住，却没有再喝。眼前的黑暗，又带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平静，像是回到了母亲的子宫中，被广袤无垠的、宇宙般的黑暗所包围。

“我记得，您戴着荷鲁斯之眼，您来自埃及吗？”

<KP 落衾> “那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尼罗河旁的景色很美。”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本书……噢，我不是说桌上这一本，是您手中的、昨晚曾给我们看过一眼的那一本。伊拉里奥曾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真实之书。在钟声响起时，用血在主的书上签名，便可与主结合，从此自由奔放，超越善恶……”我喃喃地念着昨日看到的资料。

<KP 落衾> 你听到窸窣的翻动书页声，一股沉淀了许久的血腥气在你鼻尖扩散开来，随后他才慢悠悠地回答：“啊……的确如此，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签于1537年。”

“他的姓氏如今可越来越长了，多了加布里埃尔，还有狄波拉、圣地西码？”

<米歇尔·维瓦里尼> “是吗？为何如此？”

<KP 落衾> “这加布里埃尔不就是您要找的那瓦德兹蒙席的名字吗？还有这狄波拉小姐……我看见您的同伴和她的后人相谈甚欢。”他意味深长。

<米歇尔·维瓦里尼> “都是他造下的杀孽吗……”我叹息一声，“那么，我能得知您与他的交易内容吗？”

<KP 落衾> “无妨，我们的交易内容对其他有兴趣的客户而言都不是保密的。”他笑了笑，“他们想要面见真理，去觐见自己为之祈祷了多年的耶和华。”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伊拉里奥……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他见到的真理与天主……是什么？”

“他向您，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说得很慢，突然的失明使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还在努力适应自己全新的感官。

<KP 落衾> “他还未见到他的主呢，不过他的代价……已经在支付过程中了，您见到他那副模样了吧？”男人突然大笑起来，在酒吧里也掀起一场轰然的、尖利

的笑声，然而那笑声又很快止息，在你耳膜中留下嗡嗡的余韵。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再次叹息：“信仰啊，拥有使人疯狂的魔力。”

“或许，这些疯狂本就隐藏在人的本性之中，而信仰，不过是一个宣泄的出口，”我端起酒杯，品味着杯中美酒的醇香，“和您做交易的我，在旁人看来恐怕也是个疯子吧。”

轻轻地啜饮了一口，我将酒杯放下：“真是失礼了，我竟还不曾问过您的名讳。”

<KP 落衾> “最热衷于和我做生意的，向来是基督徒、不畏死之士、与一无所有之人，您似乎三者兼具。”

<米歇尔·维瓦里尼> “呵……您说得不错，”我微笑以对，“可以这么称呼您吗，奈亚拉托提普？”

<KP 落衾> “此时此地，我名为巴萨迪佐；若是在他处相见……不错，希望您能知晓吾名为奈亚拉托提普。”他不再说话，声音像是直接投入你的脑海中那样，伴随着空灵吊诡的笛音一同在你的脑海中起舞，明明眼前是一片漆黑，但从那漆黑的雾中，却隐约有着森然巨物的可怖轮廓，如同能倾覆一切已知的存在那样，朝你倒下。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8/75 成功，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4。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KP 落衾> “酒喝完了，米歇尔，您要走了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啊，您的能量着实令人恍然，”我放下酒杯，“是我耽误了您太多时间，那还是来谈谈您感兴趣的交易吧。我很好奇，不畏死之士与一无所有之人，您通常会向他们索取什么呢？他们无欲无求，无人在意的东西，您竟也愿意收下？”

<KP 落衾> “不畏死之人，我收取他们的意志，使他们软弱、胆小、贪生怕死；一无所有之人，我收取他们本身的存在，使他们凋亡、消失、从未降生于此世——您说得不错，这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是笔太过划算的买卖，但于我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我来，我见，我攫取，我吸纳。”祂学着那帝王的口吻，侃侃而谈，“你

们的世界是我，我是你们的世界——多美妙的共生关系。”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来如此……”我微笑着点头，“若我与您交易，您要收走什么呢？”

<KP 落衾> “我从不对交易的对象谈我的假设。”祂笑起来，“我说出口的，我必定会拿到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的确该是这样的人，是我愚昧了，”我站起身，“与您的交谈很愉快。如果我能再次踏进那扇门，那就是您与我交易的时刻。如果……我还有那个机会的话。”

我在桌面上摸索着，把那本《日志》收入怀中。

<KP 落衾> “您自然有，我会时刻关注着您。”祂笑着拍了拍手，“愿您前程似锦，米歇尔。我送您一程吧，您要去哪儿？”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能告知我，我的同伴，现在都各自在何处吗？”

<KP 落衾> “华纳先生正在回旅馆的路上，而去了松树岛的那三位也正在返回的途中，您想去船上与他们叙旧的话，现在也可以直达小艇上。”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请送我去与华纳先生汇合吧，劳烦了。”我辨明声音的来源，朝那个方向微微欠了欠身。

<KP 落衾> 祂打了个响指。

目无法视物，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延伸的听觉与嗅觉。尽管在方才移动的那一瞬间米歇尔感受到了胃部被强力挤压一样的痛苦，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了旅馆门前。手中突兀地多出某种棍状物，米歇尔用手摸了摸，发现握把的那一端做成了鹰的形状，尖锐的喙上似乎还镀了一层金，沉重但趁手，甚至能够用作武器。

而刚刚下了电车，赶到旅馆的华纳，还有些沉浸在公园广场那平静祥和的氛围中，一抬眼便看见了眼眸紧闭，眼睑处甚至有些干瘪的米歇尔，年轻司铎的手中握着一根充满了神秘气息且与梵蒂冈格格不入的荷鲁斯之鹰手杖，杖身上的花纹繁复而紧凑，充满着埃及风情。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握住手杖，暗想这倒是符合那人的趣味，同时扬声呼唤：“华纳先生，你在附近吗？”

<小托马斯·华纳> “……维瓦里尼先生？你也回来了。”上下打量了一番对方，

听到奇怪的招呼方式皱了皱眉疑惑了一下。“很奇特的伴手礼。”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你在就太好了，”我松了口气，“我已不能视物。这里似乎是旅馆？可否引我回房间再说话？趁伊普西隆他们还未回来，我有些事想与你商量。”

<小托马斯·华纳> “……？”用了大概十秒钟来接受“不能视物”的含义和这股意外自在的态度。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先按照维瓦里尼所说的做了，走上前牵着对方，同时说道：“……希望您在商量前和我解释清楚情况。”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去了不眠之夜，”我拄着手杖，一小步一小步地探路前进。我还在适应盲人行走的方式，“和那里的主人做了一个交易，用我的眼睛，换他的时间、庇护，还有一些无用的情报。”

<KP 落衾> 你们进了旅店一楼大厅的休息区域坐下，这里是一个谈话和交流的好地方，环境相对隐蔽。

<米歇尔·维瓦里尼> 走到休息区，我喘了口气，摸索着坐下：“倒也收获了不少赠品，比如这售后服务，还是相当贴心的。”我拍了拍那根精致而华贵的手杖。

“虽然大教堂与旅馆相隔不远，但要不是他愿意送我一程，我一个失去双眼之人，恐怕也无法活着与您相见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复比较合适。捏了捏眉心，顺道把一些不好听的主观评价吞了下去，现在是上班时间，我提醒自己。“这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也谢谢那位老板？”我说出来才觉得我语气里带着一点失笑。

“好吧，好吧。”我深吸一口气，“那么你还有什么打算，直接告诉我吧，我尽量配合你。”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摇摇头：“不必对他存有任何感激之情，只是一桩两厢情愿的交易罢了。”

“我要与您商量的事就是这个，关于不眠之夜的一切，还希望您对其他人彻底隐瞒，尤其是伊普西隆。波尔本蒙席与我的情况，推卸到伊拉里奥头上即可。若是瞒不过去，届时再由我出面解释。”

“那位主人的事，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绝对的无知才是绝对的安全。”

“另外，伊拉里奥也与他做过交易。1537 年，他在那本鲜血之书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您还记得我们昨日在修道院档案室内看到的资料，想必能联想到，这与那些资料描绘的仪式极为相似。”

<小托马斯·华纳> “……说起来可能不太合适。”我咕囔道，“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像被恶魔诱惑，开始堕落的教徒吗。我想知道，你觉得自己清醒吗，米歇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很清醒，华纳先生，我也绝不会做出不利于你们的事情，您不必为此担忧。从始至终，我都会是你们忠实的同伴。您也无须忧心我的信仰……待此间事了，若我还能回到梵蒂冈……对此，我自有安排。”我向华纳微笑。

“现在，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没有信仰的人来看待。谎言于我而言已不再是罪孽，您也无须困扰。”

安慰完华纳，我又接着先前的话题继续说下去：“据那位主人所说，伊拉里奥签名，本是为了追求真理，觐见天主，然而四百年已过，他的夙愿仍旧没有达成，却变成了一个可怖的杀人魔鬼……”

<小托马斯·华纳> “……好。那就如你希望的那样。”我也知道我多说无益，也轮不到我来再多对他人信仰一事评头论足。“原来如此……伊拉里奥也为了自己的诉求签了名字，结果成了现在这样吗，嗯，反而说通了一些事情。如果他的力量来源我们有了头绪反而能安心一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那位手眼通天的老板不再干涉更多的事情。”然后增加我的工作量。这后半句是没有说出来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叹息一声：“这桩交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伊拉里奥便是瓦德兹蒙席一案，及这一系列事件的凶手。现下首要的任务，是将他绳之以法。至于不眠之夜，那人并非人力能及，我希望您保密，也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和他交易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点想必您已经深有体会了。我不希望其他人再去找到他，因为我无法预测他会做出什么，而他们又是否能抵御他的诡计与诱惑……”

我站起身，向华纳鞠了一躬：“因为我造成了许多麻烦，在此向您致以深切的歉意。”

<小托马斯·华纳> “哎，维瓦里尼先生。”我也顺势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也算是告诉他我的位置。“我看得出来，你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人。你看得到很多

东西，细致且认真，是个出色的合作伙伴。但我看不出来，你究竟想看什么。如果失去眼睛对你来说反而有积极的一面，那我就相信事情如你所说。”

<小托马斯·华纳> 接着我清了清嗓子：“好了，个人主观见解就到这里。隐瞒一事我也可以答应，只要不眠之夜不会阻碍我们案件的进展。我也同意伊拉里奥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交流的时候我会注意我的措辞。”

<米歇尔·维瓦里尼> “对于您的理解，我也深表感激，”我扶着手杖，慢慢地坐了下来，“伊普西隆一行已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便在此等待吧。顺便，也可以请服务员准备中饭了。”

（四）返航与再会（伊普西隆&卢卡&雷蒙）

<KP 落衾> 1924 年 12 月 28 日清晨，你们在新罗赫那温柔的阳光中醒来，不远处是蓝色宝石一样的加勒比海，海浪在码头上拍击出起伏的细碎节奏。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起床后稍稍懊恼自己昨晚居然一睡到底了，在照常做了晨祷后，我去敲了敲雷蒙和卢卡的房门。

<卢卡·奥尔金> 我显然还在呼呼大睡，伊普西隆从门外就能听见我的鼾声，看来昨天累的不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两位？”听到鼾声后我又再次尝试敲了敲门。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聆听检定：D100=9/5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雷蒙> 听到门外动静后起身，为来人打开房门。“日安，伊普西隆施主。奥尔金施主似乎还沉浸在梦境之中...”我打招呼的又转头看了眼还在梦乡的卢卡，“如要马上动身的话，鄙人就去叫醒他。”

<卢卡·奥尔金>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睡得很浅，敲门声入耳宛若惊雷般一下子就被震醒。

抓了抓头发，随便披件衣服就去开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日安，雷蒙先生。卢卡先生过于疲惫的话过会儿再走也可。”刚回应完雷蒙就看到了卢卡开了门，“…早上好，卢卡先生。”

<卢卡·奥尔金> “早早...”刚睡醒有些有气无力，连打了三个哈欠，努力睁开眼睛看看伊普西隆是否健全，觉得人形的轮廓还对劲后松了口气，“昨晚没出什

么情况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一夜无梦，或许是得主庇佑。”我摇了摇头。

<卢卡·奥尔金> “噢！那就好！”转头又对雷蒙道早，最后便去洗漱完正式出门了。

<雷蒙> “昨晚我们回房间时您已经入睡了，便还没来得及说明。”见卢卡一咕溜地起床穿衣洗漱，继续与伊普西隆解释着，“昨晚卢卡与鄙人在医院倒是见到了先前那池中一位受害者的后人，她是那医院的护士，对此事倒也完全不知情...”说到这里，我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卢卡施主在那之后又去附近的店面入手了一条皮带，听他的说法似乎其中还有些玄机。”

“不过那时鄙人并不在其左右。若真是重要之事，想必施主他自会说明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是如此…能将遗物归于其后人也是一种福报。”刚这么说着，听到雷蒙提到皮带则有些茫然，看向了卢卡，“…或许是蒙主启示…”

<卢卡·奥尔金> “是这条皮带。”敞开外套，借机向伊普西隆展示自己的高奢鳄鱼皮皮带，“我本来想买两条，但是另一条被人买走了，实在是可惜...”边说边捶胸顿足地叹气。

“啊重点不是这个，我向店主询问那位买家的下落，打算问他高价收购。店主却说只记得他是一个与我十分相似的男性，似乎是古巴人，在松树岛应该是十分有记忆特点的人。可是他完全不记得那位买家的长相与名字。”

“原本我只会以为是店主记性不好，但现在嘛...你们不觉得这位买家身上附带的神秘气质与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十分相似吗？”

<KP 落衾> 你们用了早餐——新罗赫那旅馆的餐点中甚至囊括了许多本岛上少见的冰镇饮食，据服务员说是因为富商们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冰窖，以便随时能够在加勒比海的炎热环境中享受冰凉与清爽。这里甚至还有玻璃瓶装的，最新上市的碳酸饮料，据说是对感冒等疾病有预防作用，因为发明它的是一位医生。

伊普西隆不难注意到，前台的服务员并没有知会你们有任何来自本岛的联络，昨夜米歇尔并没有回电。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许是遇上了什么事吧…这么想着倒也没有再打

算打电话过去，毕竟一会儿返回到本岛那边还能再行交流，在听到卢卡这么说后思索了下：“…如此说来也确实是有其古怪之处，若是后续仍有其线索再行追查也未尝不可。昨夜米歇尔并未回电与我，想来那边或许遭遇了什么。”

<雷蒙> 我一边食用吃食，一边静静聆听着二人的对话。“若是您在意的话，稍后路途中可以询问下阿尔贝托施主。那位买家如真是古巴人的话，或许那些艇主们知道些什么也说不定。”

<卢卡.奥尔金> “也对。”点了点头，“比起皮带，现在这位卖家的身份反而更令我好奇了。”

<雷蒙> “...鄙人原以为您在意那位买家的缘由是想从其手中收购另一条皮带。”
咽下最后一口食物

<卢卡.奥尔金> “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吧~”

<KP 落衾> 你们退了在旅店订了一晚的房间，往码头的方向走。悠闲的小镇里，只有你们才起了个大早，为了一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而奔波。

码头的小艇上，阿尔贝托似乎也是刚刚起床，他卷起了昨晚用于防水的油布，看到你们走过来时朝你们挥挥手打招呼，笑容十分老实，亮出一口白牙。

<雷蒙> 走到稍近距离后，我同样双手合十，朝阿尔贝托行礼回应。

<KP 落衾> “先生们要回啦？”阿尔贝托看不太懂雷蒙的礼节，但也学着雷蒙的样子双手合十还了一礼。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早上好，阿尔贝托先生。”回应了阿尔贝托的招呼声后，我点了点头，“是的，劳烦你了。”

<雷蒙> “正是如此，麻烦施主将我们送回吧。”见到阿尔贝托后便开始停止思索昨日所见，朝对方如此说道。“昨晚辛苦您了，似乎是持续下了很久的雨，应当没出什么问题罢？”

<KP 落衾> “没什么事，我们在海上这样过惯了，要上岸说不定才陌生呢。”他仍然从座位下边拿出救生衣递给你们，嘱咐你们穿好

<卢卡.奥尔金> “早！说起来你们最近有载过别的古巴人来松树岛吗，嗯...和我长的很像？”试图询问阿尔贝托神秘买家相关的事情。

<KP 落衾> “阿尔贝托载去松树岛的几乎都是美国人。”年轻的驾驶员一边将小艇从码头的木桩上解下，一边回答你们，“像您这样的客人我们应该第一时间都

会知道，码头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他笑了笑，“但是阿尔贝托不知道，所以其他叔叔伯伯们应该也不知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无论是在大海上飘荡，亦或是在岸上行走，最重要的是要辨清前进的方向，这样很好。”我扣好了救生衣，坐到了一旁。

<卢卡·奥尔金> “这样，那或许他是跟旅游团的船去的吧。”

<KP 落衾> 你们沿着大致是来时的方向又原路返回哈瓦那北部的港口，这里和昨日早上所见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小艇和稍大一些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

一大早，北部港口仍然有许多游客在此寻找旅游公司的船只，而那些本地人的小艇也在此处停泊，数量众多，码头十分热闹。

<卢卡·奥尔金> 把剩下的 10 美金尾款交付给阿尔贝托，额外附上 5 美金小费，并勾住他的肩膀询问要不要去喝一杯：“辛苦兄弟了，要和我去喝一杯吗？兑现一下来前的承诺！”

<KP 落衾> 卢卡的提案听起来诱惑力很大，阿尔贝托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拿着小费感激地摇头拒绝：“喝一杯的时间够阿尔贝托来回拉上好几次客人啦，谢谢先生。”

<卢卡·奥尔金> “没关系，那等以后有机会再聚吧！”转头看向雷蒙与伊普西隆二人，“你们接下来打算去哪？”

<雷蒙> “...鄙人依稀记得您并不算是缺酒喝，况且先前已经去过镇上的酒馆了。”昨日傍晚卢卡已经购入过一瓶酒这件事记得很清楚，但并没有看到他开封饮用过。

<卢卡·奥尔金> “噢！我忘记了！”依稀记起了在松树岛旅店房间角落里放着的酒瓶，又是一阵悔恨。因为买到鳄鱼皮带太激动而完全忘了有酒喝这件事。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是无碍，紧要之事是与米歇尔，华纳交流昨日之事，只是此时也不明他们是否仍在旅店…还是一同吧。”

<雷蒙> “鄙人打算先行去贫民窟看看。”我一边思量了几天前看到过的本岛建筑地形分布示意图，一边这么说着。“从地图上来看，这两地距离此处差距不大，先前与费南多施主谈话时的内容让鄙人有些在意...那位来信者想必也是简易祭坛的搭建者，如此拥戴且虔诚，兴许会是贫民也说不定。”

<卢卡·奥尔金> “好吧，那看来只能先回旅店寻找他们二位了。”

<雷蒙> “伊普西隆施主打算与奥尔金施主一同去饮酒么？”对伊普西隆的说辞倒是相当意外

<卢卡.奥尔金> “呃...贫民窟？”说起这个名字脑海中自动浮现出满地污浊与腐烂尸体的场面，十分坚定地否决了这个提议，“我是不会去那个地方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再行分头想再聚过于艰难…不若三人一同往贫民窟而行吧，说不准另外二人也往那而行了。”想到错过的电话摇了摇头。

<卢卡.奥尔金> 脸上是显而易见的嫌弃，疯狂摇头：“不行，不行，我不会去贫民窟的，我可不能忍受那样的地方！”

<雷蒙> 卢卡·奥尔金...尽管先前一直认为其只是个不着调子的富家子弟，但自从昨日的争论后却发现他远不止如此。“既然有伊普西隆施主陪同的话，鄙人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伊普西隆施主都这么说了，奥尔金施主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或许在靠近贫民窟的边缘地带，有酒馆之类的存在，想来边缘应当无什脏污…卢卡先生，不若就一同往去吧。”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话术检定：D100=12/6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雷蒙> “若是施主实在担心的话，或许那街道附近应当是有诸如电话亭之类的设施...能不能使用另当别论，但若是和昨天一样他们二位都还在外奔波的话，可能只是白费气力。”

<卢卡.奥尔金> 我被伊普西隆柔声感化了，看着对方 app90 的脸，觉得他说的十分有道理，并且自己也想尽量与他多待一会儿。在这种攻势下终于点头同意：“那我到时候就在周围的酒馆等待你们。我可以接受涉水探索遗迹，但是贫民窟...还是饶了我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可的，便如此前往吧，雷蒙先生意下如何？”看着卢卡答应下来后，我看向了雷蒙。

<雷蒙> 见我如此摊开心扉考量过后说出的话语，却被对方完全无视，让我一时感到有些许怒气。“还必须请您一同前去，鄙人收回先前的话，陌生的酒馆想必还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鄙人也这么认为，一同前去罢。”也朝伊普西隆点了点头

<卢卡.奥尔金> 没感受到雷蒙生气，曲解了他的意思，以为是他想与自己一起去

酒馆反而感到非常开心：“那再好不过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这，这…”在看到这两个人突然一转攻势开始为难了起来，但再分头确实是不便，想想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拒绝的提议了。

<KP 落衾> 北部港口距离大教堂西侧的贫民窟并不太远，不需要乘坐电车也可以前往，当伊普西隆、卢卡、雷蒙三人往贫民窟去的时候，在旅馆等了许久的华纳和米歇尔则是被无所事事折磨得有些坐不住了，他们亦起身打算依照原定的计划去往贫民窟。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未提前告知彼此行动轨迹的情况下，你们竟然在某条通往贫民窟的街道上遇到了彼此——华纳引着米歇尔，看见了前方熟悉的三人的背影。

（五）贫民窟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普西隆一行应当已返回哈瓦那了，就是不知他们去了哪里，”我叹了口气，依靠手杖和新获得的听力探索周围的状况，“实在不行，就晚上再汇合吧。我现在行动多有不便，麻烦华纳先生了。”

<小托马斯·华纳> “……事实上，你似乎不用担心那个问题。”我看着前面三人，招招手打招呼道：“真巧啊各位，还以为我们会在旅馆汇合呢。”

<雷蒙> “…嗯？这声音是——”听到有些耳熟的招呼声后，我回头看向声源处。“这、这是！竟然是华纳施主与维瓦里尼施主…！”

<米歇尔·维瓦里尼> “哦……？竟在此地遇到了吗，真巧。看来早上的留言是白写了，”我微笑着，循着声音来源也打招呼，“是伊普西隆，奥尔金先生与雷蒙先生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到了熟稔的声音，为难了一路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我转过了身：“华纳先生…米歇尔，你的眼睛？”刚打算出声在乎就看到了米歇尔，有些愕然。

<雷蒙> “伊普西隆施主，看来已经没有找电话亭的必要了。”粗略认出是那二位后，我朝伊普西隆说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哦，出了一点小意外，本想和你们在旅馆汇合后再细说

的，”我摆摆手，“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既然遇上了，便先同行调查吧。”

<小托马斯·华纳> “虽然只是分开了一天，但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路上说吧。”

<雷蒙> “.....维瓦里尼施主，您这是过于操劳导致的用眼过度么？”我对于一直紧闭双目，做着像是盲人摸索的行为般的米歇尔有些不解

“若是如此的话，还是尽快就医为好，如若感染了就坏了。”

<卢卡·奥尔金> 一同好奇地看向米歇尔心中隐隐有种直觉作祟：“是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库柯？它还真是喜欢抓着神职犯案啊。”

<小托马斯·华纳> “简单来说，他被凶手袭击受了伤。所幸……并无大碍。”我回复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那伊拉里奥仍然在逃，须得提防啊，”我提醒道，听到雷蒙的话，又不由得笑出来，“您无需为此担忧，雷蒙先生，我的眼睛已不在了，这双眼皮之下现在空无一物——如我先前所言，出了一些小意外。我们已查明了此案真凶，正是我和华纳先生说的那个伊拉里奥。具体的，就等回到旅馆再谈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尽管很想过问出口，但不知为何想起了荷兰人号，想起了远在松树岛的那位，没有再像往常那样过激地追责或者过问，只是在说完那番话后沉默地摸了摸在包里的瓶身。

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要有所欲望？为什么会做事情？

这是我的疑问吗？我不甚清楚，但我明白，这是在追寻主的道路，追寻真理的道路上我必须经历的，他人选择，我无权干涉，因为那非我之人生。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来险恶无处不在。”想来此时也不是过问的时候，“米歇尔说的不错，先往调查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右手握着手杖，因为左肩受了伤，左手便搭在右臂上，以减轻肩部的负担。听到伊普西隆的话，我点头：“正是，想来诸位也是为了调查才前来此处的吧，还是快些行动为好。”

<雷蒙> “这与库柯有什么直接关系么？”对于卢卡不着调子的说法有些匪夷所思。“若您的意思是太过执着于调查凶犯而导致的话鄙人倒能理——维瓦里尼施主，您是说...您永久失去了五感六识中的其一？”

<卢卡·奥尔金> “库柯...只是一个代称吧。” 轻声说道, “对于现在来说。”

“看来我们错过了很多事。” 被米歇尔与华纳吊着胃口心里十分难受, 但对方这个模样也让自己无法催促性质的说一些没头脑的话。乘着米歇尔无法视物再多看了他几眼, 心里想着还好错过了。

<雷蒙> 听到米歇尔像是事不关己般地陈述了这则消息, 刚想继续说些什么, 但努了努嘴还是保持了沉默。

<小托马斯·华纳> 我点点头, 继续牵引着维瓦里尼走。 “我想各位或许也有些收获, 等我们有空坐下来再一同共享情报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看到华纳搀扶着米歇尔, 突然间也真正想通了。当他说不自由时, 不是指失去了做什么的自由, 而是他想做的事得不到别人足够的认同, 那带给他精神上或道德上的压力, 让他觉得被压迫, 被妨碍, 被剥夺了。

翅膀长在肩上, 因而太在乎别人对于飞行姿势的批评, 所以飞不起来。

当摆脱这点后, 真正的自由才借着来到了米歇尔的身边。

想到这, 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 我才在这趟旅程中久违地露出了笑意, 祝福米歇尔的选择, 也期许自己将要走上的道路。

<卢卡·奥尔金> “你们接下来要继续往贫民窟前进吗。” 后退了一步, 四处张望一番有没有酒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向雷蒙点点头: “这里人多眼杂, 等回到旅馆再向您展示吧, 只希望我看上去不会太吓人。” 说完便与华纳向前走去。

“奥尔金先生不与我们同行吗? 凶犯仍然在逃, 他的确如库柯一般, 极为危险, 恐不宜落单啊。”

<卢卡·奥尔金> “在人多的地方不会出意外吧。” 眼神游移, “库柯也大概率只会对神职出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失笑: “那可不一定。奥尔金先生, 那凶手来无影去无踪, 若被他袭击, 等其他人发现端倪时, 您怕是已成了一具干尸了。您如此不情愿, 是有什么不能前去贫民窟的理由吗?”

<KP 落衾> 在所有城市中, 都不难找到贫民窟的踪迹——只要跟着建筑最低矮的

方位走就好了。以哈瓦那最为显眼的大教堂为中心，向西侧的地区最为灰沉，也最为平静：人们被贫穷夺取了精力，大都没有什么心思能够再参与到这座城市的暗流涌动中——亦或者是有暗火正在灼烧呢？

但同时，这里也是信仰最为虔诚的区域：无论如何，为了不让自己完全放弃生的希望，处于困苦中的人们会寻求一种伟力的帮助——或是对权力的崇拜，或是对神祇的信仰。在瓦德兹蒙席房间门口放着的小型祭坛在这里有了更为具体的形状和规模：一种纯天然的结构。细碎的树枝和藤蔓把花朵支撑了起来，花的种类繁多，但大都以红白搭配为主，凤凰花与扶桑花是最常见的一种，你们甚至还看见了罂粟与雏菊的搭配。在花朵下方放着的是手工制作的木质十字架，花朵与花朵之间架起的斑驳阴影，将十字架庇护在了阴凉之下；一旁的铝壳装着小蜡烛，烛火在微风中摇曳。

这样的小祭坛几乎在家家户户都有，甚至数量相当多，无法区分出哪些祭坛属于哪些人家制作的。花朵搭配着破败的房屋外观，为贫民窟四通八达的道路增彩不少。由于天气炎热，一些住户坐在台阶上削着木头，木头的外观已经有了十字架的雏形，他们的眼神宁静而专注。

<雷蒙> “——不，是鄙人刚才大惊小怪了，这是鄙人的修行不足。” 不再进行先前的话题，朝米歇尔说了如此一番话后便闭口不言，转而专注于面前的道路。

“红白相间的凤凰花与扶桑...与前天在酒店四楼房间门口所看到的用来点缀临时祭坛的花束一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还请不要掉以轻心，卢卡先生，米歇尔说的不错，想必他应当是打算对所有追查此事者下手，为了安全起见，现下还是莫再分头了。”

<雷蒙> “看来那位埃尔南施主的来处想必就在这附近了。” 不太确认刚失去视觉的米歇尔是否能仅凭嗅觉就分辨出花种来，于是稍稍提高音量说道

<卢卡·奥尔金> 虽然对于路边的凤凰花十分好奇，但也非常的不情愿：“不，没什么理由，单纯是我个人非常抵触这里罢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只能听见一些悉悉索索的声响，一时判别不具体的情况，听到雷蒙的描述才有了点头绪：“哦？瓦德兹蒙席房间门口的小祭坛，在这里很流行吗？”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话术检定：D100=71/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说服检定：D100=54/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叹了口气：“奥尔金先生，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便您心里不舒服，我还是建议您与我们同行。相比之下，还是仅有一次的生命更为宝贵，不是吗？”

<小托马斯·华纳> 我专心四下打量着贫民窟的街道和住户，花朵的存在确实实能为此处添色，但偏偏在此处是以祭坛的形式出现……

<卢卡·奥尔金> 那我觉得米歇尔以这样的状态说出这番话可信度十分的高，也非常恐怖。自动代入了自己失去眼睛无法视物的模样，不舍地看了看自己的相机与雷蒙带着的速写工具，叹了口气：“啊，好吧...我去。”

<雷蒙> 没在意二人的争执，再次环视了下远近处确认了一番。“确实如此，瓦德兹施主被害现场前的小祭坛，在这条街的家家家户户几乎都有。”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来是形成了当地信仰的独有风俗呢。之前也听主教提过，这里对费南多神父的感情极为深厚。”

<小托马斯·华纳> “也有住户在削十字……确实如主教所说，这里的信仰虔诚，光景也和外面规整的旅游城市不同。去打听看看那位埃尔南的消息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好的，我现在多有不便，还是由各位前去交涉吧。”

<卢卡·奥尔金> 我先看一下这里的环境怎么样。

<KP 落衾> 虽说生活的都是些穷苦的人，但由于虔诚的信仰他们仍然将自己打扮得相对体面，并没有卢卡想象中污水横流尸横遍野的情况。

<卢卡·奥尔金> 发现与自己想象的环境不同时大大松了口气，又为自己先入为主的猜测感到羞愧，但也只是一瞬罢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费南多神父确实值得有此虔诚信仰，只是探听还是同行而往吧，想来民风淳朴当不会介意。”

<小托马斯·华纳> 那我先让米歇尔按脚在一个稳当的地方，靠近一位较近的坐在外面的住户，切换到西班牙语问道：“打扰了，请问您认识唐娜·埃尔南吗？”

<雷蒙> “不过，此地祭坛不论是规模还是形状，其整洁程度像是昨日根本未曾下过雨一般。”我喃喃道，“…亦或是这里的人们对于信仰的执念胜过了自然现

象，这种规模的重现想必相当耗费人力心力。”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在一旁侧耳倾听其他几人的动向。

<KP 落衾> “糖辣呀，糖辣家住在拿边。（唐娜呀，唐娜家住在那边。）”回答华纳的是一个老婆婆，她先前打量了你们这一群突然出现在贫民窟的陌生人好久，看到你们提问，于是热心地主动指路：“哩照糖呐做申么呀，是寄着来柴纺吗？（您找唐娜做什么呀，是记者来采访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们是来问过唐娜小姐些许事的，近日仍有他人到此处过问其下落吗？”见对方是老年，我放缓了语速问。

<渡边> 雷蒙进行西班牙语检定：D100=75/44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母语检定：D100=8/8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KP 落衾> “毛有哇，撕夺，我哥里说哦，糖辣家除了大耗事啦，我们都已为回有寄着来的。（没有哇，司铎，我跟您说哦，唐娜家出了大好事啦，我们都以为会有记者来的。）”老妇人侧着耳朵仔细听伊普西隆说话，随后摇头

<卢卡·奥尔金> “大好事？什么大好事？”

<雷蒙> “这位女施主，我们一行人并非记者。”虽然仅凭贫瘠的外语并没能完全领会到对方的言语，但多少倒是领悟到其想传达的大概内容。“大好事？您指的是？”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您知道是什么好事吗？看此地信仰虔诚，莫不是主显神迹？”

<KP 落衾> “噢哟——塔甲滴蜡个铝儿，笨来事得了觉证，途燃就好辣。（噢哟——她家的那个女儿，本来是得了绝症，突然就好啦。）”

<小托马斯·华纳> “原来如此，那确实是个好消息。”我应和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绝症痊愈…在此之前唐娜小姐是否有经历过什么，您晓得吗？”开始尝试着学对方的语调来让对方适应交流。

<雷蒙> “治愈了绝症...？”这倒与先前费南多所说的有些吻合之处，“据说，有传闻费南多修道会的修士们具备着几乎是能称之为灵迹般的草药调配知识，您有听说过类似的传闻么？或是唐娜施主家就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KP 落衾> “塔噶里人一起攒钱去铝管住了一晚撒，回来就嗦是费南多申负显灵哦，应该是申负在保右她一噶子，蟹蟹申负，蟹蟹申负……（她家里人一起攒钱

去旅馆住了一晚撒，回来就说是费南多神父显灵哦，应该是神父在保佑她一家子，谢谢神父，谢谢神父……）”她说在胸口划了几个十字，“窝只直到这一剑事了噻，先绅们想小的起塔的直街去问问糖辣噻。（我只知道这一件事了噻，先生们想晓得其他的直接去问问唐娜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是如此…感谢神父庇佑。”看婆婆这样我也随着她的手势画着，摸出了块无酵饼递给了对方，“谢谢您的告知，婆婆，愿天国主与费南多神父与您同在。”

<小托马斯·华纳> “明白了，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最后请教一个问题，这些花圈祭坛在这里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指了指随处可见的小祭坛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位婆婆，唐娜住在哪里，您是否知晓？”

<雷蒙> “原、原来是这样…”只凭感觉来理解方言属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我怀着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的心态继续开口道。“谢谢您，好心的女施主。我们待会就去上门拜访唐娜施主一家…虽然鄙人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但鄙人真的非常感谢您。”同样双手合十，朝老婆婆道谢

<KP 落衾> “蟹蟹撕夺，蟹蟹撕夺。（谢谢司铎，谢谢司铎。）”老婆婆感激地接过了伊普西隆分与的食物，小心地用怀里缝补过许多次的手绢包起来放好，“糖辣家走在辣里撒。（唐娜家就在那里撒。）”她用手指了指这条街尽头的地方，那里仍然有许多花做的祭坛，“折些都事勇来寄年申负的，老船桶辣，窝眉文画，嗦不除为啥。（这些都是用来纪念神父的，老传统啦，我没文化，说不出为啥。）”

<卢卡·奥尔金> 就算是从小出生在古巴也觉得对方的方言十分头疼，听见众人说要走后才打起了精神。

<KP 落衾> “梅事的，有忍配我索索画就事好事。（没事的，有人陪我说说话就是好事。）”老婆婆也对雷蒙行了一礼。

<米歇尔·维瓦里尼>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否注意到了我，但还是朝着声音的方向点点头：“诸位，我们现在该往哪个方向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每家都是如此吗…您知道这种习俗最远能追溯到辣哥试卷马？（每家都是如此吗…您知道这种习俗最远能追溯到哪个时间吗？）”最后干脆试试这样说着方言，让婆婆懂的更快一些。

<KP 落衾> “哦哦，就四申负去式了之后就有的吧。（哦哦，就是神父去世了之

后就有的吧。)”老婆婆还和旁边同样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点头确认之后才回答你们。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蟹蟹您。（谢谢您。）”在画了十字后才起身和婆婆道别，看向了其他人。

<小托马斯·华纳> 我朝老太太点点头微笑表示感谢，接着走到维瓦里尼旁边帮他引路，顺带举起手在我们所要前往的方向打了个响指，说道：“这边。跟着我就好。”

<卢卡·奥尔金> 被贫民窟吓到反而忘记了正事，于是想起来后就迅速拍下贫民窟的照片。

<米歇尔·维瓦里尼> “感谢您，华纳先生。”我微笑道谢，循着声音的方向跟着往前走。

<卢卡·奥尔金> 觉得米歇尔与华纳二人目前的状况十分有趣，借着拍街景的幌子把他们也拍了进去。

<雷蒙> “竟是去世之后逐渐才有的习俗...”看到伊普西隆结束与老婆婆的询问后，我用老者应当听不到的音量说着。“许是后来费南多修道会的修士们所带动的吧，兴许之后可以去修道会时询问一番。”

<米歇尔·维瓦里尼> “修道院吗？”听见雷蒙的话，“此时大约已被美军封锁了吧，若是得空，再去看看也是好的。”

<卢卡·奥尔金> “修道院为什么会被美军封锁？”下意识的询问道，随后想起来说不定是有关于米歇尔的事导致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凶手，伊拉里奥，便是修道院的弟兄，我已请格雷罗上校带人前去搜查了，”我边走边向卢卡解释。

“此事也已通知主教阁下，恐怕现在，修道院那边相当热闹吧。”

“不过以那伊拉里奥的本事，修道院内应当是寻不到他的踪迹了。”想到这点，我又忧虑地叹了口气。

<雷蒙> “能让那方势力对教会有所涉入甚至封锁的事，定不只是猜忌之事。”听了米歇尔与卢卡的对话后，我又重新凝视了米歇尔的脸孔。“定是有了确凿证据吧，不过凶犯竟是修道会之修士，这可真是...”

<卢卡·奥尔金> “可能他现在就在我们附近呢？”随口说说，扫一眼周围，“谁

能料到凶手居然是修道院内的叛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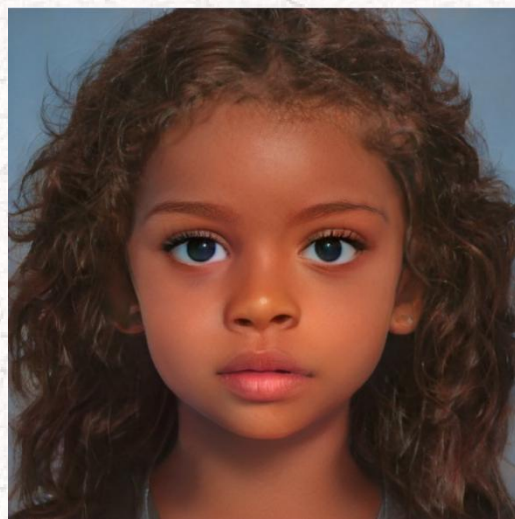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是叛徒吗？从此而看，妄做猜想固然不好，但若修道院内人人皆知，邪魔不单有伊拉里奥一人…”这么说着，我也开始警觉起来，“现下先过问唐娜小姐。”

<小托马斯·华纳> 点点头表示同意米歇尔，补充道：“他为了妨碍我们获得案件相关的情报，不惜在海军总部袭击了维瓦里尼。那股力量和从阴影里现身的能力，都与罗韦雷先生的目击凶手的情报吻合。即使没有物证，他的身份也非常值得怀疑。”

<米歇尔·维瓦里尼> “所以我才请奥尔金先生不要独自行动。虽然不觉得美军能抓到他，但至少施加一些压力也是好的……他这能力，实在难办……修道院的情况尚不明朗，也不好妄下判断。此事有主教阁下处理，应当不会弄得太难看，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对付伊拉里奥，找到他的弱点，并将他绳之以法。”我慢慢地跟着华纳往前走。

<KP 落衾> 你们来到这座简单的棚屋外。不例外，门口也摆放着许多花搭建的祭坛，从细节可以看出，它们和你们在旅店门口看到的祭坛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这应当就是唐娜·埃尔南的家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穿着破旧的裙子在门口的祭坛与祭坛之间跑来跑去，手里揪着一朵雏菊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看到你们一帮人浩浩荡荡地走过来，她站在了原地盯着你们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怎么停下了，我们到了吗？”

<KP 落衾> “妈——”那个小女孩盯着你们看了半天，随后大叫一声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被那大叫吓了一跳，赶紧抚了抚心口：“小女孩的声音还真是颇具穿透力啊……”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到了。”回应米歇尔一声后，在听到女孩中气十足的声音才回神，轻轻摇晃自己的头。差点把孩童当作是唐娜小姐了。

<小托马斯·华纳> 我甚至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下见到的笔迹能否与一个小孩子相匹配。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她呼唤之人大约就是埃尔南小姐了吧？”我安静地等待那女孩口中的母亲出来。

“啊，不对，既然已经生子，或许该称埃尔南夫人？”

<KP 落衾> 随着她的声音，你们看到一个疲惫而操劳的女人急匆匆地用抹布擦着手从屋子里走出来，她看到你们这一大群人之后愣了愣，赶紧低声把女儿呵斥进了屋里，随后才谨慎地看向你们：“先生们有事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您就是唐娜小姐吗？”为了防止出现错认的意外我决定先问问。

<KP 落衾> “是，我是唐娜·埃尔南。”她看看穿着司铎袍子的伊普希隆和米歇尔之后，向你们行了一礼。



<小托马斯·华纳> 我换上一个和善一些的表情：“请放心，只是想简单地询问一下你们居住旅馆那天发生的事情。”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见衣料窸窣的声音，我连忙也还了一礼：“您还在一位蒙席的房间门口摆放了费南多神父的祭坛，您记得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她行了礼我也回以一个十字：“是的，我们在蒙席的房门口看到了您留下来的纸条与祭坛，了解到是此地习俗，想过问您。”

<KP 落衾> 在面对华纳的时候，唐娜显得异常地紧张，但她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你们这来自天南地北的组合，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回答：“是的……几位是说我在英格兰旅馆住的那天吧，我记得，毕竟这花了我们一年的积蓄。”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出她声音中的紧绷，我温声安抚：“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那日的经过，毕竟是灵迹般的现象。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在意太多。”

<小托马斯·华纳> “不用紧张，请随意说些您知道的情况，”我后退半步将场合交给两位司铎，“顺带恭喜您的女儿痊愈。”

<KP 落衾> “很多人都说我疯了……”她局促地点点头，“包括我的丈夫也是。但我的确在修道院外祷告的时候产生了某种预感，那预感一定要让我在 24 日晚时去英格兰旅馆住一晚。玛利亚的心杂音确实消失了，只要她痊愈了，那么别的我也不在乎了。”说到最后，她有些激动，眼眶微红。

<米歇尔·维瓦里尼> “预感……？是什么样的预感，竟会如此详细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主的福音总会降临在苦难之人身上，给予他们生活的祝福。”我递上了手帕给唐娜，接续着米歇尔的话补充，“这份预感是否同您做下的那处仪式有关？”

<KP 落衾> “我听见主在我的耳边低语，说神父会使我的女儿康复。就在那晚，住在旅馆四楼就好，夜晚过去之后什么都不要过问，不要回头，带着玛利亚离开就好。”她顿了顿，“我只是停下来为神父做了祭坛……难道如今是要像罗德的妻子化为盐柱那样，也将玛利亚再度从我身边夺走吗？”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别担忧…这种事不会发生，仁慈的主不会收回他的眷顾，因信他者皆为良善。”我画着十字，安抚到。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不错，请不要担心，您的所做作为并无任何失当之处，玛利亚也会在您身边平安成长的，”想来在她耳边低语的便是伊拉里奥……但为何要这么做呢，在他杀人那晚，刻意引人来旅馆……“您是否有注意到什么不寻常之处，在您留宿旅馆的那一夜？”

<KP 落衾> “我、我只知道隔壁住的是一位梵蒂冈的司铎。”她紧张地缩缩脖子，“是司铎阁下让二位来调查的吗？主让我不要过问任何事，我不想再知道更多的细节了。”

<小托马斯·华纳> “……那能请问一下，您是哪一天在修道院外做祷告，听到了主的耳语？”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100/75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米歇尔从声音听出唐娜不仅在神迹的事上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你们，甚至还对你们其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敌意，以至于她不仅不愿意吐露任何细节，还想要攻击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警惕地注意着唐娜的动向，以防她趁我们不备发起攻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还请宽心。”我放缓了语速，“您只要告诉我们您所知的即可，既是主的指引，作为他的仆从，我们也期许记录下他的指引，仅此而已。”

<KP 落衾> “大约是在 24 日前几天吧，那时玛利亚发作得很严重，我实在走投无路，只能像过去那样日复一日地去修道院外祷告……”她回答华纳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13/7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从这句话中米歇尔听出了毫无欺瞒的诚意，尽管唐娜对华纳仍然有所戒备，但她不再欺骗，敌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米歇尔·维瓦里尼> 怀疑地继续听着，不确定自己的判断在哪儿出了问题。

<小托马斯·华纳> “有您这样的母亲，您的女儿一定很幸福。幸福的人往往会被祝福的。”我和善地接话，直视对方的眼睛进行沟通。“叨扰您了，我没有要询问的事情了。”我转向同行人道。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原是如此…此地之人是否常听主之福音，是否有他人遭遇与您相同的情况？”

“我听闻这里人皆信仰，爱戴费南多神父，数百年来想必他已与主庇佑此地许久，既使如此想来此等神迹当常伴左右…”

<卢卡·奥尔金> 在旁边观察了很久觉得有些离奇，为什么伊拉里奥要无缘无故地救助这对母女呢。如果他是那个“库柯”的话，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善待人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听闻这里人皆信仰，爱戴费南多神父，数百年来想必他已与主庇佑此地许久，既是如此想来此等神迹当常伴左右…”

<卢卡·奥尔金> “请问您的女儿当时得病是一个什么状况？”

<KP 落衾> “如果主的福音能经常降临于我们该多好……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或许也能改善不少……啊，我并不是要向主贪婪祈求的意思，只是……我们在美国人的管理下过得很艰难。”她最后半句话放轻了声音，不让华纳听到。

“玛利亚有心杂音，很可能发展为严重的心脏疾病，她才七岁……”说到这里，唐娜悲喜交加，“感谢费南多神父……感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谢天国主与费南多神父。叨扰许久，也

感谢您愿意告知与我们。”与之前一样，我拿出了无酵饼，递给了唐娜，“愿您与家人得以在这份庇佑下步入新的人生。阿门。”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欠身行礼，向唐娜告别。

<KP 落衾> 和先前那个老婆婆一样，食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物资。唐娜为了自己的胆小羞愧又喜悦地连连道谢，接过伊普西隆递来的无酵饼，同样连声祈祷。

<小托马斯·华纳> 我向女士表示感谢。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似乎也没有继续停留的必要，我等待同行者的各位，看要不要就此离开。

<KP 落衾>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你们离开贫民窟这个半大的社区，又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了旅馆。不知道是否是你们的错觉，一路上的宪兵比往常要多一些，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氛围。

哈瓦那的夜晚就要来了。

<卢卡·奥尔金> 与同伴一起回到旅店，准备听他们叙说我们在松树岛时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米歇尔·维瓦里尼> 回到旅馆，我先走向前台，和接待员说：“我的同伴都已经回来了，那张留言也没有必要交给他们，请您处理掉吧。”

<KP 落衾> “明白了，欢迎各位回来，罗韦雷司铎，雷蒙先生，卢卡先生。”接待员因为米歇尔的状况震慑了一瞬，她的声音发抖，但还是镇定地向你们问好。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请您为我们安排晚饭吧，劳烦了，”我向她点点头，安慰道，“别害怕，您能如此坚守岗位，终会获得回报的。”

说完便回到休息区坐下，准备在等待的时间里与他们交流情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她声音发颤，在米歇尔安抚之后，我也上前尝试着看看能否让她稍微安心些。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精神分析检定：D100=99/11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KP 落衾> 虽然伊普西隆勉力安抚，但是接待员更不安了！她虽然答应为你们安排晚餐，但那副模样看上去崩溃到恨不得马上就回家不眠不休地祷告三天三夜。

（六）信息枢纽

<米歇尔·维瓦里尼> “想来你们也有不少发现，但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是怎么变成这般模样的吧，”回到休息区，我便开始讲述昨日和今早发生的事件，“我与华纳先生、波尔本蒙席拜访了主教后，搭电车前往修道院，在路上碰见伊拉里奥，见他身着修士服饰，便与他同行。我们先是面见了院长西蒙神父，波尔本蒙席因封圣之事与他起了些争执，独自离去了。与西蒙神父谈话完毕后，我们没能找到蒙席，只得先在修道院的档案室查询资料。待我们查询完毕，时候也不早了，寻得蒙席时，他已丧失神智，想来是中了伊拉里奥的诡计。”

说到这里，我叹了口气：“我已拜托主教冕下将蒙席接去休养，不知他是否已派人行动。总之，次日，也就是今天早上，我又与华纳先生前往海军总部查询资料，伊拉里奥便是在那时袭击了我，所幸他并未成功，反倒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华纳先生前往公园，我则去向主教冕下禀报此事。我们汇合后，决定前往贫民窟调查，之后便碰上你们了。”

说完，我从怀中掏出那本《日志》：“这是海军总部的《日志》一书，我们也在修道院的档案室阅读了《生平》和许多其它资料。华纳先生记了详细的笔记，你们可以翻阅看看。”

“修道院档案室的《生平》末尾有一处被撕下的痕迹，大约是能与阿尔特拉教授办公室中发现的残页形状吻合的，这也是有力的佐证，可恨我当时竟未能察觉。”我因自责与懊悔而咬紧了后槽牙，平复心情后接着说了下去，“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就是这些了。波尔本蒙席与我，皆是因为伊拉里奥遭难。综合证据来看，他是杀害瓦德兹蒙席与阿尔特拉教授的凶手，这一点毋庸置疑。你们在松树岛有何发现？以及华纳先生在公园可有什么收获？”

<卢卡·奥尔金> “你们那边的情况还真是...惊险。”酝酿了许久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措辞来形容米歇尔与华纳二人的遭遇，实在是没想到只是分离一天的时间，一个好端端的人就变得残缺了。接过资料并没有急着看，手放在封皮上开始叙说三人在松鼠岛遇到的事情，“我们乘船去了那修道院的旧址，现在已经变成无人问津的遗迹，当然是否真正无人问津还有待考证。遗迹里的水大约有一个伊普西隆那么深。”

一本正经吹牛，由于对方已经失去了眼睛，自然也就看不出自己的表情：

“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买了个好长的关子，在这同时警惕伊普西隆与雷蒙急不急接话，许久后才开口道：“我们在遗迹内见到了那位费南多神父！还是灵体的状态！灵体，啊灵体知道吧，就是幽灵，没有影子没有温度没有心跳那种离奇不应该存在于世上的状态。”手舞足蹈地比划起来。

“不过由于水太深我没有带摄影机，不过就算带了也不会涉险去拍。”表现出对于费南多些许的敌意，把一些自己不懂的论道给略过，“费南多神父有个熟识的后辈与在殡仪馆的医生同名，我们还以为是同一个人就想现场为他作画取证。哈...雷蒙被我精湛的画技打击到不行！”

“不过他也因祸得福，一气之下跑出门去竟然找到了有用的线索！”指指雷蒙的口袋，里面应该装着黑皮本子，“这个就让他等下给你们看吧，我接着说...”

“再后来啊，我们忽然意识到有个地方十分不对劲，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觉得不对劲，总之就是忽然的那种感觉。”知道自己废话连篇但是十分享受，“那里的水位很明显比其他地方矮了许多，那里有个蓄水池。”

“在蓄水池的里面...有许多被挖掉心脏的尸体，样子实在是骇人！都黏在一起了！真可惜我没有带着自己的相机，当时天快黑了，那个船夫说所有的古巴船夫都不会在夜里出海，也没时间回去拿了。于是我只能随便从尸体中找一些能证明某位死者身份的东西，比如这个。”对着米歇尔亮出自己找到的带相片吊坠，忽然意识到对方已经看不见了，有些尴尬，转而保持着悬着项链的手势平移转向华纳的方向给他查看，“当然我当时有戴手套，扯下来的时候那个触感实在是恶心...嘿你们什么眼神，别是以为我现在的 gloves 是之前摸尸体那副吧！”看见众人诧异的眼神，特别是雷蒙的，起身在所有人的肩膀上都啪啪拍两下再抹几下，轮到伊普西隆的时候略过了。

“现在你们都脏...开玩笑的，现在这副是新的。旧的已经扔在沙滩上了！。”

“再后来...嘿我说了几个后来了，算了这不重要！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晚，来到了新罗赫那的旅店，晚上我和雷蒙出去喝酒了，伊普西隆应该早就睡下了。虽然说是喝酒但也其实就只买了两瓶，喝都没喝就闻了闻味道，被落在那边的旅店里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灵体……吗？还是费南多神父？”听到卢卡的话，略微惊讶地挑眉，又在他说到蓄水池里的尸体时皱紧了眉头，想起在不眠之夜的谈话，倒是没有在意卢卡的玩笑，“那些尸体……这死法，看来都是伊拉里奥下的手。”

<卢卡·奥尔金> “路过医院的时候进去询问了一下有无本地人失踪的消息，啊，呃...”忽然想起来自己似乎落下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警觉地看了一眼华纳，对雷蒙与伊普西隆都使了个眼色，决定暂时不要把发现美军基地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个护士说不清楚，因为松鼠岛都是美国人的报刊杂志，古巴人少的很。但也真是巧了，我发现的这块吊坠的主人竟是护士小姐的外祖母，真是不可思议！”于是又与二人说了一下有关护士家里的事情。

“如果已经确定了凶手是伊拉里奥的话，我想是的。我起初还以为是那一位，毕竟蓄水池距离小屋十分近。但如果是伊拉里奥所为就更加蹊跷了。”

“找到了失主，这块吊坠就算是我借的了，之后还要还回去。”拍拍胸口，那边的口袋装着护士的联系方式，“不过美国人的杂志就是有趣，我还去专门买了近期大热门的奢侈品鳄鱼皮皮带！”

孔雀开屏似的朝二人展示，觉得米歇尔看不到了真是十分可惜！

“但是离奇的是，我之前说过古巴人在松树岛很不常见并且显眼对吧，因为那里全是过来旅游的美国人。我原本想购买二条皮带，但是店主说已经被一位看上去与我十分相似的先生买走了一条，只剩下我现在身上戴着这条了。按理说，与我相似的话，应该是古巴人吧？蜜色的皮肤与黑发，可与白...美国人不一样。”碍着华纳在，把歧视美国人的言论咽了下去，“可那位店主怎么都想不起来对方的名字与样貌，是不是很奇怪？”

<米歇尔·维瓦里尼> “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我微微点头，听见卢卡炫耀他的皮带时心里一动，依旧神色如常地回复，“虽然我看不见，但想来是十分适合你的。”

<卢卡·奥尔金> “那是自然！！！虽然你看不见，但你依旧十分的有眼光！”

“原本我是不在意这件事的，但是经过这些离奇的破事后，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个买家先生是否也与伊拉里奥是一个性质呢？”

“总觉得这句话我好像对谁说过...”说了很久口干舌燥，简直把自己榨干，招来服务员要了杯橙汁喝。

<米歇尔·维瓦里尼> “的确奇怪，”看来卢卡凑巧买了和不眠之夜的主人相同的皮带，若是他的话，店主记不得姓名与面容就太正常了，“不过，我们遭遇的怪事也不少了，倒也不必太大惊小怪。仅凭店主的一面之词，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共同点，能将那位先生与伊拉里奥联系起来。就算真要追查，这件事的优先度应当也不是排在前面的。”我平静地回复，并不露出端倪。

<小托马斯·华纳> 我默默地听完卢卡的描述，对于夹杂的表演成分失笑。至于一些说明中途递过来的警惕目光也没多做反应，到这里来以后感觉也渐渐习惯了。最后思考一番点了点头：“原来如此。灵体费南多神父还有大量被藏起来的尸体，还有奇怪的腰带购买人……我明白了。我们这边的经历大致如维瓦里尼先生所说。公园里最大的异状……是共党那边又有更大的动作，明后天有他们的聚集演讲，我将此事告知了宪兵，大概也是他们进一步戒严的原因。”我直视着卢卡陈述事实，之前工作的嘱咐我还没忘。

“现在伊拉里奥自己露出了狐狸尾巴，大概是因为是我们的调查确实有碍于他的行动。但是知道了凶手还不够，我想从头梳理一下伊拉里奥的目的与行动。在修道会里我和他单独聊过两句，虽然那个时候的沟通都是彼此保留，但依然可以说明一些事情的。”我拿出纸笔开始一边说一边记录并展示。

“首先是第一场凶杀。因为现在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伊拉里奥杀人会引发‘神迹’。如埃尔南女士所言，24日前几天神谕，也就是伊拉里奥告知了她去旅馆可以治愈女儿。那么也就是说，杀死瓦德兹蒙席是有蓄谋的，有意为之的。在这样的时间点蓄意谋杀一位梵蒂冈的使者……他的动机尚我后面再说，但是态度是确确实实在挑衅权威呢。他清楚瓦德兹蒙席的身份，更了解杀害他将牵扯出多少势力来。既然蓄水池里有大量时间跨度极大的尸体，就证明这肯定不是伊拉里奥初次犯案。但这次他没有埋藏尸体。”我将关键词一一记下、连线、圈出。

“其次是第二场凶杀。伊拉里奥阻止了教授开口并顺走了《生平》一书。这就很有趣了，这次杀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灭口，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希望一些过去的事情被揭开，或者过早揭开。但或许也是在告诉我们：过去藏着这一切的开始，一切的起点则藏着他的真实目的，或者，他的弱点。

“接着是在修道院和他的接触。在和他沟通的时候确实有诸多疑点，但

现在确定了伊拉里奥不做好后,我当时的猜疑也做实了。当时我是以面对一个‘坚持修道院院长的观念不允许外人接触《生平》’的修道士来展开谈话的,但意外的,伊拉里奥答应的速度很快。快到我本来准备好要费一番口舌的时候他就直接带我们去档案馆,接触那些对于调查有重要意义的资料。如果只是我们运气好碰到好说话的人就好了,但偏偏现在他才是幕后黑手,那么这里他的行动目的就值得讨论一番。一个很简单的推论是,他觉得我们没有威胁,就像波尔本蒙席一样会落入陷阱,丢掉神志或性命。这样以来无论获取多少信息肯定都是无效的。何况不用陷阱,他也能绕过海军总部的安保前来袭击继续调查的我们,反正现在整个哈瓦那大概没有人类能拦住他了。”回想起来当时的沟通自己还做作地表现情绪化希望博得同情,也是白费力气了。

“不过他还是想阻挠我们,而且差一点就得手了。就如同教授知道的东西太多,多到会令他不得不出手。谋划周密的反社会者最害怕什么呢?失败,也就是死亡,或者被阻挠未能达成目的。就他那来无影去无踪的能力,我不觉得人类能威胁到他。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怎么阻止他成了最大的难题。

“直接说我的猜测结论吧:他想要引发一场冲突,在美军、共党、普通民众的信仰中间。瓦德兹蒙席的死亡和其他藏起来的尸体不一样,对比起来可以说得上是招摇。伊拉里奥也如愿以偿地引来了美方、古巴方、还有梵蒂冈的注意,毕竟多方势力的介入是火最爱的一把油。共党运动的势头愈发激烈,很难说有没有他在催动,但我猜测他肯定乐于见到。《生平》里曾经提到过费南多修道会频频介入冲突和争端之中,伊拉里奥也提起过修道会参与战争,拯救伤亡。他诱发奇迹的能力让‘奇迹的痊愈’成为可能,也巩固了大众对费南多神父的信仰。至于奇迹的代价,战争和动乱中最不缺的就是意外失踪还有数据外的死者。又说回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虽然很俗,但为了成为最好的医生不惜去创造患者并非无效逻辑,只是不合常理。或许是漫长的苦修导致的扭曲,或许是被光明派的恶魔引诱堕落了?这个只有他本人清楚了。

“以及说到光明派。我还有个联想。关于伊拉里奥身上掉落的泥土,还有另一个费南多——就是那个邪教首领门德斯的化为尘土后复生。如果硬要说我觉得在探究过往里能否找到什么类似弱点的东西,我只能想到这个,‘关入水牢’。

“不过我本以为对他来说最不能让外人知晓的应当是《日志》里的内

容……但是我还没有想通是什么。以及说了这么多，我也没理解费南多神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为什么能以灵体状态活着，也是因为伊拉里奥带来的神迹吗？还是另有一套神力系统在？70多岁的他看上去依旧年轻的原因何在，他对他的副手了解多少，还是这一切都是他们一同计划过的？光明派到底影响了他们多少呢？还有之前一直拒绝封圣难道是为了不让梵蒂冈教会势力插手吗……”我长叹一口气，一口气捋清楚已知内容并做一大串推测还是有些耗脑袋的。说完这一大串的推理后，我抬起头直起身，停下了记录晃了晃胳膊。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接着我就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从桌上拿过米歇尔翻阅的资料看了半晌，在听了好一会儿分析后才开口：“……若是修道会众都信仰费南多神父，那许是他们在希望，希望费南多神父去接近主。到此为止似乎都涉及到了超越善恶，超越生死…在与其交流时也提及到了，接近超越。还请主原谅我逾越的发言…我认为修道会众在等候费南多神父抵达超越，归多于一，聚沙成塔，扣响主的大门…或许，他们在等待与费南多神父一同…觐见主的荣光，觐见真理。”

说了这么一段后我喝了口水缓了缓，在画过十字后才继续说：“…依照费南多神父之言，夜里时常听及信众祷告，神迹又多归于神父，如此说冒犯，但魔鬼的馈赠，无非收取代价，费南多神父或为超越其善，施行祝福，伊拉里奥为其恶，索人性命以做代价…”

“如今他行事不再隐藏，想来他们已在数年岁月中日渐靠拢超越，若所猜不错的话，约莫最近时刻就会彻底到达，若是华纳先生所言不虚，他们希望诱发冲突引起一次大规模的代价兑换，或许是打算以此大幅度完成善恶标准，彻底达成超越之目的。”

说的很委婉，但这就是在拿人命做交换罢了，无非就是，以杀人达成他们的目的。

“至于另一位‘费南多’，人之善恶如可与其分，那许是魔鬼诱导罢了。恶魔的阴影无处不在，谨记土地上的邪祟将如影随形，更要谨记犹大之行，谨记那银币与草绳。”

<米歇尔·维瓦里尼> “瓦德兹蒙席与阿尔特拉教授的死亡现场，都伴有灵迹出现，只是通过埃尔南夫人的话我们可以得知，这灵迹并非自然，而是人为设计，

或许就是为了给费南多神父造势……恐怕是，费南多神父有多少关于灵迹的传说，便有多少人死在那不见天日的蓄水池中。这样得来的灵迹，思之令人毛骨悚然，”我叹了口气，内心越发沉重，“这些资料中的疑点有二。一是费南多神父声称门德斯的审判使他深深敬畏上帝，改变了他的人生，但里欧神父的批注却认为对异端的审判不应影响，或说动摇他这般圣人的信仰。其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仍未可知。二是据里欧神父记载，二人在晚年时，容貌却显得过分年轻。但听你们的描述，费南多神父已是老态龙钟，伊拉里奥倒还维持着中年人的样貌，与记载相符。另外，费南多神父似乎十分看重《玛窦福音》与其讲述的‘耶稣复活的真相’，这或许也和他们的遭遇有所关联。”

“不过，我们既然已经得知伊拉里奥是凶手，还是应当专注于他的目的，以及应对之法。他来去无迹，更能在瞬间夺人性命，实在是个难对付的家伙，”说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在来古巴前，曾听到的十三道不详的钟声，资料中也数次提及钟声，不知钟声是否是抗衡伊拉里奥的一种方法呢？“华纳先生的推断很有说服力，然而要验证假说的唯一方法，只有实际行动。明日应当去公园探访一番，看伊拉里奥会不会趁那些共产党人行动之际浑水摸鱼。”

<雷蒙> “据已被害的教授办公室中的残页以及那位西蒙所说，费南多神父之死因是于卡拉马克附近的海中溺毙...但这就有些矛盾了。前日，在前往瓦德兹施主受害的酒店途中，波尔本施主对闹出笑话的鄙人解释过：‘费南多神父在 1573 年时于哈瓦那去世’……尽管相当在意，但现如今许是无法再同本人求证了。”语毕，一想到先前米歇尔话中提到已丧失神智的波尔本，尽管还未能见到真人，但心中的惋惜之情挥之不去。

“不过米歇尔施主在修道会发现的那本记载所谓天主教异端的书籍上似乎有提到，‘光明派很少使用书本’，鄙人还以为那是与那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之理念如出一辙般、不愿写作。口头语言不会受书面语言所束缚，那基督某种意义上与佛陀同样，都是受人敬仰的口授大师——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掉——那教派主张永恒的回归，主张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这就是为何毕达拉哥斯虽然身先死，但其门徒弟子们同样以‘时间的轮回’为其理念、再其基础上进行重复的思考行为...”我像是才想起什么一般，停下了絮叨声。“抱歉，鄙人的思绪方才有些偏离大体了...不过说到那毕达拉哥斯派，某种程度上倒也让鄙人想起了这

《费南多神父的生平》一书中所提到的两对重名之人——就连样貌都大同小异，而其行为及观念却大相径庭...虽说如此，但那卢波·门德斯之终极目的却与那费南多神父如出一辙，‘超越自我、成为天主之仆’。尽管那二人所侍奉的‘天主’是否相同还是未知数，但不论是卡拉马科那木屋中的费南多神父之魂魄、还是那光明派的领导者费南多·卢波·门德斯、亦或是那凶恶之徒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都保持着‘想要超越自我’这一同样的理念。而这种近乎如同命运般的巧合却不仅仅只是历史，现如今它确实实地又重演了一遍。”

“就如鄙人先前所说的，米歇尔施主与华纳施主所遇到的那凶恶之徒，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虽然其自称原名为奥兹瓦尔多，但就现在看来，其姓名与将近四个世纪前的副手之名如法炮制...这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时间是周而复始’这一观念的可信度？”

“说到卡拉马科的木屋，鄙人昨日在那修道会旧址处的泥沙中寻得了这个。”我从袍中取出了那本黑色封皮笔记本，平放在了桌上。笔记本尺寸并不算小，能看出先前有被长时间浸泡的痕迹，但现今早已干透。书本封皮上并无姓名，倒有着梵蒂冈印章标示，封面及边缘的血迹仍清晰可见。“虽然被浸湿的严重程度到了只有一小段文字能被看清的地步，但这一定就是瓦德兹施主生前所遗失的那笔记本没有错。”

<雷蒙> “据那伊拉里奥所说，瓦德兹施主离世一周前曾到处打听走私商巴萨迪佐——鄙人认为他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撒谎，此言应当可信——那是12月17日，与他第二次前往旧书店借《迪亚哥爵士日志》的日期相同.....等等，若是按现在所知来看的话，瓦德兹施主在此地三次前往旧书店借书的日期分别是12月10日、12月17日以及12月24日...中途都正巧间隔整整一周，不多也不少。这仅仅只是个巧合么？”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样说，的确是很巧……伊拉里奥也很看重《生平》与《日志》这两本书……若费南多神父的灵魂能留存至今，那我认为，现在的伊拉里奥很有可能即是当年费南多神父的副手。”

<雷蒙> “确实如此，他相当看重这两本书籍，不过其性质似乎不太相同。《生平》一书虽先前用那西蒙院长为藉口搪塞了二位，但后来院长妥协后他倒也并无隐瞒的意思，直接交与二位检索，甚至还主动帮忙寻找书库内有关玛窦福音研究

的笔记资料。”我凝视着方才被我平摊在桌上的笔记本，继续说道，“但《日志》则不同，他不仅想要完全隐瞒其所在，甚至为此不惜任何代价——先是国立大学的路易斯·阿尔特拉教授，再是从那巴萨迪佐手中得到《日志》的你，维瓦里尼施主。如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的话，想必瓦德兹施主一定也是触碰到了什么他不想被人知道的事物，才被灭口的罢。”

“他对《日志》的看重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到了就算败露身份也不是为虑的地步——刺杀施主您失败一事对他而言一定增添了不少麻烦...而矛盾就出现在这里。”

“若是不想该书落入他人之手，那在牢记其内容后便亲自销毁这种解决方式岂不是更加彻底？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那么重要的不仅仅只是书中记载之物——那书籍本身就相当关键。”说道这里，我将视线从桌上的黑色封皮笔记本移开，投向了米歇尔。“尽管持有该书的您已失去视觉，阅读书籍一事只能交由他人来做，但就算如此他仍争分夺秒地试图杀人取物，看来他应当还不知道您被夺去视力这回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失明一事，是在遭受伊拉里奥袭击之后，但若是他一直在暗处窥视我们，现在也应当发觉异样了。”

<雷蒙> “原来如此，如果并不是因为那伊拉里奥的袭击所致失明的话，想来这应当是在他计划之外...”说到这里，我转换了话题的指向性，语气与先前相比稍显强硬了些。“但您究竟是何失去了视力？鄙人不想说的太失礼，但您看起来对这回事表现得如同他人一般，这是否是出自您本心之举？鄙人并不擅长猜测心事，因此希望您能在这里坦诚相待...若是有什么其他必须隐瞒的理由的话，那么整件事的性质就不同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追本溯源，我的确是因为伊拉里奥失明的。命运无常，世事难料，我只是坦然接受罢了。这几日的相处应当已经为我们建立了一些关于彼此的了解，所以我希望您能信任我的为人，也不要再继续追问了。我还在适应当中，并不想被人反复撕开创口提醒这件事。”我向雷蒙露出一个真挚的笑容。

<雷蒙> “...被问是否有影响，就不得不说没有影响；被问有没有动摇，心中就已经在动摇了。”听完米歇尔的这番近乎可以成为肺腑之言的回应，确认了其确实还是在故作镇定这回事，我也没再继续先前的逼迫行为。“鄙人不知失明之事

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是否影响重大，但作为人来说，永久失去人体机能的一部分是相当可耻之事，您就算感到惊慌、就算是一直无法介怀也是人之常情，这没有什么不可耻的。”

“鄙人离‘悟道’还相差甚远，远远说不上是什么信仰忠诚之徒。虽有贴金之嫌，但相比虔诚的‘信徒’，‘习武之人’的称呼倒是更加适合鄙人。”我自嘲般干笑了两声，但言语神情中反倒带着些许自豪之情。“对我们这些习武之人来说，肉体便是我们依赖的一切。失去肉身的一部分这本身就令人无法接受；如若是手、脚这四肢更是奇耻大辱。失去了重要之物，对此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否还可释怀...这任何人都不知道，只有当事人知道——只有您才知道这个答案。”

“鄙人不会说些什么话来安慰您，维瓦里尼施主。但与之相对，鄙人决不会再做打听其缘由这种不知廉耻之事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多谢，”我向雷蒙轻轻点了点头，“我已不能阅读，瓦德兹蒙席的笔记里写了什么，可否口述于我？”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瓦德兹蒙席的笔记能辨别的也不多了，残言片语的内容是这样的：某种被埋没的阴谋，不清楚在何处，自由奔放，超越，巴萨迪佐知道那个地方，再一次，有钟声响起且，有婚礼举行，书上还有签名，他的坟墓一定就在教堂，墓园里，里欧神父一定知道。”

<雷蒙> “路易斯·阿尔特拉，那位于 26 日晚不幸被害的历史学教授。其办公室抽屉中的像是被匆忙撕下的残页，先前鄙人还曾认为那是《日志》的内页，但如今看来显然不是。无论是笔者的口吻、内容还是其印刷字体，再加上二位施主亲眼所见的缺失残页的书籍本体，想必那残页定是出自里欧·迪马可神父所著的《生平》一事、亲眼见到的二位一定也早已察觉了。”

“但是为何教授要将这被撕下的纸张锁在抽屉内？这或许也是引来杀生之祸的原因之一...看来与先前的推论多少有些出入，未曾想到《生平》一书中也有着那伊拉里奥不想被人所知的内容。”

“《日志》中那爵士曾提到费南多神父变得惹是生非、煽动并干涉起义。倘若属实，或许公园的那纸条背后之起因也脱不了干系。倘若真是如此，那么维瓦里尼施主先前对伊拉里奥会利用明日公园康米起义的说辞之可能性也相当高...

不论那伊拉里奥是否真与那名同名同姓的副手有和联系，听二位的说法，他对于费南多神父的敬仰之情倒别无二心，想来很可能依旧当成信条般遵循着。”

“若明日格雷罗上校方还没有进展的话，鄙人也同意前去公园试探一番。”

<小托马斯·华纳> “看样子我们在调查共党活动一事上取得了共识。”我听完雷蒙的分析，点点头回应道。“伊拉里奥最终目的，依靠现在掌握的线索还不能得出完美的结论。但只要找到他的行动路径，我相信我们会摸清楚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转向声音的来源，听完后才开口：“笔记内容与我们掌握的资料大致吻合，似乎也不能带来什么新的突破了。诸位若有什么想法还请接着讨论，我去向接待员确认一下波尔本蒙席的情况。”说着我起身，拄着手杖往前台的方向去了。

<KP 落衾> “蒙席刚走不久，有两位来自大教堂的司铎陪同。”惊魂未定的前台接待员深吸了一口气之后继续说，“蒙席今早醒来后不停地说着需要十字架……我们把所有人身上佩戴着的十字架都放到蒙席的房间里了，但蒙席仍然没有好转……希望主教能想办法帮帮蒙席。”说到最后，接待员小姐几乎要哭出来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既然已由主教派人接走，想来是会妥善处置的，您不必担心了，”我听接待员的语气，似是十分不安，想了想后，从怀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十字架，放到前台的桌面上，“请收下这个吧，希望这能让您安心一些。”

<KP 落衾> “这怎么好意思呢？司铎阁下，您才应该戴着这受过教宗祝福的圣物，它们一定能保护您的。”接待员小姐推辞

<米歇尔·维瓦里尼> “它在您手中，比在我手中更有用。若是教宗知道了我的行为，也是会赞同我的。还是请您收下吧，若它能带给您一些安慰，那我心里也会更有勇气些。”我微笑着坚持。

<KP 落衾> “……您和您的朋友们都是为义举的良善之人，希望先生们一路坦途。”接待员小姐微微叹了口气，米歇尔听到她将十字架戴上时窸窣窸窣的声音。

<米歇尔·维瓦里尼> “多谢您的祝福，也愿您一切顺利。”我保持笑容，点了点头便回到了休息区。

<KP 落衾> 你们用了晚餐：馅料塞得非常满的玉米卷饼，海鲜汤，带些辛辣的凉拌海蜇与甜椒丝，以及用菠萝作为调味料的鱿鱼卷，以及一小瓶鸡尾酒。在英格

兰旅馆的每一晚，你们丰盛的餐点都离不开专门负责料理此事的厨师，据说这不仅是为了表达对梵蒂冈使者们的尊重，也有厨师们对在此遇害的瓦德兹蒙席与波尔本蒙席深深的愧疚。

今夜无月，从窗户向外看去，在没有路灯的地方，哈瓦那的大街小巷都被乌云的阴霾覆盖，尽管还有许多疑团尚未解开，但经过一下午的头脑风暴，你们都感到了浓重的疲惫和困意。

<雷蒙> “珍馐要吃，糟糠也要吃，这才称得上是健全的饮食。”同前几次一样，仔细认真地将自己盘中吃食尽数入肚。无论是何时何地，都不能糟蹋食物、好以回报被食用猎物的恩情。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感恩主，感恩您赐下的阳光和雨露，使地上产出丰美的食物，也求您为我们洁净这食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默念祷告过后，我也开始小口小口享用这一餐起来，很快将自己所取分部分尽数完食。

<小托马斯·华纳> 食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补充来源，尤其是在消耗了脑力后，补充糖分和碳水变得尤为重要。我慢慢地享用完晚餐。距离工作结束也越来越近了，必须要让身体和精神都做好充分的准备。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回到了房间后，我将笔记与瓶中船都放在了桌上，一如是前夜一般打开了窗。

明明才短短三天，仿佛倒置了整个世界。

主啊，你说不要让阴霾侵蚀仆从之躯，可要如何去做？若是所行出自于初心之善，此为恶吗？

主啊，漫长的黑夜升起，显现灵魂的底部，众生皆是杯中酒，将生命倒给圣杯而不复存在。

我点燃了烛火，放在了荷兰人号的身旁。

我以无可再为您所做了，费南多神父，愿烛火得以照亮您的前路，愿您得以在明日之后，得以真正回到通向主的道路，莫在迷途了。

阿门。

<KP 落衾> 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你房间窗口透出的光亮似乎就是今夜哈瓦那唯一的光了；而荷兰号旁莹莹的烛火，也仿佛水手们口耳相传的圣艾尔摩之火，将瓶中黑蓝色的浪涛映亮。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回房后便准备洗漱入眠，虽然多有不便和不适应的地方，但还是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勉强做完这一切后，我将手杖倚在床边，怀着一丝忧虑入睡了。

<小托马斯·华纳>回到房间，我开始打点随身物品。我检查枪械和子弹，手里的资料和记录，将它们一一准备好。在明天出发的时候带上。共党持有武器，并且为大型聚会做了准备；再加上伊拉里奥的阴谋，很难不让人多做提防。我看向那份任务电报，还有扎眼的那串数字，最后将其折起来放入衣服的口袋里。现在的哈瓦那是火药桶，我不想犯险给火药里加点火星。以暴制暴本来就不是我的行事风格。也不知道是不是安慰自己，我只是这么想着。

最后在阳台抽完烟，我返回房间上床休息，享受或许是最后一个平静的夜晚。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从并不安稳的睡眠中醒来，此时旅馆内部还很安静，只能听见窗外啾啾的鸟鸣。我起身，摸索着握住了手杖，走到阳台上。太阳应当还没有升起很久，我的皮肤感受不到阳光的热量，只有夜晚留在空气中的些许寒意。此时大约是清晨吧，我倚着阳台的栏杆，感受这难得的静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便是在这样的沉寂中，我才发觉自己的听力相比过去，敏锐到了何种地步。这个宇宙在听觉的维度上，向我舒展了她全新的面貌。当一个人能够看见时，他会将看见的世界当作理所当然，而当他失去这理所当然的视力时，才能意识到他置若罔闻的一切，原来是多么鲜活且珍贵。我听见风拂过万家屋檐，拂过叶片与树梢，拂过微颤的翅尖，细碎的摩擦声与鸟雀的歌唱相和，使我内心前所未有的沉静与安宁。那鸣唱中的每一次音调起伏，我都能清晰辨明，因而那歌声在我耳中，亦是从未感受过的婉转悠扬。我闭着眼，沉醉于听力带来的体验，同时深感过去的自己是多么愚鲁而迟钝。直到街上的人声多了起来，嘈杂与纷扰逐渐侵占了街道，我便知道，这段短暂的美妙时光是时候结束了。

<KP 落衾> 第二天早晨，唤醒你们的不再是阳光和鸟鸣了，而是阴沉的天空与窗外隐约的急促奔跑声与呼喊，往窗外看去，一些人压低帽檐，从哈瓦那家家户户的门中四散奔走。一些人被宪兵发现，被枪托击中后脑勺，被带走，而更多的人在阴影的庇护下行动轻盈如风，他们朝着坎普·德·玛尔特公园的方向去。

旅馆的员工们将大厅的窗户关好，并嘱咐彼此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这是一些人选择反抗，而一些人选择静观其变——亦或者是逃避的时刻。旅馆外部，气氛肃杀得有如冬夜，而旅馆内部，勉强还能算是一席安稳之地。

<小托马斯·华纳> 来得好快。看着窗外的景象皱眉。时间和环境都很紧迫，我打点完毕后迅速下楼，等待同伴准备出发。想要探索风暴的中心的话，现在越快前往公园越好。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以防万一，在他人准备之时，我也给自己的手枪装填了新的弹药。当初购入这把枪的目的已经记不清了，但想来此刻倒是庆幸还有这么一把枪，不至于手无缚鸡之力。

天主在上，如不得已必须伤及他人，还请您允许我在一切结束后再行赎罪。

默念着，我拉动套筒，给枪上了膛。

然后放在了自己的右手边。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阴影开始侵袭这片土地了。”从窗外看到如此景象后就默默画着十字，赶紧往楼下而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听见骚乱的动静越来越大，清晨的寒冷与幽静随着太阳的上升而一点一点消散于无形。叹了口气，下楼与其他人汇合。

<卢卡·奥尔金> 看见了外面所发生的事，虽然与自己无关却还是皱了皱眉，希望这次的动荡不要影响到古巴的经济价值才好。

<雷蒙> “旅馆离公园距离应当不算很近，但就算如此，前来响应起义的民众都有如此规模...果真是耳听不如眼见。”如此感慨了一番，将这段话一同记载进了先前的日记本中，再将包裹重新扛在肩上。

<雷蒙> 等卢卡也准备就绪后一同下楼与其他人汇合

<KP 落衾> 经历了一夜的休整，你们在楼下再次碰面，旅馆的工作人员们因为要保持低调，连说话声都低了几分，而昨夜的哈瓦那还有多少人彻夜未眠？

尽管城市的气氛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但显然基本的餐饮和服务还不会亏待了你们这几位来到哈瓦那的贵客，早餐照例相当丰富，只要待在这里似乎就不会受到外面的风雨波及。

<卢卡·奥尔金>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水？”吃着吃着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些什么，但因为刚睡醒还有些不灵光，说话有些没头没尾，“啊，我是说朝着伊拉里奥泼水。我也有想过他是否其实是门德斯本人，因为门德斯的去想十分蹊跷，但我可以肯定在遗迹的那个幽灵是真正的费南多。也没什么理由，直觉吧...不论是费南多还是门德斯，谣言中的死因几乎都与水有关，费南多神父的灵体状况其实也有点像是被‘关押’在水牢中，并且这里也是一个干燥少雨之地。”

“让我进一步有实施这个想法欲望的是来自瓦德兹蒙席的事，他一定去过松树岛没跑，也一定见到了费南多神父。那个小屋并不是什么特别隐蔽的地方，反而还特别显眼。他遗落下的笔记本上也沾有血迹，如果不是他不小心被什么刮蹭弄伤了，就是在遗迹里被伊拉里奥袭击而造成的伤口。我认为只有被明确的伤害过后才会反应那么大地回去把自己旅店内的房间打成一个密室。”

“在这个时期他也一定意识到了修道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然不会不去求助那里，而是选择把自己关起来的。当然，在他为自己打造密室的前提是，他能够从袭击他的人手上逃脱，不然是无法成立的。我想他能够逃脱的关键，也是我们该如何杀死那位库柯的关键。”

<米歇尔·维瓦里尼> 有了昨日晚饭时的经验，我此时闭着眼睛用起刀叉来，动作也流畅了不少：“唔，现在没有明确的资料指导我们关于伊拉里奥的对策，所以方案不嫌多，我们倒也可以往‘水’这个方向做些准备。”

<卢卡·奥尔金> “我不能确定可能惧水的究竟是费南多神父的灵体还是伊拉里奥本人，但有想法还是需要试一下，况且这个想法的成本也并不大。”眯起眼睛，完全不在吃饭，用叉子凿着食物，“可能比起普通的水，我认为海水的概率更大一些。”

<小托马斯·华纳> “……原来如此，确实值得一试。”我的心思自然不在早餐，但是必要的依然是必要的。我尽量快速地解决营养需要，等待出发。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因为窗外的景象吃的有些心不在焉，在堪堪饱腹之后就停止了进食：“确实可以借此准备，只是现下去取海水有些麻烦，不知

旅馆内是否有为了养鱼而储备…”

<雷蒙> 对卢卡有关水的发散思维向往常一般不置可否，但后一段发言倒是勾起了昨日回本岛时的记忆：“如那伊拉里奥尾随瓦德兹施主、甚至是早已潜伏在修道会于卡马拉科的旧址中的话，想必一定不会是通过船夫来去；至于旅游团的小艇也可以确实排除，没有那种余裕留给他来预约。”

“他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在两地来去自如？如若是与袭击维瓦里尼施主同样的手法的话，那他大可趁我们分散时一一灭口…此技一定不是万能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里离海边也不远，要先取水再去公园吗？”

<卢卡·奥尔金> “另外在伊拉里奥在资料室袭击你们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性的面对你们，而是偷袭不成再次逃走。如果他真的具有强大的力量应该会直接光明正大的在那里开始屠杀吧…”

“在美军的火力面前他没有自信，至少现在没有。或许又是因为他现在即使身体变成了怪物，思维也没有超脱人类，认为那些枪子儿炮弹可以把他炸飞。”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嗯…确实是如此，如有必要，他直接当场击杀即可，为何独独留下我们性命，毕竟只要杀光了，就不存在直视他真容的幸存者了。”

<雷蒙> “难道说，我们的敌人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昨日维瓦里尼施主及华纳施主所见到的伊拉里奥？”我也学着卢卡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思考方向发散出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想，伊拉里奥的威胁之处，来自于他来去无踪的身法。我们不知道他在何处，何时会现身，他几乎瞬间便能杀人，要逃走我们也不知如何阻拦。若能将他困住，威力大的火器倒也不是不可能将他消灭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不若说，整个修道会或许都是，更甚者，信仰费南多神父的贫民窟如有必要也…”

<米歇尔·维瓦里尼> “现在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了，猜想也都无法证实，”我摇摇头，“多思无益，还是尽快前往公园吧，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卢卡·奥尔金> 于是我询问一下服务员旅店有没有储备海水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再多准备玻璃瓶吧。”

<雷蒙> “奥尔金施主先前说的水攻也确实有可取之处，但万物皆有两面性，倘

若这水分反倒如了那妖物的意就不好了。”我思索了一会，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继卢卡的后尘也朝服务员方向走去

<卢卡.奥尔金> “还需要一些盐！”

<KP 落衾> 服务员觉得你们的要求有些奇怪，但还是点了点头，表示为了饲养观景用的热带鱼，旅馆有一口连通海洋的海水井，装水的容器从玻璃瓶到小木桶都有。

<雷蒙> “施主，请问有无多余的面粉？如若是盛在大容量封口麻袋内则更是甚好。”我也接着问道

<小托马斯·华纳> 我捏了捏眉心，自昨晚上信息的处理能力似乎有些停滞。“猜想终归是猜想，就连伊拉里奥是否会参与到共党活动中，我们都没有明确证据。但只要有实践机会，我们终究会搞清楚真相的。”

<KP 落衾> “有的，先生，但这东西有些危险，平时我们也都是小心存放的，您确定要带一麻袋那么多的面粉出门吗？”服务员回答雷蒙，并且问你们需要多少盐。

<卢卡.奥尔金> “装一瓶吧，记在我账上就好。”

<卢卡.奥尔金> “不对，还是人手一瓶。”

<雷蒙> “事物都有两面性，无机物没有自主性，又何谈其危险性？”我像是听到了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般，忍不住笑出了声。“就算是一片枯叶，倘若入了高人手中一样可夺人性命；就算是尖刃，交与婴孩手中又有何所惧？”

“谢谢您的告诫，鄙人心中自有分寸。”

<KP 落衾> 服务员听了雷蒙的这一番话有些迷糊，他晕晕乎乎地点头答应了，然后晕晕乎乎地费了老大劲从仓库里拽了一麻袋面粉出来。面粉的重量和大小由雷蒙扛在肩上的话刚刚好。

“咦，手自己就动起来了……”他喃喃自语

<雷蒙> 我应声谢过了服务员，接过那麻袋并利索地扛在另一个肩头上。

<KP 落衾> 此外服务员还给你们备了大约有一升的海水，用一个小桶装着，拎起来倒是轻便

<卢卡.奥尔金> 我看了看都已经扛了面粉的雷蒙，露出再拿一个桶更适合苦修的表情。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吃完了便起身准备出发，依旧像昨日一样，右手拄杖，左手搭在右臂上，茫然地试图通过听觉辨别其他人那里都发生了什么。

<雷蒙> 肩膀双双负重的我此时用不容置疑的表情回绝了卢卡

<小托马斯·华纳> 看着同伴们有条不紊地准备，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我们似乎要去开展某种神秘学仪式。叹了口气，我走过去提起了水。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都准备好了吗？”听见杂乱的声响，不太确定情况，犹疑地发问？

<雷蒙> “维瓦里尼施主，毋需担心这边。”察觉了米歇尔的茫然，连忙解释着。

“鄙人方才担心水攻可能会起反效果，因此问那服务生又要了一麻袋面粉。”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恍惚有种我们不是准备对付伊拉里奥，而是像前几天要去松树岛一般的错觉，在听到米歇尔的声音才堪堪回神：“…当是准备周全了，出发吧。”

<卢卡·奥尔金> 我为华纳的付出鼓起了掌，并且为负重的二人拍下了珍贵的影响影像。

<雷蒙> “…只不过希望这麻袋不要派上用场为好。”语毕，我低声叹了口气

<小托马斯·华纳> “差不多了。”我回复道，“我猜应该不会再带上狗血、粉笔和蜡烛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那，那出发吧……”我拄着手杖，有点儿不确定地往旅馆外走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到华纳的话一瞬间想到的竟然是如果你早十几分钟前说，没准他们真的准备了。

晃了晃头，我让自己彻底回神，出去了。

<卢卡·奥尔金> 我一如既往地跟在大火身后。

<雷蒙> “这又是何地的习俗？”华纳的说法倒是让我颇为好奇。“倘若是习俗的话还劳烦您务必与鄙人分享一番，华纳施主。”

<小托马斯·华纳> “忘记了呢，大概是三流神秘学杂志。我知识领域比较杂。”我一手提水一手过去牵着米歇尔往外走，帮他引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已经习惯这种角色安排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啊，十分感谢，华纳先生……”我跟在华纳后面安心地

走着。

<KP 落衾> 你们这一行人，手里领着桶，肩上还扛着面粉袋，太过招摇，反而也太过安全。将帽檐压低了的人们匆匆从你们身边经过时，见你们也要去往公园的方向，如同交接暗号那般，轻轻地对你们说：“布尔什维克将希望永存。”随后就又继续赶往公园的方向。

奇怪的是，往公园的一路上却并没有见到往日里那么多的美国宪兵，就仿佛他们都被整齐划一地召唤去了某处，对此地发生的事并不关心——亦或者是在默默等待。

四、重返松树岛（1924 年 12 月 29 日）

（一）坎普·德·玛尔特公园

<KP 落衾> 你们来到坎普·德·玛尔特公园，前些天华纳所见的，繁华而游客攒动的公园，如今除了在外侧围观的好奇游客之外，更多的是灰扑扑的人群。他们手里大都还拿着干杂活用的器具，因此当你们走进公园时，除了米歇尔和伊普西隆身上的司铎袍子有些扎眼之外，其余的人倒是挺和谐地融入了这片充满着汗水气息和吵嚷交谈声的人群当中。

“各位请听！”一个年轻而陌生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疲惫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带着书与纸笔的学生与知识分子、戴着手套，穿着染了污渍工作服的劳工阶级男女们，齐齐望向声音的源头：那里是一个同他们一样，外表看上去并无任何特别的年轻男人，他的袖子挽到小臂，上面沾着机油，手里拿着一柄长长的砍刀。他跳上了公园中央喷泉的大理石水池边缘，深吸了一口气：

“已经不能再等待了，冬宫的炮声足以宣告新时代的到来。”

以这句话为开端，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如同暗夜中骤然亮起的星火，空气虽然安静，但却如同正被熬煮的铁水。

“自西班牙人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经有数百年了，哥伦布在史册上留下美名，但苦难却随着他的大帆船往欧洲延续。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人类得到了什么？麻疹、天花和梅毒……印加帝国、阿兹特克文明，没有了，消失，就像是被碾碎的奴隶的骨头，飘散在风里。这是西班牙入侵者的罪孽，也是我们的父辈在第一次独立战争中所要打倒的罪恶。”

“现在呢？”那人停顿了一下，眼神饱含鼓舞与热切，以及深重的愤怒，“现在我们仍然对着我们的新殖民主卑躬屈膝——看到那座被用来当指挥总部的大楼了吗？看到松树岛了吗？看到关塔那摩了吗？他们在古巴人的地图上，明明触手可及，却如同那些消失的文明一样缓慢流逝，这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保持这幅卑躬屈膝的样子向谁乞讨，大不列颠？还是法兰西？我们用链子换来了狗项圈！现在美国人又把我们的饭碗踢翻了——松树岛本该归还给我们，但他们公然地撕毁了协议，并且不用为此负责！参与独立战争的将军被排斥在总统选举之外，

我们的政府是傀儡——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是提线木偶！”

“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卡尔·马克思将一种经过检验的新理论放到了世界面前——朋友们，我们已经有了理论做成的火药，已经有了经验做成的枪支，剩下的组装，不正是吃苦耐劳的古巴人们最擅长的事吗？”

“铛铛——”他手中的拉美大砍刀在水池边缘敲出声响，金属敲击时的清脆声宛若钟鸣。随后那发言人又再次呼喊：“在请愿书上签名吧——如果你们仍然愿意在深沉的苦难与绝望中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献身，为了自由和这里每一个人的明天而奋斗，为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数千年后的文明能延绵不绝仿若星火燎原。我们将启程往我们的领地去，这是主应许我们的土地，有主相助，我们将如以色列民那般昂首挺胸地进入迦南地！”

这一番话如同惊雷，在原本气氛压抑的人群中激起千层浪，人们如同潮水一般向前涌去，在那张薄薄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是娟秀的、劲瘦的还是歪扭的、倾斜的字体，都紧密地如同亲兄弟那般排列在一起。

“你！”发言人指向卢卡和雷蒙：“你们，面粉厂的兄弟们，也都来签名，这是正义的事业，古巴人和黑人同胞是一条战线的，我们需要更多力量。”人群欢呼雀跃着，将卢卡和雷蒙簇拥起来，无数双手将他们推向前，直到那请愿书下方。

话虽如此，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实在太多，在人群簇拥着将你们推上前后，那发言人转而又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了。

<卢卡·奥尔金> 那我装模作样地签了，其实根本没有签，装模作样完就挤回去。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侦查检定：D100=81/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侦查检定：D100=91/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侦查检定：D100=62/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迈克尔·维瓦里尼进行侦查检定：D100=47/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雷蒙进行侦查检定：D100=71/64 失败。不利的战况。

<雷蒙> “……鄙——我曾听人说过，经过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本想看看周围人群中有没有伺机而动之徒存在，未曾想到先前的举措反倒

害卢卡与自己成为目光的中心。我愣住，在记忆中搜寻了好一会后才勉强继续开口说道，“有了原始积累和发展才有可以社会化的物质基础...我想我们一定具有这个能力。”

思索了一番，想到很可能周围有伺机而动之徒，还是决定在上面签下“愿佛陀保佑各位”几字。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怎么回事，似乎场面很乱？”我左手紧紧抓着华纳肩膀的衣料，生怕被人群冲散。

<小托马斯·华纳> 我小心着人群，紧盯着四周和同伴，压低声音说道：“正是情绪高涨的时候，小心些。”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到华纳的话努力不让自己与其他人冲散开，精神开始高度戒备起来。

<KP 落衮> 华纳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穿着白色背心的憨厚年轻人——那是伊普西隆、卢卡与雷蒙所描述过的驾驶员阿尔贝托。而穿着法衣的修士有两位，一位年轻，满脸的兴奋与激动；一位正值中年，神色宁静而笃定，暗示众人此事有主在借他们的眼时刻关注着——那是华纳与米歇尔见过的安东尼奥与伊拉里奥。这里还有蔗糖厂的工人，他的手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而起皱发白，但唐娜·埃尔南幼小的女儿玛利亚继承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不难推测那是唐娜的丈夫。

白鸽在广场上空不知所措地盘旋。人们吵嚷着，推搡着，迫不及待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随后群情激昂地、义愤填膺地说：让我们回到属于我们的卡拉马科去！

这句话在人群中激起回音，

年轻人说：我们有力气！

老年人说：我们有智慧！

船夫们说：我们有船只！（其中以阿尔贝托的声音最为响亮）

那为首的发言人说：但我们没有武器，若他们要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便由他们去！

随后，他们手牵着手，以一种无法阻拦的姿态，从公园向北部的码头涌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阿尔贝托？”听到了喊叫声中有阿尔贝托的

声音,我迅速开始环视四周寻找人影,“…他们想引人去松树岛,不能让他们去!”

<卢卡.奥尔金> 我默默地把自己的衣服下摆抽出来盖住皮带,虽然这些人不见得识货,但自己被揪出来批斗就麻烦了。

<小托马斯·华纳> 涌动的人潮充斥着感官,但是捕捉到的熟悉身影不能放过。我迅速通知了同伴他们的方位。

<卢卡.奥尔金> “他怎么还敢来啊!”没有见过伊拉里奥本人,第一反应居然是举起相机朝着华纳所指的方位拍照。

<米歇尔·维瓦里尼> “什么……安东尼奥和伊拉里奥都在这里?美军那边发生了什么……整个修道院和伊拉里奥都是沆瀣一气的不成?!”

“奥尔金先生,小声,小声,切勿引起对方的注意。”我赶紧往卢卡的方向摸索过去,试图阻止他的行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若是他们信仰费南多神父,定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也朝着华纳示意的方向看过去。

<雷蒙> “什!那孽障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造作——”听到其他人的怒言,倒是反而多少冷静下来了些。“不,军方很可能也遭遇了不测...那伊拉里奥之徒究竟有何能耐,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

<卢卡.奥尔金> “这个情况也不好开枪...现在他们的情绪都这么激动了,如果被他们见到费南多神父的灵体那还得了?”

<KP 落衾> 伊拉里奥注意到了你们,在人群的环绕之中回头朝你们微笑,遥遥地招手,仿佛在圣彼得广场上向人们挥手示意的教宗那般,笃定而温和。

随后他转身,人潮很快将这个深色的身影掩盖了过去,人们继续朝北部码头移动。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也不知主教冕下是如何处理的。若如你们所说,松树岛上存在着费南多神父的灵体……那,那伊拉里奥,莫不是要将他推举成复生的耶稣?”我越想越觉得这阴谋可怖,“诸位,我们,我们也跟着人群去吧。”

<小托马斯·华纳> “那个家伙……”见米歇尔也打算跟上,我便迅速动身跟着人流。但就算,就算能接近并阻止伊拉里奥,又怎么阻止一股高昂的人潮呢。让他们去松树岛,为了什么?明明已经通知的宪兵队又在哪里?我飞速思考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到憋批孩子的那一刻就心想着拦一个是一个,

在迈克尔的话出口后我就开始跟着人潮移动。

<卢卡·奥尔金> 摸了摸自己的枪感到安心了些，用自己古巴人的样貌混进了人群中，心里盘算着该怎么撤退比较好，现在的程度已经不是自己能管辖的了，另外也十分在意美军的动向。

<KP 落衮> 越是靠近北部的码头，天色就越昏黑，甚至隐约泛红。原本游客络绎不绝的地段，此刻却不知为何人烟稀少，似乎是有人在此画地为牢。最前方的小艇上，一个穿着精致手工西装的黑皮肤男人站得稳稳当当，他戴着巨大的深色墨镜，叫人几乎要以为在那之下的眼眸也是一片漆黑的漩涡，耳垂上的荷鲁斯之眼折射出慑人的光芒。

“同胞们！”他露出一个自信且充满诱导之意的笑容，拍了拍手，使人群安静下来，“你们错了。”

“没有一种革命，是不流血就能完成的。”

“没有任何新时代，是在温和的抗议中来到的。”

“脖颈下一秒就要被折断，还要书本何用？”

“头颅下一秒就要被击碎，还要谈判何用？”

“我们的人民手无寸铁，手无寸铁却并不能为野兽们所认同。他们的枪是为了掠夺，而我们的枪是为了保全自身。”

他打了个响指，覆盖在小艇和船只后方的油布被海上的狂风吹开，露出森然的军火库：擦得锃亮的步枪，霰弹枪，放得整齐划一的手榴弹，与大砍刀。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将这么一大堆武器分批藏在码头的船只里的。

人群安静了一瞬，随后热切地迎接了热兵器的时代。那些曾经握着笔，拿着书，浸泡过蔗糖水，或是撒下过渔网，纺过纱的手，如今都无一例外地以或笨拙或熟稔的姿态拿好了枪。

“来吧！加勒比的子民们！”那人见状后大笑，振臂高呼，“这将会是一出好戏！”

<迈克尔·维瓦里尼> 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我忍不住深深地叹了口气。这种时候了，他果然要来插一脚啊。

<卢卡·奥尔金> “啊！他是皮带买家！！！”一眼就认出了他身上的皮带，我指着那黑皮男人朝着同伴们叫唤。

<KP 落衾> 人们兴奋地跃入小艇，肩挨着肩坐下，码头嘈杂无比，若是要借此机会趁乱登上渔船或者小艇，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到你们。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只是叹气，越发忧虑起来。平民拿到了热武器，这场冲突的规模……若是不能妥善处理，恐怕会演变成难以想象的惨剧啊。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顺着声音看向了鼓动人群的那个黑人，这种鼓动人群的话无异于在给即将爆发的炸弹点火，不知为何还带着某种憎恶，尽管这确实没有由头，多半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如同魔鬼一般。

<小托马斯·华纳> 我忍住上去直接毙了走私商的心情，尝试在人流里寻找伊拉里奥的身影的同时向着同伴询问：“走吗？”

<雷蒙> “——越是仓促的时候越是涌出些不可理喻的发展，在这种时候不止那船夫小生，就连那买主也都掺和进来!”听到卢卡的喊声，反倒有些卸力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心急之下我开始寻找阿尔贝托的船，打算趁着满船之际坐上去劝说。

<雷蒙> 看到伊普西隆的举动，这才反应过来阿尔贝托也参与其中，赶忙拉着卢卡也奔过去

<卢卡·奥尔金> “走吧，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对着乌泱泱的人群以及那位买家拍照，说不定这些照片可以卖个好价钱。

<雷蒙> “维瓦里尼施主!华纳施主!快跟上鄙人!”正欲奔走时朝人群中喊道

<卢卡·奥尔金> 拍完照就速速跟上雷蒙。

<KP 落衾> 当雷蒙回头时，却发现华纳和米歇尔不知何时已经不在原处了——或许是已经上了某艘船。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低声同华纳耳语：“若有机会，混上那人的小艇。尽量别让其他人也上来。”

<小托马斯·华纳> “……你确定你清醒吗？”我又问了一次，除了这句实在没有更好的话表达我的情绪了。但是我还是缓缓藏起身形，向着巴萨迪佐所在的方向走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虽然无法干涉那人的行动，但就算多说两句，能换回些许情报也好。”

<小托马斯·华纳> “哈哈，你最好只是想换情报。”我回应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和那个人，除了交易，还能做什么，”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虽然这玩笑华纳应该不觉得好笑吧，“真论起来，他才是幕后黑手，可惜这世上人力所不能及之事太多……我也只得，尽力而为。”

<小托马斯·华纳> “看吧。看吧。”我知道他已经看不见我的表情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他生气，我搞不懂。我想挖苦，又想劝慰，又推到了前面所有的想法试图重新把他当成不过认识三天的人。但最后，我只是添了一句：“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做？”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为什么不能是我去做呢？”我淡然地微笑，“既然已经开了个不好的头，那总不能再搭上第二个人。”

<小托马斯·华纳> “……净增加我的工作量。”

<米歇尔·维瓦里尼> “实在抱歉，华纳先生，毕竟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就只能依靠您了。若我双目仍在，必定不会麻烦您的，”虽然看不见了，但我依旧仰头望了望天空。因地上的人群涌动，白鸽受了惊扰，既无处落脚，也不敢轻易栖息枝头，只得久久在空中盘旋。在这动荡的吵嚷中，我却清楚地听见振翅的声响，轻快而明朗。飞鸟双翅一展，一切纷争困扰便能随之远去，然而我们人类却没有这种幸运。我低下头，从那天高云淡的疏阔中回归，再度落进了这满是尘土的俗世中，“其他人似乎已经走远，上船吧。”

（二）渡海

关塔那摩姑娘（伊普西隆&卢卡&雷蒙）

<KP 落衮> 以最先行动的伊普西隆为首，卢卡和雷蒙紧随其后，你们上了阿尔贝托的小艇。这一艘原本用于观光的小艇上现在满满当当载了五六个人，除了你们和阿尔贝托之外，还有那棕袍的中年修士和另一名年迈的古巴人。

“啊呀，是先生们和司铎阁下。”阿尔贝托高兴地招呼你们：“快请上船吧，我们要往那迦南地去啦。”他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

他仍然从座位底下拿了救生衣给你们，在救生衣旁，是枪支和砍刀这样的武器。

<卢卡·奥尔金> 那个中年修士和古巴人我认识吗

<KP 落衮> 你们认出那中年修士是华纳所指出的伊拉里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该如何回答这个孩子，迦南地，不曾到来，今日未来，明日也不会来，主只许诺，未告日期，只要人性仍有贪欲憎恶，就不会到达。一时有些沮丧，但这不是沮丧的时间…
我看了看一旁的伊拉里奥，默不作声，手上的枪握得更紧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阿尔贝托，前往迦南地之法的方法，是什么，到那松树岛之上吗。”戒备地摸上了自己已经上膛的手枪，我平静地问到。

<KP 落衮> “只要是去了，想必就会有办法的，司铎阁下，我们等这一天太久啦。”阿尔贝托回答。

<卢卡·奥尔金> 我直接拔枪指向伊拉里奥，对着阿尔贝托喊道：“不要开船！他是我们追查的，杀害…的杀人凶手！他手上有人命！”

一边这样一边试着撩起海水泼向伊拉里奥。

<KP 落衮> “你这是干什么？！”伊拉里奥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一旁的老人倒是愤怒地起身护住了伊拉里奥：“这位是修道院的修士，是来助我们的！”

海水打湿了伊拉里奥的袍子，而他将被打湿的袍子脱了下来拧了拧，温和地拍拍老人的肩膀说：“不碍事的，伯伯。”

那老人被伊拉里奥安抚，气呼呼地坐下来，清了清嗓子，吹胡子瞪眼对

着卢卡：“快上船！和修士以及司铎一起坐船是我们的福气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听到阿尔贝托的话，我如前几日那样换好了救生衣坐上去：“你们等待了多久，阿尔贝托，祖父之辈起，或者更久远前？”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在[天主之仆-PC-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中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58/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你察觉到，伊拉里奥的确如那老者所言，是来相助人群的修士，他虽然看上去叵测，但却并无太大恶意，似乎真的只是借着主的眼来见证这一切的。

<KP 落衾> 借着主的眼见证一切，还是费南多神父的眼觑见天主呢…
看着他一时竟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毕竟他杀人犯罪可无法作假。

<KP 落衾> “阿尔贝托不知道，但是国家动荡太久啦，从阿尔贝托有记忆时起就是那样。”阿尔贝托想了想，回答伊普西隆，“阿尔贝托有喜欢的女孩，我们要结婚的，以后总要为孩子生活的地方着想呀，拼一把。”他仍然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

<卢卡.奥尔金> 被这个老头说的一下哽住，但枪还是没有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会骗各位不成，他上次差点杀死我的朋友！”

<雷蒙> “抱歉，这孩子天生智力障碍，估计是把身着黑衣的您当成什么歹徒了，方才趁人不注意偷藏了那武器库中的一支...是我疏于管理了，十分抱歉。”我赶紧遏制住卢卡，厉声喝止道。“放下！你这黄毛小儿光挺着一个大身板，在这里装模作样给谁看！”

<KP 落衾> “你这个小娃子！修士怎么会杀人！还不快道歉！”老头子脸都涨红了，看到雷蒙教训卢卡，脸色才稍稍缓和一些。

而伊拉里奥温声告诉那老人，行事磊落之人不惧流言蜚语。

<雷蒙> 我对伊拉里奥过个心理学，看他是否在装模作样

<卢卡.奥尔金> “什么智力障碍！”我骂骂咧咧，情绪有些激动，“到时候我们全死在这艘船上你才知道谁说得对！”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48/52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KP 落衾> 雷蒙察觉到：——那伊拉里奥当然是在骗人的，不会有假，很可惜这船上知道他真面目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同伴。罪孽会改变人的气质，而伊拉里奥用圆滑将自己的恶意包装得很好。

<卢卡.奥尔金> 到底是没有真正开枪伤过人，对着看上去还是正常人类的伊拉里奥下不去手，如果是库柯的话早就吃枪子儿了。

<雷蒙> “...!你这败家子!你忘记了出门前你爹是怎么和你说的了么?!他也嘱咐过我一定要好生看着你，不闹出乱子来，我也再三安抚他老人家这才满了你的心愿，出来见见场面!”危机时刻我只得真假参半，还让那几人能信服与方才的言辞

<卢卡.奥尔金> “好啊!那我也不管了!我们一起死在这才好，去天上找我亡故已久的母亲好好说说理!”把枪收起来塞进口袋，反正已经得罪了伊拉里奥与这位老头，干脆掏出食盐在船上众人的身上撒起来，坐实了自己傻子的名号，“我父亲还说了盐可以驱散鬼祟!”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刚等着阿尔贝托回答的我措不及防被撒了盐巴，回神发现卢卡已经开始念念叨叨，突然像是吃无酵饼被噎住的感觉，前说也不是，后说也不是。

<雷蒙> “害，这孩子虽形式莽撞，想法也异于常人，还不听劝，但倒也是出于一腔热血...不像这世上另种人，打着行善积德的幌子反倒做出些畜生事来，平日里人模人样的，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我像是在抱怨什么一般念叨着，同时不经意看看伊拉里奥那边什么反应

<卢卡.奥尔金> 被雷蒙越说越气，气得在他嘴里塞一把盐巴!

<KP 落衾> “这是什么出海前的仪式吗?”伊拉里奥猝不及防又被撒了一脸盐，问，阿尔贝托闻言摇头，而伊拉里奥困惑地看看自己袖口上的盐，还用食指指腹沾了盐舔了一口：“这是精盐，您也是破费了，现在您这独有的净化仪式也举行过了，咱们可以开船了吧?”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两位，先上船吧。”这到底是回去松树岛旅...不是旅游，明明不是旅游但却出现了这样的氛围，熟悉的为难感再次出没，

尴尬许久才出声。

<渡边> 雷蒙进行敏捷检定：D100=3/4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敏捷检定：D100=72/45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扛着面粉袋的雷蒙一个敏捷的后空翻就躲过了卢卡的盐顺便还有余裕往他屁股上踹了一脚把人踹到船上！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卢卡被踹上船了，我伸手扶了一把。

<KP 落衾> 伊拉里奥也起身同伊普西隆一道把卢卡搀扶上了船

<卢卡.奥尔金> 在船上继续骂骂咧咧，虽然嘴上很勇猛但忽然被伊拉里奥这么对待，全身上下汗毛林立，又像是坐实了自己有疾病一般剧烈颤动了一下。

<雷蒙> “这位先生所言甚是，你这操心孩子赶紧上船去！”我就按照先前的路子这么咽下去，暴力对待朝夕相处的卢卡这档子先前几乎未曾想过的事倒是出乎意料的让人舒心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在他过来一起搀扶时，确定了是卢卡他们无法听到的声音，我低语地问出了我的疑惑：“…你们究竟想超越什么，借着费南多神父，觐见真理与主的荣光吗？为什么。”

<KP 落衾> 伊拉里奥微笑，以同样低的声音回答你：“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您信仰主又是为了什么？”

随后，他借着被雷蒙拦住的那一下，坐回原位，不再同你交谈。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为世人，为爱，为善，为和平得以真正到来，世界真正成为应许地，而不是仅仅为主，为真理。”尽管他以不再有同我交谈，但我仍是看着他，学着米歇尔曾经那般，缓慢地用唇语说着，“与魔鬼同行者，主的大门不会敞开，伊拉里奥修士。”

<雷蒙> “不要紧，这就不必劳烦先生您费心了。”我伸手有意阻拦伊拉里奥，稍带歉意地朝他说着

<KP 落衾> 伊拉里奥被雷蒙拦了一下，在轻轻地搀扶了卢卡一把之后，又坐回了原位。

<雷蒙> 乘着伊拉里奥坐会座位没法注意我们的空挡，我朝伊普西隆那边对伊拉里奥使个眼色，希望他也能察觉到这孽障只是也在演戏这回事。

<KP 落衾> “先生们！开船啦！”阿尔贝托并不在意刚才那小小的闹剧，他快乐地启动了马达，在一阵你们熟悉的轰鸣声中，小艇向松树岛驶去，满载着你们这几位乘客，和枪支武器。

他仍然唱着那首《关塔那摩的姑娘》

<卢卡·奥尔金> 上了船才开始为了自己的莽撞后悔，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留命回家才对，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于是自暴自弃般也跟着大声唱歌！

执迷不悟（米歇尔&华纳）

<KP 落衾> 人群攒动中，不难找到位于高处的巴萨迪佐先生，他大方地赠与人群武器，随后就往船只的驾驶位置走去。米歇尔和华纳一路走着，一路低声交谈，和那修道院的安东尼奥修士，以及几个国立大学的学生们一同上了船。

安东尼奥弟兄甫一看到华纳，就狠狠咬牙，激动地以全船人都足以听到的音量说了一句：美国人！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到安东尼奥的话。料想是修道院那边出了什么事，于是询问道：“安东尼奥，发生了什么？”

<KP 落衾> “安东尼奥弟兄为了何事对华纳先生如此仇恨？”巴萨迪佐开着船，并不回头，声音顺着海风飘到你们的耳畔，轻柔却清晰。

<小托马斯·华纳> 对安东尼奥的敌意置若罔闻。现在并不是顾虑身份的时候，虽然他们或许不那么想。

<KP 落衾> “司铎，您怎么能这么说，他——您的眼睛？！”安东尼奥被米歇尔问了一句，有些委屈愤怒地反问，但在注意到米歇尔已然眼盲之后，又陡然惊呼。

<米歇尔·维瓦里尼> “啊，我的眼睛没什么值得在意的。你想说什么？接着说吧。”我用安抚地语气回答。

<KP 落衾> 听到米歇尔的说辞，巴萨迪佐回头看了一眼，耸了耸肩，似乎是对米歇尔如此轻松地略过这个话题显得有些伤心，随后回头又专心致志地继续开船。

“是这人做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会在这里就解决他。”安东尼奥仍然怒视华纳，咬牙切齿，“我一直在修道院外和同志们准备今日的活动，直到昨天下午才知道美国人竟然敢搜查我们的修道院，甚至还惊动了生着病的主教阁

下！”

<米歇尔·维瓦里尼> “……安东尼奥，这是我吩咐的。”

<KP 落衾> “什、什么？”安东尼奥瞠目结舌，脸变得通红。和他熟识的那几位学生，脸上也都是不可思议的表情：“司铎，您是代表梵蒂冈站在了美国的那一边吗？”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摇摇头：“并非如此，你稍安勿躁，我会将来龙去脉告知于你的。见你今日还和伊拉里奥在一起，想来是不会相信我的话，只是我却有向你诉说真相的责任。信与不信，交由你自己判断吧。”

<KP 落衾> 安东尼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看着米歇尔侃侃而谈，自觉大惊小怪的自己脸上有些挂不住，他一屁股坐下来，也算是勉强维持着修士的体面，回答米歇尔：“……您请说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你也知道，我一直与华纳先生合作调查瓦德兹蒙席的案件。昨日，我们去海军总部查询资料时，伊拉里奥不知用何种方法，自虚空现身，试图刺杀我。此事有我、华纳先生，以及另一名美军军官亲眼所见，决做不得假。”

<小托马斯·华纳> 我从包里掏出我的烟来，放入嘴中点上火。注意力提防着巴萨迪佐。

<米歇尔·维瓦里尼> “综合调查证据来看，伊拉里奥便是杀害瓦德兹蒙席与阿尔特拉教授的凶手——啊，这位教授在国立大学研究西班牙史，不知你是否认识。事发突然，我只得请格雷罗上校带人搜捕伊拉里奥，毕竟他的魔法……实在太过危险了。”

“主教阁下，也是我去请动的。我担心美军会仗着梵蒂冈的名头，在修道院胡来，只得劳烦主教阁下在其中周旋。古巴形势复杂，这也是无奈之举。”

说完这一长串话，我喘了口气：“我肩上的伤，便是他袭击我时留下的。你，乃至整座修道院，怕是被他蒙骗利用了啊。”

<KP 落衾> 安东尼奥听完，看看米歇尔的伤，但仍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您在拿我取笑吧，这世上怎会有人能从虚空中现身呢？若是您认为杀害瓦德兹蒙席的凶手就在修道院中，因而封锁修道院，我还能够理解，但您说这是伊拉里奥弟兄做的，这绝无可能，虽说他平日里深居简出，但谈吐平易近人，是如同费南多神父一样，令我十分景仰的人。”

<KP 落衾> “司铎阁下，人们好不容易如同一股绳拧在一起，您可切莫要拔了天主的眼，让人心涣散啊。” 巴萨迪佐笑着搭话。

<米歇尔·维瓦里尼> “您又拿我取笑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转向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此事固然离奇，我也说了，并不指望你相信我。但伊拉里奥今日出现在此，怕是要借你们的力量引发动荡，好达成他自己的邪恶目的。明面上是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斗争，暗地……不知有什么阴谋。即便你不相信我，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先前说‘准备’……修道院和共产党人，可是合作关系？伊拉里奥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惊动美军与主教阁下，岂能是无事生非……” 我深深地叹息，“人们终究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听见他们想听见的……你不愿信，便不愿信吧，只是这些无伤大雅的信息，总是能告诉我的？”

<小托马斯·华纳> “人应当用人的眼睛去看，人应当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证实是困难的，拒绝是简单的。舍难求易，合理，但人不能只学着服从合理。” 我在一旁随意地补充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等待安东尼奥回答之际，我思索了一番，发觉他竟口称“同志”，不由得愣了一愣。难不成修道院内，竟流淌着共产主义的思潮？

<KP 落衾> “西蒙神父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安东尼奥摇头，“伊拉里奥弟兄从许久前注意到我们的动向时起，就一直在暗中协助我们成就今日之事，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少不了伊拉里奥弟兄的帮助。” 他顿了顿，又迫切地说到，“费南多神父不是向来都心系着古巴人，为了帮助困苦的人而终身孜孜不倦的吗？我们的抗争因神父而起，又得着如同神父再世一样的伊拉里奥弟兄相助，这也是主的旨意，让我们此时此刻，成就一番事业。”

“我和伊拉里奥弟兄探讨过许多理念与思想，这和我们为了人民的宗旨是一致的……我……即便他有一些私心又何妨呢？若是互惠的关系，我能帮上他的忙，我也是开心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你们……指的究竟是？修道院内还有其他弟兄信奉共产主义吗？还是只有你一人？”

“伊拉里奥，都做了些什么，来帮助你们？”

<小托马斯·华纳> 我弹了弹烟灰，继续听着。

<KP 落衾> “只有我和伊拉里奥弟兄两人而已。”他摇头，“其他弟兄并不肯接受这样的新思潮，伊拉里奥弟兄是我难得的前辈和知音。我们一起传递过消息，一起——”他意识到了什么，突然闭上了嘴，“您要追责吗？我不会做这种出卖同志的事！”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摆摆手：“我有什么权力，能追你们的责。你不愿说，就罢了吧。”

“神父再世……主的旨意……”面对憨直的安东尼奥，我也不再去劝说什么。或许只有最为冷酷的现实，才能击碎他的固执。面对这样单纯而又理想主义的青年，我唯有叹息，“你有这样的热忱，并不是一件坏事。赤诚之心最是难得，也是你们这样的人，才能推动真正的变革。只是……唉……但愿你的本心，在未来也不会动摇吧。”

<KP 落衾> “感谢您，您的教诲我会谨记在心。”安东尼奥悻悻地看了一眼华纳，不再多说什么，而他身边的那些大学生们，开始彼此激动地窃窃私语起来，他们看上去都和伊拉里奥的年纪差不多，也都满怀着一腔热血和期待。

<米歇尔·维瓦里尼> 说罢，我低声向边上的华纳道：“看来您的推断是正确的。伊拉里奥想要引发混乱，然后……大约是……救世主，自乱世中上升……一类的显灵事件吧。”

<KP 落衾> 船向松树岛驶去，巴萨迪佐的身影就在船只的最前方，影子被炽白的天光拖得很长，几乎要触碰到你们的脚尖。

<小托马斯·华纳> 我挠了挠头，掐灭了烟。开口回复道：“最重要的是，再怎么样，我们无法阻止汹涌的人潮。就算美军再出面，彻底爆发流血事件，目前来看，并不会对我们阻止阴谋有什么帮助。”我下意识摸了摸我衣服的口袋。

<米歇尔·维瓦里尼> 原本还想和船头那人打探些消息，就算是再赔进去几项知觉或是手脚也在所不惜的，然而和安东尼奥的交谈却耗尽了我的心力。我倍感疲惫，弓着背坐在座位上，一手抓着手杖，一手不住地捏着眉心：“伊拉里奥，关键依旧是他……要怎么才能制服那个家伙……真是，混账。”

最后一句话我换成了意大利语，骂了个虽然一般人都都不认为是脏字，但我却从来没说过的词。

<小托马斯·华纳> “辛苦了。”我拍了拍米歇尔的背。毕竟自己在这里没有开

口权，索性让套情报的事情都交给了米歇尔。“等到了松树岛，无论成功与否，一切都会见分晓的。”

<小托马斯·华纳> “辛苦了。”我拍了拍米歇尔的背。毕竟自己在这里没有开口权，索性让套情报的事情都交给了米歇尔。“等到了松树岛，一切都会见分晓的。”

<米歇尔·维瓦里尼> 船外水波荡漾，水声清脆，想来是幅好天气的景象，然而我独居黑暗中，快被无力感压垮：“若是真的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伤亡惨重尚且不论……覆水难收，此事怕是要引得几方势力震荡，便如地震余波，不知会传得多广，留存多久，影响多少人……这番变动，不知会颠覆多少世界、多少人生啊……”

<小托马斯·华纳> “维瓦里尼先生的正义感和大局观值得我敬佩。”我不合时宜地笑出声来，“帮我个忙，从高地上下来。历史目光不能帮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除了增加心理压力并降低效率外没什么用。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不要那么快被它击垮。”

“你累了，你应该休息一会儿。你先是不完美的人，然后才是背负使命的人。”

<米歇尔·维瓦里尼>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只是，一时之间，太过焦虑了。”我再次揉了揉眉心。

说着，我又望了一眼船头，即便眼前是一片黑暗，恍惚间却似乎又能浮现出那人的身影。若伊拉里奥堆了柴，点了火，那他便是在那火上浇油之人。这一船又一船的热武器，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响指的工夫，却能染清泉做血河，化人间为炼狱。神有通天伟力，我等凡人要违逆祂的意志，除了拼死挣扎外，也无他法。

“尽力而为吧……命途难测，岂能事事如意……”

耳畔依旧是安东尼奥与其它年青人们的热烈讨论，那般的生机鲜活、热情洋溢，对他们梦中的光辉未来充满憧憬。我垂下头，自言自语般喃喃：“我只是……不忍……”

<小托马斯·华纳> 我皱眉，呼气，尝试把那股不自在的责任感一并送出去。要说我不焦躁那也是说谎，临近终点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头绪，没有比那更让

人懊恼的事情了。但是一切让降低工作效率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都是不专业的表现，我不能不专业。事在人为，尽力而为。

我听着维瓦里尼的喃喃，默不作声。视线扫过船上的青年人，船头的巴萨迪佐。我不怜悯，我不畏惧，我不干涉，但也确实实不理解，不需要去理解。人……各有出路。

（三）战场奇迹

<KP 落衾> 船摇摇晃晃，浩浩荡荡，正如数百年前西班牙人的舰队第一次来到新大陆那般。古巴人再度登上属于自己的岛屿。以巴萨迪佐的船只为首，船队停靠在费南多修道院旧址的旁边。

“啊呀，来这里做什么？”阿尔贝托有些好奇，“这后面不是悬崖吗？”

而另一头，华纳和米歇尔也下了船，人群慢慢地来到海滩上，沙石滩涂上一下子变得有些嘈杂起来，这里许久都不曾这么热闹过了。

<卢卡·奥尔金> “是比悬崖更加可怕的东西。”靠在船上恹恹地说道。

<小托马斯·华纳> 我牵引着米歇尔下船，等待他的行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下船后，听到阿尔贝托单纯的话摇了摇头，向前拍了拍阿尔贝托的肩膀，低语到：“不要离开你的船，阿尔贝托，它是你的向导，这是主所告知于我，让我向你传达的，谨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叹了口气，我看向了那间小屋的方向，低声喃喃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费南多神父，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雷蒙> “许是那会中暑了，见到了什么海市蜃楼罢。”到岸后我已无心过多解释，随意扯了个谎

<KP 落衾> 阿尔贝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知道了！司铎阁下！但如果有哪里需要我支援，我也义不容辞！”

说罢他捏着枪警惕地站在小艇里往岸上张望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请引我去寻其他人汇合吧。”我用手杖支撑着身体，试图恢复一些力气。在经过船头时，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同华纳下船了。

<小托马斯·华纳> “走吧。”我在周围寻找同伴的身影。

<雷蒙> 我率先往前走些距离，看看那旧钟与先前相比有什么不同，或是看起来是否可以被人工卸下

<KP 落衾> 远远地向废墟那边的钟楼望去，那口旧教堂钟仍然在原处，他仍然无法被卸下，而淹没了钟楼底部的海水让向上攀爬这件事变得有些困难。

<卢卡·奥尔金> “现在这个情形...我们只能去打扰费南多神父的清修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或许。”我回应着卢卡的话，迈开了脚步开始往废墟的方向过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与其他人汇合后，我稍微安心了些：“事已至此，看来必须得拜访神父了。”跟着华纳，与其他人一起往废墟走去。

<小托马斯·华纳> “这就是费南多神父所在的地方？”我打量着废墟喃喃自语

<KP 落衾> 你们在伫立着，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却依然警惕的人群中，以格格不入的姿态往废墟的钟楼走去，人群被你们拨开又合上，这短短数十米的距离，在现在却显得无比漫长且困难。

<KP 落衾> 你们在伫立着的人群中，以格格不入的姿态往废墟的钟楼走去，人群被你们拨开又合上，这短短数十米的距离，在现在却显得无比漫长且困难。

没人知道第一枪是谁先开的，在这座空旷到甚至显得有几分寂寥的废墟旁，人们站在那里，甚至显得有几分手足无措了，但枪响重新激发了因乘船而颠簸得有些迟钝的愤怒和恐惧。

从松树林的那端，同样的枪响作为了回应——战争以更小的规模 and 更惨烈的姿态在拿着枪的平民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之间爆发。

流弹在一瞬间滑过最前方伊普西隆的耳畔。

这并不是单方面的屠杀，因为人们显然正在被一种不正常的狂热所蛊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躲避不了流弹就放弃寻找掩体，转而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腿断了就向前爬，手断了就用手撕咬。

而先前那个穿着西装的黑皮肤男人消失了，无影无踪，在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中，隐约有着轻蔑的嗤笑。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在流弹擦着我的耳畔而过时，我紧咬着牙，哪怕听到了嗤笑声，我也不为动摇。

主啊，这是你想见证的吗？此为埃及，此为十灾，此为红海，此为…人间炼狱。

<卢卡·奥尔金> “该死...”把风衣兜在头上掩耳盗铃，掏出自己的枪，蒙头往遗迹里跑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怎么，这么快，就有人开枪？！”我紧紧抓着华纳的衣角，比起无措更多的是震惊与焦急。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不为所动地朝着遗迹而去，即使是血腥味让人作呕，如同地狱。

“…这是您所希望看到的吗？你们想做的吗？”

<小托马斯·华纳> “啧……！”我抓紧最没有自卫能力的盲人往相对安全的人群角落跑去，绕到遗迹里面

<KP 落衾> 你们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跑进了废墟，而费南多神父所在的那个小屋，门缓缓打开。

年迈的修士戴着先前伊普西隆赠与的那个十字架，眼神有些困惑茫然地往战场的方向走去：“因何事……又起纷争……”

他的步伐轻盈，不似老年人，甚至比起年轻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神父视你们如无物，焦急而迅速地往战场的方向去，只留下一个袍角飞扬的背影。

<雷蒙> 眼前的景色实在是过于不合理，即便是众人都释放了人类内心深处最为原始的部分也还是过于牵强...我再次受到了震撼，片刻都说不出话来，只是保持原先的架势，与队伍继续前往目的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他向外而去，我咬着牙追上去。

<小托马斯·华纳> “费南多神父往战场那边走了。”我简要地说明一下情况，我本也想赶过去，但又反应过来我这里还带着个人。“……安全起见我不建议再进交战区。”

<KP 落衾> 眼见着伊普西隆追了出去，你们也来到了钟楼的最下方，这里的水深得几乎能淹没一个正常身材的成年男子，但对卢卡和雷蒙来说还算是尚有余力。

<雷蒙> 我四下张望 寻找着先前与我们同路的伊拉里奥的身影

<米歇尔·维瓦里尼> “这，我们现在在哪里？大家都还好吗？可有看见伊拉里奥？”

<小托马斯·华纳> “我们到钟楼这边了。”听到米歇尔的提醒我才反应过来我忘记了某个重要的人，四下张望寻找他的身影。

<KP 落衾> 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去了哪儿？棕袍修士的身形并不难找，雷蒙和华纳看到，他亦如神父那样，行走在战场后方，步伐轻盈得如同走在修道院的石砖地上，他弯下腰，为伤者祈祷，随后，如同采撷花朵那般伸手，五指并拢，从倒下的负伤者胸口，采摘出一颗赤红如凤凰花一样的心脏。

<渡边> 雷蒙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9/84 成功，雷蒙 (hp14/14 san83/85)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6/68 成功，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7。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KP 落衾> 在那之后，沙滩上多出了第一具干枯的尸体。

<卢卡·奥尔金> “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仰望着钟楼，听着炮火枪击声有些迷茫，“现在凶手并不只有伊拉里奥一个人了。”

<雷蒙> 我晃了晃神，这种超现实的画面此刻并非历史、而是真真正正地在眼前上演了。但这反倒冲淡了些许临场感，我竟不知哪来的心力，离开钟楼朝棕袍修士那走去。

至善之人（伊普西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您要，施行神迹吗？您又想再度阻止战火蔓延吗…？”

追在他的身后，我叫喊着。

<KP 落衾> 你追了上去，看见神父弯腰费力地在流弹的呼啸中扶起一个中了弹的年轻人，费南多神父熟练地将年轻人放于平缓的地方，撕下身上的旧袍子当做包扎的绷带。

他回头看你，表情有些疑惑：“您是……？罢了，我们先不谈此事，您来助我，为这孩子止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费南多熟练地停下，我亦来到身旁，毫不犹豫地，我掏出了拆信刀，学着他那样划下布条，为受伤者施助。

“我？…我只是天主无用的仆从。”

没有再多说什么，尽管自己是第一次在战场上为他人包扎，但有前人施行，照猫画虎地现学现用还是足矣了。

<KP 落衾> 你们匆忙地，手忙脚乱地为那伤者包扎，但那伤者所流出的血已无法阻挡，气息有逐渐微弱的趋势。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察觉到伤者气息渐弱，自己咬着下唇，为何如此无力…主啊，主啊…何苦让生命于此无辜流逝…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苍老的手掌贴着对方的脖颈感受了半晌，那年轻人挣扎着，喘着气，眼中有泪花闪烁。神父的手掌放到了对方的胸口处，随后，那手如勾爪，以迅猛而锐利的姿态，将心脏从胸腔中活生生地勾了出来。

<渡边> 伊普西隆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6/47 失败，伊普西隆的 San 值减少 1D8=2 点,当前剩余 4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到费南多直接挖出了，我瞪大了双眼错愕的看着，尽管隐约有过相关的预想，但这一幕真正实现时，还是让人恍若窒息。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为什么，您…”

<KP 落衾> 神父疲惫地喘着气将那心脏置于一边，身形随着这个动作而越发缥缈了几分，在靠近海岸的一侧，在滩涂植物的根部，你看到了一股不同于海水的清

流突兀地从沙地下涌出，伴随着一股清冽的甜香。

<KP 落衾> 而在不远处，另一个负伤倒下的人，身上那巨大的血洞开始缓慢愈合。

<渡边> 伊普西隆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45 成功，伊普西隆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4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KP 落衾> “来……您来助我，将他带去安全的地方……” 费南多神父摇摇晃晃地起身，往那正在愈合，亦或者是起死回生的伤者身旁走去，费力地拖动对方的上半身，手上还染着前一人心脏上的鲜血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费南多神父…以亡者将逝之命换他人神迹，不可取之…”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先前的冲击影响，又或者只是单纯的被生命消失时的苦痛与愧疚折磨，理性与感性交错下最终冷静了下来，我帮着费南多搀扶着伤者。

“…过去的生命里，每一步皆走向永恒，经过死门，才可迈向另一个生命…众生平等…这是主给予所有生命的权利…”

<KP 落衾> “若是世间苦难无穷无尽，又该如何？” 费南多神父停下来，喘了口气，慢慢回答你，“生死前无高低之分……若是世人能明白这道理，便不会再如此抗拒死亡。”

“我引他们去往天主的门前，他们的生命在另一具躯壳中延续。” 他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尽管那身形已经模糊得让人分不清他究竟是一团模糊的阴影还是真实的存在。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只要人仍在世，‘埃及’便不会消失，你要如何结束所有苦难。天主永能与神性明明可知，但祂不曾伸手干涉只因此为众生的历练。” 我苦涩地回应着，“我断然无法彻底结束所有灾厄，仅能做的，为提灯照亮黑暗一角。死亡顾对凡尘可怖，但那可怖却也是历练，我们无任何权能得以替他人裁定劫难。”

“天主门前，为受难者敞开，为良善者敞开，为无分国籍，无分信仰者打开，此为爱，苦难遍地，可唯有良善与爱，才能让世间真正成为迦南…因而苦难不止，但人皆可抵达迦南。”

<KP 落衾> “我救一小部分人，这非我可控，全听主的意志，而死亡并不意味着

终结……我不知您为何突然在此与我论经，但主会使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活下来的人，为了他们该为的修行，也是要归于主的怀抱的。”他搀扶着另一个受伤的人，照旧为他止血，包扎，你认出那是先前和你们坐一艘船的老人，那老人早已死了，但神父却仍然为他做完了伤口处理，随后他的手掌陷入那老人的躯壳当中，扯出一颗还在些微跳动的的心脏，将其扔在一边，“死亡意味着新生，他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婴儿。”神父干枯的手指抚了抚老人的脸颊。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死亡之于新生，新生亦之于死亡，但绝不该是这般形式…还请，还请您莫要再如此了，凡人有权，决定此身末了之死…”我按在了他的手上，主啊，见证苦难亦是道路，亦是我所必须经历的吗？

痛他人之痛，方可解他人之爱。

我直视着他的眼：“此非是众生解脱，非是主之意志，主从未赋予任何人决定他人生死之职能。”

“费南多神父，我不清楚最初的您是如何想的，超越善恶，但绝非是以此形式，是善恶也好，生死也好，人性当由自己挣扎，我愿信极善者为恶，也愿信极恶者向善，灵魂上升之日，自有主裁决。”

<KP 落衾> 费南多神父反抓住了你的手，他如此用力，手如此冰凉，他对你微微摇头：“我自觉以臻究极之途，无法再回头。”到了临终的这一刻，老人的眼中竟然有了哀求和恳切的意味：“请您赐一些仁慈给我，让我得见主的袍角一眼、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为何要将那巴别塔变作空楼，为何要将那灾厄赐予法老的无辜子民……我或许的确为了至善和平等而走入了歧途，与那卢波门德斯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但这是唯一可行之途，只希望您能允我这一事，仅此一事而已。”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主一直常伴我们左右，费南多…”我抬起了另一只手，轻轻遮蔽了他的双眼，“祂一直在，在祷告，在十字架，在天空，在水，在沙，在我们的每一个角落。尘世赋予罗马的两条路径，一条为地狱，一条为抵达主之路。无需我的仁慈，只因此非唯一可行知路，苦难是通向至善的必经之途，即使是巴别塔坍塌，即使是埃及之子蒙厄，但我们仍需谨记，即使是罪恶如索多玛，主仍会为一义人而不毁灭那城。”

“从歧路上回归到祂原本的道路来吧，费南多。”

<KP 落衾> 钟鸣第三声，费南多神父缄默，不再言语，他起身，垂手而立，往钟

楼的方向走去：“如果得以面见主的真容……我会向祂忏悔我的罪，谢谢您。”这句话轻飘飘地消散在风中，他如同来时那样，快而轻盈地往钟楼的方向又去了，一路行走过滩涂的边缘，而所到之处，海浪皆为之退让。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着他离去，摇摇头，起身看向此地其他的伤者，我继续划着自己的长袍。

“…主耶稣基督，我们藉着洗礼与你同死同埋；既藉着父的力量，从死中复活；也使我们能度一种新生活。”

我走向那些伤者，开始为他们竭尽所能地包扎，掩护他们离开战火。

“昔日的我们已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求你消除我们的罪愆，不再作罪恶的奴隶。我们既与你同死，亦必与你同生；死于尘世，活于天主。我们曾多次挣扎，多次跌倒；但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身旁。”

“愿我们能在众兄弟姊妹中找到你，跟随你，在苦路上与你并肩前进。阿门。”

至恶之徒（雷蒙）

<KP 落衾> 伊拉里奥见你走过来了，但手上的动作并不停止，你看见他利落地下了手，再次取出一人的心脏，随后将那物件扔在一边，仿佛像是随手取来的草

“雷蒙先生。”他也不避讳，对你点点头，手上的鲜血往下滴落。

<雷蒙> 我放缓脚步，一步步接近这造成那骇人场面的始作俑者。说是不恐惧——那定是虚言。我重新定了定神，将视线投向了眼前的人。“这就是您所想要的吗？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重现那近三百六十年前的场面...”

“想必这场起义活动背后也有您的推动吧，就像那迪亚哥爵士书中所记载的一般——总是煽动并干涉，再在战场上不停奔波。”说到这里，我又看向了地上那具干尸。在数十分钟前，那尸骸的主人还在热情激昂地参与游行。“但鄙人确实还有许多无法理解、也还未能理解之事。”

<KP 落衾> “我为了接近主的身旁，聆听主的声音，我已等待了太久……雷蒙，善恶无界，区别只在于你的精神如何对待他。”

“您还有何事无法理解，您还有何人想见？我一一为您道来。”

<雷蒙> “...那鄙人就不客气了。先是鄙人之前最为在意的一点，爵士的《日志》

对您的意义究竟指什么？如是担心此书被他人取走的话——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为何不最开始就牢记其中内容并将其销毁？还是说这本日志本身就相当重要？”

<KP 落衾> “这书只是个引子罢了，您认为这书在我手里这么重要么……呵……”伊拉里奥的手在袍子上随意地擦了擦，你看见他从另一个尚有一口气的人胸膛中取出心脏，而与之对应的是，另一人的伤口开始愈合。那伤口愈合的人，伊拉里奥温和地将他的眼睛遮住，不让他看见自己杀人的模样。

<雷蒙> “其二，费南多神父的真正死因究竟是什么。波尔本施主...他似乎一心认为费南多神父是于哈瓦那逝世的——梵蒂冈的修士似乎都这么认为；而在古巴，不论是哈瓦那大教堂还是贵会内的修士，都认为其是于卡马拉科溺毙。但这应当并不是这样，至少不会就这么简单...”说到这里，我将视线从干尸上转移，重新投回了伊拉里奥脸上，“先不提那残页上提到的目击，鄙人本身就是个鲜活的目击者，费南多神父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KP 落衾> “神父并没有死，只是接近超越，无论是作为人类还是作为库柯，我毕生都在为了神父的信念而努力，如今也并不例外。”他微笑，“几位见过了神父吧，他的确拥有感染人心的伟力。”

<雷蒙> “再来说说《生平》其中有些蹊跷的点。里欧神父有提到过，其于 1565 年遇见了费南多神父与其副手伊拉里奥——有关您二位的重名，鄙人不会认为这仅仅只是个巧合，也希望您一并解惑——言归正传，他所看到的是老当益壮到甚至不合理的二人在战场上帮助照料压迫者的一方，他提出这与他听说的同情受压迫者的传闻也大相庭径，这又是为何？”

<雷蒙> “第四，或许这点鄙人应当提前问才对。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或是伊拉里奥·奥兹瓦尔多，您真正的生辰年月究竟为何？倘若现在身处 1924 年、于本人面前的伊拉里奥与那三个多世纪前的伊拉里奥真为同一人的话，关于那 1525 年对另一名‘费南多’、作为‘异端’领袖的卢波·门德斯审判之事想必也知情吧。”

<雷蒙> “那林中的鸟群...看起来似乎是来源于温带的物种，为何在这里会有如此规模？”看到令人出乎意料的一幕，我又不禁连连抛出了新的疑问。“鸟儿成群结队飞往岛的上空盘旋，莫非是要发生什么了么？”——明知故问。

<KP 落衾> 铺天盖地的鹌鹑鸟群几乎遮住天空时，伊拉里奥大笑，抬手便抓住了一只鸟儿：“此当终局之时！”

<KP 落衾> 钟鸣第三声，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要响亮，且具有穿透力，伊拉里奥手中的动作突然停下，他将那些心脏扔在一边，尸体也用脚推开，以他为界，那些因为奇迹而复活的人在一侧，死去的人在另一侧，在你眼中，就有如那司掌生死的神佛一般，自傲而高大。

“世间所有的宗教，无非不过参透死生，亦或者是参透人间伦常……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这样的议题就不会中止。以我之手，赐人以转变为主的一部分的力量，只为了寻得这世间最终极的答案，一个解。费南多之于我，乃是走入超越之途的圣徒，我不需要梵蒂冈的认可，有我信他为圣，他便是圣。”言毕，他迈着有些僵硬的步伐往钟楼走，“再见，雷蒙先生。”伊拉里奥对你微笑，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语在你耳边萦绕，“我即将参透这世间的一切，于一个信徒而言，这是无上的荣光。”

(四) 钟为谁鸣 (米歇尔&华纳&卢卡)

<米歇尔·维瓦里尼> “神父……神父去战场了？”我实在太混乱，“这钟楼，能攀登吗？资料里多处提及钟声，或可敲钟一试。”

<小托马斯·华纳> “……他在人群的最后，取出负伤者的心脏，然后吃了。就像杀害教授那样。”我强忍恶心感向米歇尔复述我所见的场面

<卢卡·奥尔金> 如果这里的钟响了，会有人因为好奇而停下吗？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瞄准钟楼上的钟开枪。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手枪检定：D100=39/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子弹命中目标，钟鸣，在流弹的呼啸声中，这是转瞬就被掩埋的庄严之音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拉里奥在杀人……神父也去了战场，你们可看见神父在做什么？奥尔金先生，是，对着钟开枪了？伊普西隆和雷蒙呢，似乎没听见他们的声音？”

<卢卡·奥尔金> 听见钟响后有些动容，于是决定再开几枪。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手枪检定：D100=99/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卢卡·奥尔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10+2=2+2=4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卢卡·奥尔金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5-4=11

<小托马斯·华纳> “罗韦雷先生去追神父了，我们这边看不到。雷蒙先生……似乎想去找伊拉里奥。”我揉了揉眉心，“仅仅开枪似乎不够，想要敲钟还是要爬上去才行。”

<KP 落衾> 由于瞄准的角度出了误差，卢卡不慎被跳弹击中，然而钟的确是响了。

钟鸣，第二声，在这吵嚷的战场上弱如蚊蝇，阻拦不住任何悲剧。

<米歇尔·维瓦里尼> 看来眼下情况十分复杂啊……早知不该把眼睛换出去的。我深深感到了自己的累赘之处，又听见卢卡的方向传来声响，吓了一跳：“奥尔金先生，你还好吗？”

<小托马斯·华纳> “我去试试看吧。”现在也没有更好的选项了，总得做些什么。我走入海水中，尝试攀爬钟塔。

<卢卡·奥尔金> “呃...没关系...”被打中肩膀，与华纳和米歇尔的伤凑了个对，

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种程度的伤害，但不服输地咬住了嘴唇避免自己痛呼出声。

扯下皮带在手臂上扎紧，试图做一个简单的紧急止血。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困难力量检定：D100=64/3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困难力量检定：D100=50/32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或许是因为海水太深的缘故，华纳和米歇尔都未找好施力点，在攀登途中从钟楼的半途上落了下来

<卢卡·奥尔金> 逐渐认为自己这样继续在钟楼下射击也无济于事，把相机交给米歇尔保管，开玩笑似的让他记录下我敲响钟声的英姿：“相机就麻烦你啦，一定要拍下我帅气的照片！”同时也十分庆幸自己戴着手套，减少了一部分手部的疼痛负担，绑在手臂上的皮带也让肌肉更加的紧绷和方便用力，即使伤口还没有止血，但现在只能咬牙上了。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困难力量检定：D100=10/22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啊，我，这，我不知道往哪里拍啊……”我茫然地拿着相机，“奥尔金先生，小心一些……”

<KP 落衾> 疼痛激发了身体卓越的潜力，卢卡在手臂负伤的情况下顺利爬上了钟楼，放眼望去，在小小的废墟一隅勉强算得上是一处安全的地方，而其余的景象，说是人间炼狱的缩影也不为过。

<小托马斯·华纳> 算心没有余力也不足吧，我没头没脑地评价自己。失败后默默走到水浅一些的地方。不过对于卢卡顺利爬上钟楼还是颇为意外的。

<KP 落衾> 这时，伴随着一股盘旋在低空的怪风，从靠近松树林的一侧，突然飞出许多鸟类。你们定睛一看，发现那是一只只肥胖的鹤鹑，栗黄色与灰黑色的羽毛斑斓相间，铺天盖地盘旋在松树岛上空。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住。一些鹤鹑被流弹击中，落在战场上。

<渡边> 卢卡·奥尔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5/59 失败，卢卡·奥尔金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7/73 失败, 迈克尔·维瓦里尼的 San 值减少 1 点, 当前剩余 72。
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伊普西隆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9/45 失败, 伊普西隆的 San 值减少 1 点, 当前剩余 44。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9/67 成功,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67。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雷蒙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4/83 成功, 雷蒙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83。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博物学检定: D100=100/10 大失败! 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 指挥官……

<渡边> 迈克尔·维瓦里尼进行博物学检定: D100=10/4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雷蒙进行博物学检定: D100=5/1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迈克尔通过华纳的描述认出, 这种鸟类在气候炎热的古巴境内并不常见, 它们来自于温和一些的温带地区, 例如中国、北美等地。而雷蒙仅凭肉眼就认出了这一点。

而卢卡在试图辨认鸟类的时候, 不慎被一只鹌鹑撞到了脸上, 险些掉下去。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把这点告诉华纳, 补充道: “这些鸟类怎么会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实在奇怪……”

“我们应该去那边查看吗? 但我现在这样……大约只会拖累你们吧……”

<小托马斯·华纳> “不该出现在这里鸟类……那边发究竟生了什么?” 我不理解地看向松树林那边

<KP 落衾> 松树林那边, 是许多美军士兵所在的地方, 华纳看见了昨天在公园门口交谈过的那个年轻卫兵, 此刻他也如同被蒙蔽了双眼那般, 手臂血流如注也要

将尖刀送进古巴人的心脏里。

<小托马斯·华纳> 我攥紧了拳头，叹了口气，又望向钟楼。如果敲响它……能让他们清醒些吗。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进行体型检定：D100=56/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卢卡·奥尔金> 我拉着米歇尔的拐试图把他拉上来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力量检定：D100=4/8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卢卡·奥尔金> 我用我庞大的身躯把米歇尔娇小的身躯拉上来了！

<KP 落衾> 米歇尔被卢卡带上了钟楼，远远地，你们听到军舰的鸣笛声。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目不能视，带着我也不过是给大家添麻烦罢了，便在此敲钟吧。高处安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仪式还有别的部分，在岸边的篝火说出口令，并在钟声响起时在书上以血签名。奥尔金先生，华纳先生，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卢卡·奥尔金> 看看有没有什么趁手的工具用来敲钟

“总感觉这个方式有点邪门...但试试吧。”爬下去的过程比往上爬简单的多。把米歇尔拉上去之后就爬下去找华纳。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从怀里掏出《日志》，在他爬下去之前递给卢卡：“也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用……你们先拿着吧！”

<卢卡·奥尔金> 把日志揣着带下去。

<小托马斯·华纳> 那个费南多所说的“证明他是错的”的方法吗，好吧，总得一试。我去林中迅速捡一些干燥的枯枝堆在沙滩上，用打火机生火，做一个简单的篝火。

<米歇尔·维瓦里尼> “华纳先生的笔记里应当记载了口令，要么是‘自由奔放，超越善恶’，要么是另一条古老语言的，问他就行！”

<卢卡·奥尔金> “血就用我的吧。”指了指自己肩膀的伤口。

<米歇尔·维瓦里尼> 送别卢卡后，我便拿起手杖，以稳定的频率，尽力敲响那口旧钟。

<小托马斯·华纳> 我翻找出记载的那两句话，实在是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用上。

<卢卡·奥尔金> “会发生什么，把灵魂卖给恶魔吗？”

<卢卡.奥尔金> “libre y salvaje, mas alla del bien y del mal ! ” 凑在华纳旁边一字一句地念着，用自己的血在日志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卢卡’，“Tizaka Nyarlat belta thalogamag ! 〕”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用力地、一下又一下地敲着钟……我记不得清晰的口令，只记得里面有“Nyarlat”，与奈亚拉托提普的发音有些相似。

我惶恐极了，害怕这是某种邪教的献祭仪式，不但无法帮助我们，反而会让所有人掉进地狱。我的心在颤抖，像被卷入海上风暴的一夜孤舟，颠簸着几乎要跳出胸口，而且颤抖得越来越剧烈，和那日我被伊拉里奥袭击，一路奔至大教堂，又狼狈仓皇地冲进不眠之夜时一般剧烈。那时不眠之夜还是个避难处，此时提及它主人的名字，却让我心中的不安更重。捏着手杖的手越来越紧，敲击的力道也越发大了，震得我右手手臂发麻。

（五）巴萨迪佐

<KP 落衾> 钟鸣第三声,这一次,是回荡在所有人几乎都已经覆灭的空旷战场上,空气中浮动着浓重的硝烟味,这钟响震耳欲聋,几乎要震碎凝固成团的血腥气。

远远地,你们看见费南多神父和伊拉里奥弟兄往此处走来。

“卢卡,您在那书上签名做什么?来此处签吧。”你们听见那穿着西装的男人的声音再度出现,他手中拿着一本厚重的,从封皮到内页都散发着血腥味的书,将书页向卢卡展开。

<小托马斯·华纳> 拿好随身的枪,警惕地看着两人。发现最不想看到的人果然还是要来的时候不由得“啧”了一声。能看到雷蒙和伊普西隆吗?

<卢卡·奥尔金> “你不是那个...”认出了眼前的就是神秘买家。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不!别签!”钟楼上的我听见那声音,手中的手杖险些掉落。

<卢卡·奥尔金> “你是谁,为什么由你来负责?”听见米歇尔的叫喊声后警惕了些。

<KP 落衾> 雷蒙和伊普西隆尚且未归。而那人向卢卡笑了一下:“您称呼我为巴萨迪佐即可,签名能换来您最渴求的东西,这是本伟大的名册,您不想在上面留下您的名字吗?”

<KP 落衾> 远远地,军舰的汽笛鸣响第一声。

<卢卡·奥尔金> “我需要付出什么?”觉得他说的话十分像家中公司里的星探哄骗漂亮素人的那一套,热血仿佛一下子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卢卡·奥尔金> “我并没有‘最渴求’的东西,所以我做不到。”

<KP 落衾> “好吧,我想我们可以稍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人倒也不着急,转而看向了一盘安静站立如同雕塑的费南多神父。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奥尔金先生!千万别听信他的话!”看那人没有执着于签名一事,我松了口气,险些瘫软在地。稳住身形后,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钟楼下方的动静。

<KP 落衾> “神父,您做得很好。”他露齿一笑,仍然打了个响指,随后老神父的身影在一瞬间消失崩解,如同撞碎在一面浩瀚而巨大的墙上。

而费南多的表情直至消失前一刻都是如此地平静和淡然，他望了望伊拉里奥，又摩挲了一下脖颈上戴着的那串与他身上中世纪修士袍并不相符的现代工艺制作的十字架，闭眼迎接了他等待数百年的“超越”——他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见。

<KP 落衾> 那些被你救治的，仍然存活的伤者，几乎都是奇迹般地从致死的伤势中活了下来，还留有一口气，被你从生死边缘拖了回来，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还侥幸活着，但都无一例外地连声对你道谢。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此即为我想向上而去的道路，只因我们为天主之仆。

我用唇语默念着，在喘息之余，才看向了钟塔。

<KP 落衾> 钟楼上米歇尔的身影，他拄着拐杖向下细细地聆听着，而远远地，军舰的炮口对准了这片看似荒凉的沙滩，汽笛鸣响，第一声。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看到了军舰对着这里的沙滩，我也没有打算退却，继续救助着我所能救的人，但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我又一次看向了钟楼。

“魔鬼，引诱为善者，你会下地狱的。”

说完我收回了所有的目光，不知道是为悼念已经魂归主荣光的费南多，亦或者…

<KP 落衾> “米歇尔，您要救下卢卡，那您愿意在书上签名吗？您是我中意的灵魂，我也愿意为您附带施展那么一两个奇迹。”巴萨迪佐微笑，“您的伊普西隆也在看着您呢。”

<小托马斯·华纳> 我掏出枪来，拉开保险栓，将手指放在扳机上。本来跟着两人离开的同伴没有回来让我倍感焦急，但眼下除了等待和警惕别无他法。

<米歇尔·维瓦里尼> 此刻我的呼吸与心跳是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去了。心脏如擂鼓般，一下一下重锤在胸口，比我方才击钟更为用力，几乎要击碎我的肋骨，击穿我的胸膛。

“若是必须要有人签名才能完成仪式……我来，我来签名！”顾不得其它，我连忙甩了甩因用力敲钟而不太灵活的右臂，慌张地咬破手指。

<KP 落衾> 军舰的炮火击中了滩涂的最东侧，炮火带来的耳鸣短暂地覆盖了你们的听觉

<KP 落衾> 有多少尚未死去的，即将幸存的人为之丧命，你们不得而知，在钢铁的眼中，这不过就是一个苟延残喘的狭窄滩涂罢了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敏捷检定：D100=63/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KP 落衾> 你被飞溅起的石块和尖锐物体划伤，同时，短暂的耳鸣和视野的摇晃也让你几乎无法视物，一切仿佛都被沙土掩盖。

<渡边> 伊普西隆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3=1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伊普西隆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0-1=9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被这么一炸，下意识还是先用身躯挡着伤者，避免对方伤势恶化，庆幸只是轻微伤害，我不在意地抹过伤痕，带着伤者尽力往更远地安全处转移，送达后则再次返回了战场，继续往复。

<KP 落衾> 沉闷的机械轴承旋转的声音，随后，炮口对准了第二片尚且完好的区域。“司铎！司铎！救救我……救命……”在这里，你隐约听到了阿尔贝托的声音。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阿尔贝托！快过来！”听到了熟悉的人的声音，我向着他竭尽全力跑去。

<KP 落衾> “我的腿……呜……”阿尔贝托试图朝你爬过来，但他的腿被子弹击中，虽说奇迹让他的伤口止住了流动，但他无法行走。

你几乎能听到沉重的炮弹被推入炮膛的声音——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拼尽全力到他的身边，将他扶起。

“别害怕，我在此处，主在此处，他会庇佑我们。”在听到炮弹入膛的声音，我用尽全力带着阿尔贝托往前爬，如果炮弹射出的话，自己也最好准备用血肉之躯替他挡下了。

“主啊，愿你赐予我们勇气，良善，力量，对抗灾厄苦难。”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感觉自己几乎快死掉，心脏狂跳，已不受我控制。但话说回来，我这一生，又有什么是受我控制的？眼前的黑暗中仿佛出现了走马灯。

我看到我出生，看到抱着婴儿的父母。他们从小就告诉我，他们是以大天使米迦勒为我命名的。他是光明之子，唯一拥有天使长头衔的天使，是天主指定的伊甸园守护者。他将死者的灵魂引向天堂，裁判他们的罪孽，衡量他们的善恶。他统领着上帝之军、天堂之力，他骁勇善战、无坚不摧，他与撒旦辩论，与邪灵征战，誓死维护主的统治。他是秤，是枪，是盾……他的名字的寓意是，谁与神相似？呵，谁在乎谁与神相似？我与这位忠诚英武的大天使，倒是一点儿也不相似。我无秤之公平，无枪之锋锐，更无盾之坚实，我何德何能，竟被他人以大天使之名相称？

我举起流血的手指：“奈亚拉托提普，您要为我施展什么奇迹？”

<小托马斯·华纳> 舰炮的声音突然让我回想起一些烫手的东西，对，不用来添火，该用来熄灭——我马上抓住这个思路，管不了那么多，拔腿冲刺，全力寻找最近的建筑或者拥有通讯设施的渔船。

<KP 落衮> “您想看什么奇迹？让这烦人的铁盒消失吗？”祂好整以暇地拍了拍肩头的泥土沙石，态度随和从容。

<卢卡·奥尔金> “怎么这就开炮了！美国人是疯了吗！”原本只是想趴下躲避炮弹，却见华纳不顾一切地跑向另一边的河滩，有些不知所措。但在此刻不能放这行动不便的迈克尔不管，于是依旧呆在原地听从二人间的对话。

<卢卡·奥尔金> “什么签名，什么奇迹！你不是叫巴萨迪佐吗？”一头雾水，视线不断来往与男子与迈克尔二人。

<KP 落衮>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您担心我是否会欺骗您——您认为诚实或是虚伪与我而言有意义存在吗？”

<迈克尔·维瓦里尼> 我没有回应卢卡，只是静静地放任指尖的鲜血蜿蜒而下：

“一个签名，能换来多少个奇迹？我说出口的，您都愿意满足吗？”

<KP 落衮> “您请说，我会以应当完成的方式去完成他们。”

<卢卡·奥尔金> 思维极其混乱，自己自然不会相信一个来路不正的神棍的话。见迈克尔似乎是想自己来作为交换，脑子很乱衡量着利弊与自己活下来的可能性，但还是坚持着什么：“不是始于你的灾难，为什么需要你来承担？”

<雷蒙>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身边几百尺处此起彼伏，我不禁开始怀疑是否是非现实的可能性——不，胆怯并不是我的选择，至少并不适合这种时候。奥尔金家

父那愁苦的脸孔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对了，卢卡·奥尔金。我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反倒忘记了？

<雷蒙> “——奥尔金!卢卡——奥尔金——!”我重新站起为了躲避炮弹而蹲伏着的身来，为了方便行动将身上的包袱尽数丢在原处，一边直线赶往钟楼处一边大喊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与其说是疑心，倒不如说，我是在害怕，害怕如果说错一个字，就救不下所有人，反而为他们招来更多的灾难。”我咽了咽口水，闻到自己口腔中泛起的血腥味。喉咙因紧张而干燥如沙漠，声带的每一次振动都为我带来更多的痛楚。

<卢卡·奥尔金> “人类的故事...不需要外物来干涉!”自己的身形在人群中明明十分高挑，但不知为何此刻却又十分渺小，只是尽自己的努力阻止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算，就算你们已经干涉过了，为这一切推波助澜。但接下来的一切...”

<卢卡·奥尔金> “米歇尔，我们不是玩物，不要听从他们的话!”

<KP 落衾> 你一路四下翻找，在你们来时的那艘渔船的船舱内部，发现了一个小型的无线电设备。

<小托马斯·华纳> 我立刻输入电报码，将需求尽量简明易懂地打出来。反正，决不能让冲突继续下去随他们的愿了。“这里是小托马斯华纳请立刻通知哈瓦那军方停止攻击此次武装冲突乃有人故意谋划为之请哈瓦那军方停止炮击松树岛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

输完后长久地趴在电报台旁喘气，一时间不知道埋怨自己反应太慢好还是滥用职权好。但是某种程度上，能感觉到自己确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KP 落衾> “我们等待二十分钟 J.P.安德鲁斯”对面给出了短暂的回复。

<小托马斯·华纳> 听到答复后我立刻用最快的速度返回海滩，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内怎么停下阻止那边的巴萨迪佐和伊拉里奥，彻底停下混乱的局势，想，快想想……

<KP 落衾> 在经过海滩的时候，你看到在死尸当中寻找活人后又将幸存者救起的伊普西隆

<小托马斯·华纳> 看到他还安全稍微安心些，我想跑去帮忙并了解一下情况

<KP 落衾> 原本将要在五分钟后响起的炮声却突然消失了，军舰短暂地陷入了沉默当中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发觉到声音突然消失，我加紧带着阿尔贝托往安全之地移动，双腿啊，再用力一些，让我再努力些，背负更多些。

<KP 落衾> 你搀扶着阿尔贝托，一瘸一拐地来到了被你救治起的其他一些伤者当中。在先前被炮弹炸毁的那半边岛屿，有许多一息尚存的人消失在弹坑中，尸骨无存。

原本安静地位于松树岛一隅的小沙滩上此刻化作最可怖的遍布血与尸骸的地狱。你不知道为何一个小小的抗议冲突会演变成如此惨烈的景象，也不知为何人们会在狂热中恨不得将敌人杀之而后快，你只知道此地有人受苦，有人蒙难，有人还在祈祷着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KP 落衾> “司铎……我们错了吗？是我们做错了吗？”因为疼痛，阿尔贝托哽咽着，倒吸着凉气，低声梦呓般地喃喃。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咬着自己的唇，努力抑制着自己的呼吸：“阿尔贝托，没有人做错，没有任何人是错的，错的是贪欲，是险恶，是一切一己私欲…”

<KP 落衾> 你看见华纳从某一艘渔船上飞奔出来，往海滩的另一侧跑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记得我说过的吗？主会庇佑良善者，苦难者，现下仍然还活着的我们就是最好的证明。”

看着华纳往那边跑去，想必是为了要使美军停下炮火吧。

我转过身朝着阿尔贝托，平复下所有情绪后，尽力让自己的神情得以为他们带来安心：“无需担忧，梵蒂冈的权柄借由着我之手，天主的庇佑已经借着他的仆从，到达此地了。”

随后我继续回到战火区，去救治其他的伤者，逝者以逝，我无力挽回，但我仍可尽我所能，救入目所及，力所能及者，这就足矣。

因我只是烛火，只是灯，而非太阳，得以遍照大地。

<KP 落衾> 原本将要在五分钟后响起的炮声却突然消失了，军舰短暂地陷入了沉默当中。

<KP 落衾> “——但接下来的一切，你们要自己走完，是这样吗？”巴萨迪佐拍手笑起来。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奥尔金先生……即便如此，若不接受外力，现下的事，又当如何收场呢？若代价只是我一人……玩物不玩物，又有什么要紧的？”

<卢卡·奥尔金> “就算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这一切也还是会发生。不论是西班牙，还是美国...你可以用自己来换取一次和平，那第二次，第三次呢？”

“美国人...我暂且不提。虽然让我来说确实有些可笑了，但是这些古巴民众想要的，想要去争取的，他们签下的名字，又与你签下的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米歇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不知道第二次，第三次应该怎么办，但奥尔金先生，您能告诉我，这一次该怎么办吗？若眼前这一次都无法挽回，又谈何第二次，第三次？”

<卢卡·奥尔金> “不，不是这样...你不能让他们的选择与决心变成一个笑话！”

<卢卡·奥尔金> “如果这一切会因为一个签名终止，那为什么不在故事发生前就许愿把所有美国人驱逐出去？这就是一场骗局！”

<KP 落衾> 正在劝慰着阿尔贝托的伊普西隆，忽然感受到身边多了一人，回头一看，发现是方才跑进其中一艘渔船的华纳。

<小托马斯·华纳> 我有些泄气地说道：“只能让那些铁盒子停 20 分钟。这边怎么样。”

接近自暴自弃地挠了挠头，继续道：“那边有麻烦的东西露面了，我也不知道卢卡的拗劲能不能扭过维瓦里尼……但是总之，如果我们没法直接阻止伊拉里奥的话，我想试试看化解这次冲突，不应该有更多的伤亡了。”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已尽我所能，正如你所见。”我让开了身躯，让华纳得以看见幸存者，“或许我当去，但我无法心安，此地伤亡者太多，与魔鬼交易无疑与虎谋皮，没有人可以是下一个浮士德。”

<小托马斯·华纳> “……你也见了那个巴萨迪佐？啧，总之快些转移吧，没一会儿下一轮炮弹又要开始倾泻了。”我放眼看看周围，被炮弹轰炸的地方外还有其他在活动的人吗。

<KP 落衾> 还有一些似乎留有一口气，努力挣扎的人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不曾见过，如果码头一睹也算，但我心有所念，此为魔鬼。许是主之告诫吧。劳烦您帮把手，我会尝试将更多伤者带往此处。”

说完我就直接往还有一口气的伤患者径直而去了。

<小托马斯·华纳> “好。”没有多做犹豫也开始帮忙去搭救伤者。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这只是他的一时兴起。伊拉里奥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故事开始于 1537 年，若我能在当时阻止，我也会的。现在，已经晚了四百年。”

“这件事，以一个签名开始，那自然，也可以以一个签名结束。”

<KP 落衾> “您若是签名，我便让伊拉里奥弟兄得以随神父而去，如何？”巴萨迪佐支着下巴耐心地听你们说了半天，却又像是完全没听那样，手指向一旁被强迫显现在篝火旁的伊拉里奥

<卢卡·奥尔金> “什么，伊拉里奥...他的那个模样你也看到了，你会变成第二个他，第二个伊拉里奥，第二个库柯，你会失去自己的初心与理念，我们也会失去一个名为米歇尔·维瓦里尼的伙伴，这就是想要的东西吗？”

“你现在签下了！我就敢保证，下一次的签名就会因你而起！！！这是一个不会终止的轮回！！！”情绪激动起来，声音也高昂了不少。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奥尔金先生……你所言不无道理，只是……我很累了。伊拉里奥，他该怎么办呢……”我叹息，这样轻微的动作，也牵动了干渴喉间的肌肉，带来一阵刺痛。

<卢卡·奥尔金> “下一次的米歇尔，也会这么想。”

“请不要陷入这个轮回...”

“如果你真要想拯救人类，那就以人类的方式。”咬咬牙，决定豁出去，“在这里不断地敲钟警醒他们，或者现在下来跟我去沙滩上救人，那里一定有许多伤患需要我们帮助。”

“借用外力结束的争斗算什么呢，就算结束了，结束的又是哪一方的生命？你想让所有的美军都消失，可怜这些古巴的老百姓吗。还是让古巴人都消失，

成全美国人？”

“如果你担心的是伊拉里奥...我说过的，他至今还没有超脱出人类的思维，把他绑起来用炮火轰炸，一定会让他灰飞烟灭。”

“把仇人的头按在马桶里是一件很爽的事！虽然这里没有马桶但是海水也没有区别，我希望你试试！”

<米歇尔·维瓦里尼> “要是您真能绑住伊拉里奥的话，倒是可以试试。”

“为了你可以不签名，那就不会让你失望。”虽然嘴硬，但心里却想着如果抓不到伊拉里奥就随便抓个囚犯混混给米歇尔按。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又叹了口气：“按不按倒是其次，只要你能抓得住他。我唯一忧心的，也只有这一点罢了。”

我感觉自己的大脑供血供氧都不足了，因为我脑中只有一片空白，思考也几近停止。声带紧绷到极致，发出的声音已然嘶哑，我以为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我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了。我放下已经满是鲜血的手，再次转向奈亚拉托提普：“我想看看奥尔金先生能做到哪一步，您有这个兴趣吗？”

<KP 落衾> “你们要抓这伊拉里奥做什么？”巴萨迪佐的手指动了动，随后伊拉里奥的行动如同被解除了冰封的人偶那样，慢慢活动四肢，他听了你们先前讨论的内容，并不感到恐惧，而是表情仍然平静，微笑着看你们。

“能做到哪一步呢？奥尔金先生。”巴萨迪佐慢条斯理地重复了一遍。
<KP 落衾> 第二声炮响，发生在距离你们稍近的地方

<KP 落衾> 沉重的机械轴承重新运转，二十分钟过去，军舰的炮口依约开始转动移动起来，炮弹上膛。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我努力带着我能带的伤者往安全处努力移动，又开始痛恨起自己身形矮小，无法带更多的伤者。

<小托马斯·华纳> 我尽力搭救能搭救的人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敏捷检定：D100=10/5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敏捷检定：D100=13/6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KP 落衾> 第二炮落在你们先前站着的位置，幸运的是由于离你们稍远，飞溅的石子并没有击伤你们。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这或许是主的庇佑，为了让我得以再救下更多下更多的人。

我没有被炮弹炸飞神志，依旧像是旁若无物一般带着伤患往安全地带移动。

<小托马斯·华纳> 炮弹落下的声音在耳边炸开，亲历战场才能知道那是多么震耳欲聋。但是无所谓了，无所谓了。我一遍遍搬运负伤者，我只想做我觉得还算正确的事情。

<卢卡·奥尔金> 别无他法，对着伊拉里奥连开三枪

<渡边> 卢卡·奥尔金进行手枪检定：D100=46/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卢卡·奥尔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手枪：P=19[惩罚骰：1]=19

<渡边> 卢卡·奥尔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手枪：P2=28[惩罚骰：3 9]=98

<渡边> 首席执行官进行敏捷检定：D100=72/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撕下袍角包扎好伤口，摸索着从钟楼上爬了下来，或者说是滚下来。从积水里挣扎着爬出来后，我一瘸一拐地跟着枪声走到卢卡的方向。

<KP 落衾> 巴萨迪佐的手搀扶了米歇尔一把，让他顺利地到了卢卡身边

<KP 落衾> 伊拉里奥被卢卡击中了两枪，你们看到他的修士袍子上淌出深色的血迹。

“您要拿我怎么办呢？”伊拉里奥并不胆怯，也并不害怕，而是保持和煦的微笑看着卢卡，“您击中了我，现在我任您处置。”

<KP 落衾> 第三声炮响，落在离废墟只有一尺之遥的地方。

<KP 落衾> 军舰的炮口移动，在这个视野范围内，已经能够看到美国国旗，仍然是炮弹上膛，机械轴承旋转，你们在这硝烟遍布的地方，几乎要习惯了这种声音。

<渡边> 伊普西隆进行敏捷检定：D100=22/5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敏捷检定：D100=29/6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恐惧即为死亡本身，无需惧怕，只需坦然直视。

背负着新的救助者，我默念着，我不住默念着。

主所告诫的，此为死门之试炼。

<小托马斯·华纳> 专注于手头的事情总能让我轻松一些，至少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不去想，不去管，所以不用担心。事在人为。我只是一遍遍地扶起伤者，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KP 落衾> “三分钟后清空海岸，重复一遍，三分钟后清空。”远远地，从军舰处传来广播通讯的声音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阿尔贝托，快，华纳，帮把手，我们要尽快带着他们往松树林里去…再在这里大家都会死…”

<小托马斯·华纳> “知道了，知道你嗓门大火力猛了。”说点没意义的东西也算是自我调节的一部分吧。听到伊普西隆的话后赶忙过去搭把手：“总之，尽我们所能。”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竭尽全力带着人往更安全的地方过去，从未有一刻痛恨自己如此微弱，但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咬死着让痛处刺激我不再深究自己这个问题。

<小托马斯·华纳> 安全是这般弥足珍贵的东西，而火力又是那般不讲道理的东西。个体的局限性，该死的个体的局限性。我闭上眼睛，全力呼吸，救一个便是一个。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没预料到会被搀扶，只是迅速地收回手，点了点头就站到卢卡身边。袖口还滴着水，看上去大概相当凄惨落魄。听到伊拉里奥的声音，我不安地询问：“奥尔金先生，他，还没死吗？中了枪，也没事？”

<卢卡·奥尔金> “你…”端着枪缓步靠近，在途中更换了一个弹匣。随旧弹夹因被抛弃而夹落地，令沙子溅出飞屑，就好像那枚炮弹般。同时也是在第三声炮响后，才不顾一切地冲向伊拉里奥，把他扑倒在地抵近射击，打断了他的双手。

<KP 落衾> 伊拉里奥的手腕断裂，露出白森森的骨茬，他仿佛已经失去了痛楚，只是淡然地看着自己的手，看了一眼巴萨迪佐先生，目光平静地直视前方，仿佛

这百年来他都如这般，静默地行走在人世间，与历史与影随行，并不在意你们如何处置他。

<卢卡·奥尔金> 对人类开枪还是有些超脱自己的接受能力，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几乎无法呼吸。最后一枪放在他的额头，但还是没有下手，转为打断他的双腿。确认他失去行动能力后把他往米歇尔的方向拖动。

“当然不会让他死，还等着你亲自把他的头接近水里。”其实已经吓得半死，但还是故作镇定地回答米歇尔。

<米歇尔·维瓦里尼> “炮声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斟酌了一下用词后才开口，“处理掉他。美军那边，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能让他们停火……还有很多伤员需要帮助……”

<卢卡·奥尔金> “把他...关进蓄水池吧，和他的罪孽一起。”

<米歇尔·维瓦里尼> 勉强算是冷静下来，停摆的大脑也开始吱呀吱呀地转动了：“你之前……提到过水。费南多神父是溺死的，门德斯也是死在水牢中，可以试试……能不能让他也溺死。你说的，按进马桶……说不定，意外的有用。”

“蓄水池，那边还有水吗？还是，只剩尸体了？”

<卢卡·奥尔金> “应该还有...”一手拖着伊拉里奥，一手牵着米歇尔往蓄水池的方向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听见卢卡把伊拉里奥拖过来的声音，默默攥紧了手指，注意倾听巴萨迪佐那边的动静，顺从地跟着卢卡来到蓄水池边。

<卢卡·奥尔金> “我们先把蓄水池的盖子挪开，由你把他踹下去。”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点了点头：“好。”虽然这辈子还没有踹过人……

<KP 落衾> 卢卡在仓促之下用脚挪开了蓄水池的盖子，因为前几天下过雨，又因为涨潮，里面的尸体因为积水太多而被淹没。

<卢卡·奥尔金> 那我把米歇尔推到伊拉里奥前面，给了他一个方向：“踹吧。”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咬了咬牙，用尽全身力气往下踹，踹完甚至险些失去平衡，差点摔在地上。

<KP 落衾> “三分钟后清空海岸，重复一遍，三分钟后清空。”远远地，从军舰处传来广播通讯的声音

扑通——伊拉里奥被你们踹进了水池中，和他过去曾亲手杀害的尸体一

起，眼睛也如同那些尸体一样平静地看着天空——他会在这里度过漫长的死亡，而这对他百年的怪物生涯来说只不过是一瞬。

落水的声音很轻，转瞬间淹没在军舰的通知中。

<卢卡·奥尔金> 还来不及惊讶与军舰的通报，身体就主动起来把蓄水池的盖子合上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三分钟……我们只剩三分钟了，奥尔金先生，海滩这里还有多少人？！”来不及因为亲手（或说亲脚）将一个人送上死路而心神动摇，我焦急地询问。

<KP 落衾> “你们处理了我无用的仆从，现在轮到我来报答您们吧。”远远地，你们听到巴萨迪佐的笑声，“这铁盒吵得人心烦。”

一瞬间，天空昏暗下来，令人牙酸的，千吨重的金属被扭曲时，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空气中扩散着不似人声的尖叫，重重地敲击着你们的耳膜。腐烂的臭气四溢。海面上，升起高耸的、旋转的猩红色触须，它们将军舰卷起，扯烂，如同摆弄一个破布娃娃。扭动的卷须和流着口水、猩红色的，尖叫的怪物般的血盆大口纠缠在一起。数以百万计的像绳子一样的卷须不断蠕动扭曲，纠缠在一起，碧绿色的眼眸凝聚着星辰的光辉。

<渡边> 伊普西隆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9/44 失败，伊普西隆的 San 值减少 1D100=87 点,当前剩余 0。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卢卡·奥尔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6/58 失败，卢卡·奥尔金的 San 值减少 1D100=79 点,当前剩余 0。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3/72 成功，米歇尔·维瓦里尼的 San 值减少 1D10=10 点,当前剩余 62。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雷蒙的 San Check:

<渡边>1D100=98/83 失败, 雷蒙的 San 值减少 1D100=84 点,当前剩余 0。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2/67 失败, 小托马斯·华纳的 San 值减少 1D100=4 点,当前剩余 63。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目睹到可怖真身的那一刻, 我在想什么呢
在意识彻底褪去的最后一刻, 我在想:

如果我未能引燃自己、发出光热, 那光当要如何在人前照耀, 好使
他们看见善行, 光荣在天之父?

而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
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主啊, 你的仆从已竭尽所能了。

<KP 落衾> 祂把军舰卷走后就携带着漫天的乌云和四溢的尖叫消失不见, 唯独留下陷入谵妄的伊普西隆、雷蒙与卢卡·奥尔金。华纳目睹着祂的降临, 又见证了祂的伟力与祂的离去。而那事物, 虽然拥有足以击碎人心的力量, 身陷黑暗的米歇尔却早已见过比其更为诡谲的迷雾。

乌云离去时, 海面恢复了平静, 除了炮击带来的凄惨痕迹之外, 一切都在霎时间陷入安静中, 唯有海鸥的声音在鸣叫。

五、终局——归港的荷兰人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奥尔金先生，奥尔金先生？”我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得呼唤卢卡的名字。只是……海滩上寂静得诡异，无人回答。

<小托马斯·华纳> “……哈啊……”那股力量，那种姿态，无法理解，令人胆寒。我倒在海岸上，感觉脑海里的某个部分被抽空，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还不如让军舰的炮火砸下来。或许我确确实实死了一遍……不，不，心脏还在跳动，我在思考。清醒一点……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确确实实在这里。我是小托马斯·华纳，在做我的工作，然后见到了无法理解的存在，仅此而已。

对了，其他人……其他人，还有活着的人。我翻身起来，试图寻找伊普西隆和存活者的身影。

<卢卡·奥尔金> 在看到那事物的一瞬间，仿佛世界都被击碎，重组。

无论是炮弹的轰鸣声还是尖叫声，海鸥的鸣叫，万物之声都化为了一种诡异的图案。像是压迫眼球时产生的黑白色万花筒，伴随着‘沙沙’声不断地旋转、变换；像是绘画时排的线条，是人为可控的整齐；又在瞬间恍若陷入烟火一般无尽的璀璨。

我以为自己在拍照，把这些声音都用相片记录下来，相机是我的眼睛。扯了扯身旁不知是谁的袖子，是谁也好，只要听我叙说这一切。

但是我所见的一切，天空，大地，大海，却又与声音恰恰相反，变成了像是孩童恶作剧后的娇嫩笑声，像是电台信号切断后的高频噪音，像是从空中传来的空灵之声——是谁在奏响钟声。

在恍惚中看到了倒带的声音，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

“不是始于你的灾难，为什么需要你来承担？”

反倒是卢卡·奥尔金永远的陷入了轮回。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清醒的意识彻底褪去之后，突然想起了费南多的话，若是世间苦难无穷无尽，又该如何？

努力照亮，努力，不想徒留遗憾，周围遍地都是等待着要拯救的，似乎看到的遍地都是死尸，哀嚎声在大脑内不断回传。

“主啊…你的仆从，已竭尽全力…”

这么喃喃着，我伸手向着虚空的伤者伸手，时而是费南多的模样，时而是瓦德兹蒙席，时而是波尔本蒙席，时而是米歇尔，时而是阿尔贝托，时而…是我自己。

然而捧起来的也只有碎沙，在那之后似乎我也不再说话了，只是走过一处又一处，捧起碎沙，又放到一旁，再捧起碎沙，是最虔诚的信徒，但多半按照此刻而言，也只是最古怪的疯子罢了。

一次又一次，似乎没有疲倦的时刻，甚至时不时还有低声呜咽。

<小托马斯·华纳> “……罗韦雷……先生？”寻找着伊普西隆的我听到了那句话，向着他靠近。但见他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后，不好的预感马上将心拉到低谷。我意外地，有些理解这种重复行为——一种症状、一种疯狂。是啊，见到那样的光景……或许没有疯掉的自己更为奇怪。

我加快脚步靠近伊普西隆，拉住他的肩膀。即使、即使是无谓的尝试，我也想去做做看。就像我们刚刚在这里尝试救下更多的伤者一样。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被人拉扯着肩膀也只是回过身去看了一眼，或许狼狈的满脸血污和泪痕，甚至还有泥沙，随后捧起了一小撮沙，放在了对方的掌心里。

然后回过身，周而复始。

<渡边> 小托马斯·华纳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97/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小托马斯·华纳> 我……我有些茫然无措。以这种形式，唐突地失去重要的同伴。他活着，如果这样的状态也能说得上活着。但是望向海那边，始作俑者就像从未来过一样，海面风平浪静，好似一如既往地和平。

我捧着沙土，思索半晌这属于哪种教义，自然也无果。不，不对，又为什么要按照我不擅长的想法去摸索呢？而伊普西隆还在那里继续着他的救助工作。

不应当这样。

我快步靠近他，手中的沙土重归沙滩，这次抓住了他的手腕说道：“伊普西隆，可以了。你救下了这些伤者。你很辛苦了，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已经…可以了。”已经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像是唤醒沉眠者，又像是临终告别。但这，又确实是自己想说的。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被抓紧了手腕像是被激发了什么似的，有谁也这样抓着过我的手，在哀求什么…

在哀求什么…？

地上的尸体，伤亡者似乎更多了，像是在愧疚，在赎罪，在苛求自己一般，克莱因色的瞳空洞的，带着止不住的泪水直直看着华纳，随后一边撕着自己的袍子，给华纳的手缠绕着，然后用还能动的另一只手，捧起细沙，一点点，一点点地撒在上面。

<小托马斯·华纳> 他听不到。这个事实给脑袋重重地来了了一下。面对结果，我束手无策。除了伊普西隆，其他的伤者也未见到能保持理智的人。啊……上一次这种感觉在什么时候？家里的那声枪响将生活撕裂？还是尤利西斯不告而别的早晨？

我看着掌心的细沙轻轻摩挲，像是尝试触碰他正在体验的一切。说不上来的不快扭成一团，焦躁快把我劫后余生的理智烧干净。如果言语没有用处，我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我想说的传达不到，我又该做什么呢？

鬼使神差地，我拿出了随身的手帕，伸出手轻轻帮他擦拭脸上的泪痕和灰尘。至少我觉得，还是更体面的衣着打扮适合伊普西隆。

“……对不起。”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我先去找其他人。你就在这里，好么。”我知道他大概不会回复，但还是以劝慰的语气说出口。我彻底清醒过来，灾难结束还需要收尾，我还得确认其他的人的状态才行。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有什么在碰着我的脸吗？

抬眼看到的待救者，视线里的这个人似乎不只有伤痕，还有着某种的…某种我已经无法再理解的情绪…

于是我停下了原先的动作，抬手像是在安抚孩童一般，轻轻拍着他。

“主…会来到你的面前…你虽见伤痕，知晓受伤，但也会痊愈，主会庇佑所有人…”

一下，又一下，随后停下了动作，又回到了原本的状态，开始捧起了细沙。

<小托马斯·华纳> “……我想也是。”我看着他又一次捧起细沙，干哑地笑了

两声。他说得对，再过两天、三周、数个月，无论是我还是松树岛，终将从伤痛痊愈。但我不会忘记这股阵痛，不能忘记。我最后望向伊普西隆的背影，无言告别。再转过身，往沙滩的另一边走去。

我还得走下去。

<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 目送着华纳起身离开，即使死尸不曾有过减少，即使知道自己还需要顾及其他，虚假的，不存在的伤患，还是在那一刻，高举着捧着沙，任由着海风卷走。像是某种祝福。

游者啊，无论人生多么艰难，总会有某些瞬间能让你体会到活着的快乐幸福，你总可以同更倒霉的日子做比较，即使在艰难险阻中，旅途的钟声也不会停歇。

愿你，一路平安，在跨越死地之门后，得以迎来全新的人生。

当然那也只是一瞬间的迷怔，我再次放下手，一路而去。

一捧捧的细沙，终究是在堆积成塔。

一如仍有理智时的我所做过的。

<KP 落衾> 受了伤的、未受伤的、已死的、未亡的、年轻的、年老的——人这一生全部阶段都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呈现在战场上。

一些人为那海中的庞然巨物嚎哭，悲泣；一些人大笑，尖叫；一些人欢笑，歌唱；一些人瞥见了宇宙的真相，却憾于无法理解，拖着受伤的四肢坐在宛如群忙的人群当中怅然若失。

“我们是错误的吗？我们是错误的吗？我们是错误的吗……” 阿尔贝托的眼眶中盈满泪水，不断地喃喃低语，显然也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谵妄。

这场争端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死去的除了先前与伊普西隆、卢卡、雷蒙同乘的那位老人之外，还有唐娜·埃尔南的丈夫，华纳先前在公园门口见到的那名卫兵，一位眼熟的旅馆服务员，安东尼奥弟兄，和他的几位同学……为了信念而战斗，却因为无形的伟力而被扭曲心智，在狂热中死去的人们不计其数。被炮弹炸断的双臂和双腿随处可见，不知它们原来究竟属于何人。还有干尸——被掏空了心脏，胸腔如同蛛网一样裂开的干尸，在他们附近，活着的人却总是最多的。

海滩安静得可怕，干燥而温暖的风穿梭过这片七零八落的滩涂，炮弹的

声音远去，而一切都已经终结的无名的钟声却在你们心头盘旋，巴萨迪佐将这一切弃若敝履，他或许已经离开，又或许仍然在头顶高悬的寰宇中嘲讽地注视着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已经发生的、或是即将发生的一切。仿佛为了印证这个想法，风中海鸥的声音有一瞬扭曲成了轻笑，预示着群星之间，仍然存在一双漆黑如同漩涡的双眼。

<米歇尔·维瓦里尼> 世界是那样静谧，大地缄默如谜，若是忽略浮动于空气中的硝烟与鲜血味道，几乎与清晨时一般祥和安宁。我想是不用担心有人会被我那空无一物的眼窝吓到了。我僵直地站在海滩上，面对着大海的方向，睁开了眼。湿透的袍子贴着皮肤，污水沿着头发往下淌，仿佛毒蛇滑腻阴冷的舌尖，细细地舔过颊侧。水珠自指尖滴落，在泥泞中砸出“啪嗒”轻响。咸味的风从遥远的海上吹来，沾染了一路的血腥气与腐臭。它以最轻盈的姿态拂过我，与它拂过一根羽毛、一片树叶，或是一座墓碑时并无二致，无声无息，无影无形，不多做哪怕片刻的停留。风吹散身上的湿气，水分的蒸发又催生出寒意。那寒意从皮肤渗入，渗进骨肉血液，使得骨髓深处亦隐隐地作痛。我以为我会痛得蜷起来，被碾碎、被挤压、被糅合，最终向内坍缩成一个致密的点，而后就这样消失。但我只是站着，四肢完好，像个正常而健康的人，眺望着我再也看不见的、也从未有机会触及的远方。

心脏还在跳动，我却觉得它已经被掏走了。我分不清那是心跳的声响，还是海风灌进我空洞胸膛所发出的沉闷回声。衣角被轻轻地拉了拉，我下意识地伸手触碰，却又停在半空，而后颓然落下。不，我不敢去牵他的手，不敢触碰那可怕而残酷的真相。光凭听觉虽然勉强，但也足以拼凑出大部分事实。况且即便是失去双目的我，也感知到了那恐怖的存在。

什么能令暴乱的人群在瞬间收手消声？什么才能让一艘军舰发出那样的声音？祂现身时便已抵达我的意识之中，而后传递五感的神经信号才姗姗来迟。我眼前，或说脑中，亦出现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光辉。如目睹百万星系熊熊燃烧，刺痛的雪亮能海啸般将人彻底淹没，令人忘己，又无时无刻不彰显着宇宙中最深沉的黑暗与奥秘，认知触及的一切都迷失于祂的阴影里。我不知道祂为什么没有摧毁我的精神，湮灭我的意志。或许祂认为让我落入圈套，却又放我生还，这才是最滑稽的落幕；又或者，祂不在乎。

何等的魔鬼啊……费南多与伊拉里奥，追求真理四百年以臻超越，千百尸骸砌成觐见天主的血色长梯，而祂视他们为“无用的仆从”，一个响指即令四百年苦修灰飞烟灭。祂口称“报答”，却在谈笑间将希望变作羞辱，送这炼狱降临。我早就明白，不管多少人，多漫长的时间，在祂眼中也不过是一粒尘埃。祂起了兴要作弄取乐，再盛大的编演也不为过；祂兴致散尽，也从不会在意如何收场。然而不论多少次，我都会因为神与人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无力，而感到彻骨悲凉。

但我便要因此把责任推卸给祂吗？不，是我，是我的愚蠢、软弱、自私、偏执、狭隘……才铸就了今日的错与祸。是我，鲁莽地舍去双目，结果在今日这般重要的时刻，不但出不上力，还处处拖累他人。是我，明知仪式有异，还仍鼓动他们一试，召来了奈亚拉托提普。是我，自以为能用我一人换所有人，与卢卡相持不下，浪费了炮火停歇的宝贵时间。是我，明知不可听信邪神的承诺，却在最紧要的关头退缩，罔顾后果，但求一死解脱。

命运的审判并无不公，存活于我绝非恩赐，而是最酷烈的惩罚。祂的死荫已悄然散去，从此刻起，我将服我的刑——有一息尚存，则刑期不满——至死方休。

<小托马斯·华纳> 我沿着原路返回钟楼，寻找同伴的路途变得漫长，好像每走一步都会拉长脚下的路。是太累了，各方面地太累了。可怕且庞大的安静压得我心烦，可是并没有时间给我心烦。路过许多人的死亡，我终于看到了站在那里的米歇尔。

“……维瓦里尼。”我喘着粗气尝试呼唤他。拜托不要整个岛就剩我一个清醒，我脑海里碎碎念道。

<米歇尔·维瓦里尼> 站立的时间太久，我几乎以为自己变成了水中倒映出的一个影子，直到华纳的声音将我唤醒，凝滞的时间才重新开始流动。我慢慢地，转动僵硬的脖子，回过头去：“华纳先生……奥尔金先生，他……好像，不能回应我了。其他人，是不是也……？”

<小托马斯·华纳> “老天啊……还好你还是清醒的。”能归功于他看不见那个骇人的巨物吗？我不清楚。我只觉得高悬的畏惧终于掉了下来。我看看旁边倒下的卢卡还有雷蒙，开口道：“是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还能沟通的人。罗韦雷

先生也……”

<米歇尔·维瓦里尼> “伊普西隆……他们都……”我心里似乎并不惊讶，也不悲伤，像是早有预料。至少，至少华纳还活着。但，这是因为他知晓巴萨迪佐的真实面貌吗？祂还会找上他吗？这惶恐会如附骨之疽般伴随我……不过又是受刑的一部分罢了，“我们……要怎么做？联系谁，可以来救援生者，掩埋死者？奥尔金先生与雷蒙先生，还有伊普西隆……至少要把他们带回本岛去……”

<小托马斯·华纳> “走得动吧，我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你看不见东西，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去休息吧。渔船上有通讯装置，我会去联络支援的。发生范围如此巨大的公共灾害事件，是该那些强权机关出面的时候了。”我走过去尝试牵引米歇尔，“卢卡、雷蒙他们……我会处理好他们的问题的。我会的。我记得这里也有本地的医院……就是不知道这座岛上还有多少人也看到了那个东西，多少人还活着。”

<米歇尔·维瓦里尼> “……好，救……能救的人就好，”多余的话只会引起他的忧虑，于是我点点头，撑着手杖往华纳的方向走去，手掌攥紧握把，好像要把花纹都刻进掌心。这根手杖，它会提醒我，我犯下的所有罪孽，“奥尔金先生的相机，我下来前，留在钟楼上去了。不知道他拉我上去的时候，有没有磕坏……”

<小托马斯·华纳> “……我会记得拿回来的。现在，你别顾虑那么多。你还活着，这才是现在要紧的事情。”我领着他慢慢往码头的方向走去，期间时不时观察他的动作和神态。“都结束了。答应我，别想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知道，”我顺从地跟着华纳的牵引向前走去，在码头随便找了一处坐下，“我就在这里等你。你去做该做的事吧，我会一直在这，不会走动的。”

<小托马斯·华纳> 虽然放心不下，但我也不再多言。到此地步，又还能多说什么呢。我又找到船上的通讯装置，和古巴政府和美国海军官方联系，简单说明情况，尤其强调这里需要人力和物力来清扫炮轰过的战场。

<KP 落衾> 兼任了古巴政府与美国军方桥梁的人原本是格雷罗上校。但显然此事已经远超出他的职权所能下令的范围，他也震惊于你们竟然在炮击发生的时候活了下来。从他简单的陈述中，华纳听出这场炮击是由军事指挥总部直接下令的，显然除了明面上的海军驻哈瓦那总部之外，美国还有另一双眼睛在暗处时刻盯着

哈瓦那的动向——这与那已经回归星辰之间的神秘之物是何等地相似。

格雷罗上校答应了会尽快派小艇来接你们，留驻哈瓦那的部队也会之前来打扫战场。他将此事称作为一场“小规模冲突”——的确如此，和滑铁卢，和凡尔登比起来，死亡的不过是数十名游行群众，不过是数十名士兵，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役伤亡人数都远超你们所见的尸体总量，但一些人的傲慢就是如此：少数人的死亡于他们而言并不是死亡，多数人的和平对他们来说就是真正的和平。

上校是亲自来的，他没有问那艘突然在卫星中消失的军舰究竟去了哪里，或许是被上级勒令停止再过问此事。你们将还有一口气的伤者搬运上小艇，将已经神智全无的同伴领回哈瓦那本岛：伊普西隆捧着他手中无形的砂砾，而卢卡以懵懂而好奇的眼神凝望着天空，仿佛从那上面降下的星辰能落进他的眼中。

瓦德兹蒙席被害的案件终究被官方定性为共产党人的阴谋。在今后的数十年内，古巴共产党都背负着种种污名活动在暗处，直到菲尔德和劳尔以铁血手腕洗涤政府，正如主教所言，赤红的滴着血的星从东方升起。

然而那都不是小托马斯·华纳和米歇尔·维瓦里尼所能够预见的未来了。他们拖着疲惫而残破的身躯，回到最初的那一晚众人相聚的晚餐长桌前，而这里只剩下两对刀叉。

<小托马斯·华纳> 有些事情或许可以说结束了，但它还不会过去——尤其是对于生者而言。我望向米歇尔，率先开口：“那么，我的工作也要告一段落了，何况还要处理卢卡和雷蒙的事情，我肯定要回美国一趟。至于再后面的打算，后面再说。你呢？”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会将瓦德兹蒙席的尸骨送回梵蒂冈，再回来，留在此地，陪伴波尔本蒙席与伊普西隆，”我摸着刀叉冰冷的末端，轻声回应，“奥尔金先生与雷蒙先生……就拜托您了。”

<小托马斯·华纳> “留在这里……好吧，我明白了。”我抽出一支烟点火，借烟草的味道放松放松。能清晰地感觉自己的理智也要随着烟一同飘走，我知道我在犹豫，在酝酿。到底怎么简单明快地对我的想法进行总结合适呢。

“维瓦里尼先生。”我最后选了一个最含糊不清的方式，“以后……请继续做一个清醒的人。人活一世，我们选择，我们承担。以及，您可以试试为自

己而活。以上。”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理解您的好意，也感谢您的建议。华纳先生，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唯一的愿望，是您也能放下。”

<小托马斯·华纳> “我总是会的，我总是会的。”我坏笑着重复了一遍，“不过您不打算采纳我的‘意见’，那我也难说您的愿望能不能实现。那我们，各自加油吧。”我收起笑容，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暗自在心里嘲笑自己的幼稚。但是没关系，毕竟，我就想这么说。

<米歇尔·维瓦里尼> 我也淡淡地微笑了下：“华纳先生，等美国那边的事情处理好后，请务必联系我。我会在哈瓦那大教堂，静待您的音讯。以及……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KP 落衾> 烛火荧荧，你们在短暂的对话之后，沉默地用完了在哈瓦那最后一晚的晚餐。

食物原本是这样味同嚼蜡般的存在吗？英格兰旅馆的夜晚原来如此安静吗？夜色从今日起竟然变得如此沉重，压在你们的肩头，使你们有如那擎天的阿特拉斯，黑暗一侧的所有秘密与宇宙的诡谲都被你们负在颈上，你们行走在人世间如同孤独的鬼魂，一如费南多和伊拉里奥所跨过的这数百年时光。

可是啊——

“孤独者，你走着通往你自己的道路！你的这条道路领你从你自己的身旁和你的七个魔鬼的身旁走向前去。

你对于你自己，将是异端者、魔女、预言者、小丑、怀疑者、不洁净者和恶棍。

你必须想要把你自己在你自己的火里烧死：如果你不先烧成灰，你怎能希望成为新人！

孤独者，你走创造者的道路：你想要从你的七个魔鬼为你自己创造一位神！

孤独者，你走热爱者的道路：你爱你自己，因此你轻视你自己，正如只有热爱者才能轻视。

热爱者想要创造，因为他轻视！如果他必须轻视的，偏偏不是他所爱的，那他懂得什么爱呢？

我的弟兄，带着你的爱和你的创造力走进你的孤独里去吧；以后，公正才会一瘸一拐地跟着你。

我的弟兄，带着我的眼泪走进你的孤独里去吧。”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者的道路·节选)

——天主之仆·结团——

六、后日谈

1925 年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卢卡·奥尔金的父亲在电话旁等来了独子和挚友的噩耗。他们并没有死去，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失去了与人世间的链接。这位打拼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看着卢卡那双干净的眼睛，恍然间回到了二十七年前产房门口的那个夜晚。他的孩子来这世界时是如此地懵懂，离开时也是如此地纯粹。他并未对前来致歉的小托马斯·华纳发怒，他只是安静地听着，沉默地接受了一切，在尽心尽力地照顾了儿子和雷蒙半年，于纽约的家中安静地合上双眼。

雷蒙在那晚后不知去向，而卢卡·奥尔金被闻讯赶来的华纳送往州立疗养院，1932 年，华纳送给他一台崭新的莱卡相机。他拍摄许多东西，唯独从来不曾将自己时常凝望的天空收入镜头内。

同年，一具无人收殓的遗骸在靠近落基山脉脚下的大平原地区被发现。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比寻常人更为宽大的骨骼间，堆积着厚厚的黑褐色腐殖质。人们在他手边的笔记本里看到许多跃动凌乱的线条，它们勾勒出任何人类能够联想到的形状，像是大地，像是星空。环绕着他的最平凡、最普通的石头们，以一种神奇的雕工呈现为端坐的罗汉。在空荡荡的胸腔中，开出白色的花朵。

雷蒙这一生都在徒步跋涉。他行走，他行走到脚生厚茧，行走到形销骨立，他行走直至合上双眼，轰然倒下。山脉重新孕育他的骨骼，水流重新凝成他的骨肉——他就在他死去的地方获得新生。

小托马斯·华纳于 1936 年某日与米歇尔·维瓦里尼突然中断了联系，那时米歇尔仍然留在哈瓦那，作为一名普通司铎，为新就任的哈瓦那主教工作。他想尽多种办法，终于打听到，这位十二年前与他一起在哈瓦那享用过最后一餐的朋友，死于某个保密等级极高的任务，而联邦调查局给出的说辞仍然只有一句：无可奉告。发色红得如同火焰一样鲜活的年轻探员，最终也不过是化作一纸黑白分明的讣告。华纳探员死在大战爆发前，而他永恒而安宁的梦中，白鸽始终停留在他的肩头。

伊普西隆的余生是在哈瓦那当地的医院中作为义工度过的。他不再需要用拆信刀割下身上的布料为负伤者包扎，也不再需要一边躲避飞溅的弹片一边搬运伤者。但他仍然会捧着水、捧着沙，在闲暇时近乎痴迷地看着他们从指缝中落下，

一如他周而复始地辗转在病床与病床之间。他罹患心杂音，但如今已没有神迹能挽救他的生命。伊普西隆·朱利安诺·罗韦雷在他曾经照顾过的病人们的环视之下闭上眼。午后的阳光轻柔地抚摸他的脸颊，使他有如被古巴人尊为圣的费南多神父。他的手掌微微合拢，仿佛竭尽全力地握着某个人的手。

他轻声说：“我已覲见真理……这光，这空气，这雨露，这些人，这世界，便是我的真理……我的烛火熄了，我走了。”

米歇尔·维瓦里尼 (by 71)

1924 年，在米歇尔的家乡意大利，法西斯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1925 年，贝尼托·墨索里尼获得总理身份，并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也是在 1924 年，拥有“加勒比海地区的墨索里尼”之称的格拉多·马查多赢得了古巴大选，并于 1925 年就任古巴总统。这或许是巧合，又或许是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总之，松树岛上这一场惨烈的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并未掀起多大的水花。星星火种被埋下，终将在未来形成燎原之势，席卷天地，改换人间。

1933 年，马查多政权被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另一位独裁者，通过操控傀儡政府掌握了古巴政治的实权，并展开了长达 25 年的统治。他从国库窃取大量资金，把国家出卖给资本家与黑手党，纵容他们接管赛马场、赌场、妓院等各类娱乐场所，令古巴成了毒枭、皮条客、资本家和腐败官员的天堂。古巴未被卷入二战，但在整个 1950 年代，哈瓦那作为“拉丁的拉斯维加斯”，为幕后操盘手们创造了可观的赌博、卖淫和毒品利润。

1959 年 1 月 1 日，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统治，并于次日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卡斯特罗出任总理。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始于 1953 年 7 月，史称“古巴革命”。1961 年，美国与古巴断交，并对其实行贸易封锁。4 月，猪湾入侵失败。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1976 年 2 月，古巴举行了宪法公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古巴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

自哥伦布踏上古巴的土地后，古巴便接连受到西班牙与美国的殖民统治，而后又在美国与苏联这两股强权的政治角力的夹缝中求生存，同时还卷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在风雨飘摇中，古巴跌跌撞撞地走过二十世纪，然而对于米歇尔来说，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天一变，历史的车轮隆隆向前，将所有生命与爱憎都碾作尘土，但纷争从不能扰动他的心弦。

1924 年 12 月 29 日，是个难得的晴朗好天，可谁能料想艳阳天也会杀人？年年岁岁，日月流转，亡者的明天再没能到来，而米歇尔·维瓦里尼的时间，也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天。

原本，米歇尔是想在此事结束后回到梵蒂冈，正式向枢机辞去司铎职务，去四方流浪的。但现在，他没有放下的资格，更无法为自己而活。卢卡的相机由华纳带走，毕竟他一个盲人，拿着洗出的照片也无用处。将瓦德兹蒙席送归梵蒂冈后，米歇尔便长居于大教堂内，照顾波

* 史料大量参考并改述自维基百科词条

尔本蒙席与伊普西隆，除了前往美国参加华纳与卢卡的葬礼外，不曾踏出哈瓦那一步。

伊普西隆总是在医院义务工作，每一日都忙碌而充实。尽管神志并非完全清醒，他依然坚守着助人救人的信念。而迈克尔却过得茫然恍惚，宛如一片被风吹落水面的黄叶，漫无目的，随波逐流，任由浊浪将他淹没。

大部分时候，他会为波尔本蒙席念诵《圣经》，话语中既无信仰，也无感情。波尔本置若罔闻，仍如他在不眠之夜看到的那样，紧攥着十字架，喃喃着“此乃血价，不可放入圣殿的银库中”。即使他能听见，也会认为他这抛弃天主的叛徒所念的祷文是种亵渎吧。迈克尔不知道要多少价码，才能替主赎回他仆从的灵魂，亦不知道这般虚无的祷告能安慰到谁的心灵，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在波尔本与伊普西隆弥留之际，他一直陪伴在他们身侧，直到他们辞世。

当卢卡的葬礼消息送到时，他则立刻动身前去美国参加。脱下修士袍，换上黑西装，任谁都认不出这是梵蒂冈的司铎。有人询问迈克尔与死者的关系，他只垂下眼睛，低声回答：“我曾受过奥尔金先生……莫大恩惠。”他不敢自称是他的朋友，他凭什么能被称作他的朋友呢？他庆幸——而他也为这份庆幸感到羞耻，他已不必在葬礼上面对卢卡的父亲。那位可怜的老人若是站在他面前，他恐怕连头都抬不起来。

遗憾的是，迈克尔没能参加华纳的葬礼，更没能打探到他因何而死、死在何处、葬在何处。华纳探员静悄悄地消失了。从存在到不存在的转换，比一次呼吸还轻巧。迈克尔也不知道雷蒙去了哪里。以那样的精神状态，很难活得长久，他大约是葬身于山野之间了吧。

尘埃落定后，迈克尔曾回过松树岛废墟。他心有不安，故前来察看。费力地挪开蓄水池的顶盖后，他听见了伊拉里奥的声音，依旧如他与华纳在那个阳光和煦的下午碰见的修士一般，语调沉静温和，态度从容镇定，半点不像个杀人如麻、满手鲜血的库柯。

他亲切地询问：“迈克尔，你身后的人呢，都去哪儿了呀？”*

确认了伊拉里奥被困在此处，绝无可能脱身后，迈克尔才放下了心。之后每隔几个月，他都会来见一见伊拉里奥。伊拉里奥怎么刺激他都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慢慢就放弃了。再后来，也许是执迷人的心境有相通处，二人竟然还能心平气和地聊上几句。

迈克尔觉得伊拉里奥与奈亚拉托提普有几分相似。说来可笑，更接近“超越”这个虚伪概念的是费南多神父，更接近他们信仰的“归一天主”，将“超越善恶”的信条始终贯彻的，却是伊拉里奥。然而他终究是人非神，纵有自由奔放之志，却无随心所欲之能。某一天，伊拉里奥也不再回应迈克尔的呼唤。为一个缥缈谎言跋涉四百年，又在阴暗的蓄水池中浮沉了三十年，作恶多端的库柯耗尽了他的生命与意志，心满意足地消散了。

有时候，迈克尔会妄想，尤其是在参加完同伴们的葬礼，或者与伊拉里奥会面回来后，妄想他的命数几时才尽，然后自嘲地摇摇头。他已是半身掩在坟墓中的人，又何须在意最后一捧土何时落下？有时候，当教堂的钟声响起，当参与婚礼的人群发出欢呼，当一群白鸽呼啦啦地飞向天际，他便会机械地往不眠之夜的方向扭头，停顿两秒，又机械地转回。更多时候，他倚在窗前枯坐，睁着空落落的眼，遥望远方的松树岛，如同一座死去的雕像。深色的

* 伊拉里奥的 RP 来自 KP 落衾

修士袍落在他干瘦的身体上，似长夜的阴影覆盖一截被炮火烤焦的树枝。从月升到破晓，从寒冬到暑夏，他凝视虚空，凝视进那饱含他罪孽的漆黑漩涡，而暗沉的群星也回以冰冷的目光。他不曾言语，因他的悲伤难以言表，他的祷告无人垂听。只要时间之河仍在奔涌向前，他的苦痛就不会停息。

几十年过去，那起事件的亲历者相继离世，只剩米歇尔一人，而他孤独的守望，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波尔本蒙席是最后一个去世的。米歇尔处理完葬礼事宜后，在他的墓前默念：

蒙席啊，我不知这世上是否有天国或地狱，也不知您的灵魂将去往何方，是再入轮回，还是就此安息，抑或是早在那一年就已消逝……我只知道，这世上并没有主能倾听我，宽恕我。

我服刑四十载，所行所为，却远远不足以赎罪。会阻止我的人，不愿我做这些事的人，他们都已离去，徒留我在世间徘徊。现在，该是我被此世遗忘的时候了。

……抱歉，太久没有与人交谈，一时多话了。我不会再打扰您安眠，请歇息吧。

前任主教因肺疾卸任时，曾向枢机推荐米歇尔为新任哈瓦那主教，被他坚决地推辞了。而如今，米歇尔已脱去司铎的袍子，只穿着普通的布衣。他仍拄着那支雕饰奢靡的手杖，闭着眼，颤颤巍巍地朝不眠之夜走去。路上，钟声再度响起，又有新人沐浴着雀鸟的振翅声，步入婚姻的殿堂。他来到那家招牌无字的酒馆门前，推开门，预想中的、狂乱迷幻的喧嚣并未出现，唯有某种阴凄森冷的寂寥。

烟尘的气味扑面而来，呛得他咳嗽了几声。衰老的身体似乎一旦佝偻下去就直不起来，米歇尔弓着身，走过那条长长的、布满尘土的走廊，进入了酒馆内部。这里空无一人，只剩落灰的吧台与座椅。他摸索着坐到吧台前的一把椅子上，木材因腐朽而唐突地发出吱呀声响，如厉鬼的尖啸，在这死地一样的寂静里，在这间狭小的酒馆内，久久萦绕不散。

他摸到桌面上有一支酒杯，和其它各处一样，积着厚厚的尘土，杯中的酒液也早已蒸发殆尽。他举杯，朝虚空敬了敬，似是在敬那逝去的韶光，却无人回敬，无人同饮。第一次来到不眠之夜的场景，隐约又出现在眼前。座位上是熟悉面容的幻影，再难相会的同伴。巴萨迪佐的引诱，华纳的质问与陈述，字字句句亦于耳畔回响。鼻尖嗅到的朗姆酒香气，不过是另一场幻觉。

米歇尔坐着，像在每一个他会远望的不眠之夜那般，一动不动地坐着。许久后，他将沾满灰尘的手在袍子上擦干净，拿起了手杖，拇指轻抚着握把处的花纹，平静地开口：“我曾说过，当我再次踏入此地，便是您与我交易的时刻。我来践诺，带着一个提议。您不愿听吗？”

“您和很多人做过交易，在您的书上签名的人更是难以计数，但……我不知道，您有和人打过赌吗？”

米歇尔摘下他左手的戒指，放到桌面上。这枚做工粗糙的银戒，是他年轻时第一次被委派外交工作、走出梵蒂冈、去到别的国家时买的旅游纪念品。曾经，他视之为无边黑暗中的一线光亮，压抑世界的唯一出口；后来，他用它提醒自己，过去的他是多么愚昧、冲动，而幼稚。

“我用它做代价，换您答应我一个赌局。”

“赌局的内容很简单。每当有人走到您面前，想要与您交易，或是签下姓名时，先由我说服他们不要这么做。您赌我不能说服他们，我赌我能说服他们。若我赢了，您予他们仁慈，允他们回归来处；若我输了，交易或签名照旧，您还能从我身上取走任意一部分，作为赢下的赌注。”

米歇尔·维瓦里尼，享年八十七岁。在人生末尾的十二年里，他一直待在奈亚拉托提普身侧，试图劝说那些想要与祂做交易的人。他帮助九十九个人抵御了魔鬼的诱惑，而奈亚拉托提普，一共从他身上剝走了三百四十七份淋漓血肉。

你的陨落，是否无人知晓？你的殉难，是否毫无意义？你的人生，是否只是又一篇谎言？米歇尔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这一生不曾圆满，也无怨无憾，唯有尽力二字。

便如风掠过金翅雀的尾羽，掠过大天使的双翼，悄无痕迹，好似他从未来过，这世界从未改变。^{*}

	事件发生时（1924）的年龄	死亡年龄/时间	剩余存活年数
雷蒙	30	32（1926）	2
华纳	36	48（1936）	12
伊普西隆	30	47（1941）	17
伊拉里奥	?	?（1954）	30
卢卡	27	63（1960）	36
波尔本	~30	73（~1967）	~43
米歇尔	32	87（1979）	55
米歇尔的时间线： 将瓦德兹送回梵蒂冈下葬 回到古巴，照顾波尔本与伊普西隆，与华纳保持联络，通过华纳了解卢卡的消息 1936 年，收到华纳逝世的消息，与卢卡的家人保持联络 回到古巴，伊普西隆去世 1960 年，去美国参加卢卡的葬礼 回到古巴，波尔本去世，向教廷辞职 与奈亚交易			

^{*} 本篇后日谈对音乐剧《悲惨世界》英文版的部分歌词进行了不着边际的化用（人话：我又 tm 在乱代）

